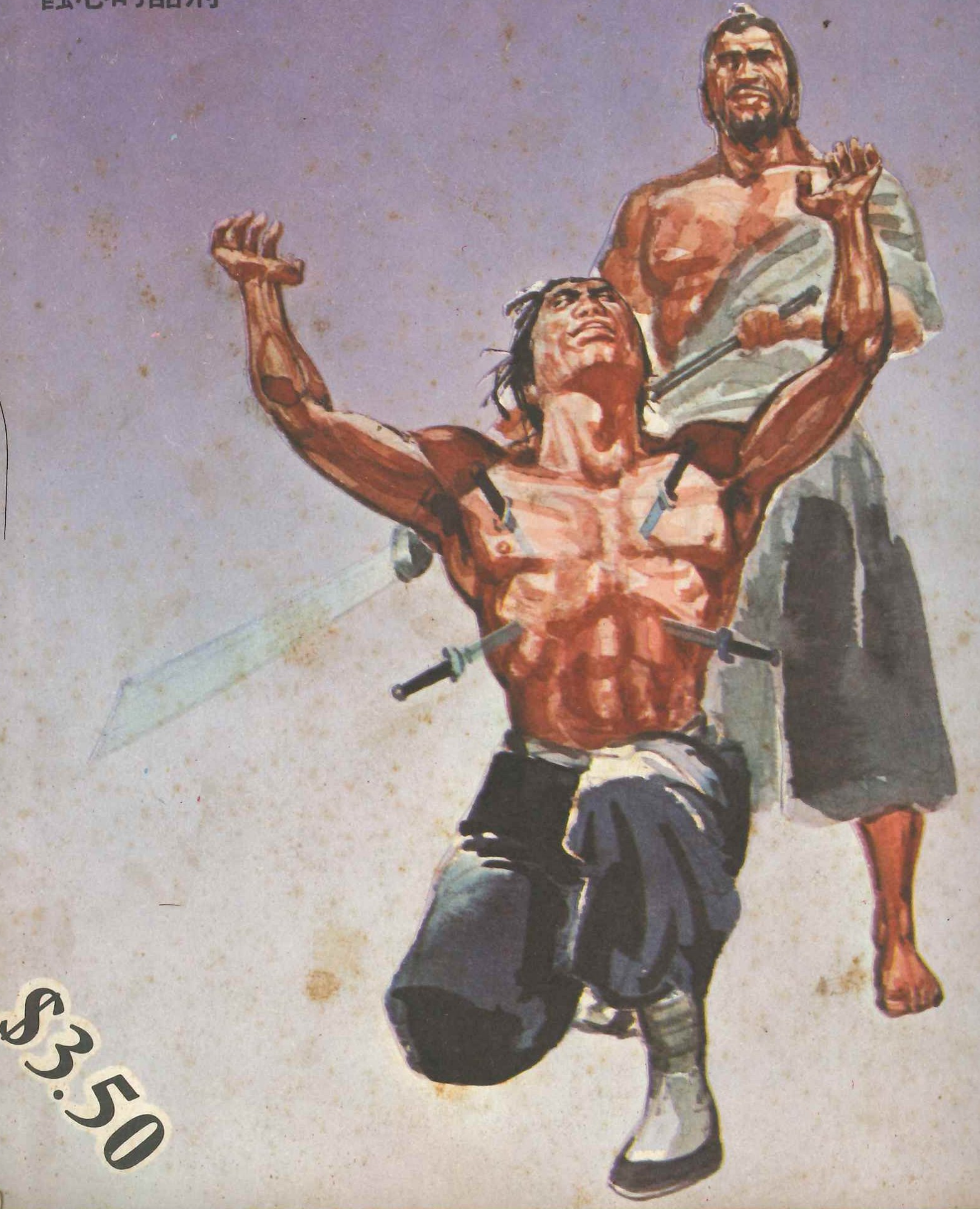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八九修羅刀（正宗俠情北派小說）凌波・著

對付叛徒，冷酷殘忍莫甚於八九修羅刀，釘封週身大穴，令其慢慢擠逼逆血攻心，慘叫哀嚎而死！

然而，這是個有良心的叛徒。不！是一個大勇大義之英雄！但是，他被目之爲叛徒，他得忍受這腐骨蝕心的酷刑……



$3.50

1094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刊出的是一部正宗北派俠情故事：「八九修羅刀」。作者是凌波先生，他是本刊早期已享譽武壇的名家，不但對寫作武俠小說方面有獨特的深湛造詣，對古代奇兵武器亦甚有認識，五行八卦，奇門正反，更有研究，看他娓娓道來，是別有一番閱讀樂趣的。

「八九修羅刀」主題正確，故事新穎，描寫一個具有大義大勇的英雄人物，被門派中人認爲是個叛逆之徒，他受盡難以言喻的殘忍酷刑，直至慘叫哀嚎而死！……然而，他到底是個有良心的叛徒，於是，一連串的壯烈凜然傳奇事蹟也隨即發生了……

＊＊　＊＊　＊＊

「妖魂」與「一劍挽狂瀾」兩大巨著今期已告終結，情節發展有驚人之所料，請先睹爲快。我們相繼即將有多篇精采巨著不日刊出，敬希垂注。

＊＊　＊＊　＊＊

下期除了刊出巨型武俠故事「鷹擊長空」外，馬雲的社會奇情中篇鬥智小說「痴人」亦同期推出，馬雲對於寫作是類社會奇情故事，別有一番手法，緊張刺激，描述盡致，諷刺寫實，不遺絲縷……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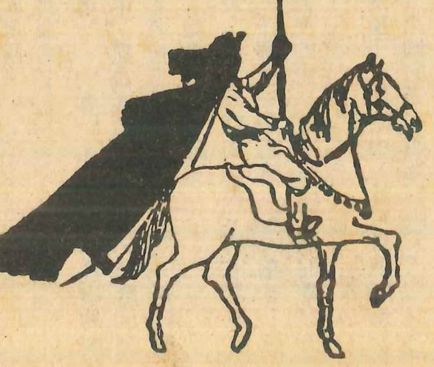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第109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秘戊土令　解困大福星

深夜，天空上連顆星也沒有，黑得可以。

靜寂，偶有陣風吹過，也顯得軟弱無力，黑得可怖。

室內，燭光——由於夜黑如墨，靜寂似死，這光芒看來昏沉沉的，令人不感到溫暖、光明，却有着三分淒凉，三分可憐、四分不幸的難受……

「叔叔，你還沒睡？……睡着啦？……奇怪……」是一個童音在說話，好像是自言自語，又好像在和人找話說……「我還沒見過瞪大了眼睛睡着的人……」

「唉！」另一人嘆了口長氣：「睡吧！孩子，稍停，你想睡也沒時間睡呢？我已和你說過多少次了，要學會忙中偷閑，要抓緊時間……睡……吃……活……」

「我一直記在心裏！」

「那麼，睡吧！」

「可是，叔叔，你爲什麼自己不睡？你担心了……來的……是厲害的人。」

「來的，唉，那一個都是厲害的！」

「你怕了？」孩子在問。

「唉！」這一聲長嘆更長，更有着蒼凉、茫然之感。

燭光被軟弱無力的風吹動了……有些搖曳——

配合了此人的嘆聲，變得四週之景況越形黯然。

「孩子！這是我心中的秘密，十來廿年了：我殺第一個人開始，我就怕……怕讓人將我殺了……」

「眞的？叔叔……」

「眞的，但是，我依然活到今日……今夜……」

「叔叔，你不會死……」孩子的語，有些哀音。有些求告，但是，換來的是又一聲長嘆。這一嘆息，更顯示出此人的絕望……

好似，他已經面對死亡那樣了。

遠處，傳來了一聲哀嘶……這嘶叫聲劃破了長空，也劃破了沉寂。

小屋中的燭光熄了。

四外顯得越爲黑暗。

悲嘶的尾音還在空中盪漾，聽明白了，是一匹馬，被主人毀滅了生命。

當生命之音符毀滅時，四週的靜寂，被一陣沙沙的步聲打破……

有人，在如此黑、靜之夜趕路。

由於四週之黑、靜，這步聲顯示出孤獨的可悲—

一個人的步聲！

一個人在趕路！

一個人在咀嚼孤寂。

一個人在走着他自以爲該走的路。

來到了那個小屋前，這個孤獨的夜行人站住了。一身黑衣，還有頭罩，瘦長的身形，顯示了此人的瀟洒，不敲門，不問訊，只見他一抬手！由於黑，就顯示了他出手的那東西的光……

光如暴雨……

光挾勁風……

「奪」，「奪」，「奪」一連串的刺耳聲响中，黑衣客是身形一動，砰然巨震，即使是鄉村小屋，但是門上閂，想打開這扇門，總得用些力氣。

可是，黑衣人就如巨靈，再不就似陰靈那樣，什麼也無法阻擋住他的身形…他是隨隨便便的走，而門是隨了他的身形而倒下了！

一進屋子，黑暗中，就可見兩條光——森厲、冷峭的光在四處轉動。

然後，聽得長長的一聲嘆息，夜行客凄然的笑了出來道：「你贏了！阿九—」

是悲叫，是哀號？

不，是垂死的聲明……

夜行客慢慢的，慢慢的向後跌……跌出了被他走過的門口！一動也不動了。

是他的黑衣太黑，還是四週的夜太黯……不論如何，黑色的歸于黑色……黑衣人爲大地吞沒了……

四外是更加的靜……靜得可怖！

八九修羅刀

型俠義奇情故事

凌波・文　盧令・圖

× × ×

雖然是邊鄉山城，由於是赴省會的咽喉必經之地，因此，倒也市容熱鬧。街道更算得是整潔、乾淨。

聚魁樓的門首，拴馬樁上有着一色的三匹黑馬。

樓上，靠窗角落，有着一色的三名客官。其中一個年約五十左右，生得豹頭環眼，滿面虬髯，顯得十分精神。還有一個，面無血色，薄咀唇上有兩撇鼠鬚，却生了一對滴溜溜滾圓的眼睛，精光四射，可又滴溜溜的在轉……

還有一個是貌相斯文的文士。

而三個人全是粗黃布的長袍，而桌上，一碟青菜，一碟豆腐……一碗紅燒肉，一碗粉條湯，三人面前，一人一碗大飯。

三人在沉默的吃着飯。

除了那個面無血色的，連吃飯時，也不能安定他的眼睛外，三個人是可算得平寧而斯文。

生意漸漸的開始旺盛，人越來越多，分明是樓下客滿了，顧客不得不上樓。

不多時，小二的招呼，顧客的點菜，吆喝，將本來較平靜的所在，形成了個鬧市相仿。

來了一個年約卅開外的；憔悴、枯瘦的漢子。打扮有三分像個花子。只差少了根打狗、認路的棒，何況，又是帶着幾分可憐兮兮的模樣。

實在，顧客太多，再說，又是個單身，想必沒什麼油水吧……

還有，這三位，也不是闊客人，吃了也有些時候，小二就將這個化子模樣的漢

子，塞到了這張桌子上。因爲，這張桌子上，正好多出一個位。

「眞……眞對不起！」化子在客套。可是，誰又會領畧他的好意、歉意。

歷百世而不變的是：窮人，在社會上沒地位！

窮人是被輕視的對象，窮人是被詛咒的對象。

三個人雖說吃得淸簡，但是，明眼人可以看出來，他們誰也有些個氣度，而這個說話不出的氣度，讓人們不敢輕視他們…反而有些敬畏他們！

三個人誰也沒答腔……化子尷尬的笑了笑。

小二在他的身後，在等着他的點菜。小二還得招呼其他的客人呢！

「來一盤……青菜炒豆腐，兩大碗白飯。」

「沒了？」

「我一個人……」還想解釋呢！可是，小二巳走了！化子將餘下的話咽住了。又看了三人一眼，不知爲什麼，他的頭俯得更低了。

那個虬髯客是冷冷的看了一眼，說聲走。他先起了身。小二馬上來挽留，打招呼，賠不是。因爲，他以爲這個化子般的客人，掃了他們的興；但是，這却又是無可奈何之事……

付了賬，這虬髯客雖然吃得簡單，小費却是不少。這一來，四個伙計簡直是排了隊在吆喝……「多謝……」

歷百世而不變，錢是好東西！可以買來體面、威風，也可以買到了人情，與廉恥！

可憐的化子樣的客人，冷淸淸的坐在角落裏，看着桌面上的殘菜剩汁……

他在咽口水。看來，他餓了。

小二來收拾了；可是，化子樣的客人。却說出了更像化子的話來：「您……留下吧……反正，你收下去，也是倒了，我……這……」在笑，笑得更可憐！

「你有沒有錢？你是不是來買飯吃？你是化子不是？」

一叠聲的問號，化子樣的漢子，點了一次頭，搖了二次頭，也就是說，他點頭承認了自己是化子！並且，還有解釋：「我……和化子沒什麼分別……我……」

「你與我滾吧！」小二可來了火，他抓住了化子的後衣領，希望將他攆出去。

「放下你的手！」五個字是一個一個彈出來似的，冷而且硬。

小二面前多了一個面色慘白的英挺漢子！此人看來才卅不到，可是，依稀可見，幾根白色鬢髮，雙眉斜飛入鬢。配了對有神、但透出三分寒芒的眼睛。令人看了，就有一股寒意鑽透全身那樣，也因爲這對眼，令他的面容看來冷峻不可親近！

但是，或者是個奇跡，有個十歲左右的孩子，却挺親熱的抓住了他的手。

化子樣的漢子，面色萬分尷尬的起了身。他露出了萬分歉疚之神態，想與小二哥解釋。也想與那好心的，即使不可親近的君子示意。

但是，孩子却拉了化子的手！「大叔，您坐下。」

人言孩子是天眞的，但是，有多少有錢人家的孩子是恃勢欺人。並且，決不會與個化子打招呼！而這個孩子，從他的穿着打扮來看，他是個極得大人喜歡的孩子，一個來自富貴人家的孩子！

嬌生慣養；欺貧凌孤…這才是這等孩子的個性，可是，這個孩子却是憐貧惜窮，分明，是個有家教的孩子，一個積善人家的小輩。

「天佑善人！」化子樣的漢子幾乎想叫了出來。

冷面的漢子看了化子一眼，而這眼神中却包涵了多少關心與同情。

「請坐下。」語氣是十分的柔和。

小二不知什麼時候走的，又不知什麼來的。不過，他換了一副十分恭敬的神色，在詢問着冷面漢子的需要。奇怪，冷面漢子却在詢問孩子。孩子說什麼，他要什麼，孩子要的冰糖葫蘆，可就令小二啞了口。此地就算是奔省會的咽喉地，可不與那些京果小吃！

小二還說有沒有其他時，孩子却怔了一陣，看得出，有兩顆淚珠在孩子的眼眶中滾！突然，孩子咬了咬牙，又在說他要吃的菜……

全是京式的，還好，這聚魁樓倒也能應付得來。那怕烤鴨子成了燒鴨子吧，也算能敷衍過去。

豆腐青菜先來了，化子捧了飯碗想吃，可讓冷面漢子阻住了。他的語聲有些懇求之意：「朋友，難得相遇！所謂相請不如偶遇啊！你就陪我們吃一頓，嘿嘿……」笑了，可是誰也會聽出來，漢子的笑聲，充滿了苦澀之意。

「大叔，你就陪我們吃一頓吧！啊！如果；我們不怕累着你！就算跟我們一路走，一路吃；我和叔叔也歡迎！」

聽聽，孩子的說話吧！別看他笑聲天眞，可是，這言辭之中，却已含着個謎。不怕累着你？什麼意思？

一會兒美酒上來了，豐盛的菜色也上來了！這一對叔侄在招呼化子敬酒，佈菜；挺親近，挺熱情。化子幾時吃過這樣的好菜……他的面色越來越鄭重了！這一對叔侄是爲了什麼？還有，他倆會累人什麼？這樣的好酒好菜，吃一頓已是福氣。陪他們走，一路走，就能一路吃，這是天大的幸運。但是，爲什麼這會是累人？

突然，一條人影竄上，正是那個一色黃布袍中的，那個年輕、斯文的文士。但是，現在，他的面色巳變，變得鐵靑。眼中，吐露出震人的光芒。一現身，立即向那一桌走來，對了化子，把手一拱道：「請問，是那方的朋友！」

這可令在塲人，個個丈二和尙，摸不着個頭顱來。到底什麼一回事？

化子果然神色慌忙的起了身，結結巴巴的問：「您……您是找我說話……」

「朋友，何必裝蒜？」

「裝蒜？這…」化子可滿面惶然之色，手脚無措的，看着那個黃布袍少年……

「拿出來吧！」

「什麼？拿什麼出來？」

「土宮信符，戊土令！」

啊，什麼？戊土令？朋友，這可不是鬧玩的了，那怕稍有江湖經驗，那怕行商客旅，誰也會對戊土令三字有認識。這是

最近崛起的江湖異軍，詭如果得到戊土令的照顧，那麽，誰就算走上了運。不論你是誰？不論你有多大的困難，戊土令會助你過關；戊土令會保得你平安！

誰也沒見過戊土令，誰也知道戊土令。戊土令是人？是神？是魔？是鬼？沒人知？但是，戊土令是排難解困的大福星，千眞萬確！

殺手，叛徒。

誰敢得罪戊土令？

誰敢冒犯戊土令？

還有，戊土令竟然會在此地——東甸塢出現。並且與這化子聯上了關係。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啊！因此，也難怪化子要問：「什麼戊土令？那會與我有聯繫？」

後面，其他兩個黃袍客巳到。少年是再不怠慢，一伸手，兜胸抓起了化子道聲：「走！」好快的身法，只見少年巳挾了化子，越窗而下……

孩子在驚叫：「幹什麼？」但是，冷面漢子是伸手按住了孩子，他眼睛中透出了驚人的光芒……奇怪的是；孩子點了點頭……

「你倆也請跟我們走一趟！」是那個眼睛不停轉的那個傢伙在發號施令！

冷面漢子面色開始在變。

虬髯客是踏上了一步道：「朋友，別驚擾俗人耳目！」

冷面漢子笑了笑，說道：「我未用完酒餚！」

「我們等你！」

「好……」

冷面漢子看兩人下樓，這兩人可算是言而有信，不想驚擾俗人耳目，走得很慢，很穩……而由窗望下，聚魁樓前，那個化子依然在少年的掌握中……化子巳嚇得渾身亂顫。看來令人越發覺得，窮，眞是可詛咒的！就算少年是丟失了東西，嘿，他却認準了個窮人。你說，這世界！可那有窮人的活路哩！

冷面漢子看了孩子一眼，好像兩人心有靈犀的，孩子低頭吃飯，再不理什麼菜色！至於那個叔叔却沉着地飲酒！吃菜！

吃喝完畢，孩子却包了兩隻鴨大腿，冷面漢子微笑了笑，會了酒賬，帶了孩子，緩步下樓。

化子看見了這一對叔侄，孩子却將鴨腿塞在化子手中。然後，跟隨了冷面漢子走了！

六人三騎，慢慢的走出了東甸塢，一出塢口，立即走在亂山叢中！走了一段時間，虬髯客低喝了一聲，三騎馬停了。那個化子也讓少年阻住了！但是，這一對叔侄却依然走着……

「朋友，請留步。」

「你知道我是誰？」冷面漢子邊說邊已走近了一顆大柏樹邊。就見他一個「旱地忽律」，好俊的身法，不見他仆勢運勁，可以說是；話起卽起。並且，一頓脚，人騰數丈！輕功之高，簡直令人咋舌……又何況，他口中還在發言，問三個黃袍客，他們可知他是誰？三個黃袍客實在不知此君是誰？但是，當他露了這一手，三人自以爲，找到了眞主兒了！

「三弟，放走這位苦哈哈吧！我看，眞主兒是他！」是虬髯客在說話。

那個少年想必也爲冷面漢的輕功所懾，並且，也爲自己的冒失而有了內慚之色。他是一抖手，一錠耀目生光的金子出了手：「朋友，拿去！」

少年的意思很明顯，自己找錯了人，這錠金子算是賠情之敬。

一錠金子，少說值幾十兩銀子。一個窮人，一年所得，恐怕也沒這個數……看來，化子是逮遇貴人！看來，他命中今年註定得橫財……

馬無野草不肥，人無橫財不發。化子該發財……

「不，俺不要！」

什麼？化子說不要。啊？昏了頭啦！

「我聞，君子不食嗟來之食……」

天下，有這種人，有財不想發……

眞他媽的姥姥！化子還會唸書呢。該他活受罪，受一輩子的窮罪……唉，大爺啊，你就少發這個什麼書獃子脾氣成不成？你就乖乖的收下金子，滾你娘的旦……

但是，他不如人意啊，他反而走到了那顆大柏樹邊。現在，孩子巳被安置在柏樹上了。而冷面漢子越下樹來，很好，他的站處，正是三騎馬匹之間。

「朋友，貴姓！」虬髯漢子巳經下了馬。

「我沒姓……沒名……我只有一個號碼，第九！」

「喔，只有一個號碼？」虬髯漢子突然面色大變……「鐵靈門與我們有什麼過節……」

「你提起了鐵靈門……你可知道鐵靈門!?」

「只有鐵靈門，行俠仗義，不願世人知道他們的姓名，他們只用一個號碼。」

「你倒很淸楚……」

「鐵靈門俠名遍江湖……」

「哈哈哈……」一陣震人心弦的狂笑後，阿九眼中有淚。他用手指彈去了淚珠：「你我該說一句，後會有期了。」

「不！九先生……戊土宮與鐵靈帮素無過節啊。這戊土令……當然是淳于兄弟一時失誤，你！也請你看在主人面上，將它交還……」

「戊土令，你們以爲我取走了戊土令？」

「我始終疑心的是他！因爲，他對我笑，我依稀覺到他的笑……有壞……」

「淳于兄弟，別再胡說……」虬髯客在訓斥少年——

「或者，這位……是個眞人不露相的好手。可是，從我踏入聚魁樓，我就沒見他離開過……這位淳于相公說他有疑，大可一搜……」冷面漢冷冷的說着……

「早就搜過了……」

「可有戊土令!?」

「沒有……」

「哼哼！這就是了，沒贓沒證，總不成指賊即賊，說盜是盜的吧……」

「這……這個……」那個淳于相公有些掛不住了。

「本來，我不想干涉江湖事。而今，唉！爲什麼，又讓我撞到了這些事？淳于相公，你或者不知有個鐵靈門！」

「恕在下孤陋寡聞……」

「鐵靈門殺人不見血……」

「此話何意！」

「殺你！」

且慢之聲剛起，而眼前只見白光一閃……那個淳于相公面色驚慌，兩眼睜得極大，而口微張，分明有句話在口邊……不知什麼一來！他沒叫出口！而喉間，有一點紅！紅得鮮艷可愛……不，只見那個淳于相公巳經跌在地，再也不起身了……

虬髯大漢撲過去……

面無血色的傢伙，他的眼珠越轉越快了……

「爲什麼？爲什麼？九先生……我們是戊土令保護之人啊！你竟敢殺！」

「我殺人，理得了是誰？」

「戊土令主會放過你?!」

「哈哈哈……」又是一陣狂笑，笑中有着苦澀之味。他走了，來到了柏樹邊，上樹，下樹，帶了孩子，走了，至於那個化子，他是看也不看一眼……

化子分明是想追，突然，他凝住了身形，抬頭看了看天，他凄然地笑了笑，走了。與九先生他倆走了個相反的方向！

只剩下了虬髯漢子，與那個眼珠轉得更忙碌的瘦子，還有三匹馬一具屍體……

沉靜的山谷中，傍晚的時分，三匹馬在啃咬着野草。屍體平放在地，虬髯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豎起了一桿黃旗。三角形，鏢旗大小，晚風吹來，獵獵作响……而他守在旗邊！至於那個瘦子，則守護在虬髯客的左側……看來，他們是有所等待的……

太陽下了山，深秋的風是凜冽的，尤其是在山僻間，風會令人感到肅殺之感。

再加上了越來越黑的夜……

突然，一聲漫長的吹竹聲，劃破了長空……

虬髯客面色一變，精神一震……低聲對瘦長漢子道：「來了……」

四週又是一片沉寂……

等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虬髯客面前無風起了股黃沙……沙影紛飛下，虬髯客宛然讓黃沙堆封了的……而那個瘦長漢子是莫明其妙的摔跌在地！而奇怪的是；黃沙並未有照顧他，只是一味的向虬髯客湧到……

虬髯客是動也不敢動……漸漸，虬髯客巳爲黃沙封住，更奇怪的是；封住了他的眼，並不封住他的口。還有兩個鼻孔。

一片裂地聲响中，虬髯客聽到了一個又悶又啞的聲音：「你是鍾範！八臂人熊鍾範？」

虬髯客應了一聲。

「是你發出了后土神香？是你請求師尊駕臨？是你撞到了對頭……有人……死了……」

一連串的問題，令虬髯客鍾範只有應聲的份。並且，他是十分明白，來的是新近崛起江湖，異軍獨張的后土神宮中的人……來時展開了后土神宮中獨有的土遁，並且用六戊神砂封住了對方……

誰也不准偷看后土宮中人……

誰也只能回答問題。然後，等待神宮中人的恩賜。如果，有人敢違禁條……第一次，剜眼，第二次……那來第二次？又如果，犯第二種禁條的話，誅殺全家……

鍾範一連回答了后土宮中來人的問題後，又聽得對方的另一個新問題：「誰殺了淳于樑……」

「鐵靈門！」

四週又轉爲沉寂，鐵靈門三個字就算是三枚巨雷，一炸即沉……

「師主慈悲……」鍾範是逼了很久，才吐出這四個字！

「鍾範，你以爲我怕了鐵靈門!?」

「小的怎敢有這種猜度！」

「哈哈哈……」一陣又悶又啞的笑聲中，鍾範耳邊依稀聽到了風聲……越吹越猛……如此凝重的六戊神砂，竟然有被這股勁風吹走，吹散之跡象……是誰發出這股風？而這股又是什麼樣的風?!

「是六戊八反風……」依然是那個又悶又啞的語聲。

鍾範不禁又是一凜。他記得在卅年前，竹山教下有一部八反陰風籙……據傳聞，這一部陰風籙乃是前古秘籍。如果能够妙參其中之玄奥，那麼，任何厲害人物，也得爲其所煉成的各式陰風煉化……

風分陽風，陰風，罡風，煞風，金風，化風，混元風，暗昧風……

據傳聞，每種風有每種風之驚人威力。而最可怖爲混元風與暗昧風。

這是反正歸元，有風變轉爲無風，而無風之中，令人中其煞手而不覺！在暗然無防，昧然無知之情況下，巳爲這股無形神風所消蝕……這乃是八反陰風籙中之至上妙諦。但是，這只不過耳聞！老實說，鍾範乃是嵩山門中的有名博淵名宿，他才會有所知曉這樣個名稱，還有其中之妙奥。如果換一個人！那怕他是一派掌門，一代宗主，不知道的，大不乏人。

常言道不知者，不知其厲害。又何況，八反陰風籙也只不過前人之傳說；至於有沒有人煉成，還有，是不是眞的有這一份眞訣，亦是人言言殊！

可是，今夜，却在后土宮中人物展開！雖然，可能不是八反陰風籙。不過，鍾範巳越來越覺得這股風的詭異，以及陰狠可怖……

六戊神砂是后土宮中的寶物。一顆砂重逾精金，並且本身更具相互吸引之力。試問，這股神砂，又有什麼風能够吹得消散？

現在，神砂巳越來越少，鍾範的身上份量，越來越輕……他心中不自而然的相信！這股風是八反陰風籙中的神風。而后土神宮中人，分明巳具備了、完成了這份曠古之奇籍秘笈……

鍾範不敢睁眼……

「你有什麼懇求！」問他的請求了。

「報仇！」

「報師門大仇!?」

「首先得殺了鐵靈門中人。因爲，他分明取走了后土令。」

「嗯！此人什麼名號？」

「阿九！」

「啊……阿九，哈哈哈……」

「師主，你笑什麼？」

「我們不殺他……」

「爲什麼？」

「因爲，他是個叛徒，鐵靈門下的叛徒！」

殘堡中的爭鬥

鍾範怔住了，四週又是一片靜寂。當耳邊响起了師主的長笑聲時，鍾範的鼻端聞得一陣香味。他明白，師主巳走了。

鍾範總算睜開了眼，四外是一片黑。即使練就的夜眼，太久的被封，强加的緊閉，一時間也實難應付得住，他依然閉了眼，想着師主臨走前的說話：「他是叛徒，鐵靈門中的叛徒……」

是啊，阿九既然是鐵靈門中的叛徒，后土宮中人是不必插手，更不必多費心力。誰不知道鐵靈門，門規森嚴，家法清肅……並且，鐵靈門人手遍天下。阿九，他能走得多遠，避得多少日？

想起了淳于樑，唉，白死了！難怪阿九出手如此古怪、狠厲。也難怪阿九這個人，透着三分邪氣，本來，這樣一個兇手，是極難與正派中人相處的。所謂邪正不能並立的啊……

至於自己，乖乖的回去吧，何必再淌這江湖混水？事實俱在，嵩山門爲岳州大豪青龍神紀中英挑了之後，自己是有這份雄心，重整嵩山門。爲了維護少主淳于樑，他與那個瘦子百變星木天凡，算是想盡了辦法，也歷盡了艱辛，一邊拚命苦練嵩山門中斷嶽掌法，一邊四出結交江湖友好，希望奪回嵩山地盤……

阿九的出手，后土宮的八反陰風，又加上鐵靈門……他所見到的，只不過是兩個門派中的健者。而自己一行人，在他們手下，簡直如童騃般可憐。提什麼重整嵩山派，奪什麼地盤？老實說，羞也得羞死。還有，憑自己……現在只剩下二個，就算有十來廿個，依然是廢物，不經玩的貨。何不就此退出江湖。對，嵩山門由它去吧，留着條命，做一個清靜無爲的自了漢，何樂不爲？

鍾範摸索着，救了木天凡，埋了淳于樑。牽了馬，踏着沉着而又孤寂的步伐，走向遠處，走出江湖……

有風，有沙，吹得大地混濛一片……

這兒是出玉門的驛道。但是，四外是寂靜、是荒凉，也是一片水草不生的砂礫地……

這是黃昏時分，按理是無人出沒的時候。誰也該明白，這個時候，尚在此地趕路，那麼，到天黑時，還不能擺脫了荒凉的驛道。這一帶除了幾座烽火台的殘垣遺址，可以略遮風沙外，其他，只有一片荒寂……又何況，今日的風大……沙猛……如果在驛道上趕路的話，那麼，等於在風沙陣中掙扎……

天下事，就有那麼多的不可思議處。天漸黑了，而有一龐然大物，迎着這股驚人之風砂走來……

原來是個人，抱住了一個——呃，也是人，不過，是個大孩子。

一大一小，全是讓衣衫裹了個緊，連頭面也用布包了個實，只露出眼部，而眼部也有風鏡罩住。

風是可惡的，而砂更討人厭。跟了風，沒頭沒腦的向人的頸領，頭面，衣縫中鑽……爲了趕路，人，那有時間照顧這些，只有乾淨，由得沙隨風入……

但是，這一大一小混爲一體的龐然大物，可眞走得快。如此大的風砂，並且，他倆還是逆風而上，但見一團灰影，就如破風散沙而來……眨眨眼巳走出老遠……

一幢黑影，令這一大一小止了步。這兒是一座石堡，殘破不堪……不過，總算有了個遮風避沙的所在。

頓地，橫打，跳脚……看來，兩人在處理那些可惡的沙礫……然後，是沉寂。而堡外風猛……沙捲……帶着令人楸然的呼嘯聲掠過，一陣又一陣，讓人聽了，越來越感到，天地無情……

「孩子，你哭了！」

「嗯，叔叔——」孩子嗚咽地，忍泣回答。

然後是死寂，微有孩子的嗚咽聲與堡外風聲相和。

半响，傳來了一聲極悠長的嘆息……在這風沙呼嘯中，聽來這嘆息聲幾乎比風嘯聲更沉着，更凄厲。在這樣的環境下，而嘆息聲簡直在與天抗爭！不，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向天傾吐着人的壓抑，而這份壓抑比這狂風捲沙更無窮，更無盡……

「叔叔，你流淚了？」

「嗯！」

「叔叔，怪我……」

「孩子，別說，怪誰？我不是再三說過，怨天尤人，是最沒用的人！做的最沒用的事？你跟隨了我有多少天了？」

「到明天，巳經有九十天！算三個多月……」

「算三個多月！」

「月有大小啊，叔叔！」

「月也有陰晴圓缺！可惜，那來的酒，問什麼青天！你看！天，也是烏黑八糟的……」

「叔叔，一路上，你飲了不少酒！」

「是嗎？」

「還有，叔叔，你初初帶我走時，你說過，說不定今天、明天、十天、八天……你說不上可以陪我多少天。因爲，你說過，每一天……你會見不到明天的太陽，或者月亮。不過，你說錯了，你和我過了九十天……」

「有沒有九十一天呢？」

「有，叔叔，一定會有！」

「希望如此……不過……九十天，才來到了此地，孩子，想想，我殺了多少人了……」

「卅七個！」

「你記得那麼清楚！」

「我一個一個數的！」

「我眞不該殺那麼多的人！」

「該，該殺，叔叔，你不殺他們，那麼，你會讓他們殺了……爲了我……」

「我爲了你，實在巳多殺了七個……」

「叔叔，你無論如何不可死……」孩子開始嗚咽，飲泣了。

「孩子，我帶了你，受苦受難……」

「我受什麼苦，受什麼難？你每天給我最好的……其實，叔叔，我是個小化子啊！現在，你看，我那還有化子的樣，化子的味……」

「叔叔怕死了之後，孩子，你依然是個化子，受盡白眼，受盡凌辱，雲兒！」

「叔叔……」

「有那麼一天，叔叔死了，你還過不

過得慣那種化子生涯……」

「叔叔，你不會死。今夜，我就是想和你說，把我打回原形。叔叔，我們全不再擺闊裝富，我們就去當化子，走出玉門關……」

「你叔叔不是個這樣的人！」

那裏傳來了人聲……接了口……

孩子已習慣的起了身，站在一角。面前是那個叔叔。堡外有火光一掠……借這一點火光隱現之際，可以看到了一張冷漠的臉……

「九少……恭喜你的功力，一日千里……」

是個女聲，聲音柔和。但是，却有一股說不出的冰冷感……「唉，可惜，好好的一員虎將，莫明其妙的變成了叛徒。九少，我相信你是明白咱們的門規、家法的吧！」

「是三姐你啊！」

「你倒還記得你三姐呢……」

「唉……」冷漠的阿九嘆了口氣，然後，他比那三姐更冰更冷的開了口：「我是叛徒！這說明了，我巳不再是鐵靈門中人。當我背叛鐵靈門，我就想過，我不再有什麼門規、家法可以處置我的了……」

「可惜，我們依然認準你是鐵靈門，不過是叛徒而巳。因此，你三姐說，你依然爲我門規、家法所制裁……我相信，你會不服氣，出手吧！九少，你那閃電驚虹神招，看看，可能對付得了我！」

「叔叔……」一聲驚呼，阿九是身法似電閃雷轟的，向孩子撲去。但是，眼前一花，噹噹噹……一連串的金鐵交鳴聲中，阿九如此快疾，狠厲的刀法，竟然爲來人，不知什麼一來，刀刀砍中了一件硬物上……

阿九心神一震。自己的刀，在自己的神力相輔下，那怕是金、鋼所鑄之兵刃，也得爲自己劈開，分解，想當年血戰孟家寨時，連環十七刀，連斷鐵鐧、四稜鞭、八角鎚等重兵刃十三件……如今，來人持的是什麼抵禦物，竟然能安然無恙？

「九少，你看如何？」

「有備而來！」

「對啊！」

「持有龍宮重寶……」

「對啊，寒鐵盾！」

「出手吧！」

「再打！嗯，你是會施展八九神刀，連綿訣……對不對？唉！九少，你忘了一件事啊！」

「呃……你……」

「那個孩子呢……」

「你……」阿九可怔住了。他那冷漠的臉上，竟然流下汗來。並且，本來的那股慓悍之氣消失了！反而爲一層焦急、惶恐的神氣所替代……

「唉，其實，三姐是最明白你的啊！你心高氣傲，你鐵面冰心，唉，那是假的，你是故意裝出來的，你外剛內和，你易動感情，哈哈哈——你一直孤傲慣了，但是，你怕孤傲，因此，當你救了這個所謂大俠之後時，你就把他當作了個伴侶……」

「你明知自己天天在與死神決鬥，可是，却儘量滿足孩子的要求……」

「你明知你會死，却不捨得放走孩子。爲什麼？因爲你的個性限制了你……

「你易動感情，還有，你怕孤寂……

「三姐最明白你，所以，不與你比武，我想，你是該明白了自己該怎辦？」

「叔叔——殺……」孩子在另一個角落中叫嚷。但是，突然，好像爲人封了啞那樣……阿九他現在滿面是汗了，他即使很鎭靜的站立當地，誰也可以看出來，他是强作鎭靜……

阿九眞的讓那個三姐說中了，他實在是個易動感情，外剛內和的可憐人物……

漸漸的，他又開口了，但是，聲音嘶啞了。

「三姐，放下孩子！」

「擲下你的太白神刀！」

「好！」

「不！」孩子在强掙中，說出了一個不字！

阿九不禁一凜，突然，他想到了門規、家法。九日九夜的斷功裂勁大法，這種慘死法，武林中少見少有，並且，也根本沒人受過這種嚴刑酷罰，如果，自己擲下太白金刀，那麼，他就得被扣，被押……押上了受刑之法台。

自裁，那麼孩子呢！孩子無辜的啊！讓他死，那當初又何必救他？

人，總得一死，死得慘，死得苦，何非一死！救孩子要緊……

「放孩子！」阿九冷冷的說着。

「好，三姐成全你，十四妹，放下孩子。」

黑暗的角落中，竄出一條小黑影，是那個雲兒。他分明爲人點了穴道，但是，他的小口中有血……阿九十分明白，孩子咬舌破穴，他說了個「不」字。孩子不讓他死！唉，多好的孩子！

「叔叔，咱們死就死在一塊吧！」

「不！」

「叔叔，那我先死！」

「孩子，我不是和你說過，我天天會死……」

「不！」

「孩子，別忘了，你答應過我，你會活下去。你要報你生身父親之大仇，你自己說過，你不會隨便死，你是個有志氣的孩子，你會投師，求藝，你……」

「叔叔，我已想過了，我找不到師父的……」

「天下無難事，你忘了這是你自己說過……」

「但，你會受刑……」

「就該記住我，代我報仇！」

「叔叔……」

阿九突然駢雙指遙點二點，孩子只覺得一陣柔和的暖意，襲上心頭。孩子他爲阿九的六陽指點住了睡穴，他睡着了……他那裏知道，在他睡着的時候，阿九巳拋下了太白金刀，在五個少女的陪同下，走出了殘堡……而堡外，風沙嗚咽地掠過……而天，漸漸的亮了。

可憐的孩子

太陽出來了，可惜這光芒爲風沙所捲，顯得軟綿綿，懶洋洋的。

孩子也從懶洋洋中醒來。不見人，他一個翻身，站起來，四外搜尋！

「叔叔……」悽苦的叫聲，一聲一聲的叫，但是，他的叔叔不見了。

孩子怔怔的坐下來，淚眼汪汪的，望着叔叔曾經歇過的地方！

「孩子……」有人叫，孩子脫口就叫叔叔，但是，當他看清是個少婦時，他不禁失望了。

來人是個素布包頭，衣有補綻的少婦。滿面風塵……雖然是個乞婦打扮，可是，另有一股嫻靜之風韻。

可能少婦走路走得乏了，也可能——不論如何，少婦巳坐下來……有些喘氣。

突然，孩子看着看着，他依稀見到了亡母……但是，他記起來了，母親巳經服毒自盡了，又何況，他現在心中所牽掛的是叔叔，他又流淚了。

「孩子，你哭什麼啊？」少婦在問。

「我……」

「唉，好餓啊……」

孩子突然哭出來了。

「你……你這是幹什麼啊！」少婦奇怪的看着孩子，只見孩子取了一只皮囊……從皮囊中取出了一個荷葉包，包中有幾塊腌羊肉……

「大嬸，你將就的吃些吧！」

「哈，你，那你爲什麼哭了？」

「沒什麼……大嬸……不關你事。」

少婦取了塊羊肉，又見孩子取出個水壺，他的淚更是不可遏止那樣的流……當他遞過一只茶碗時，他又取出了一個小泥塑，孩子先請少婦飲了酒，然後，他取了那只小泥塑默默的坐在一角，看着泥塑，呆呆出神。

「孩子，是什麼好東西……」少婦大概吃了東西，有了精神。再說話，孩子神往於過去……所以，少婦一邊說話，一邊取去了他手中的東西時，孩子才有所感覺，但是，當他看到少婦取了他的小泥塑時，孩子幾乎翻了臉。

「還我，還給我……」

少婦不禁面色微變，將那只沙帽、紅袍，却有着兩隻大耳朵，紅眼睛……缺咀唇上有幾根畫得挺細緻髭鬚的兔兒爺，還給了孩子。

孩子是萬分深情地看着兔兒爺，兔兒爺在對他俏皮的笑着……

「兔兒爺，笑什麼？你可知叔叔不見了……」

「那該去找啊！」聲到人到，孩子不禁吃了一驚，來的人好面善……啊，對了，聚魁樓上的化子。

「你……」

「嗯，記起來了！」

「大叔……」孩子跪地叩頭了！好厲害的孩子啊，好精靈的孩子啊，那個化子心中不禁又驚又稱讚！

「你這是幹什麼啊？」

「你是個好人，你是個有本領的好人，我相信，大叔你是來救我叔叔的……」

「我面上寫字了，還是……」

「大叔。」

「我是個化子！」

「我叔叔，他比化子更苦，大叔，他是想做化子也辦不到啊……大叔！」

「那你又如何？你也想做化子了？」

「我本來就是化子！」

「不對啊，你姓周，你叫個……呃，雲瑚。對了，你叫周雲湖，你老子叫周岩。還有個什麼叫做燕雲大俠的外號……那你是小俠啊。」

「大叔，你說出這些話，那可也就說明了，你是有爲而來，你……不會看着叔叔去死……他會死得極慘……」孩子一邊說，一邊叩頭，他是吃準了化子是有來歷。化子可不理孩子了，他走到了少婦身邊，在低聲的嘀咕着，可是，孩子却直挺挺的跪在那裏。

「表哥，周岩死了？」

「嗯，我早巳知道了！」

「你早巳知道？那你爲什麼不救？」

「不瞞你說，我壓根兒看不起這個周岩！自命不凡，謬稱大俠！其實，他做過什麼俠義之行？他那同門師弟袁家槐，千里護孤，到了京都，以爲他這個俠名在外，更且與京中權貴也有交往的殷實人戶，可以收留庇護個遺孤，誰想他是一口拒絕……尚幸，他不去告密，也沒有與大內侍衞勾結一氣……可是，這樣也令袁家槐處於絕境！我，出了來，我護送他們出張家口，找到了白家弟兄，才算安置好了這些孤忠孽子……當我再返京華時，哼，他一家巳毀了！」

「哦！」少婦邊說邊點頭……

不料，孩子突然一聲慘叫，他昏死了過去！少婦是一動身形，想去看護孩子時，那個化子巳快了她一步……他扶起孩子身形時，眼前一花，一柄雪亮的解手刀，巳向他兜胸刺到。

孩子竟然詐死行刺。

難道這機靈、聰慧的孩子，心腸如此狠毒。還有，他又是爲了什麼而向化子行刺？

孩子却是做夢也想不到，他所遇見的化郎，乃是個威震一時，叱咤風雲的武林人士。別說你孩子習藝未成，就算是江湖一等一好手，單打獨鬥而希望與其打個平手的，可說得是寥寥無幾。想取勝，簡直鳳毛麟角！試問，憑你這一手，又怎能得了手。

刀快，可是人家的手更快。在刀鋒將近化子胸部時，孩子的手腕倏的一麻，手一軟，刀鋒無力，軟軟的垂了下來，化子却是哈哈一笑道：「什麼？想殺人了？」

「我就是想殺你……」

「我與你有仇了？」

「你，見死不救……你不是人！」

「我見死不救？哈，我明白了，你是爲了我不救你老子，你恨上我了。」

「你……明白就好！化郎，你可以把我殺死，反正……」

「你活得也沒什味兒，叔叔給人抓去了，以後，再也沒人會由得你大吃大化，也沒有人保護你，而你，一個小娃子家！唉，吃慣用慣了，再做化子，就不慣了，死了就好，好過受罪！」

「你在胡說，我是明知你不會放過我的。」

「我爲什麼不放你！」

「你，放我？哼哼，化郎。」

「怎樣了？」

「今日你不殺我，將來，我……」

「你會殺我？」

「對……」孩子是昂然直立，看來眞有些英雄氣概。

「憑你也配殺我？哼哼，孩子，慢說我沒死罪，即使是見死不救，也非有錯。人，那個該得人救，而救不成，不去找殺人的兇手，而遷怒於不救之人，天下那有這種律法？再說，人必自救！何庸人救……有志氣就該想一想我這一番說話……」

孩子怔住了。

「老實說，如果不是你父尚有一分天良，哼哼，連你也早巳死在那些追兵手上……你以為你那叔叔，那個隱形殺手能救你？不！有多少强人，在半途巳為人所阻，所截，如果不是他們，當然，你那殺手叔叔，也有關連，可是，孩子，記住了，天助自助者。如果，你父親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哼哼，你那滿門早就死了絕。」

孩子越來越呆了！他實在不明白，自己父親到底犯了什麼罪？

當然，孩子巳有所明白，自己的而且確的，怪錯了人。人家說得對呀！人，為什麼要靠別人救？而別人不能救，不願救，難道錯了？

天助自助者！這猶如當頭棒喝，令孩子有所醒悟。即使，他不能懂得透澈，懂得更多，不過，無論如何令他明白了，人，該認淸了是非，恩怨分明！

現在，他牽記的只是個活人，「叔叔」！「阿九」！

死的巳死了啊！救活的！

「大俠！」孩子巳改口了：「叔叔是個好人……希望你能救他，他並不希望別人救，但是，我記得，他是為了我，他一命換一命，為我，他放下了刀。他傻，可是，他是好人，請求你救他，是我求你們救他……」

「叔叔是好人？」

「是好人！」

「對你是好人而巳。或者，在別人眼中看來，他只是個殺手，一個極厲害的殺手，你可知道……」

「我親眼看見他殺過人！」

「殺過很多！」

「對，殺過很多。但是，他依然是好人！」

化郎對孩子笑了。然後，他是萬分深沉的說着：「殺人的能算好人，那麼，殺你父母全家的又該如何？」

「大俠！」孩子更正色的說着：「你難道沒殺過人？只要殺的是壞人，他就是個大大的好人！」

「孩子，你不會明白，至少，在目前你不會太明白殺人的道理。至少，阿九，他是叛徒！」

「寃枉！」

「孩子，你配替他呼寃嗎？」

孩子怔住了。但是，他的眼淚却如開了閘那樣，成串成串的流下來……

然後是沉默……閉住了咀。孩子不再開口了，至少，他巳不再作無謂之哀告。

化郎又與少婦在說話……但是，孩子走了。

少婦想阻住，但是，化郎反而阻住了她。

地下有着布囊，囊中有着乾糧與酒、水……只是不見了那只兔兒爺土偶。

「孩子有着豪氣……」少婦對化郎說着。

「孩子是不錯，至少，他並未沾染了父親的習氣。並且，天性厚，有血性！是塊好材料，但是，太偏激，極易走入了歧路……」

「就不該任由他步入歧路……」

「表妹！我別有打算……龍子大哥會照看他……希望，孩子能讓其看中。」

「七師弟，我看不中。」

「龍子大哥……」化郎的身形極快，只一幌眼間，他巳搶出了破堡。少婦是十分端嫻地走着，突然，她向東角笑了笑，說道：「希望你能有所明白，我們並不怕你……」

可是，四週寂靜無聲，難道少婦說空話，或者，她是疑心生暗鬼？

在堡外的風沙驛道上，一個瘦小、黝黑的文士，正與化郎握手言歡。

來人正是天山來客，小輩英俠中的有名能手，狄靈子！當少婦現身時，這位看來比少婦年長的狄靈子，竟然恭恭敬敬的向少婦致禮。

「靈子大哥，你又來了，我早巳說過，各論各交……」

「靈子怎敢！如果不是師叔你的大力，我，哼哼！還得在潛思洞中，靜思己過麼！」

「靈子大哥，過去事，不可再提！」

「靈子永遠銘記在心！不敢或忘！」

那想到靈子還在與少婦敍舊之時，突然他是一聲厲斥道：「賊子敢爾！」聲未歇，而七點青紅光華，巳由靈子之袖中抖出。奪奪連聲中，立見這沙地之上，隨着青光着地時，沁出了幾絲血色……分明，地下有人。

就在此時，平地起風沙，一股股黃影，就如平地升起幾股沙柱……狄靈子一聲怒叱中，黑影一掠，巳斜身直穿沙柱之中。但見他雙手一搓一揚，一道紅光，直打地下。而一條黃影，其疾似箭，向遠處投去，靈子手中，却抓住了一團黑影。

就因為這一個阻攔，靈子是不得不緩了一緩，那想到，憑這一個緩氣時間，這個地底潛客是一聲厲嘯中，投入遠處。並且，大股黃沙升起，將個地底客身形隱住，待等沙靜、柱散時，地底客巳不見了踪影。

靈子手中却抓住了個孩子，而孩子雙目緊閉，七竅微有血絲滲出……分明，孩子身受重傷。

「是后土宮中人？」化郎說了一句。靈子是點了點頭，不過，他的眼神却貫注在孩子身上。

斷魂鈴

是周岩的孩子，想不到他負氣出走，莫名其妙的落入了后土宮中人之手中。

狄靈子精光四射之大眼睛中，微有歉然之色。因為，孩子七竅流血，而週身軟綿，分明受了極重的內傷。是自己一時疏忽？不，自己本就無心於此，說實在話，天山門下，素來取材極嚴，並且專重出身。而他們的所謂出身，却又與一般門派，大異其趣！

一般武林門重師門淵源，重出身世家

。天山門下，最重個性！

周岩是個當代有名大俠。但是，在他們眼中看來，實在是個活得虛名的媚俗之徒。

因此，當化郎求靈子暗中照顧周雲瑚時，他是並未放在心上。可是，靈子是個眼光如此的精明人物，當其發現后土宮中，有人潛伏地底，分明有所圖謀時，他是出了手，就在后土宮中人，破土升起時，孩子劈手砍了一下，而后土宮中人的手中，一股綠烟爆散入土，並未抖散揚空。靈子是明白，這是后土宮中的地燐碧星砂……如果為其抖散，即使可以使本身眞氣驅散消滅，勢必會耗去其不少眞力。還有，如果賊徒乘隙再有其他暗算，這就會令人防不勝防。一個不巧，陰溝裏翻船也說不定……

孩子却在這個關鍵時刻，斫了一下。家學淵源，即使周岩是活得虛名，暴起發難，這一斫却也有力。猝不及防，陰謀為其打亂。可惜，孩子忘了，自己身在別人手中，靈子是反客為主了，孩子就此變成了惡人手中的刀，借了孩子之力，令其從容遁去——

孩子中了極陰狠的內傷……七竅有血沁出。表明了內臟受挫。而週身軟綿，骨骼全散……是個十來歲的孩子啊，賊人竟然對孩子下如此之毒手……

靈子心中大為難過，他不得不有自疚之感，孩子是自己害的！

少婦巳抱住了孩子，雙手十指，如拈花，如勾撥，如調弦，如鼓瑟……

少婦之神色鄭重，化郎與狄靈子巳看出，少婦是展開了全身之功力，在保護孩子之筋骨啣接。然後，她一定會施展萬聖門中的太玄訣，助孩子打通奇經八脈……

這是捨己為人……少婦勢必會因此而眞元大喪。

兩個人是義不容辭的担任了護法。因為，少婦巳出手，不能半途而廢，也不能中途換人。旣然如此，兩人就只能照顧她，不受强敵來襲。

天山門下實在是讓人頭痛，尤其是當今的皇上，他雖然巳接了位，登了基，但是，他依然怕這些天山門下。事實上，天山門下只不過是個空名，這批人會是志同道合，專與異族人作對頭的。可是，他們無組織，無當家，無聯絡，因此，也就令他們無踪跡之可尋。

當今皇上解決過逾百的江湖門派……却無法對付一個無組織之天山門下……

而今，越來越令皇上担心的事也出現了——

被消滅的江湖門派，有不少巳死灰復燃，有幾個巳重豎了旗幟……

他們那會重振旗鼓……而且，一被發現，再現江湖時，那些江湖人物，比任何人更精明，更懂得應對趨避之道。有幾個還與官府、地方有聯繫，但是，這是會令多疑的雄主担心的……他不會放過他們追踪、訪査……

沒有什麼可以疑心的！這是手下的報告。

但是，雄主是不能安心的……他始終怕這些江湖門派的存在，是對自己有着某種威脅……

雄主是精明的，是能幹的，他有過人之推析之力。漸漸的。他發覺到，重振之江湖門戶，全仗天山來客之力。也可以說，是這位可怕的對頭，出大力，復興了一個又一個江湖門派。

現在，華山、峨嵋、九華、太岳。連三湘、黃河……幾個早巳被消滅的門戶如：五虎、大聖、萬勝、八卦、螳螂、鷹爪等，巳打開了堂堂正正之門戶外，連崆峒派也有人出面主持。

崆峒派在老皇時期，巳由宮中第一能手，勾結了崆峒門中健者苗剛雄，毁了九連宮，取走混元十三寶而絕跡江湖。如今又再興起，這就令皇帝想到了生平第一大對頭；那條魔龍莊字血來。

推析到此，他算是明白了，看來沒組織，沒頭腦的天山門，其實，他們有個正主兒，就是莊字血！

雄主也不得不嘆了口氣。事實俱在，他巳用過不少心血，也鬥過不少次法。自己不論是暗中搗鬼，抑或正面相對，每一次，不是消耗了不少能手，就是自己身受重傷。若不是自己的武功高人一籌，那麼，今天，他也不能端坐在太和殿議政，圓明園批奏……

身為人主，他不得不放鬆對付江湖道……國家大事，征剿撫伐，全須他的批示……還有，唉，辛辛苦苦，祖先之百戰江山，總得把它打穩基礎，建成個萬世不易之業啊……

皇帝是眞正的全心全力，擺在國事上。江湖上的風波就這樣，少起了不少惡浪。但是，我們人詞的大俠，皇室間之頭痛的魔龍，他不會這樣想，他明白，皇帝是永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小機會，只要有縫可鑽，只要稍有時機，狠是不會改變了牠們兇殘之本性的。

正邪雙方，依然在對峙中。

事實俱在，正邪雙方又幾時停止過交鋒了。

果然，出了天下聞名的鐵靈帮！

然後，又發現了十幾樁無頭兇案！

一個新風波扯起來了。

現在，總算發現了些踪影。

現在，一個孩子生命在危殆中……

一直來，正邪雙方，相互之間有着某種相應，道高魔長……而一直來，相互間會有極緊密的防範，誰也怕猝不及防而遭了毒手……

所以，少婦之出手救人，狄靈子與化郎是自動的，担任了護法……

孩子開始呻吟……

少婦開始驚叫……

狄靈子聞聲心動，立即前來觀看……

「唉！苦命的孩子……」

「師叔，什麼事？什麼事？」

「好陰狠的手法！」少婦凄然的說着，而清淚巳流下了她的面龐。

孩子滿面藍色！狄靈子伸手撕破了衣衫，可憐，全身亮藍！饒是狄靈子久走江湖，博學多聞，可也看不出這個藍色毒素是什麼？

但是，你們在看，而孩子巳抖戰得更可憐……

突然，孩子睜開了眼睛。他看淸了少婦的面龐。他笑了，即使在這樣個苦痛難

忍之情形下，他依然笑，笑得凄然，可比哭、嗚咽、飲泣、流淚強。至少，孩子有着令人凜然的風骨！

「大……嬸……救……救叔叔……求求……你們……」

靈子不禁心頭大震。師門重性行，此子身處如斯地步，性命在俄頃之際，他第一個要求，救人……

「你爲什麼出手……」

「那……是個壞蛋……他說……會帮助……鐵……靈……門……酷……殺……叔……」

孩子暈死過去了！

靈子是個玲瓏剔透的人，孩子之所以出手，奮力拚死一擊，因爲后土宮中人，非但不先救人，反說明會相助殺阿九……孩子就在這一瞬之間，出了手。於此可見，孩子可能求過此人，而此人或者也看中了孩子！但是，爲了救人殺人之爭，孩子寧可慘死，也不願苟安偷生。

孩子有血性！

可惜，現在孩子已奄奄一息了。

叮鈴，叮鈴……

風聲中傳來了駝鈴聲……這種沙漠之舟，看來道貌岸然的龐然大物，在邊地，却也不少見……但是，這些駝鈴聲，顯然有些古怪……

「我……要……死……了……」孩子在講話，眼睛只望着上邊，眼光已有些呆澀：「請……去……黑木谷……救……叔叔……」孩子又昏死過去了。

鈴鈴鈴鈴……一陣繁亂的鈴聲，簡直如頑童胡亂搖鈴相仿。又吵，又滯……可是，「戛」然一响，說停就停……

「斷魂鈴！」狄靈子首先叫出名來！

「喋喋喋……」遠處傳來一陣似梟鳴般的笑聲。

一笑起，四面笑聲大作，就如夜行遇犬般，百犬吠影的，叫囂着。

狄靈子面色一整，對化郎道：「七弟，小心，有場硬仗得打！」

化郎雖說神情不變，但是，可以看出來，他心神極亂。事實上，少婦已因救人而耗了眞力。唉，說來道去，幼功有誤。所以至今，就算有高人之指點，依然無法超凡入聖，破困而出。否則，憑自己三人之力，天大的困難也困不住他們……

現在，缺了一人，不……還得分一人半力來照顧她。實力上，就此打了個大折扣……

斷魂鈴是橫行邊塞的黑道兇星，行踪飄忽，人數又多。並且，專長殺人滅口，而且毀屍滅跡。到現在，沒人知道他們的擅長、武功來歷，與及殺人手法！

「來時一陣鈴，去時屍無剩。」這是斷魂鈴的口號。也只有這十個字，算是介紹了斷魂鈴之可怖可驚……

「狄靈子！」有人說話了。嘿，這說話的聲音，清脆悅耳，與笑聲大異其趣。不過，飄忽不定，時遠時近……「想不到你能叫出我的名號！」

「誤打誤撞而已！」

「喋喋喋……」笑聲又來了，令人刺耳：「那你也該知我們的手段！」

「哈哈哈……」這次輪到狄靈子狂笑了：「素未謀面，從未領教，我知道你們是老鼠，是鬼蜮！也不怕羞，在我狄大先生面前，自命不凡！你簡直是昏了頭！」

「喋喋喋……」笑聲中，一片鈴聲傳來，狄靈子手中突然多了一柄銀光閃閃，二尺來長的兵刄！

三道黑虹捲向狄靈子，而鈴聲聒耳中，錚錚錚三聲巨响，又聞「刮」的一聲慘叫，一道黑烟，其疾似箭般向外奪去……

化郎是全神貫注着戰況，也只有他看清了，自己的大師兄狄靈子，憑仗了師門眞傳七煞騰蛇訣，附會在武當七大兵刄中之散花槃，連阻三下重擊，且在最後一個轉折時，一個「盤挑反打」——十分簡單的招式，耳熟能詳的招式啊，嗨嗨！如此橫行不可一世的黑道煞星，竟然會爲這一下平凡招式，挑中了胯骨。如果不是此君輕功造詣驚人，怕不爲狄靈子的一招三式，第二式過了門！

化郎在大師兄的出手中，更體會到師叔的指示！

「招繁不如招純。」

今日，算是眞正的明白了。因爲，說只不過是理論，而狄靈子的出手，一個「盤挑反打」，就是精純的表演。何必講究什麼名稱、花巧……能制敵取勝的，就是絕招，而功力越純，威力越大……

又是三道黑虹突入！鈴聲大作中，狄靈子算是讓五個黑衣人圍住了！由於五人之輕功絕佳，加上了他們素有默契。更因爲狄靈子一招反挑，令他們同伴受傷，引起了他們警惕，也引起了他們的忿恨！將狄靈子視之爲深仇大恨，務必要報仇。並且，要千萬倍的慘刑酷罰，來折磨靈子之後，才消了他們心頭之氣。

這一來，殺法是越形飄忽、詭異。不過，無形之中，狄靈子却算是，一時三刻不至於爲他們的絕密暗器所傷。狄靈子是佔了個更大的便宜。

或者是天佑貴人，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眞有天理。如果，狄靈子不是一招挑傷斷魂鈴的同伴，那麼，他勢必會中了不爲外人知之黑眚針！

誰也想不到，百年前，橫行終南的玄冥教主所創的玄冥黑眚針竟然會在西域出現。

更想不到的是：斷魂鈴之所以威震武林黑白兩道，近年來令人談虎色變，除了他們獨有的西域飛天功外，還附有了這種爲武林公敵之絕滅暗器黑眚針。

而黑眚針是眞正的殺人利器！

因此，你可以明白，爲什麼他們必須毀屍滅跡，爲什麼他們的武功來歷沒人知。因爲，他們必須這樣做……看來是不願爲外人有所發現，而最大的原因是：一發現黑眚針，他們勢必成爲武林公敵。

碧雲主者

天山門下今日竟然與這批武林公敵會了面。

爲了救護周雲瑚——那個奄奄一息的孩子，天山門下，傑出之士姬蕙她眞元失調，也就是說，天山門下的能手已削弱了禦外之力。

現在，狄靈子即使具有不凡之武功，憑其多年來潛修之能，任何一招一式，那怕平凡，普通之極的招式，到了他的手中，就能化腐朽爲神奇，並且，每一招，每一式，均可收尅敵制勝之効。

可惜，斷魂鈴實在不是一人之名號，是一個黨派之組織，早已提說過，他們個個具有不凡之輕功，更且合作有年，素有默契，由於明悉今日所遇之對手，非同小可，一招將個有力之同伴挑傷，故而，現在的出手發招，更爲詭異，更爲飄忽，當然，也更爲狠辣！

五道黑虹，困住了狄靈子，就算狄靈子門戶嚴緊，出手謹愼，在如此飄忽來往，令人眼花撩亂的困擾下　狄靈子是不敢大意，更不敢冒險，這是天山門中最可珍貴之心法：「越是危急，越是鎭靜。」

邊區人民有着金子樣的諺語：「越是急燥，智慧越少」。人，在危急之中，是不能急燥，更不可冒險，不看清形勢，盲目的冒險，將會帶來最可怕之後果。

狄靈子是不敢焦燥，不能冒險……

但是，形勢却越來越令人心煩。

鈴聲四面大作，分明，還有不少對頭在外圍……

雖然，另一位能手張永尚未出手，但是，他必須照顧姬蕙。

還有令人煩心的是，孩子正在發囈語：「黑木谷……黑木谷，救叔叔——救叔叔……」

姬蕙是鎭靜的，即使在如此緊張的時刻，她只不過代孩子的安危担心，至於自己，她只是眼望着遠處，想念着自己最敬愛的人，那個眞正的英俠——爲民請命的仁者，魔龍莊字血……

如果，他平安無事，當然，他永遠會平安無事的，那麼，對她來說，這已足够了。

勁風連响，黑影縱橫，突然，這座破堡中，又再出現了七條黑影，直向姬蕙撲來。

姬蕙依然是鎭靜的，她玉手微揚，一蓬青影抖出，玉針還是具無窮之威力，當先來的三人，首先爲這一蓬青影一阻，而橫邊已抖來一股勁風，一個化郎……不，現在他可是神態威嚴，而一手揑訣，一手平指……正是天山門下騰蛇訣中的「指天門」……

張永已打定了拚命的主意！

不想就在此時，堡外又傳來了一陣駝鈴聲。

張永不由心頭一寒，唉，完了，還有人，斷魂鈴到底有多少人啊……

但是，本來的駝鈴聲，只不過是駝鈴聲，而這一次的駝鈴聲，却帶來了橐駝沉重的踏地聲，有沙漠行商經過此地。

天山門下客個個具有捨己爲人的個性，誰也怕誤傷了無辜的行商，更怕他們一時多事，有所窺伺，須知道，斷魂鈴只不過有個兇名在外，根本無人知道他們的來歷、出身，他們行踪無定，他們行藏鬼祟，越是這種人，忌諱相應的特別多，不看還好，稍有踪跡被洩，他們勢必會殺人滅口，好好的行商客賈，何苦爲了一時好奇，落得個死得不明不白？

狄靈子首先出了聲：「快去，外面的行商客賈，切不可在此逗留，更不可多事窺伺……」

「哈哈哈」——一陣狂笑聲中，走進來一個短小臃腫的老頭兒，一身古銅色的綢袍，一頂黑緞帽，帽中央一塊玉結，結上一顆龍眼大的明珠，精光四射，嘿嘿，來了個大闊佬啦，不過，這個闊佬手中却抓住了個人，一個又瘦又長的黑瘦漢子。

「全部與我住手！」

老頭子人雖短小，聲音却大得驚人啊，並且還挺有威嚴的，却也怪，十二個斷魂鈴，莫明其妙的會住了手，這一來狄靈子與張永是無法再出手了！

不過，即使如此，張永依然護衞在姬蕙左側，而狄靈子是聲色不動的，誰也沒看清了他的步法，人，已奪出重圍，神定氣閑的守住在姬蕙之左側。

「好功夫，好地行法……」老頭子哈哈大笑中，對十二黑衣人看了一眼道：「老夫素知你們義重如山，哈哈哈，也算是巧，讓老夫抓住了個傷號，這才逼使你們不得不聽我話，好，你們請便……」

「老兒，你姓什名誰？」斷魂鈴爲首一人開了口。

「老夫，碧雲主者是也！」

「沒聽說過。」

「何不回去問你家師眞君！」

師眞君三字出口，黑衣人個個不由自主退了一步，而老頭子還在說話呢！

「此人已中了散花槃，挑斷了左胯骨，本來，他該廢了下盤，尙幸遇見老夫，送他靈散一服，三日後，可保復原，不過，切忌飲酒傷氣……」

「老前輩送的是碧雲烏風散。」

「哈哈哈……你倒有見識，好了，便算老夫向你們討了個情，請便！」

十二黑衣人嘀咕了一陣，然後，由爲首一人出來，打了一恭道：「我們走……不過，老前輩，話須說在前面，此地之事，你得保證，永無外人得知……」

「這個，你們大可放心。」

「好，請放人！」

「蓬……」老頭子手一動，手中的黑衣人踉踉蹌蹌的跌出了丈遠，十二黑衣人中，立即有人扶住……耳邊只聽得鈴聲又起，而一蓬黑烟般精光，突然如暴雨般向老人等處射到，這股黑烟又勁又急，又如電閃，就在此時，只聽老頭子縱聲大笑道：「看在師老兒份上，放你們走……」語聲中，只見老人身前，突見一條碧影升起，黑光快，碧雲更不慢，兩下一撞，隱聞一片嘲首，而十三黑衣人已不見了。

堡外却已傳來震耳欲聾的砰訇聲，而老人是引吭長嘯，一聲龍吟，好，四外聲息寂然，稍停，就聽得老人宛如自言的道：「我們還有好多事得做呢，那有時間與這些小輩玩……以後，不奉號令，不准擅自出手，如有重犯，哼哼，小心你們的腦袋。」

誰也不知老人與誰在說話，不過，聽老人的語氣，分明是一派宗主的身份，可是，狄靈子，張永，就算姬蕙，可誰也沒聽說過，江湖上有這樣個老人，至於他的道號碧雲主者，更是聞所未聞，但是，看他提說師眞君，逼走斷魂鈴，再加上這一聲震天吼，決不是個無名小卒……

難道是前輩之隱者！

可是，他們的思念未定，令他們氣憤之事，立即發生……

這個自命爲碧雲主者趕走了斷魂鈴後，他是面色一變，一個老人家，那會有這樣的嘻皮笑臉的，還有，他這股笑，還透着十二萬分的邪味。

狄靈子首先動了無名，因爲，這個老人一邊笑，一邊，這兩只賊眼却看準了姬蕙……

「狄朋友，你何必對老頭子擠眉弄眼，哈哈哈，你這樣做媚眼，老夫並不欣賞，哈哈哈，如果是她……」

越說越露骨了。

「老大爺！」張永突然插了口，「請問，今年貴庚！」

「啊，你，就是那個人稱爲小俠聖的張永。」

「江湖朋友的胡亂提說，小可不敢，不過，老人家，你先請回答我的問題！」

「你問我什麼？喔，今年年庚，哈哈……老夫今年七十有三……」

「看不出，看不出，我以爲你已經九十有八，什麼，才七十三歲啊，唉，老大爺，我怕你啊，年紀活得顚倒了，當自己才三十七呢！」

「哈哈哈，小子，你以爲這樣的說話，可以令老夫難堪了，你以爲這樣的提說，老夫就不娶新娘子了！」

張永幾乎讓這碧雲主者堵住了氣穴，什麼，娶新娘子，天下眞有這種老而無恥的人渣？

「哈哈哈……新娘子，對了，你就是我的新娘子啊！」

狄、張兩人全已忍不住了，誰不知道，姬蕙人稱梅花仙史，孤傲清艷，爲江湖人所稱道，但是，最可珍貴的是，如此人才，却甘心不辭辛苦，不避風塵與遊民爲伍，與羣氓作伴，爲了一代大俠莊字血，她布衣破裙，以丐婦之面目出現江湖，在她心目中，只有一個莊字血……

多少前輩爲了此事，心中贊佩，但是，莊大俠他却不敢，也不願親近姬蕙這位紅顏知己，而爲了這事，又有多少前輩幾乎與莊字血翻了臉，不過，姬蕙却毫無怨言，只不過極冷靜，極嚴肅說過一句話：

「只求兩心如一，何必朝朝暮暮……」

她把莊字血當作了自己的唯一親人，並且，誰也看得出，她是會將這個誓願信守終身。

誰不讓姬蕙之眞情感動，因此，誰又敢如此胆大妄爲來沾汚這段至高無上之深情。

今日，這個糟老頭子……現在，碧雲主者在他們眼中已變成了糟老頭子了，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碧雲主者看來尚未發覺火山將爆發了，他還在淫笑，並且，更進一步，向姬蕙存身之所走來……

一聲清叱，一股勁風已向碧雲主者肩頭掃到。

老頭子是實在想不到，小輩中竟然有着如此人才。雖然，他功力深厚，又且巧得鐵嶺宮中秘魔寶笈，爲煉大羅天，血河魔經，他是卅年不出魔宮，自以爲當今之世，武林至尊，捨我其誰？

嗨嗨，不想，第一次出手，仗血河神障破了斷魂鈴之黑眚針，他不免沾沾自喜，卅年前他與師眞君見過一面，也看到過黑眚針的厲害！而今，自己一舉手就可破了，這說明自己之魔功果然神妙……不想，天山門下的出手，却令他大吃一驚……

只是一招普普通通的「力劈三關」！

老頭子險些中了下重招……

狄靈子的「劈三關」，是老老實實的一招「劈三關」，既不變，又不化，但是，掌風所及，却又令你在他掌影所及之下，無可遁避，老實說，碧雲主者此次重出江湖，實在有其不可輕視之實力，當今江湖之上，憑一招一式，想在他身上取得便宜，簡直是難上加難，俗語所云：「善奕者，可算三步。」而碧雲主者可算是，你一出手，他可料到你其次的幾下殺着……

可惜，他碰上了狄靈子，他的出手是眞材實料，他並不希求變幻，掩人耳目之手法來取勝，好，這就叫碧雲主者來個老老實實的挨了一下打。

狄靈子精通騰蛇訣，更得到莊字血之指導，對天魔神烝有所涉獵，今日，他面對的是個可恥、可惡之糟老頭子，他那會放鬆，因此，這一下出手，令個碧雲主者受了下狠的……如果不是老魔頭功力不凡，還有卅年的苦功不算白煉，眞可担心，老魔會讓狄靈子的一下重招，令其翻身無力……

碧雲主者是有所警惕，常言道：「人老精，鬼老靈。」一招被挫，老魔頭是不敢怠慢，身法展開，但是一條粲影，其疾似飛，却又帶起了朵朵碧焰，向狄靈子捲到。

狄靈子歷經大敵，可是，他實在無法明白，這碧焰是什麼，並且，又是從那裏放出來的，碧焰紛飛，碧焰爆散，對狄靈子並無損害，但是，狄靈子乃是個多歷事故之大俠之後，他那會不明白，對頭越是這樣，越可顯示了其中別有陰謀。

誰也不會無的放矢！

誰也不願虛耗精力。

如果你說，難道不會故弄玄虛？難道不會擾人耳目？唉，朋友，老頭子一露面時，他所抖出的碧影，他的震天吼，在在顯示了他的不凡功力，他，豈是個以假作眞，故弄玄虛的平庸之輩。

狄靈子是全神貫注，狄靈子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唉，即使狄靈子愼重謹愼，他那裏想得到，老魔頭已煉成了魔教中唯一神功，碧雲血焰散……

一朵朵碧焰爆發中，老魔頭卅年苦心聚斂的陰靈毒霧，已隨同爆發之中展佈開來，實在，狄靈子所學武功，根基純正，否則，第一陣碧焰爆散時，他就該中毒倒地了，支持至今，在第七重碧焰爆散之下，他尚能兀立不倒，已可顯示了狄靈子，他不愧爲符星初之首法，而他的功力，簡直是令人有不可思議之感！

乾天指破碧雲餤

狄靈子是不可抗拒這魔教中之毒霧！又何況老魔已認準了狄靈子不除，自己毒計就難成功！因此，他也已展開了全力，向狄靈子加重壓力。

狄靈子搖搖欲倒！

張永已蓄勢待發。

碧雲主者見大功將成。更是大逞兇威

。那想到，狄靈子是心神不亂中，也打定了困獸一鬥之主意。

就在碧雲主者之出手，勁風重重交壓之下，突然，只見狄靈子是怒目揚眉，一聲怒吼中，雙掌一推一揚，碧雲主者大爲高興，爲什麼？因爲狄靈子的雙推掌雖說尺寸，方位，精純可畏，但是勁力毫無，分明已爲陰靈毒霧所苦。這就說明了，狄靈子勢必陷入更困苦之境界中。爲求大顯兇威，以脅另外二人，他是破門奪入，在其血河玄烝摧動下，直擊靈子之中門！

背後有勁風到，老魔頭果然厲害，他是毫不理會，在他的卸彈之訣下，希望一卸來勁。先解決了狄靈子，再找來人的晦氣。那想到，一念大意，老魔頭竟然出山遇强敵，幾乎送了命。

眼前紅光倏現，正是狄靈子師門重寶坎離神梭，不到眞正的危急之時，他是輕易不用——現在，可算是打得正是時候！

張永的出手，並未因爲老魔的卸彈之勁而減成色，反而是順勢而下，滑向老魔腰際之笑腰穴上，一下狠擊，因笑腰穴而反擊連鎖人身大穴貫脈……實在，老魔的護身之秘魔玄煞還算厲害，他是運勁反彈……可惜，顧得了頭，顧不了尾，面前紅光加雜着點點金花爆音之坎離梭，已進了門。

好個老魔，首尾不能兼顧之下，他是臨危不亂，而一道碧影吐出，而老魔也已一陣厲嘯中，碧影才阻紅光，碧影與老魔身形全已一瞬不見！

但是，堡外却傳來了陰沉的說話聲：

「好小子，如果不將你們擒回宮中，受我三百六十五種酷刑，老祖師算是對不住你們……」

語聲才畢，一陣噓溜溜的鬼哨聲，突地四面風聲大作，而鬼聲如潮！令狄靈子，張永，姬蕙，還有那個垂死的周雲瑚，如陷鬼獄般，有說話不出之難受。而鬼聲刺耳，心頭發悶，喉間作嘔……還有，時有時無的一陣陣檀香不如檀香，花香不如花香的氣味，向三人之鼻端中鑽進……三人全是江湖大行家，誰也明白，這是毒霧，這是迷藥，但是，奇怪的是，三人誰也有萬邪不侵，至毒尅星的九寒丹，誰也已服食過……可是，誰也沒法抵禦得了這股毒霧迷香。老魔頭究竟用的是什麼玄妙鬼機？

「嘿嘿嘿——看來，你們得倒了，倒了，乖乖的倒了吧，老頭子這一次可不再與你們逞强鬥勝，等你們爲老夫的血河攝魂霧奏效之後，一個一個，將你們抓起來。然後，小美人兒，你我入洞房，成了親，至於兩個小雜種，先穿琵琶骨，後挑手脚四肢主筋，然後……受罪，受我血河魔宮中三百六十五種大法……哈哈哈——哈哈哈——」

孩子已無聲息，不死，也活不成了！

狄，張，姬三人，雖然神智漸漸昏迷，却也爲老魔的說話，個個急出身汗來！

人誰無死，死不可怕，怕的是生受其辱，而再落一個死不得其所……三個人全想到了死！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命。

可惜，辦不到了，三人全爲一股極軟極懶之感受，控制了全身，現在，連抬一抬手，睜一睜眼皮，也覺得是萬分困難之事，也就不必提說什麼出手殺人，或者殺自己了——

「誰也不會死，老祖師不想你們死，你們就死不了，可是，老祖師想你們死，你們——哼哼，也活不成！」

「只——怕——未——必——」

東北角突然傳來一聲旣清脆，又朗然的說話，寥寥四字，簡直如四聲焦雷……在場人個個受了震動，連那個垂死的孩子，也抖了抖身子。

噓哩哩一陣極繁，極勁的鬼嘯聲，看來，老魔有不少徒黨在外埋伏……

依稀有魔風傳來，聽得出，有人與老魔手下交上了手……但是，人數不少啊！

四道黑影，其疾似箭的，搶入堡中，分明，這四個是老魔手下，前來扣押被毒霧所困之人……

不想，一條青影，跟踪而上。狄靈子，張永一見來人，正想叫師父，可惜兩人誰也無法叫得出聲，再加上神思一鬆，而陰毒入侵，實在無法支持，兩人雙雙跌翻在地。即使掙扎起身，可是，人已憔悴不堪了！

青衣人正是天山大俠符星初，好個飛天神君，功力之精之純，實在令人嘆爲觀止。不見他用什兵刃，更不見有什奇招異式，只是平平凡凡的走路，閃身……或者，手指微彈……

唉，就只一彈，就可以聽得有人在慘叫……

明明是四個圍攻一個，不，實在是一個困住了四個，令四個動作輕靈，出手狠疾的魔宮健者，全在其奇門步法引導之下，無法侵犯狄靈子等人。

而幻影乾天指，指風如劍般，直捅敵方中門！這是先天玄門無上妙訣。峨嵋祖師太元老祖，滙合師弟無涯，靜山兩大師，爲求破毒龍教中之七九毒龍罩，閉門三月，互相參研，以太元神經爲主，金頂佛光訣爲輔，創出了無劍之劍訣！無招之神招：專破橫練，金鐘罩……並且，以指代劍，非但輕靈，簡直鬼神莫測。

但是，這一部神訣，在廿五年前，峨嵋派莫明其妙被毀後，連同峨嵋神訣，秘笈一同失了踪……

想不到，今日又再出世……試問，這四個血河宮徒，又怎能抵擋得了。

指劍四彈，四兇全已受傷後退！

又一朵彩雲飛來，乃是個年約卅左右的少婦，十分恭敬的對符星初道：「符伯伯，侄女等接應來遲……萬望恕罪！」

符星初是哈哈大笑道：「是我有意如此……唉，靈子，你可知罪！」

邊說，符星初已雙手按住了張永之頂門……一盞茶之間，張永混身發出腥臭之味：令人聞了幾乎作嘔……又半晌，符星初沉聲說道：「好了！」

誰好了？三個人全好了，連那個周雲瑚，也醒了過來。不過，他依然是奄奄一息。

堡外嘯聲似潮，由近而遠……

那後來少婦面色微變道：「魔宮人物已遁走了！」

「讓他們走吧！」符星初淡淡的笑道：「你莊大叔正在研究，那會有這許多古怪的門戶，重出江湖……當然，莊大叔也

說了，有不少江湖舊門戶又豎起了字號，可不能阻止那些邪魔外道再出頭，不過，總得追查出個來龍去脈，然後，來個通盤覆算，到時候，一網打盡……」

「喔，莊大叔眞是……」

「蘊兒，該學莊大叔！」

「唉！那能學得了！學得他老人家一成半成，也滿不錯的了！」那個少婦悠然的說着。

「師父！」張永雖然已緩口氣來，看得出，他的神態憔悴，但是，他依然强打精神，跪伏在符星初面前：「大師兄有罪，永兒更有罪。周岩之死，永兒有任其自然之心，至於大師兄，因爲聽了永兒的說話，而對周岩輕視，從而忽略了這孩子，師父，別責罪於大師兄！永兒甘願承担一切……」

「周岩誠然有負俠義之名，其實，處於現世，誰沒有個私心。滿奴刑法苛狠，周岩家底又厚，人口衆多，難免東顧西忌。再說他生平並無大惡，說他不能爲民，這，未免將他看得太高。又何況，有他在京中，至少，還可做些有名無實的善舉好事。還有，如果，將其放出，更可令其看清了滿奴之陰狠……我們何不爭取周岩，令其與滿奴作對，而來個置之不理，而由其自生自滅……」

「永兒知罪！」

「不！七師弟爲了救護袁家槐，還有那個朱門遺孤，所以，他遠走口外……」

「我全明白，但是，我只是要你們記住，周岩之死，我們是有職責的……將孩子抱來……」

姬蕙早已將垂死的孩子抱了來！

符星初一見孩子這一臉藍色，他是面色大變：「是天藍晶砂，哼哼，一日間，令我看到了三種久已失踪之劇毒利器，三弟妹！」

姬蕙是滿心歡欣的應了一聲。

符星初神色鄭重地對姬蕙道：「你與靈子，速去找三弟，說黑眚針，血河碧燐，天藍晶砂，重現江湖，請他想個應付之方……」

衆人聽符星初說得如此鄭重，這才發現，他們所遭遇的，乃是極狠毒之江湖利器。其實，這幾般直可算得上江湖煞星！那麼，堡外出手，趕走碧雲主者的，又是那些人。

符星初一邊環身按撫孩子周雲瑚，一面微笑道：「是幾個由你莊三叔助扶重起的江湖門衆！嗱，這位查蘊兒，就是華山神劍司徒君宜的外甥女，刦後餘生，爲你莊三叔找到……」

「莊大俠將我華山七傳法物交付，並且，授了我三個月的功。以後，他命我來習華山的劍法，到我與他試劍時，我才發現，莊大叔根本未看過我華山派的秘本……但是，他却看一遍，想一遍，最後，他將我華山劍訣中的欠缺，不足之處，全指了出來，更加上了他的獨創之補，整，滇，密四式，他說，這樣，華山劍派可以與江湖各大門派，爭一日之長短……」

查蘊兒一邊說，一邊流淚，誰也看得出，她是多麼的感動……

一個化郎，却具有無比廣博，無私之心。

「他要我苦練五年，才能再出江湖，他在五年中，代我尋找華山孑遺……將我推上了華山掌門之位。我不想，也不敢當。但是，他說，要担負更多之苦難，並不是要你當宗主來作威作福！我明白了，我！我甘心情願，担負更多更大之苦難，我還得與滿奴作個生死之鬥……」

越說越慷慨，人們突然醒悟，爲什麼莊字血，一領破蓆，足跡遍天下，原來他在默默的做着中原門戶與繼續他的工作。

「我們誰也尊莊大俠爲武林尊者。但是，他對我笑，指着自己一身破衣道：『那來個化子尊者的？』好，我們更明白了，他，爲什麼老是化郎打扮。他就是怕人們對他太尊敬了而失去了本來面目，他說他是個乜郎，因爲，他眞正做過化郎。並且，求乞，乞不到，爲了爭一口氣，他讓人打得死去活來！他說他永遠記住這些，這些不是一家一姓之仇，不錯，莊老太爺滿門被抄斬時，幸仗莊老太太機警，並且，平日樂善好施，而讓化郎，化婦掩護出京……但是，他說，滿奴殺的豈是一家一姓？他活着，就是要讓滿奴頭痛，難過……還有，乘機殺他們幾個惡奴才……以後，如果，眞的有可能，他還會殺了那個皇帝，要讓滿奴清醒清醒，漢人是不甘心爲奴，漢人，是連滿奴的主子也不怕……符伯伯，你要我學莊大俠，我能？我配……我……只求能在莊大俠手上做個搖旗吶喊者，我已心甘情願了！」

符星初嘆了口氣道：「越說越玄，莊三叔在此，我相信，他非得好好的訓你一頓不可！」

邊說，符星初已開始代孩子在療傷了，孩子已傷得寸骨寸折，再加上這天藍晶砂之侵蝕，可惜他，可以說一句渾身似刀割，而痛苦不堪言……

但是，查蘊兒的說話，依然一句一句聽在耳中！

突然，符星初對孩子道：「以後，將會令你更痛苦十倍，你可得忍住了……」

「謝謝你，大爺……請問，我，會不會——殘廢……」

「不至於，不過，我只能代你祛毒，療傷，如欲打通奇經八脈，如欲骨節重復，非得我莊三弟出手！」

「我能見到那位莊大俠？」

「嗯！」

「再求你一件事。」

「講。」

「救叔叔——」

孩子還記住自己的叔叔——

符星初面色慈祥的說道：「你叔叔是鐵靈門中健者，是個……唉！」

「大爺，你自己說過，救一個糊塗人，可以讓他清醒，多一個朋友，少一個對頭……大爺，你得救叔叔呀！」

孩子是聰明的。

符星初怔住了。

血汚池與天王爺

這兒陰森可怖，滿地的血汚！不，簡直似座血汚池，如果眞的有這樣個可怖的所在，這兒是將陰曹地府的描述，變成事實。

一陣陣的腥味，一股股的汚浪，在這

樣個可怖，可咒詛之所在，竟然有活人的慘叫聲，哀號聲。

這兒有着三個囚徒，本身淹沒在血汚池中，不停的在拍打，抓搔着自己的身體。偶然，還十分吃力的，提起了浸在池中的雙脚……拍打、搔抓着……但是，不論你是拍打，還是抓搔……這破裂的皮膚中，流出了腥黃的膿水來……

池水有毒！

在池中的囚徒，身上已無完膚，並且，也極難有鮮紅的血液流出！

在囚徒上空，有着個奇怪的網兜，兜中有一個被綑紮纏實的漢子，冷漠的臉上，掛着冷漠的笑。

他在忍受着這血汚池中的腥風，慘號。看來，他大有機會。與三個囚徒同一命運……但是，他毫不在乎？凄厲的叫聲，惱人的拍打聲，只不過令他緊閉了雙眼，他求取個眼不見爲淨……

但是，突然，三個囚徒齊聲大叫：「師—主—慈—悲—」然後是一串銀鈴也似的笑聲，盪漾在血汚池中。

笑聲是充滿了歡愉之意。但是，慘號聲却更爲凄厲，更爲驚恐。

「二十七弟，卅二弟，卅四弟，你們還好意思向我求取慈悲？你們忘了，因爲你們七個人，壞了本帮大事。而幾乎令我帮，數十年之苦功規劃，壞於一旦。你們罪大惡極，你們死有餘辜。爲了示衆，爲了顯示我帮之清規戒律，你們得在這血汚池中，慢慢的用你們自己的手，結束你們的性命……」

「弟子……自知罪——大惡極——師主……賜我等……一個爽快……弟子……就算死在陰曹地府，也記住師主之大恩大德……」

聲音宛如飲泣，又如野狼垂死之悲嗥。在這血汚充鼻之所，更令這血汚池，越形陰森，可怖……

他們只求速死，他們只求快點結束這可憐的性命。

「你們必需受這腐屍汁液的苦，你們必需受盡裂筋腐骨，洞見內臟之苦刑。然後，你們會倒下去……否則，你們永遠得在這血汚池中，抓撕自己的皮、肉、筋、骨……這是示罰！這是天刑……」

三聲又嘶又啞的慘號聲中……他們繼續了他們的抓搔。可憐的是，現在的慘號聲越來越低沉，也越形的顯示了他們的絕望心情。

銀鈴般的聲音又再傳來！

「阿九，這幾日難爲你了，你爲什麼不睜開眼睛？難道，連我也讓你討厭了？我是星夜趕來……我所求的是，能與你見上一面，還有，我向天王爺討了赦罪令而來……」

冷漠的語聲阻止了那女子的語聲：「師主，別再講下去了……現在，我不再是力士，我是叛徒……」

「阿九，天王爺願意停止對你行刑……阿九，我求求你，別再執迷不悟！」

「唉！」冷漠的嘆息，却帶來了兩行的晶瑩之淚水……

「阿九，你該明白，你將會受到何等可怖之酷刑！」

「我明白……」

「血汚池的一切，你看清楚了。」

「師主，我現在，尚未死，我那會不清楚……」

「而你身受的，將會千百倍越血汚地獄？」

「我知道！」

「你不怕？」

「唉，師主！如果我怕，我會束手歸來……我會受到如此之招待？我會等候這酷刑降身？」

「阿九，那你可是爲了什麼？天王爺對你恩重如山。天王爺從强敵手中，將你救出。天王爺更傳你閃電無形刀法，他老人家對你期望極大。還有，你現在已是東方揭諦力士，依你之功力，再一年，就可陞任爲護法天君之位。你……爲什麼脫離鐵靈帮？爲什麼？……」

「師主……我只求率性而行，我已不再希望什麼力士，天君……名銜，帮規等等來束縛住我……」

「啊……阿九，那，爲什麼你突然有此變化！」

「唉……」冷淡的嘆息，結束了他的說話，師主是清楚明白，阿九有着他的難言之隱。

鐵靈帮是新近崛起，並且，組織嚴密的一個大行帮。但是，江湖上只聽說過鐵靈帮，也見過鐵靈帮的漂亮手法。有不少件，更是令人擊節贊賞。可惜，誰也不清楚，鐵靈帮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帮會。主持者是誰？其中究竟有多少好手……

直到今天，鐵靈帮依然是個謎？即使有不少事故，牽涉到鐵靈帮，江湖上，依然無法獲得他們所需要之消息，有關鐵靈帮中的消息。

目前，鐵靈帮所給與江湖一般人的印象是，一個行俠仗義的秘密組織。

橫行黃河的青龍帮，洞庭湖中的天清帮，鄱陽湖上，稱雄多年的海獅旗……作惡多端的青海十三刀客，全讓人一夜間消滅。而這些傑作，却正是鐵靈帮初試啼聲的壯舉。以後，有不少無頭公案，據那些有經驗閱歷的前輩人物推斷，分明全是鐵靈帮人的出手……

鐵靈帮雖然是個謎，但是名聲極佳。

如今，帮中出了叛徒。並且，這個叛徒還是個帮中極有地位的重要人物，這可令人感到納罕……

阿九，到底是個何等樣人？

還有，叛帮者，倒該爲帮規處罰……眞正有閱歷的江湖前輩人物，是不作興干涉別門別派之帮務的。除非，這個門派是爲禍武林，成爲江湖人士之公敵。

鐵靈帮決不是武林公敵！

試問，天山來客又怎能來解救阿九？至於那位師主，分明能代阿九求得平安，可惜阿九不領情，他甘願身受酷刑……

師主哭了。

在鐵靈帮中，只有這一位師主，眞正的愛護着阿九。到現在，她依然相信，阿九是爲帮中逼走的，逼得他背叛天王爺。

阿九之武功，雖說得自天王爺之傳授，但是，誰也明白，阿九之天賦過人。並且，悟性極高，一部閃電無形刀法，只有他能眞正的做到了，殺人於無聲無形，而刀出人亡……

這不是普通人能辦得到的。必需刀法與身，步、眼，手配合得嚴絲合縫，才能達到殺人於無形。而阿九就有這個能耐：…連天王爺也說過，只有阿九，將這閃電無形刀法，發揮得淋漓盡緻。

也因爲這個原故，師主可以求得赦罪令……鐵靈帮也不捨得毀了這樣一個武學奇才。

誰想得到阿九，萬分消沉中，甘心面對死亡……

師主在垂淚，離開了血污池後，她的眼淚沒停過……

「天王爺駕到……」

漫長的呼聲，宛如龍吟，師主不禁面色一變……她抹去了淚珠！現在，可以看清了她的面貌，身材……

另一個極美極美的少女，長挑身材，穿一身青布村裝，不施脂粉，却是容光照人。雖然打扮樸素淡粧，却無法掩蓋她那絕世容貌……

前面是兩個穿紅色道袍的老者，隨後是四個俊美童子，抬了一架形如太師椅的坐轎，上面端坐着一個面容俊秀，面帶笑容的中年男子。一身白袍，一塵不沾，在坐轎後，有着兩個青衣少女，一個捧劍，另一個捧一面黑黝黝的，形製古拙的鐵令符。

這些人未到師主前，師主巳頂禮跪拜，口稱東方乙靈位主者，迎接天王爺……此來者，乃是鐵靈帮中的主者，天王至尊。

天王爺一直面帶笑容，連說話也是溫文柔順：「東方師主請起，請起……哈哈哈——怎樣，見過阿九了！」

東方師主心頭一沉，她聽得出，天王爺的笑聲有殺氣……

「天王爺……阿九……」

「唉，我巳明白了！阿九是永不會回頭了。可惜，可惜，如此一個武學天才，想不到一念之差……東方師主，老夫希望你，節哀順變……」

「啊……天王爺！」

「他是决難回頭了。」

「天王爺，是誰對你進言？」

「你到現在還是以爲阿九，他是爲人所逼，爲人所忌？不！東方師主，你也是個聰慧之人，你一定會明白，人心，是最關重要。孔聖人不是說過：『哀莫大於心死！』阿九，他的心巳不在鐵靈帮了。我們就不能多事挽回，其實，也根本無法可以挽回……執法金剛何在……」

兩個紅衣道者躬身行禮！

「準備刑堂……」

「不！」師主在哀叫。

「遵命！」兩個紅衣道者巳退下去。

東方乙靈位師主呆呆的看住了，兩個紅衣道者之背影。一個在鐵靈帮中，素有才女之稱之士，突然，她變得木然而冷漠。這巳說明了，師主對阿九是別有情愫，她想救阿九，但是，她却巳聽到了天王爺的說話：「哀莫大於心死。」是的，阿九看來，眞的是有着極大的哀傷。也可以說，他對鐵靈帮根本巳無信心！不過，爲什麼？阿九會變得如此消沉。

她想理出個頭緒來。可是，準備刑堂這四個字，可將她打得昏了頭，她明白，當刑堂備妥，阿九，再也無法從刑台上走下來……

九九八十一口修羅刀，將會釘封他的八十一個血穴，然後，逼使他一點一滴的死！甚至於可以流血數日夜……這是帮中最大的酷刑……

中了修羅刀，那麼，就算阿九想求告，想挽回，也不成了。因爲，刀一上身，全身八十一血穴巳被釘封。就算天王爺不忍阿九如此慘死，意圖解免！但是，這血穴被封，刀一出：人之精神、性命，就必是隨着這血液之溢出，而消失……

阿九勢必慘死於這個酷刑下？

自己又該如何？隨其走……搶走阿九？自己與他一同反出鐵靈帮……

談何容易？東方乙靈位主者，她是十分清楚，執法金剛尚可勉强勝得了，再加上阿九之閃電無形刀，可能有機會……但是天王爺四個扶輦童子，加上一捧長劍，一捧鐵令符的兩個殺手又如何？

更可怕的是；天王爺啊……

突然，東方師主面上掠過一綫笑意。是如此的淒涼，又是如此的自然……

四面八方，出現了不少人，正是鐵靈帮衆，到今日，才算看到了鐵靈帮一部份的組織陣容……

旗分五色：青、紅、黃、白、黑——正是先天五行之本色！

青炁乃東方甲木宮位。

紅炁乃南方丙火宮位。

黃炁乃中央戊土宮位。

白炁乃西方庚金宮位。

黑炁乃北方壬水宮位。

東方有神，其名勾芒，象生發之元，其神青色。

南方有神，其名祝融，象炎火之本，其神紅色。

中央有神，其名后土，象載重之德，其神黃色。

西方有神，其名蓐收，象肅殺之威，其神白色。

北方有神，其名禺强，象洪水之跡，其神黑色。

五方五旗，均依神名，神主之色而整隊型……

東方乙靈之位，有師主主持……其餘四方，各有一名少婦爲首，而有一名男士爲殿。分明每一旗，互有一太極，互有一陰陽，一呼一應，嚴整肅穆……

當地有一座高台，台上有一木樁，樁前有一半桌，桌上赫然排列着八十一柄，其薄似紙，其亮似電的短刀，刀柄纏着血紅之刀衣……但是，刀身極細。

在一片整齊的吆喝聲中，只見白影一晃，宛如平地升起一股白烟般，天王爺——鐵靈帮中的主者，巳登上了高台，而天王爺是微微一笑道：「執法金剛何在？」

遠處傳來一聲：「在！」聲到人到，兩道紅光挾着一個黑影，也巳上了高台。

修羅大刑

在青旗下站班的乙靈位師主，看清了兩道紅影，正是執掌刑法之金剛時，不問可知，另一人乃是阿九，事巳至此，只等天王爺的號令，這八十一刀……

師主的面色依然是平和的，但是，這

眼神所示，却吐露出了無比之柔情以及哀怨……

阿九巳被可綁妥在木樁之上。

一股柔和而充滿情感的語聲，由台上飄下，正是天王爺向阿九絃說着……

「阿九，直到今天，你依然是本帮的好七弟……雖然，你犯了叛帮之大罪，雖然，你令我痛心，不過……我並不怪你，如果不是帮規所限，我决不想將你處以毒刑……

「阿九，好兄弟，說實在話，我甘心代你一死，可惜，帮規所限，我是個主持者，我不敢也不能有犯帮規……

「你曾經爲我帮立下了許多汗馬功勞，我每次想起，在青海玉樹，與十三刀客浴血苦戰，你爲天猻星計成功陰謀暗算，你陷身於十三刀客的奇正刀陣之中，但是，你依然憑仗了你的無比刀法，殺出重圍……並且將十三刀客引入了我們的包圍之中。

「當你遇見我時，你巳疲不能興，但是，你豪氣未滅，你並不示弱，每當我看見塔影時，我就會想起你當時在白塔畔的情景……我會流淚，我會感泣，因爲，你爲本帮，洒下的血汗，是值得我永銘於心的……

「以後，你出生入死，以後，你爲求本帮亘勞……可惜，你突然的會變成了叛徒……

「阿九，你可知我心中之感受……」

全場人，耳畔清晰的聽到了，天王爺的感情充沛的說話。到現在，他還是可惜，憐愛着阿九，有多少人，覺得阿九實在有負天王爺之恩顧……有些人嘆息，有些人默默的祝禱，祝禱阿九早死早超生。

但是，也有些人同情阿九，更可惜阿九！

突然，一陣哭聲……衆人看到了天王爺掩面，聽到了天王爺肅然的語聲：「阿九，我會永遠記住你，是帮規，令你慘死，阿九——」

衆人只見銀光如雨……紅衣道者巳經得天王爺之指示，兩人之手法，端的快得驚人，而點點繁星起舞，桌上的小刀，宛如爲兩人施展了攝鐵手般，攝在手中，然後順手抖出：兩人的手法快，手勁，認穴，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這八十一柄小刀，雖說密如繁星，但是，極有層次，順人身前心背後大穴打到：……這還不算，而刀刀着身貼肉，陷入人身七分……

一瞬時，八十一柄修羅刀巳釘封住阿九之全身大穴，而才盞茶的時光……苦乍……只見刀鋒隱見血水沁出……

阿九面色依然是冷漠的，不過，這修羅神刀實在的陰狠厲害，待等血水沁出，阿九之週身骨骼，就如爲火焰，針刺一般，漸漸的，一陣陣陰痛，宛如萬蟻鑽心一般。

阿九明知修羅刀酷刑厲害，可也想不到，陰狠慘毒到如此地步，現在，只有片刻之間，而苦痛巳是筆墨所難宣，據聞，身受修羅刀酷刑者，至少也得歷三日三夜，然後，心脈爲陰毒斷裂，才得超生。如果，一方面授以飲食，以培元氣的話，那麼，受十日八夜之罪，是毫不出奇的。

阿九漸漸爲這股陰毒折磨之斷經腐骨之苦擊倒了。他的週身非但有血……更有汗，而現在，每一滴汗，會帶給他加倍的折磨。

終於，他哼出了聲。

顫抖，深沉……却又是有着無窮盡的哀苦……

壇下有多少人看到了這一幅慘酷之畫面。

但是，大數人認爲阿九是罪有應得……是活該……

可是，也有不少人在苦痛，在代阿九不平。

事實上，阿九外冷內熱，辦事乾淨俐落，並且，極護自己旗下之部屬。

有多少下屬，曾經受過阿九的大力照顧。

有多少下屬，讓阿九捨命的維護救援過？

這些下屬，難免有着不忍之心，尤其是，當他們看到如此倔强、冷傲之人，竟然被這修羅刀，折磨得如此苦痛時，他們有幾個哭出聲來……

不料，一陣陣陰惻惻笑聲傳來，這幾個流淚哭叫之人，莫明其妙的住口，一個個啞口無言的，除了淚水依然流下外，個個形同木鷄。

分明，他們爲人制住了重穴……

分明，這幾個人，將會有着不幸之後果。

「天王爺！」乙木靈位師主在叫號：

「請饒了他們……」

「與叛徒同聲共氣，代叛徒流淚者，就是叛徒，本來，該處重罪，入血污地獄，或者，更有同被修羅刀治罪之虞，仗你一言，就饒了他們，給他們一個痛快……殺！」

殺字出口，一道道銀光閃處，血光迸現中，十來個流淚，同情者，巳經屍橫就地……

「乙靈師主，你該明白，他們不死，勢必會成爲第一批叛徒……對我帮的危害太大啊……」

乙靈師主不禁心頭大震，突然，她是明白了，天王爺實在無法老謀深算。事實俱在，今日同情阿九的，勢必對帮規之執行有異議。將來，不出頭反對，也會腹誹，然後是不忿，最後，如果有什麼外界相誘，那麼，勢必會成反叛。如果，眞的再有叛徒，那麼，這一次一定會將帮中秘密外洩……

但是，阿九只是獨自出走，並且，誰也明白，他並無外界之引誘，也根本沒將帮中之秘密洩漏……照例，他是不應該受如此酷刑的啊……

爲了示儆，爲了堵塞以後再有叛徒之出現，阿九成了個犧牲……還有考驗了徒衆之順逆。

阿九開始哀號了……

這說明了，阿九之抵擋苦難，巳達最後之地步，而現在，最後之堤防也崩潰了……他不得不用哀號發洩他身受之無邊苦痛。

誰也明白，阿九，將會哀號多天……

王天爺發下命令，子午兩時再聚集：圍觀受刑者之身受……現在，只留下兩名

執刑金剛……

人羣漸漸的散了。而每個人的身邊，依然縈繞着阿九的哀號聲……

有幾個人在收殮剛才被殺的帮衆。

而阿九依然在哀號！由於心脈未斷，由於阿九之功力本强，現在，他所身受的，比一般人更苦逾十倍，還有，他看到一個又一個的同伴的死，他的心更爲悲憤莫明，他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他們死得寃！

孩子，想起了孩子，唉，孩子會平安嗎？自己就因爲孩子，才甘心情願的踏上刑台，希望孩子平安……當然，免不了又得流涙，甚至變成個小乞兒，不過，他如能自由自在的活下去，這就算好……

遠處傳來了一片火光……

阿九心中一動，突然，火光竄天，一發不可收拾，這分明是有人放火啊……

並且，這是黑木谷分壇的秘密所在，血汚池地獄之後，就是天王爺及帮中有地位之寢宮啊……

阿九混身越來越痛，不料，耳邊却傳來了人聲：「好陰狠毒辣的修羅刀！」

語聲極生，誰？竟敢來輕捋虎鬚！

兩個紅袍道者是冷冷的看着火起處，問言不禁面色微變，阿九知道這兩個實在不可輕侮之能手……可是，眼前突見一條灰影，阿九不禁一怔，是個化子，不過，背上揹了個破蓆捲……他從那裏來的？

黑木谷雖說是鐵靈帮之分壇，但是，由於組織嚴密，天王爺又是個極具才幹之領導者，就算黑木谷不是銅牆鐵壁，却也算是雷池森嚴，這個化子那能來得如此輕易。

阿九可以說，渾身苦痛難挨，他明知自己算是與死神攜了手，他是無論如何難以脫出大難。他不希望再有人作無謂之犧牲，這十幾個同伴之慘遭殘殺，他經已心痛萬分，他實在因爲「兎死狐悲」之情形下，令他不克自已，而對修羅刀之折磨，放鬆了抗力，就因爲稍一之疏忽，令他無法再尅制這苦難之殘毒，他哀號，他無可奈何的，忍受着腐骨蝕心之慘刑……

現在，又來了個化子，一個毫不起眼的化子，他來作什麼？救自己，自己實已難求得出生天，他又何必爲了自己而死得不明不白？

執刑金剛已冷冷的，犄角相交的，扣住那個化郎，阿九心神激盪中，不禁凄然的說了話：「你……來……作……什……救我？不——快走——快——走——」

修羅刀的陰險狠毒，就在於它令人於萬分苦痛之中，不至於昏迷，無論如何，受刑者得睜開了眼，心神交疲的，忍受着這難以言喻之酷刑……

他得看到這個化郎的死，不錯，在他的心目中，在兩個執刑金剛之前，根本沒人能脫身而出。

化郎，只不過是個平凡而看來樸實的低下層人，而丐帮已經卅年未聞有什了不起的人物出現……他那能擋得住執刑金剛的狂飈飛絮，大絕滅追魂神招？

他希望化郎見機而走……

他不希望再有死亡，不幸之事發生！

但是，兩道紅影，宛如勁箭穿雲，又如石火電光的，展開了狂飈神招……

化郎被困在絕滅禁圈之中！他並未出手，更無還招。事實上，化郎根本無法可以有還招之資格！能捱打，已經是不乏之高手，而捱打而不死簡直是匪夷所思。

所謂久攻之下，必然有失。

誰能長期捱打而保得平安……

阿九哭了……

修羅刀如此狠毒之折磨，他哼聲，他哀號。但是，他不哭，他明白，他不能哭，即使要哭，也得挺到眞正無法忍耐之時，不想，現在，他哭了，他突然怨恨自己，他殺過不少人，他自己明白，他死是應該的，那怕碎刀萬段，那怕挫骨揚灰，也是應該的，因爲，一直來，他只是個隱名的無形殺手，由於偶然一個機會，他明白了鐵靈帮其實並不如其所想的光明正大，他後悔，他懊恨，他想死！可是，他想不到有人會爲他而死。

所有的同伴，死在他面前，他感到痛心，不過，他還想起，他與這些人，曾經同過患難，曾經一齊出生入死，他還可强忍心頭悲痛……至於那個化子，他眼睛是雪亮的，即使如斯之酷刑所加，他依然看到了化子，滿面風塵，還有，隱隱的沁着汗珠……

時値深秋，邊地之氣候，冷得極早，但他却在出汗，那怕是虛汗吧，他依然是個具肝胆的好漢子，可惜，他不知他聽了誰的話，竟敢來鐵靈帮重地搗亂。

阿九並不認識這個化子啊，那麼，他又爲什麼趕來送死？

阿九他哭了，他哭自己害了人，害了不少人……

兩聲極洪烈的呼嘯聲，掌風掠過阿九的面部，阿九感到一陣極灼熱，燙人的氣流……他明白，這是執法金剛的大絕滅神炁……他意料到，將會是一聲凄厲的哀叫……然後，是死亡……

化郎決不能脫出這個令人震驚的殺手神招……

他流淚的眼看着……他看到了不可思議之奇跡，化郎兀然挺立在原地，而樸實的面容，帶着一絲冷冷的，傲然的笑，並且，聽得他宛如龍吟的語聲：「想不到西域少林，還有你們這一對餘孽……」

阿九心頭宛如爲雷轟電擊。什麼？西域少林？幾乎將少林門買了的西域少林門，竟然爲鐵靈帮所收買？

化郎是誰？

阿九還未看清化郎之來歷，却爲化郎之出手所震住，什麼？天下竟然有這樣的武技！令人撟舌難下，眩人耳目的武功。

化郎開始出手了，他只不過是平凡的武當長拳，一個「搬攔錘」，可憐，爲天王爺以深深敬畏的執刑雙金剛，竟然爲化郎之出手引力，兩個人幾乎引上了面對面的，相互交上了手……

雙金剛實在不是凡夫俗子，更不是浪得虛名之徒，一招落敗，立即各展身法，西域少林，費了無數心血，而巧取豪奪到手的武當心法，神環訣展開，雙金剛是希望憑仗武當不傳之秘，將個化郎困扣在這個神環無終袂之ㄐ。

雙金剛算是擡正了對頭，化郎正是武當門ㄐ，唯一得傳天魔神功的尊者，他精深無當祖師三豐眞人晚年心血所瘁之無終拳譜，雙金剛所取得神環訣乃是無終譜中

的一章而已，試問？誰又能以一頁抵全部的？

大開殺戒

神環訣乃是武當門中，太極手中的亂環訣！

處處圓，着着圓，無處不圓，而每一個圓，即成一個太極。每一個圓自成一個陰陽，將來之亂環訣分成正環，外環，天環，地環，就是從神環訣中化出。

雙金剛是兩個人，一個轉陰環，一個抖陽環，合成一個兩儀太極環……每一個手法施轉，立即帶起一個個無形圓環。而一個是由小環轉化爲大環，而一個是由大環演化成小環！一個個圈圈，一股股旋風，就算是一等一的好手，那怕習得少林門中，羅睺羅伏魔化炁神訣——被一般江湖道誤認爲魔教的神訣——如果功力不够，也勢必爲這陰陽兩儀，太極雙環，抖一個暈頭轉向……

阿九在震動，他怕了。因爲，他自己明白，即使自己太白金刀在手，也難與這兩股陰陽交錯之急漩抗爭……

唉！化郎簡直不是人！在如此急劇勁厲的漩渦中，他是神定氣充，他是俊目微睜，不過，雖說雙目微睜，可是精芒四射，別有一股攝人氣度。令阿九瞠目結舌，不知處身於何地……

修羅刀的鑽骨腐心苦痛，他竟然會忘了！因爲，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見到了武學中，不可思議之神功異訣！他突然想到了，化郎不是人，他是神。一個不屬於目前世界的人……

「喀喀，」「喀喀，」阿九到底是個武學奇才，並且，閱歷豐富，一聽這種聲音，他是立即明白，這是斷骨時所發出之聲響，誰斷了骨？

雙金剛一個是左臂下垂，一個是右臂搭拉，並且，兩人之面色是慘白的，分明已吃了大虧……那麼，斷骨的是他倆……

化郎在發話了：「本想毀了你倆，只因，尚有數事不明，莊某饒了你倆……如欲報仇，三月後，可到天山塔平湖，馬家集找我……」

化郎一邊說，一邊出手。阿九實在看不清化郎出手發招。可是，他只是感到，化郞的出手雖平平無奇，快是快到了極點！不過，自己却不明白，快招，眞的佔得了雙金剛的便宜？

他尚未想明白，而事實已給了他極好的證明。雙金剛莫明其妙的，一個向前，一個向後，直摔出丈來遠！

須知刑台只不過方丈之地，人，那可以摔出丈來遠，雙金剛雙雙脚落空，兩人直由壇上直摔壇下……

阿九心中一凜，只見化郎已抓住了木樁。喝聲「起」！好大的神功，這顆幾乎與木台相聯的木樁，竟然爲化郎連底拔起！而身形動，化郎已將阿九連樁帶走……

四面勁風來，勁弩，甩手箭，飛蝗石……連梭標也有，紛紛向化郎投來，化郎却是一聲長笑道：「我不願多傷無辜，張賢侄，代我開路……」

一聲長笑，又一條灰影由西角突出，四條火虹射出，隆然有聲，而銀色光芒耀眼下，有人連忙叫道：「天琴銀火弦！小心——」

不料，又一聲長笑道：「天琴老人未到，是我借了他老人家的銀火弦而已。雙金剛受創不輕，別來麻煩咱們，有你們的便宜，否則，唉，多死幾個人，在你們看來，不算是一回事，我們却心有不忍呢！哈哈……」

笑聲盪漾中，化郎已挾了木樁與阿九走了。而又是幾聲怪嘯中，幾道銀色火虹爆起，一阻鐵靈帮衆，待等火消虹失，人，已走了個無影無踪。有幾個徒衆，比較精靈，聽了灰衣人的話，果然找到了身負重傷的雙金剛，可是，他們却有個老大疑問，爲什麼天王爺不見出來……

黑木谷乃是鐵靈帮的分壇重地，四大煉獄均設在此，爲什麼，竟然讓人來去自如……

遠處傳來了幾聲刺耳的胡笳聲，議論紛紛的鐵靈帮衆立即止聲住囂。一個個面色莊嚴的，踏着沉重的步伐，開始向黑木宮中走去……

「肅——靜——」

一遞一聲的呼喝，陰森而又莊嚴，鐵靈帮衆越加的端肅着自己！靜靜的，聽空中傳來的命令聲。

「走左邊，入隧道，赴地穴……」

赴地穴？鐵靈帮衆個個提心吊胆！這是天王爺的特准，這是鐵靈帮衆莫大的榮幸。有誰能入地穴，誰也得面上飛金，說不定，有被提升爲使者，香主，壇主……

大家把爲何不見天王爺出來禦敵之事忘了，現在，他們只盼有幸運之事，降臨在自己身上。

此地是個極大的廣堂，四邊掛着極精緻的宮燈，因此，名謂地穴，富麗堂皇，眞可媲美宮殿！

前面有一個拱形半圓台……台下石階數十級，而階上有着七張玉石太師椅。

居中太師椅後，是石壁，壁上却畫着幾行圖畫！而圖畫外，却有着飛天神將，羽衣皇冠之道長，環珮叮噹的仙女……

「天王至尊駕到……」

漫長的呼聲，接着是悅耳的細樂。四個優美童子，夾護着天王爺，而天王爺後，一個捧劍，一個捧鐵令符的少女。少女之後，却是四方主者：東方乙靈位師主，南方丙火位師主，西方庚金位師主及北方壬水位師主……

四俊童是分兩面，站立在石階第一、二兩級。兩少女站立天王至尊身後。天王至尊座位左右，各缺一人，而依次而下，爲四師主座位……

天王至尊的面色十分的白，白得有些怕人，但是，他的語聲却依然是充滿了感情……

「雙金剛被廢，東方力士叛帮，不盡力之兄弟，雖說難逃法規，可惜，今日之事，實爲我帮建帮以來，第一次之奇恥大辱。敵人出頭露面的，並不多，但是狡獪萬分，先用火燒血汚池，其次又侵入了黑木神宮寶庫重地……列位兄弟，你們該明白了，敵人是有所訊息，探悉我帮重地之一切關鍵……」

天王至尊說到這裏，他停止了說話，他的眼光是冷冷的，看着聚集在宮中的徒衆……

「至尊……」

有人越衆而出，出來的乃是個年約卅左右的少年。此人面容俊美，而眼神却透着幾分戾氣。不看此君眼睛，此人是個值得愛慕的少年英俠，可是，當你看到了他的一對眼睛時，你會由心中泛出股寒意。這對眼睛是邪惡的，陰狠的……

「看來，帮衆還有叛徒！」

他的說話雖冷，更透着無比殺機……

天王爺看了少年一眼道：「你是庚金位下第七弟……」

「正是金字第七號！」

「哈哈哈——」天王爺的笑聲雖十分令人感動的。可是，他却親自起身，親自將那個金字七號扶起……然後，十分鄭重的，將金字七號引上了台階……走上了第一石級。然後，天王爺是坐在自己的寶座上，而將金字七號放在四俊童之後……

「列位兄弟——」天王至尊還有話說呢！「可有其他之補充？金字七弟說得好啊！叛徒！帮中還有啊！可是，誰是叛徒呢！」

誰也說不出來！

天王至尊是不再提說這件事了。却與奮地由座上站起來，對徒衆宣佈道：「從今日開始，金字七號是本帮乙方靈位之使者……」

衆人鬨然。看來，金字七號已替代了阿九的地位。

「你們不喜歡？你們以爲我是做錯了？我希望你們能够直言不諱。現在，尚未援旗，尚可挽回，如果，我眞的錯了，我請求列位兄弟指出來……」

有誰敢反對天王至尊之判斷……

「天王爺！」

「啊！是乙木靈位師主！嗯，你對乙木靈位是最清楚不過，你，也只有你配談論這件事。你說吧，我會尊重你意見！」

「天王爺，我不理會由誰來担任乙木靈位使者之位！我只是提醒你，阿九被人救走了……」

「哈哈哈——你怕幫規失効了！你怕以後有人會更大胆猖狂了！哈哈哈——乙木師主，別忘了，阿九身上帶了九九八十一把修羅刀！誰也會明白的啊。這刀由雙金剛用借三還七之手法釘封在阿九身上，而阿九，不錯，他有好功夫，但是，他無法脫出修羅刀的酷刑。我之所以任由他們刦走，爲什麼？我要阿九死得更慘！

「誰也無法脫出叛徒之酷刑……如果，他們希望解救阿九，那是會千百倍增加阿九之苦難！拔任何一把刀，這借三還七的勁力，勢必令阿九更爲苦痛，你們可聽過逆血反宮的名堂，阿九將會受到這種苦難！

「拔一柄刀，令他號叫哀嗥，拔八十一柄刀，那麼，阿九只能在血泊之中，哀叫七天七夜……然後慢慢的，讓鮮血凝結心頭……阻斷心脈，他才得超脫苦難！」

「或者，他們會看不過眼，然後，送他早一步歸天。當然有這個可能，哈哈哈，可惜，他們將會担負上爲德不卒之惡名。他們決不會如此聰明，他們只會走牛角尖。他們只會看阿九號叫而死……並且，他們更會出盡辦法、心血希望救阿九！那麼，阿九的活罪會延長……

「我就希望這樣！因爲，對付叛帮之人，是該令其死於酷烈……否則，帮規何在？鐵靈帮之尊嚴何在……」

衆人默不作聲！

突然天王至尊沉靜的看了四週一眼道：「列位兄弟，你們！再沒有補充了！」

誰也沒出聲。他們誰也明白，缺的是乙木位力士，既然已提升了金字七號，也就說明了、他們只有看人提升，代人高興的份……

所以，他們誰也沒有回答……

「另有一個宣佈，執刑金剛受傷，現由本人鄭重宣佈，由捧劍女史，抱令主者暫時接管……」

衆人更是噤若寒蟬，誰也知道，執刑雙金剛是該由何等樣人來担任，他們連壇主尚未有資格，誰又敢望連升五級的？至於抱劍，捧令雙女史，早是天王至尊的心腹中之心腹，由她倆來担任刑堂執法，分明是權不借外人！誰能——簡直說有這大的胆來說廢話……

不料，雙女史是踏步上前，向天王至尊躬身作揖，異口同聲說了一句：「遵法旨！」然後雙雙一個轉身，面對堂下衆帮徒！

突然兩條彩影飛落，而青光與烏光齊映中，只聽得幾聲慘叫，衆人尚未弄明白什麼一回事，而四個鐵靈帮衆已口噴鮮血，滿面惘然，驚惶之色，一個個倒下了地。他們口眼未閉，好像誰也有個問題，爲什麼？

但是，雙女史是並未住手，只見彩影動，青光掠，血光現，烏光抖，慘聲起！

雙女史宛如虎入羊羣，當然，已可看出來，這兩個看來又俊又俏，又美又靜的少女，其實是粉面的羅刹，冷面的殺手。殺人，對她們來說，是件十分平常而又隨便的事。出手快，出招更狠！即使有幾個武功本領不乏之能手，看出性命已受威脅，就算他們無心叛幫，但是，誰也得看重自己的命兒啊，那就逼不得已的，有所閃避，希望有所說明。可惜的是，你的話未出口，而鐵金符，或者素虹劍已臨身，饒你們閃避得快，她們却來得更快。眼前的青光或烏光才現，可憐！他們已中了重招，得向閻王爺去報到了。

情形是萬分的混亂，有不少帮衆，根本不知道這兩個女史之眞正意圖。又何況：天王爺只不過是命令雙女史暫時接替刑堂執法之職，並未有正式之命令，要她倆出手殺人啊！因此，他們有不少是在坐觀事情之演變！也可以說，他們根本想不出，自己到底是否已列於被殺之人？

但是，雙女史是厲害的，殺法厲害，出手厲害，還有是，她們根本是見人即殺。時間一長，誰也看清了，他們必需有所決斷，否則，必定被殺無疑！

人，開始閃避，開始覓路而退！

有幾個已被逼無奈，他們也開始了反抗！

「叛徒，東方師主，你看明白了沒有，他們全是叛徒，他們在反抗……」

不，誰也不能承認，這分明是栽贓，這分明是誣蔑。人聲嘈吵，個個想說明自己的寃枉，可惜，他們誰也說不成話。因爲，太多的人聲，你掩住我，我蓋住你，



最後，成了一股吵耳的吼號……

「回來……」是天王至尊的呼聲。

雙女史回到了拱形石階上，衆人希望有個解說的機會了，不想，轟然一聲，地石下陷了……帮衆全陷入了地底……

破修羅大刑

幾十聲極慘厲的悲號聲傳來……然後是一遞一聲的呻吟，最後是沉寂。

地下有個極大的毒水潭，人，全讓毒水潭取走了性命。

那個金字七號，面色微變，如果，他不站在石階之上，那麼，此時，他也該成了具死屍……不，當他看見潭水冒烟時，而屍體已開始在腐爛，分解，這毒水潭分明是化屍散一類的劇毒液體，人死了，連個屍骨也無剩，鐵靈帮之帮規，今日，總算是大開眼界。

「走！」是天王至尊的沉着聲音……

遠處已傳來隆隆的震吼聲！

在座人個個面色大變！

當僅餘的具有地位之人物走出地道時，一陣極悶啞之霹靂聲傳來，黑木谷中的分壇大殿，已火頭四起，砂礫橫飛了！

待到走出黑木谷時，只見分壇所有建築佈置起了火，而一陣陣的爆炸聲，伴同了磚瓦紛飛，牆坍壁倒……天王至尊是兀立在半山腰上，看着分壇起火，毀滅。他的面色是平靜的，渾不當回事地，凝視着一切歸於消失。

誰也不會明白，天王至尊的正式心意，老實說，黑木谷分壇之營建，實在化費了不少心血，再加上十多年的慘淡經營，四大地獄，地下密壇……今日，却在半個時辰內，毀了個乾乾淨淨，爲什麼？

天王至尊是個極攻心計的厲害人物，當他爲一片怪火引出時，他首先發覺來人之武功太强！

待等雙金剛失挫，阿九被人刦走。從雙金剛的口中，得悉來人是個化郎，而功力之高，簡直是難以言喻，他心中動了一動，爲求一阻張永，他出了手，可惜，橫裏來了一股勁風，一道綠虹，畧阻天王之來勢，銀火弦已挾極詭異之勁風而臨，雖然憑仗其飛天神仙式，七扭八曲的身法，避過了銀火弦的侵襲，而背後却依然中了張永一招……

天王至尊已有了多年未與人動手了，近幾年潛心研習中原三大古譜中的飛天神仙卷，爲其融合貫通，更且打通了命門要穴，這罡氣法悉，就此煉成，自以爲世上再無敵手，不想，今日却爲張永一掌擊破護身神罡！雖然，害無大害，可也得靜修百日，以便啣接眞氣，不過，他却看出個極大的隱患在……

鐵靈帮還未到大張旗鼓之時。

帮中有不少懷貳之心的徒衆在……

他是來個快刀斬亂蔴，放棄了黑木谷分壇。順勢先清理了一批帮衆，然後是偃旗息鼓，然後是謀定而動……

他要江湖上人，無法查得鐵靈帮的一絲半星之消息，這樣，他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但是，他忽略了阿九。

在他以爲阿九是身中修羅刀，必死無疑……一個死人是無法能說出鐵靈帮中的一切消息的……

不過，他依然遣出了三批好手，追踪那個化郎……

× × ×

「莊師叔，由小侄勉爲其難一次如何？」是張永在懇求一個化郎……這化郎正是搶救阿九的，當代第一大俠，莊字血！

他身側豎着一個木樁，樁上有着一個渾身血汚的人，正是被修羅刀釘封八十一大穴的阿九。

阿九現在不哭，不叫了，但是，他極辛苦的在說：「別……多……費心……力，修羅刀……上身……就算，大……大羅金仙，也……無……辦法……」

莊字血看了阿九一眼，回頭對張永說着萬分誠懇的話：「賢侄，你該聽到了，這是修羅刀，你雖然近年來，屢逢奇遇，功力猛進，但是，尚嫌火候，救人之事，

豈可說個『試』字，萬一──不，稍有出入，就會令此君筋裂心腐而死，這豈不反而累人了……」

「師叔，這天龍神炁，弟子……」

「不必多說，唉，我別的不怕，只怕有人前來擾亂，你好好的替我護法，如果星初兄在此，那就好了……現在，就該由你勉爲其難了……」

張永點了點頭，可是，他的神色却十分的愀然。

阿九是個沉着，聰慧的人，他的目光如電，他突然明白，這個化郎爲了救自己，可能是會令其有極大之負荷，他想出口拒絕，因爲，他實在想不出，爲修羅刀封穴之人，世上有那種功力可破，可護住人的心脈？

但是，他的左手一緊，一股極柔和的熱力，透穴而入，並且滔滔不絕的，在阿九的全身流轉。

走一遍，阿九是渾身難受，刀尖宛如燒紅了的鐵釘，在灸，在刺，阿九不禁戰抖，不禁呻吟，而冷汗已開始流……流……流……流經刀身時，可憐，就如百上加斤，痛上加痛，他想死，只可惜，他的心脈未斷，他十分清楚明白的，在咬牙忍受着……

這不是在解救自己，這是在加倍的折磨自己。

阿九早已明白，修羅刀，那怕是大羅金仙，也得束手無策，否則，也不會如此令人聞名喪胆。

他眞想叫，眞想說明……但是，化郎的樸實面容，精氣內蘊的雙眼，在在給與阿九一種鎮靜，而又極强之信心，憑這樣的人物，他那會欺騙自己……

眞氣流轉第二遍……

阿九就如被投入了刀山地獄之中……除了痛，他是連呻吟之力也消失了……

眞氣流轉第三遍……

阿九突覺心頭重壓，而全身冰冷，他就如陷身於萬載玄冰之中……而四外却是漫天風雪……

阿九眼前出現了幻景，他將自己置身於冰天雪地之中，身上却無禦寒之物。

眞氣流轉第四遍！

阿九的精神一振！

但是，他却看到化郎之面色慘白……

「前輩……你……」

「不可多言傷神。」

眞氣源源不絕的輸來。

第五遍時，錚錚聲中，阿九不禁心頭大振，只覺得前面十三重穴一鬆，而一柄接一柄的修羅刀已爲化郎之眞氣，彈了出來。

血開始竄出時，好快手法，化郎是揮右手，手法之美，簡直如幻雲流水般，一氣呵成的，連封十三大穴。

阿九不禁心神俱震，天下，竟然有這樣的神功。

十三刀一失，其餘六十八穴，壓力頓輕，阿九已神智俱清，並且，心脈也穩住了！

可是，化郎的面色越來越難看了，而阿九越看越心動，如此樸實的面容，如此誠懇之神態，還有，如此强勁之功力，他是誰？

眞氣流轉第六遍，背後十三重穴之修羅刀又被震彈離體……而一股灰影飛來，背後十三重穴爲另一人用手法封住了！

可是一連聲的金鐵交鳴聲，而灰影是大爲緊張的用點，拂，掃，壓之手法，刀脫指到，乢阿九八十一大穴全部封住。

阿九全身一輕，而化郎却已盤趺坐定：蒼白的面容上，掛着一絲笑意，而汗珠如豆，由額頭沁出……再看一看清，化郎之全身，就像由水中爬上來那樣，阿九看了看地下的水跡，他心中明白，化郎爲救自己，他已脫了力，這汗水就是明證。

阿九跪在地下，他淚流滿面，他根本不知該說什麼才好，所以他只是叩頭……

「賢侄，陪他去好好休息。」

化郎的說話，氣若游絲……可是，依然流露出萬分的關懷，慈祥，阿九本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在江湖上打滾十來年，他看見過幾多不平，也看見過多少的惡人，可惜，他從未遇見過一個人，像化郎那樣的不起眼，不駭世驚俗，可是，却有着無比之感情與溫暖……

天王至尊是個平易近人，言詞感人的人，可惜，他是戴着了面具做人，當他在偶然之機會下，爲其知悉了鐵靈帮主的眞正面目時，他萬分的卑視天王至尊！

另外，有個乙靈位師主，不錯，對他似乎柔情欵欵，不過，有了天王至尊之前車之鑒，他不得不懷疑，乙靈師主會不會與天王至尊一樣……

本來，他已經心灰意懶，他獨闖獨往，他殺人，只要是他看來不順眼的，他就殺，因爲，他自己明白，最後，他也會被殺！

他實在在求死，不過希望不爲帮規所殺……

爲了孩子，唉，就因爲孩子天眞，不假，他就把個孩子當作了知心朋友，帶了他東奔西走，他希望走出玉門關，他希望找到個人跡罕至之所，看孩子長大，看孩子成人，可惜，就連這點也辦不到，他讓鐵靈帮中的三姐挾制住了……因爲他抓住了孩子……

他十分明白，孩子是會死得極慘，如果自己反抗，或者，自殺……

爲了孩子，他唯有把自己交給了鐵靈帮……

在他的記憶之中，他從來沒有過溫情……友誼……今日，他爲人所殺，而人家是耗盡了自己的所有精力，救了自己，並且，不居功，對自己更是當作了小輩那樣的關懷！他幾時受過這些……他的內熱之心情被勾起來了，感情似激浪毀堤般，一發不可收拾，他抱住了渾身濕透的化郎，他像個孩子那樣的哭了出來。

「朋友，請別打擾我師叔煉功靜修如何？」

阿九止聲住淚，他淚眼模糊中，他依稀看清了那個人……是同在小鎮店聚魁樓頭見面的人……

「我，眞是個有眼無珠之徒……」

「朋友，請，我們換個地方談談……」

阿九極柔順的跟着張永去，到這時，他才發現，原來此地是個地窖。

走出地窖，才可發覺是掩飾得極好的所在，現在，他們在一個茅屋的左面，有

一張床，床頭坐着個極美，極清麗的少婦。一見張永陪了阿九出來，她淡淡一笑道：「雲瑚，你看，誰來了……」

床帘拉開，鑽出個小腦袋來，一聲驚喜交集的呼聲，令阿九呆住了！

「叔叔……」

多親熱的叫聲，多眞誠的表現，阿九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孩子……他眼中流着充滿感激的眼淚：「孩子，想不到還能再見你……」

「叔叔，你……沒事了……」

「嗯，我算是沒事了　但是，孩子，我欠了人家一筆極大的情……」

「莊大俠可不會這麼想，再說，是我求他們來救你！欠情的是我……」

「是你求他們？你……」

「叔叔，你別多問多說話，大嬸說，你得好好將養身子　你吃了大苦，受了極大的傷，莊大俠即使用混元眞力，保住了你的命，但是，你的眞氣受傷不卜……」

「他……比我更苦……爲什麼他不顧自己……只顧別人？」

「因爲，他是個眞正的人！」

是那個少婦接了口，阿九突然有所醒悟，人，眞正的人，對啊，他看見過多少人頭畜鳴之徒，他又看到過多少見利忘義之輩……做個人，說來容易，做成個人，實在極難。而眞正的人，他又想起了化郎那樸實，淳厚的面容！一個爲人們認爲化郎的，却是個眞正的人……他不禁難堪，不禁苦笑的說道：「對啊，天下，眞正的人實在太少了！」

「希望你誠如莊哥所料，你會變，變得更好！」

阿九怔住了，我有什麼好？我會變，那不錯，變得更好，誰敢料，而化郎他却說，自己會更好，比他更好，自己簡直不是個人，只是個冷血的殺手而已，自己只不過是爲人利用的刀。

想起了刀，他想起了自己的兵刃……唉，還提這些幹什麼，總不成再去作個殺手？

門外有車聲傳來。

少婦起了身。

張永却抱起了孩子周雲瑚。

半晌，少婦已將化郎扶了出來，阿九想跪下叩頭，爲化郎所阻，淡淡的，却是十分誠懇的說道：「我們該走了，聽說鐵靈帮已毀了黑木谷分壇，我怕他們會來追殺我們，現在，避一避，以後，再說！」

阿九冷靜聽着，不過，他不明白，鐵靈帮爲什麼毀了黑木谷分壇……

青靈散光針

門外停着輛馬車……

少婦一見那車子，面色微變，對車伕看了一眼道：「你是誰？不像是天福車行的伙計！」

那車伕一直不抬起頭來，聽了少婦的說話，他還是老樣子，既不回答，也不說話……可是，化郎却已開了口：「蕙妹，小心……」

突然，車夫是一個觔斗翻下了車位，而大車車廂中，發出了一蓬青光……其疾似電的，向少婦等人射到！

化郎雖說功力未復，但是，眼光依然在。一見青光飛來，他是喝一聲伏地，一個合仆，將阿九拖翻，而以自己之背部，掩護住阿九！

煌煌幾聲怪嘯，張永已將銀火弦彈出，幾彎彩虹，爆出了幾朶銀色火花，迎住了青光一阻一格，一股極難聞的腥騷之味傳來，孩子首先被迷翻，其次是阿九！

幾聲怪笑，車子上走下了三個奇形怪狀的人物，穿着打扮，僧不僧，道不道的，各人的手上，抓住了一個銀光閃閃的圓筒，還有一柄奇亮的三尖兩刃刀！

其中一個踢了踢那個車夫！而後面一人笑着說：「我早已送他歸了天！」

「天王爺說得如此鄭重其事，哈哈，想不到，爲我們手到拿來，這青靈散光針……就此將他們一個個迷翻了……」

「老四啊，尚幸針含奇毒，而且爲這怪火煉化時，將陀羅因毒散發，否則，打不中他們，爲他們阻格，哼哼，我看，就得棘手了……」

「姑不論如何，我們三眞君是大功告成，將他們毀了穴，押他們去見天王爺，了此一案！哈哈哈，看來，又得有三個月的好日子過了！」

「老六啊，我看，殺了他們，提人頭去見天王爺，乾手淨脚。押他們走，夜長夢多。並且還得多費時日，多耗精神！」

「別忘了，老四啊，天王爺對阿九，未能以酷刑處死，他是心中不忿，至於這個化子，哼哼，用什麼手法救了阿九，也是大可研討！做事須通盤籌算，你啊，就因爲做事貪求爽快，這才是至今未能陞任天君、護法，以後，得多用腦筋。老實說，毀了重穴，他們就算有天大之本事，也得毀了個乾乾淨淨，去了爪牙的毒蛇，猛虎，有什麼大不了。老五你以爲如何？」

「我不作批評，老弟兄了，誰對誰錯，也不必掛在咀上，動手要緊！這樣議論下去，這才是夜長夢多呢！」

三人閧然，開始向莊字血這一班人走來……

三眞君要毀了他們的重穴，然後押解他們去見天王至尊……因此，每個人提起一個……

那個老四提起個張永，老五老六正想有所行動，只聽得老四一聲怪叫……

老五老六聞聲止步，向老四那邊望去。老四一手巳抓起了張永，一手揚起，作勢欲砍……可不知他中了什麼邪，停手不動。

老五走過去，還想催老四，別裝神作怪，別山嚷鬼叫。不想，他人未到，只聽得錚的一聲，依稀見老四手中彈出一股青色光炁……

老五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多年老弟兄，竟然在這個時候，來個倒戈相向，窩裏反！脚踝一痲，心中一凜，青靈散光針……這……他還未開口示警，陀羅因劇毒巳順血攻心，可憐老五是至死不明白，老四爲什麼要殺自己！

老五翻身倒地，老六大吃一驚，一聲怒嘯，人似一陣風般掠到，而又一股青色光炁射出，老六已經看出蹊蹺，所以，青色光芒一現，他是一個鷂子翻身，怒聲叱道：「老四，你作反……」一聲到人到，好

快的身法，就如鷹擊長空的，一道銀虹，耀目生光的，向老四背後刺來……

奇怪的是老四是動也不動，老六之身法快，出手更不慢。三尖兩刃刀直點老四背後「靈台」穴，「噗」的一聲，血光迸現，老四是連聲也不出，人就如具殭屍那樣，木然的是老六這一招……

老六尚未明白其中道理，卻聞得哈哈一聲笑！老六幾乎跳了起來！什麼，「靈台」大穴被刺，血光迸現，應該叫痛哀號才對，那會哈哈大笑？老四突然辦事有越常禮，莫非他發了瘋！

可惜，老六是弄錯了，只覺得一陣勁風傳來！老四竟然向老六飛撲而上，老六一看老四之面色，不禁心頭大震，白滲滲的面，毫無血色。可是，滿面驚惶之色，依然未褪。再看清，死了，老四早已死了，不過，死人那會向自己撲來？

他是一揚手，先將老四之屍體停住，然後再看看清，老四是怎樣死的……

不料，老四的手突然動了，吧的一聲巨响，老六是讓老四的屍體，打了個滿面花。

老六幾乎被弄昏了頭，死人竟然會打人？天下寧有是理？但是，事實俱在，他的的確確，爲老四打了個大耳光，這是什麼一回事？還有可怕的事呢，可是一聲哈哈，好了，老六幾乎想逃了。自己簡直是被陷入了鬼域中了。死人打人，死人會笑：他就是不往別的地方想，可不可能是敵人對頭，故弄玄虛。

老六回身就走，眼前勁風一掠，一條灰影已阻住了他，老六看清楚是個樸實的漢子時，他心中突然明白，原來，是他搗的鬼！

「眞君爺，你走！那不是太對不起其他兩位了嗎？」

「好賊子，原來是你……」

「本來是我，是你自己疑神疑鬼的……自找煩惱啊！」

老六心中惱怒萬分，但是，他一直不明白，中了陀羅因之毒，那會醒得這樣快呢？

老六那裏想得到，王山來客，每人有奪命判官莫不爲的獨門解毒神丹護身。一等一的劇毒，在九天寒玉丹前，無所用其技，張永發現青靈散光針陰狠無比，他又不清楚，來的有多少人，所以，將計就計的，詐爲中毒，莊字血與姬蕙也明白，目前之處境，危殆萬分，一個不巧，救人不成，反害自身。他也怕一個處置不當，落一個大船翻在陰溝裏，那可大大的犯不着，一個個裝作中毒，希望從中打開一條生路來……

做夢也想不到，來的只不過三人。看來是恁仗了這獨門毒暗器，前來行刺，辦事十分隱秘，手段也十分陰狠。不過，姬蕙的示意，令三眞君慢了一步，待得三眞君以爲大功告成時，張永是首先出了手！

先將老四在提起張永時，一個六三震天掌，將老四心脈震斷，老四是猝不及防，並且，做夢也想不到，毒物無功。他是滿懷驚慌之中，發覺對手已震斷了自己心脈！他可以說是死於巨大之震盪中。

然後是用老四手中所持之圓筒，來一個反打老五。青靈散光針是三眞君之獨門暗器，老五更想不到是張永在攪鬼，猝不及防，以爲是老四倒戈，他算是死得莫明其妙，至死不明到底是誰送自己入地獄。

現在，張永對付老六，那可以說得一句，游刃有餘，張永在莊字血的悉心指點下，武功大有進境，尤其是二年前，隨莊字血遠走西域柯姥山時，爲再建青蓮派，遇見了獨行怪俠游璧將近坐化！而游老的對頭鐵崖四老，聞訊前來找場子：其實是來報仇，兼乘火打刦。仗張永出手護持，逐走了鐵崖四老。游璧爲了感謝張永出手，將自己之得意兵刃天刑刀，一部天刑訣送給了張永。

張永本來武功已成了，天刑訣卻令他內功提升了一倍，更因此而習成了天龍十八式，功力更强了。

老六雖是個陰狠的對手，但是，他的陰陽九式，戮魂三刀，卻是不壞。並且，招式也十分的誠樸正大；不過，一則是心有餘悸，二則是同伴全死，心中老大不是個味兒。張永是勝劵在握，因此這出手發招，更令老六相形見拙。到此地步，老六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對。

突然，老六是一個「風吹殘魂」，身形宛如幽魂暗風般，腳不沾地的，滴溜溜圍住了張永在轉……噑，如果第二三人，極可能爲他這一招擾亂了心神。而張永師門傳授，第一口訣就是沉穩！並且，是越接近勝利越得小心。

老六的身法疾轉，那想到，越轉越快之中，一股青光，向張永四週爆散，而一聲極淸厲的長嘯中，老六是憑仗青靈散光針之助，直搶中宮，逼打張永……

銀虹似電，青光似潮，張永是端立中央，面色鄭重的，雙手交錯推掌，老六那裏知道，這是張永的天龍神功中的九龍環日！當老六身形疾動之時，他巳將護身神炁佈滿全身。現在，青靈散光針爲其神炁所阻，而掌風似潮中，全神貫注在老六的身上。現在，老六是奪門而入，張永是陷阱佈妥，只等老六入阱。因此，他是雙掌微微一轉，老六只覺得面前阻力一輕，以爲自己强攻成功，三尖兩刃刀挾勁風而來：不料刀招吐出，莫明其妙有一股絞力，絞住了自己的刀刃…老六心中一凜，一聲長嘯，手一運勁，滾龍刀法展開，希望一絞一轉，將敵人之掌力滾煞！

可是，眼前只見張永那一對眼睛，神光四射。又見張永咀角掛着一絲冷笑。老六心剛一動，突然，只覺得左右雙肩，一陣劇痛。老六一聲慘哼中，眼前發黑，而雙肩骨節被斷，胸口又是一陣劇痛，老六一口鮮血噴出，他巳爲張永的「九龍奪日」，演化成「天龍行雲」，一招三式。老六落一個雙肩被折，胸口中掌嘔血身亡。

阿九早巳爲姬蕙救醒，用的是老五老六的解藥。他看清了張永的出手，他不禁駭然，天下竟有如斯穩實之功力的？他瞑目默然，心中尋思，自己的刀法可否與張家之武功對抗。

突然，他廢然一聲長嘆，他苦笑了笑，起了身，看了莊字血一眼，只見莊字血面色依然蒼白，聲氣衰弱，他不禁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然後，他們走了。不用車，不用馬，只是你扶我搶的，摸黑走山僻小徑！

三天後，莊字血尚未復原，不過，已可隨意行動，不必再須人扶持。

周雲瑚是爲后土宮中天藍晶砂所傷，雖仗莊字血用天魔神炁，代其煉化晶砂，不過，餘毒未清。

三日來，阿九與雲瑚是吃着豐美之酒食。

而莊字血，姬蕙，張永全是啃咬着粗麵饅頭！

第四日，阿九無論如何不吃張永買來的酒食！雲瑚更加搶了個饅頭，津津有味的啃咬着。

沒人和他們爭，莊字血只是微笑的對雲瑚說：「孩子，你吃得慣？」

「莊大俠，我也是個小化子啊！」

莊字血更爲誠懇的對雲瑚道：「你會永遠記住這句話嗎？」

「我永遠不會忘。」

「好孩子！那麼，我也不再矯情，以後再給你吃那些細氣的東西。」

「我也是！」阿九深沉的說着：「莊大俠，別以爲我是個世家子弟，別以爲我是個江湖浪子，說實在的，我在求死，我有着一種自辱之感念，我殺人，我相信會被殺……」

「朋友，你請坐下。事實上，我並不想救你，爲了這個孩子，更爲了孩子的一只小玩物！我才出手，不過，記住了，朋友，天助自助者。死，當然並不可怕。不過，死得死一個光明磊落！我讀書極少，不過，我幼年時，先母卻教給我幾句話！我一直記在心中。『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這是文丞相的絕命詩。

「『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鵝毛。』朋友，你還年輕。雖然你是個冷漠傲然的人，我卻相信你是個有血性的漢子。我救過你，不希望你記什麼恩，提什麼德，只求你救別人……

「這世界上，須求人助的，大有人在啊，朋友……」

莊字血說着說着，誰也看得見，他眼中蘊滿看淚水。姬蕙是十分關心的，用手帕替他抹去淚水，看得出，姬蕙這位少婦，對莊字血是多麼的深情一片啊！

莊字血是苦笑了一笑，再正色的對阿九道：「最主要的是，夷夏大防，決不可忘……」

阿九混身發滾，突然，他眼前的莊字血，越來越大，越來越高……

救人，只有他，才是個眞正的爲民請命的大俠！

眞正的人！唉！這是個何等感動人，何等光明磊落的好人啊！

刀，阿九想起了刀。對，要救人，必須殺人，自己巳沒有了稱手的兵刃了啊！自己估計，再休養幾日，他可以再度奔走江湖。但是，刀呢！他嘀咕了一聲…左側，卻遞過來一柄耀目生光的刀……

快刀之謎

「這是我三年前，由西域得到游老前輩所贈的一柄天刑刀。我得來並無用處，游老前輩說此刀有極大的名堂。可惜，我對刀法不太熟悉。我知道你是個使刀的大行家，這柄刀，算是找到了個好東家！朋友！唉，到現在，我們還不知你的姓名來歷哪……」

張永的說話，有七分像莊字血。樸實，敦厚，更有着股親熱勁兒。刀在他眼前發出冷然的寒光。刀身狹而長，刀尖微成個鈎形！實在是一柄難得的好刀啊！而他，卻毫不考慮的送贈於人，而自己，到現在連個眞姓實名也未說出來。

鐵靈帮是不准人提姓道名，每個人只有個記號……

現在，他巳經反出了鐵靈帮，並且，他巳受到了鐵靈帮的酷刑處死。他與鐵靈帮可稱得是恩斷義盡，該提說自己的姓名了……

但是，他也想起了，自己是個孤兒，幾瀕於死……

全仗天王爺救了他，代他報了仇……也因爲這個原故啊！他甘心領死……即使他巳發現了天王爺之不可告人之秘，他依然想到……天王爺曾經救過他……

現在，一命換一命！對，他對張永激動地說道：「張大俠，實不相瞞，在下姓蕭，單名一個玖字！乃是山東蓬萊蕭家堡人士……」

「蕭九！阿九……第九……」

「不，是詩經中之『貽我佩玖』之『玖』！」

「哈哈，師叔啊！與我論文談詩，那我可得甘拜下風了啊！好了好了，蕭老弟別再多言其他，我想看看你的快刀法！」

這可令蕭玖爲了難，自己眞元未復，當然，閃電刀法，並非不能運用。不過，這功力有失，這快刀未免遜色多多……不施吧！好像太令人下不了台……

可是，張永在向他擠眉弄眼呢！分明另有用意，這又是爲什麼？蕭玖是突然打定了主意：走一路刀法，或者，張永是有所提示。

他托刀入鞘，掛在腰胯之間，突然，只見一條黑影，帶起一道銀虹！向大門投去！去如驚虹，來如閃電。快是快到了極點，而大門上，在這黑影一來一回之際，銀虹一閃即隱之間，多了十七道刀痕……

張永不禁喝了聲好……事實俱在，如果不是預先有所了解，那麼，這瞬眼之間，連砍十七刀，簡直是極難看得清楚！現在，張永是全神貫注，他看到了蕭玖出刀，進步，還刀，退步……並且，這一氣呵成的十七刀，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說段落分明，層次有序……他不得不衷心的喝一聲好！可是，莊字血在一邊却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失傳二十三年的快刀門，並未絕跡……但是，蕭先生……」

「莊大俠，如認爲小子是個人兒，請直斥我名！」蕭玖是有着惶恐、侷促之感受！

「唉！你可知刀法之弊漏？」

什麼，如此刀法，尙有弊漏？張永也有着奇怪之感。不過，他相信自己這位師叔，博學多聞，並且足跡跑遍全個國境，有幾次，更遠走波斯……印度……他對武學之道，當得起淵博兩字……他說有弊，眞能有漏……而且他要走刀，就是這個用意！

「蕭玖！我不知傳你刀法的是何人？不過，分明，傳你刀法之人，大有私心……如果，此人尚在人世，你須防範，這路

刀法，切不可在此人之前使用……」

蕭玖簡直怔住了，這路刀法是天王至尊所傳的啊！自己憑仗這一路刀法，又加別有巧遇，天王至尊也說過，他自己也無法可以施得如此威靈顯赫……什麼？別有弊漏……他是個十分機智聰敏之人。突然，他不自覺的出了身冷汗。對啊……自己憑仗這一路刀法，實在是殺了不少人，也遇過不少險！還有，他從來未與天王至尊敵過對！他之如此沉穩、深藏不露的人，留一手，以保自己有什反叛，那麼，他可憑這個漏洞，取了自己性命……

但是，他實在不明白，這樣的刀法，每一路，每一套，全是驚虹電閃……一氣呵成，試問，漏洞在那裏！

莊宇血淡然一笑道：「張賢侄，你來，依我指示，你與蕭玖走一路刀法！相互切磋……」

張永應了一聲，莊宇血在地上劃出了幾個方格，首先將蕭玖十七刀之步法，身法，由方格之一點，走到了對角，畫一條長綫。然後，他就解說了，從這一條黑綫中，總共有十一個破綻……

張永是瞪目結舌，而蕭玖更是似痴似醉！

「看來是紙上談兵，賢侄，你運用師門騰蛇訣，與他放一個對……試試我的說法可實在……」

對啊，可能是看來容易，提說解析十分方便，如果眞的出手，如此快疾無倫的刀法，那會容得如此從容安排，隨便應付的。

蕭玖一則是引起了好奇心，二則是求個眞相，因此，他是不再客套，身形站定，道聲「張大俠，小心了。」一聲到人到，銀虹如電，不好！張永一動也未動呢，而刀光閃爍中，蕭玖是面色大變……爲什麼？他明明感到，張永的手指巳連點了蕭玖左邊肩，胸，腰三個部位九下！蕭玖是十分明白，這九個方位，全可令其致命！他不禁額頭汗出，而心灰意懶了。

「唉！這是快刀門唯一的缺陷！也是走直綫，以快致勝之不可避免之空檔！」

「莊大俠，以前……以前……」

「以前，你出手快，快得令人眩目。還有，你出手快，身形更是輕靈。所以，對頭尙未明白來龍去脈之時，而你的刀巳中了對手之身……不過，萬一有好手，可以阻你一招半式，你的變式極快，這又佔了不少便宜。常言道得好，一快越三慢！你身法快，刀法快，變招快，走位快，你當然令對手難以招架。不過，稍爲了知底的人，那麼，你就會自己將個身子撞到了對頭的刀上……」

「天王爺也會令我撞到他的刀口上去了？」

「什麼天王爺？」

「鐵靈帮之主者，天王至尊！」

「這路刀法是他傳授於你的？」

「正是……」

「他說那裏來的刀譜？……難道快刀門是他所毀了的？」

「莊大俠，這不是快刀法啊，這是閃電無形刀法啊！自說快刀門，據我所知，鐵靈帮從未找過快刀門的麻煩啊……莊大俠……」

莊宇血在沉思？他目光如電，他看得十分清楚，蕭玖所習的是快刀門中的大幻九變式……

而快刀門之最後一部雲霧刀法，就是大幻九變之尅星……不過，雲霧刀法只重守勢，大幻九變是專門主攻，常言有云：雷雨不終夕，主攻的久攻不疲。而主守的，久守必失。爲了這個原故，快刀門創下了兩部正反刀訣，互助不足。這就是陰陽相輔，攻守兼備之道……

莊宇血是見過快刀門中名宿紀長津。也曾相互交換磋切過。不料廿三年前失了踪，快刀門就此消失在江湖之中了！

一直以爲蕭玖是個殺手，想不到，他用的就是這一路刀法。

但是，爲什麼不傳其守勢訣？……

天王至尊究竟是何等樣人……

「前輩示下！」

「蕭玖！莊某有一事請教。」

「鐵靈帮主者究竟是個何等樣人？」

「這個……」蕭玖可難住了，老實說，他反出鐵靈帮，其實他並不是眞正的想對付鐵靈帮……

莊宇血是個駭人聽聞的武林健者，他開始關心鐵靈帮，勢必會與鐵靈帮起衝突。再說鐵靈帮人多勢衆，最近，天王至尊有意與后土宮，碧雲主者聯合！並且，他更發現——有不少爲鐵靈帮消滅之江湖道，其實，全在其包庇之下……

這幾個爲禍江湖的門戶，爲正派人士不容！天王至尊是暗中做了手脚，冒名頂替……而將眞正的惡徒收容在總壇之中！

蕭玖突有所悟，天王至尊可能別具陰謀。他想直斥其非，他想與天王至尊說理，最後，他自然無用。他記起了自己的死裏逃生，他記起了天王至尊的大恩大德，他說過，這條命是天王至尊所賜……幾時要，他就甘心獻出……

於是他出走……

現在，他受了莊宇血之再造之恩，他感激，他更爲莊宇血言語行動所感動！他決心追隨莊宇血——救人，行俠。可是，他從來沒想到過出賣鐵靈門……

他低頭沉吟，這可令周雲瑚這個孩子不開心了！

「叔叔，你爲什麼不回答？」

蕭玖眼中有淚，苦痛的對莊宇血道：「前輩，以後，我們再不提鐵靈帮，再不理天王至尊好不好……」

「唉，你以爲這樣可以安然無事了？不，蕭玖啊你不去找他們，他們却會來找你啊……我代你担心的是：第二次再爲鐵靈帮發覺了你，請問，你該怎辦？避他們，躲他們，或者，任由宰殺，凌遲？」

莊宇血說話，語聲不高，但是，句句有力，將個蕭玖可問住了。

「聽說他們將你叔叔用什麼修羅刀……釘封週身大穴，他們要叔叔你死得萬分慘酷。叔叔，爲什麼你不恨他們？」

孩子的問話是天眞的，不過，也有着道理！

蕭玖是無話可答……他只能够一聲長嘆……

莊宇血還想繼續問下去，突然，他面色一變！側耳傾聽……這一個猝然而來的動作，引使在塲人個個莫明其妙。突然，

莊宇血是一聲號令，眼色示意，好，但見張永拉起了雲瑚，姬蕙扶住了莊宇血，飛身上了屋樑上……蕭玖發現有了敵人，心神一凜，他也跟踪而上……

半响，地底隱隱傳來異聲……

蕭玖心中一動，來人乃是后土宮中的人……

幾聲啾啾，聲如鬼叫，而地穴突的無故陷下了個大洞。黃沙翻飛中，有幾條梭形的烏光激射而出！然後，只見五個又瘦又小的黑鬼，分五方位投落……

五個小黑鬼是發覺四外無人，不禁大爲奇怪！自己大動干戈，聲勢汹汹的！什麼，沒半個人？人到那裏去啦？在未入地底之前，他們巳運用指南針，量天尺，算準方向，地位。一到目的地，由於地底無法看清地面，他們將地陸沉之時，隨着風沙四起之時，發出了卅六枚地寒梭！老實說，地寒梭出手等如將當地，交織成了一面梭網，無論如何，那怕對手多厲害，可也得掛彩帶傷！可是，現在，一個人也沒有……別說傷者……人影也不見，這是什麼攪的？

五黑鬼正想退出之時，不料，樑上「格」的一聲，乃是蕭玖那一邊地基鬆得太多，豎棟有所傾折，引使他的橫樑不穩。好，這一聲响，算是給了五黑鬼一個訊。嘿嘿厲笑聲中，五枚黃色光珠，抖手打出，到了這個時候，不出手，看來脫不了梢了！蕭玖正想躍下一拚，見五丸黃光打到，他呆得一呆，好，只聽得叮叮連响，莊宇血是用大指扣住中指，連彈三彈，叮叮聲加上二聲叭叭聲……黃色光珠被擊散！

蕭玖鼻中首先聞到一股極濃的土腥味！一陣噁心，蕭玖的眼前金星亂冒……他明白，又中毒了。

張永巳爬過來扶住了蕭玖，手中有一枚綠色小丸，塞在蕭玖口中：蕭玖是立感一陣清香：煩、嘔、作悶之感消失了，他却是一聲慘哼，由樑上跌了下來！

五黑鬼中有人在笑，有幾個拍手，還有一人在叫：「快了，快了，一個個得滾下來了……」

語聲未畢，銀虹巳現，饒是五黑鬼，個個有極高深之地遁法，變宮換位法。可是，實在蕭玖的刀法快，並且，天刑刀又是柄當世名刀，一個黑鬼是連翻七個觔斗，連避七招！可惜，蕭玖出手，一起手是十七刀，一氣呵成。你躲得了第七招，避不了第八招，卽使你躲得了十六招，最後一刀，依然能要了你的命。除非，你能避得過十七刀……現在，血光現，黑鬼是一聲厲吼，人巳爲蕭玖一刀過了門……

其餘四鬼大爲憤怒，當蕭玖連環出刀時，他們巳各取一叉在手，蕭玖一刀得手，而後面巳飛來四股勁風，四柄烏金小叉，分向蕭玖背後打到。

蕭玖之刀法如神，至少，在現在，他依然有着無比之神威。只見他一個翻身，刀光翻飛之中，四聲輕响，四點烏光閃動！叉頭爲其刀刄削斷，不料，左肩一陣劇痛！他不禁心中一陣惘然，自己那會中了暗器……

他那裏想得到，四柄小叉，能分能合，叉頭斷，叉身暗藏的陰風鑽巳借叉頭一斷之勢進了門……

大仁大義

蕭玖久歷江湖，並且，對各門各派之兵刄，暗器，見得不算少。照理他是不會上什麼大當。壞就壞在他的修羅刀傷未淸，眞元尙未全部貫通。雖然刀法在，功力却大爲削弱。出手運招，實在須眞力之輔佐。由於眞力受挫未復，出手發招，難免有遲鈍之感。今日的陰風鑽就是在手慢之下，進了門……

但是，蕭玖無論如何想不到，后土宮門下之中，竟然慣使毒藥暗器……並且，這毒性有萬分之猛烈……

肩頭中鑽，一陣劇痛之後，人立即有暈眩之感。

至於四個黑鬼是：再不怠慢，各打鬼嘯，齊向蕭玖撲來！

可是，門外有馬蹄聲，而且背後又有衣帶之風，四黑鬼突然想到，樑上尙有人在……

待到他們有所驚覺，張永巳由樑上落下，這可令四鬼難明所以了。

事實俱在，他們發出的黃精珠，珠中蘊奇毒，蕭玖由樑上落下，他們全以爲珠毒奏効，也因爲這個原故，才讓蕭玖反客爲主的毀了一個同伴！然後，運用陰風鬼叉所附之陰風鑽反敗爲勝！

樑上人照理該昏迷不醒，照理該束手待擒！可是，張永到，立卽出手。並且，這功勁之强，分明不輸於蕭玖。難道師門重寶……黃精珠僅有虛名，而無實効？

現在，可不是三思而後行的時候，張永之騰蛇訣的演化而成的天龍十八手，巳挾無比之勁風而臨。以一敵四，看來一時三刻，難落下風，四黑鬼是心神俱震，何況，屋外尙有步聲傳來。

來者是友是敵尙未知！如果是友非敵，當然是好，萬一來的是敵人對頭，那豈不是糟糕！

后土宮宮規極嚴，四黑鬼全明白，奉命外出，辦事不成，那就得按規處罰，輕則監禁，重則處死！爲是的：怕宮秘外洩，殺人滅口……

現在，就該當機立斷，四黑鬼是心意互通，一陣淒厲的鬼嘯聲中，突見一條黑影，直竄屋頂。分明，他是看上了樑上的一男，一女，一孩子！

黑影飛起，而地下又射來三枚烏光閃閃的小叉！這就令姬蕙手忙脚亂了！她巳看清這小叉會分會合。破小叉就得用陰陽來復，圓轉之勁。人在樑上，只因半曲身子，運勁發力，巳有影响，如果，再得對付黑鬼之侵襲，那麼，勢有不及……

敵人現在是雙管齊下！敵人是別具陰謀。

姬蕙料事極準，可惜，說時遲，那時快，黑鬼巳到，小叉也分三面射到。

姬蕙雖拚全力，揚手抖起一道碧虹……不料，耳邊却聽得鏘的一聲，眼前一花，而一聲極刺耳的驚叫聲中，一條黑影，莫明其妙的直摔落地……

姬蕙看了莊宇血一眼，她心中明白，莊宇血是用了先天純陽指力，將三柄小叉束住擲出！三叉歸一，全就照顧了那個黑鬼。

就在黑鬼墮地之時，大門打開。只見

一個素衣少婦，後面跟隨了有七八個少年壯士……

正是查蘊兒率領了華山門衆趕到！

一聲清叱，身形晃動，而長劍齊出……九道青虹中，就如結成了一個劍網！向三黑鬼滙合。

現在，是九劍困三鬼。張永已挾住了蕭玫，上了樑，莊字血對張永微微一笑道：「好快手法……」

張永面色一紅，心中不由狠狠的贊了句：「莊師叔神目如電，而毫厘不爽。」

他自以爲挾救蕭玫之時，乘上樑之際，在那身側的屍身上掏來了懷中之物，出手快，時間緊促……那想到師叔依然看了個清楚明白……

「查姑娘，謹防他們溜！」

莊字血另一面却在提醒着華山派的劍客……

可是語聲未畢，長劍未動，眼前突然黃塵翻飛，查蘊兒等人發覺黑鬼施展地遁之術時，各各揚手，九條形如火龍的紅光，直鑽地底……

衆人耳邊只聽得幾聲極沉極悶的炸音，却不見有人形出現……

「走了……唉……」

莊字血在姬蕙之扶持下，下來了。地面是一陣破爛坎坷！連個站脚的地方也沒有，所有人全是半陷在沙坑中那般……莊字血道：「此去吧！如果再有后土宮中人物出現，憑地形，你們已輸了……」

查蘊兒等人本想向莊字血行禮致意，莊字血是輕飄飄一句話，將衆人推出了門口！

張永扶了蕭玫，抱了周雲瑚，跟了出來。

查蘊兒一見周雲瑚就笑：「雲瑚，沒令你失望吧，你的兔兒爺呢……」

孩子從懷中取出個塑得極精緻的泥偶！是個兔兒頭，人打扮的兔兒爺……不過，孩子眼中沒有眼淚了！「姑姑，我不哭了！」

「對，男子漢小丈夫，就不該哭！」

「哭，是不頂事，得活下去，我得代窮人出氣。我得殺人，殺死那些個禽獸、畜生……莊大俠！我是個令人討厭的孩子吧……」

莊字血可讓孩子這句話問住了。孩子什麼地方令人討厭了？

「我不死不活，我要你們操心……可我還不斷的求你這個，求你那個……我自己也感到討厭……」

「孩子，那可是你自己討厭自己……至於我們，誰也不會討厭你！除非，你是個壞孩子……吃人肉，喝人血……」

「以前，我相信我只是個吃人肉的孩子……莊大俠，我這半個多月來，我一直在想，想，想……我相信，我爹是個沒用的人……我也依稀記起，爹是趕走了個家人。說什麼，你們要我滅門啊……但是，莊大俠，我娘是個好人，他與爹爭吵過……我娘說我爹，見死不救，將人性命來換自己的安逸，這與吃人沒什麼分別……莊大俠，我有個吃人的爹，我相信，我也得算吃人的子孫……」

「孩子……」

「不，莊大俠，我求你……敎我本領，我得學你，一定學你……殺盡那些個惡徒……」

莊字血只是微微笑着，而查蘊兒却與周雲瑚特別投緣，她也帮着孩子求莊字血！能如雲瑚之願！

莊字血却正色的說道：「我，尚未脫出困難啊！在我功力未復，我眞怕那個强敵，會鍥而不捨地，追殺我……」

「莊大俠！我們誓死相護……」

是華山弟子的說話！聽得出，他們個個是壯懷激烈，個個有着這樣個想法，爲莊大俠死，死得其所。

「前輩……」蕭玫已醒，他也聽見了雲瑚等人的說話，但是，他實在想不出，以莊字血這樣的人，會有人追殺……「請問，世上尚有誰，敢來冒犯您！還有誰，如此泯滅天性，要來對付你……」

此言一出，個個啞然。他們全有着輕視之意。唉，這也難怪他們啊，莊字血之令滿清皇朝，視之爲心腹大患，已有卅來年了。這卅來年中，莊字血挑了一個又一個的罪惡組織，而這些組織大部份與滿清皇朝有關連。

最近這五六年來，莊字血是會同了天山友好，重建了一個又一個的中原武林門派！處處在打擊着滿清皇朝，鐵羽齋的威風！這就令當今的皇上，更爲寢食難安。

莊字血的大名，威震天下，比滿清皇朝的主子更有尊嚴。那麼，他的生平第一大對頭，還會有誰？

是江湖人……是有幾個不明其中之情由……

即使是年青一輩的，也有老輩人物提說啊。莊字血的事蹟是令中原武林道，津津樂道的啊！

蕭玫也是江湖中人啊，可是，他却問出個如此無知之問題來。

他們那裏明白，鐵靈帮是根本不談江湖問事。而蕭玫是奉命行事，事畢歸山。在江湖上，他是個行踪飄忽的殺手。江湖上少人知，他也少知江湖事。也因此，他根本不淸楚莊字血究竟有多少的身價！

現在，他明白了……你一句，我一句的解說，就算莊字血再三的阻止，他又怎能阻止得了……

蕭玫越聽越呆，越聽越激動……

一直以爲，莊字血是個仁人俠士，一個武林前輩，一個令人可敬可佩的眞正的人。其實，遠不止此，聽他們的介紹，此君分明是爲中原武林道視之爲北斗，奉之爲至尊的偉人……

如此豐功偉績的武林尊者，爲自己一個殺手，捨命相救！爲什麼？

爲孩子的天眞所感？或者是有一部份的理由。

爲了拯救一個少年的糊塗人物……他犯得着，犯不着？早就說過，蕭玫是個外冷內熱的性情中人，試問，當眞想得越清晰時，他的感情越激動！他跪下，毫不在意的，像個孩子那樣哭了。

「莊大俠，不！該稱你爲大恩公！蕭玫幾乎成爲武林大罪人……」

「唉，你何出此言？」

「前輩爲了我這個冷血殺手，幾乎送了命！而且，至今尚在危殆中，我……有果太多，我欠負太大……事往矣，我只能說，大德不言報……但願蕭玫命，活得長些，我……得令他們！頭痛得久些……」

「憑你這句話，好孩子，就値得我救你啦……走吧……唉……」

兩駿馬已聞聲先走，分明，兩人是做個前鋒！

然後是姬蕙與莊字血，還有張永。

然後是四個華山門下。

前後是查蘊兒與蕭玫，護持着周雲瑚！還有兩個華山高手。

走了三日，風平浪靜。

將近武威時，莊字血突見先行雙馬回馳，他心中一動。

這兩個華山健者，一個名商健，一個名商壯，自從華山派莫明其妙被敗後，兩商之父商鑑是個有心機之人，他不在江湖走動……只是傳了一對兒子，他希望華山派有朝一日再興……或者，機緣巧合，由自己兒子來發揚光大。

查蘊兒仗莊字血之力，再開華山門，爲其找到了兩商，在莊字血的調敎下，兩商已成爲華山門中再生一輩的佼佼者……

兩人都是沉穩，厚實，莊字血已看準了兩商將來之成就不小。因此對兩人也特別關顧……現在，他當了一行之領隊，老實說，職責不輕，稍有風吹草動，或者陰謀埋伏，全得由兩商設法查淸，並且，當機立斷，說不定還得出手料理了。今日，他倆突然馳還，看來，前邊有什危險……

「莊大俠……眞想不到，鐵背蒼龍黃前輩將來相會……」

商健開朗的笑叫着，莊字血一聽是岷山名宿，鐵背蒼龍黃滔齋在此出現，心中一動……他那會搬到了此地……

照例由張永傳訊，通知後面跟來的一行人衆，然後，兩商引路，將莊字血等引進了一個繁花夾道的山徑之中。莊字血心中又是一動……那會住在這樣曲折之山谷中？

前面有鼓樂聲隱隱傳來！奇怪，那來這大排場，黃滔齋幾時學會了這一套虛僞禮節，而自己是個化郎！一個流浪者啊！

行行重行行，曲折又曲折……鼓樂聲越來越嘹亮……

只見前面一座五進來深的莊院，門口挑燈結綵。莊字血一看，哈哈，辦喜事……嗨嗨，眞是自己糊塗了啊，早巳聽說黃滔齋有個獨孫名叫木壽，預備結婚。閨女是西凉道上的巨富，布誠之女，布吟月。什麼？好日子就揀在今日！唉，自己啊，素來不善處身於這種場合中，有不少江湖朋友的好日子，他可是從不參加！今日，算是天緣巧合，該自己得開個葷了……

尚未走近莊院，黃滔齋已似飛的走來，一見莊字血，一把將他拖了下來！大叫大笑，並且揚手叫親翁……然後又來個看來平和厚實，老鄉紳模樣的半百老人，來人正是布誠，打恭作揖，口稱前輩。

莊字血是越看越不是味兒！老實說，布誠的眼光太冷……冷得有些凉意！

可是，黃滔齋在叫孫兒木壽出來，木壽今日穿了全身吉服，手托金漆紅盤，盤上三個青銅酒爵……

「請莊大爺賞臉……」

這是喜酒啊……該飲啊……可是，莊字血却淡淡一笑道：「化郎素不飲酒。」

后土神君

「啊呀老弟，這是喜酒啊！」

「這不是喜酒……」

「啊！」黃滔齋面色大變！

而黃木壽他是倏的一聲喝，酒盤向莊字血當胸打到，而三只青銅爵突然激起三股酒泉。

莊字血是左手揮，右手引，這三日來，他的玄功已還復了六成，就算六成，也已足够對付這些突襲，勁風圍成一片屏障，酒泉被阻，四外激射，剛巧布誠搶步插入，好，酒泉已濺了幾下在布誠的手部，布誠一聲厲吼，一個倒翻身，向後飄出，饒是他避得快，可憐，這三爵腐骨裂心的毒酒，讓他先嚐了些味道，一只手巳够了，並且，還在蔓延……

黃木壽已退，黃滔齋一聲哨子，一陣急劇的鼓聲傳來……黃滔齋却沉聲喝道：「敎主到……」

嗨嗨，那來什麼敎主？

莊字血明知今日之事，自己爲主。他並不想到自己的安危問題，他沉聲對兩商道：「傳命後隊，不可入谷！」

兩商現在恨自己之不長進，當藥酒被潑，黃滔齋如此冷血，兩商立即有着自疚之感，他倆直覺的感到，是自己將莊字血引入了絕地：至於後隊如何，兩商根本不在乎，目下唯一的想法是帮助莊字血，突出重圍。

「我弟兄說過了，誓死相隨，我們不能說出的話又嚥回去，前輩，求你准許我弟兄相陪。」

「誰去通傳後隊？誰叫你倆作如此之笨事！」

莊字血的語聲不高，依然親切，淳厚，義正詞嚴，兩商明知莊字血要自己弟兄脫身，而由他作犧牲，兩人那忍心這樣做呢？

「張賢侄，陪伴他倆走！」

「師叔，不如由表妹去……」

「表哥，我會撇下他走嗎？」

姬蕙的說話淸脆而又深情，更有些傲然之感，因爲，她巳感到莊字血經巳把她當作了最親最近的人了！

莊字血是悽然一聲微笑道：「張賢侄，留得青山在，記住，必須要留得火種在啊……」

張永垂淚、點頭，他只得招呼了兩商走……

鼓聲巳歇，咳聲又起：「神君，神君，神君……」

莊字血冷然看了四週一眼，對姬蕙道：「你可害怕？」

「有你在一旁，天塌下來，我也不會怕……」

「唉，」一聲長嘆，姬蕙却聽得出，莊字血有着多少的深情柔意啊，她是容光煥發的拔出綠玉簫，緊緊的靠在一代大俠身邊！

一色的黃旛招展中，引出一張黃金樣的石座，座上坐了個長眉修目，粉面朱唇的中年文士，穿着打扮，不僧不道的，在石座之後，有三個黑鬼，神態疲乏的，低頭縮頸，隨在座後。

黃滔齋等人一個個上前叩拜，文士只

是微微一擺手，「刷」一聲，好整齊之步伐，十來個人竟然行動如一，分立左右兩面。

「魔龍魔龍，雖然精明，却也懵懂，今日見我，算你時窮……好好聽話，尚可留用……」

文士的相貌不壞啊，可是說話聲音，實在太差，似殺鷄，似烹鼠……音雌而尖，刺耳難聞。

黃潛齋不知得到了什麼暗示，他是搶步而出，對莊孛血一恭倒地道：「莊賢弟，老哥哥是爲你好……」

「匹夫！」莊孛血立即打斷了黃潛齋的說話，「三盃毒酒，引人入彀，你還與我稱兄道弟。你無恥，我還得顧住我大漢族之體面……你與我滾了下去……」

「不，莊兄弟啊，你如今已陷入絕境之中了啊，我是明白你，總是顧了別人，忘了自身，你眞元未復，你功力多損……你……投順了吧……幾十年了，皇上也說過，也該鬥出些交情來了……」

莊孛血看來是氣極了，他是不再言語了。

「魔龍，本敎主大發慈悲，只要你服下后土宮中之聖藥，那麼，就饒了你……並且，立你爲副敎主……否則……」

文士說到這裏突然停止，而左手向後一揚……就聞了一聲極慘厲的號哭……而一道黑影莫明其妙的，由車後擲向車後，平平的擲在莊孛血之面前。

莊字血不理不睬，而文士的面色微微一變，一聲極難聽長笑中，夾雜了兩聲慘號，兩股勁風，兩道黑影，立即由車後，擲向莊孛血存身之所。

莊孛血是大、中兩指一扣一彈……一聲清嘯，好指法，更具好指力啊！偌大的一具屍體爲其一彈之力阻住，一阻之下，將第二個屍身擋住……一撞之下，雙雙墮地……

「是誰洩漏了機密！」文士突然厲聲怒喝……須知，后土神君爲求統一江湖，竟然棄正歸邪，與北邙陰魂敎主聯合，在自己的后土神經中的，加雜了陰魂敎中的各種邪毒功夫，然後，他毀了陰魂敎主，從此，后土神君變得更爲陰狠毒辣，並且，出手發招，皆由原來的后土神功，附上極惡毒的藥性。

剛才看來是殺人示威，其實，在其一抓一擲之際，已將天惡散附在尸身之上，如果對手出手相阻相格，只要手脚與毒尸相接，好，立即中毒……端的是陰狠萬分，殺人於無形的邪惡手法。

但是，莊孛血並未上當，他是先不接第一具尸體，對二三兩具尸體，却用指風阻截，殺人示威是不成功，殺尸行兇更是辦不到，神君立即疑心大起，是誰洩露本宮之秘……他倏的身形動，好快身法，已將排行第三對，左手的那個持旛門下，一把抓住，誰也得看清了神君使用的是何種身法，總之是，快逾電閃的，一個門下已爲其擒擲在座前，而他老人家，依然端坐在石座上。

「是你……」

那個門下是混身顫抖，看來，他是怕極了他的神君，他的敎主……

可是，那邊傳來了莊孛血的清亮語聲：「本來我大可看你自殘門下，逞你兇威，但是，后土敎主，你不想想，殺光了他們，憑你一個人，想困住我……？再說，我也看不慣這些鬼門道，實不相瞞，並非是有誰洩你之秘，而是你自己行事鬼祟，好弄玄虛，爲我看出端倪，如此而已。」

「胡說！」

后土神君有些氣急了，他多疑，由於自己立心不艮，善於背後施陰使壞……他就十分的小心防範着自己的門下。那怕是朋友吧，他也得担心，担心他們會出賣自己。由於他生心多疑，那麼相應的，自信極強，他無論如何不相信自己的看法會失誤……因此，他是不會相信莊字血的話，他只是吃準了，有人反叛自己！

他是陰惻惻的一聲冷笑道：「你始終得送命，我就讓你看看神君的厲害。」

語聲未畢，右手一揚，那跪在地下的黨徒，莫明其妙的，爲其憑空攝起，「敎主饒命」聲中，血光迸現，嘶的一聲……可憐，這名黨徒竟然被后土神君活撕成兩爿。而腑臟畢現之下，隨手一擲，不好……站立右邊第四個黨徒，竟然爲兩半爿的尸身打中，他是面上帶着一絲詭笑，慢慢的，倒下了……

「與我殺！」

一聲號令已下，黃旛紛飄，而人影縱橫，東走一堆，西現一羣，黃旛抖動，捲起一股股的黃塵……將個莊字血狠狠的圍在后土大陣之中。

「莊老弟，投降吧！」

是黃潛齋的叫聲，微微聽得他有着些哭音：「莊老弟，我對不起你……」

莊孛血是無法取用七絕九宮翻……因爲，他的眞元未復，難以運用這柄武當門中神兵，雖然，六成功勁復原，可也無法突出這個后土大陣。

如果沒有姬蕙在一邊牽制了那些徒衆，他倆早已中了黃塵中的地玄毒沙。

有寒玉丹祛毒，有姬蕙之出手，再憑孛血之運炁護身，才算保得一時無事……莊孛血是明白的，有七成功力，可以打破后土陣，有八成功力，可以來去自如，有九成功力，憑九宮翻，可以一舉而毀了后土門這個邪毒組織……可惜，自己只有六成功力。

如果神君加入……他不禁嘆了口氣。

一陣急劇的驟馬聲，一陣清脆的長劍聲！莊孛血不禁心中一凜，他們又來了。是華山門中的六劍，加了個張永。

劍光如虹，華山六劍已合成了個六合劍陣，莊孛血眼中有淚，這華山六合，七星，八元，九絕劍陣，是由他詳參了華山秘笈而悟化出來，授給了查蘊兒的，現在，他們竟然仗此來與后土宮中拚命。

他們功力不够，他們缺少護身祛毒之能……他們勢必會讓這個陰狠殘毒的后土神君所毀，他還想趕他們走，但是，劍芒吞吐中，首先爲他們衝破一個缺口。張永是領先而入，沉聲對莊孛血道：「師叔，還不走……」

莊孛血突然心中一動，對，自己走，不走，陡然令他們作無謂之犧牲，有了華山六合劍陣，或者，可以殺出重圍，憑仗自己與張永聯手，至少可以對付神君……眞的要有危險……好！自己的殺手絕招，

可以拚個同歸於盡。

莊字血已打定了一拚之念頭……

一條灰影，搶步而出，左姬蕙，右張永，一個是綠玉簫簫影縱橫，一個是騰蛇索如飄瑞雪。

華山六劍，劍影紛飛中，與莊、姬、張三人會合一起，威力立增數倍，不一時，已有三個持黃旛的宮衆中了劍，不料，神君已看出不妙，一聲又尖又細之長嘯中，地底隱聞異聲。莊字血面色一變道：「忘了后土宮衆，善於地遁，速退……」

可是，張永突然一揚手，紅黑交雜的精光，向地底打下。正是待星初新近煉成的坎離神梭，果然梭光直射地底，而地底異聲稍停，張永是一聲呼嘯，率領六劍，硬打强衝。

待等六劍三人剛剛離開原地，一聲響，平地起黃沙，塵烟紛飛中，數十道烏金光芒，亂射亂打，而七個黃衫人突出地面。有幾個微見血跡淋漓，分明中了張永的坎離梭……雖然如此，這一股聲勢，這幾十枚烏金光芒，却也令人震駭。

可惜，他們是出土遲了一步……這碧血烏金刺就算是無的放矢，白費了。

但是，七人已看出戰圍形勢……七人是一聲呼哨，加在黃旛陣中，圍攻六劍三人……

莊字血在施展神功，希望憑仗六成功力，護住一行人衆，別爲邪毒所侵。

六劍是你呼我應的，聯成一片劍網，至於姬蕙，她的綠玉簫是專護左邊，塡空補漏，張永則專護右邊。

后土神君越看越怒，厲聲叫罵，在催逼黃潛齋出手，並且以家人生死爲要脅。

「投降！莊老弟，看在老哥哥份上，投降……」

莊字血怒極而笑道：「你還有面來見我……」

黃潛齋是出手了，誰也看得出，他是在虛應故事。不過，他却說出了句極關重要的話：「你們衝不出去的，外面還有更厲害的强敵窺伺着你們！」

莊字血早已料到，這是個死谷，這是個陷阱，自己就因爲這裏佈置，隱約有些埋伏之痕跡，爲其發現此地，決非善地，他當然明白，衝出去並不太容易，不過另有强敵窺伺……令他動了心，依雍正的爲人，他是不會只佈下一着棋子，又何況自己爲求救人，再加上爲其收買了自己的朋友，幾方的虧蝕下，他是當然明白，這是千載一時之機，他一定會傾盡全力對付自己……

可惜，現在是敵暗我明，防不勝防。又何況，后土神君及其黨徒，還是難以打發啊。

自己已開始乏了，後果，不堪設想。

奇怪的是，神君爲何不出手？又有馬蹄聲傳來，是查蘊兒率領了華山六劍，還有那個冷漠的蕭玖來了。

雖說九絕劍陣是完備了，憑你九人之眞力相滙，對付毒霧之侵襲，有一定之保護作用，但是，人越來越多，等於將自己賣給了敵人。

「還有沒有人……」

后土神君在問，誰也聽得出，這刺耳的尖聲，是充滿着得意之情，也等於說明了，他們勢必會被困死在這個七彎八曲的山谷中。

神君出手了，看來，他是清楚明白，這一批人是來齊了，是該聚而殲之了。

誰反叛了誰

突然，他眼前只見銀虹一閃，血光立現，而一個徒黨莫明其妙的死了，這可令后土神君有所震驚。他幾時見過這種刀法的！

現在的蕭玖是眼中幾乎噴出怒火，他掩護在莊字血身後，而且，亦步亦趨的，只要有人意圖，或者靠近莊字血時，他的天刑刀就如閃電般刺出！

第二刀出手時，蕭玖雖說又殺了一人，但是，他的刀法已爲后土神君看透了！

神君實在具不凡之身手啊！老實說，他與莊字血相比，容或有不如，但是與蕭玖相較，他是高出蕭玖多多。如果，猝然相逢，蕭玖出手，神君可能爲在一個不識之情形下，受了重創，現在，神君是看出了蕭玖的刀法之精奧，他那裏會再上其當呢？

不料，今日神君之所以失敗，就在於自信，他忘了蕭玖所關注在莊字血身上，神君自以爲勝券穩操之情況下，向蕭玖出手，他不該不想到，莊字血是個何等樣人？今日，他之所以能够耀武揚威，大逞兇殺，就因爲莊字血眞元失調。蕭玖之掩護字血，相反的，莊字血那會不關顧蕭玖的！何況還有個張永在。

神君一聲怒嘯！唉，不出聲偷襲多好，嘰怪鬼嘈的，自以爲了不起，却引起了所有人之注意！

蕭玖發覺一股勁風來臨，他是陡然一凜！勁風來路，正對準自己軟檔所在！但是，爲了莊字血，他就算死，他也得對付了來人。那怕，來個同歸於盡。

天刑刀捲起一股銀虹！好快刀法，十七變，十七刀，簡直如行流雲水，一氣呵成。

不料，嘿嘿怪笑中，蕭玖突感左側腰腿胸腹之處，有勁風排盪直入……他一咬牙，寧可自己死，也得拉個陪葬的……刀，依然遞了出去。

神君已雙手十指，堪堪扣住蕭玖之要穴時，一股莫明其來的怪力，後發先到的，阻住了神君雙掌……一張樸實的臉孔，一對精光四射的大眼睛，冷冷的看住了神君……

蕭玖發現自己已無威脅之可言，他是刀法如電的，向神君連刺十七刀。

橫刺裏還有一股更沉重的勁力傳來，正是張永的騰蛇索！

后土神君可不得不施展他畢生功力所聚的度厄神招了，一聲刺耳的尖嘯中，只見神君身如旋風，更且抖起了數點藍星黃光，幾聲細而密的爆音中，一條黃影，疾如奔馬般向左側投去，而地下已有幾點鮮紅的血點，分明，神君受了些傷！

但是，莊字血却面色慘變。原來，他一邊阻住了神君之掌力時，另一面抖起僅餘之天魔神烝，硬生生將后土神君鎮山之寶，黃晶天藍神砂擊散。如果，莊字血不出手，那麼，至少有幾個人得慘死於這一等一的陰毒狠厲的暗器下。莊字血是抖散了黃晶天藍神砂，可是，他自己是形成虛脫！

蕭玖看得明白，他的眼淚在眼眶中滾動，到了如此地步，莊大俠只是爲他人着想！

可是，后土神君又再撲到，這一次，他看來是老羞成了怒，非得毀了莊字血不可！何況他已發覺莊字血已無法支持。

「魔龍魔龍，今日送終！」

「只怕未必！」一聲清嘯，兩道青影，疾如勁箭般飛到。張永是心中一陣興奮：「師父！師母！」

果然，來人兩條光虹，已狠狠的扣住了后土神君，符星初的騰蛇索，王月娟的墨龍綾，非但困住了后土神君，更將神君的手下，連黃滑齋一併扣住了！

后土神君鬚髮戟張，他做夢也想不到，當今之世，還有如此之人才……現在，后土大陣非但看來勢難困住這批人，反而有着反尅反扣之象！

蕭玖是身法如鬼似魅，銀虹如電，而今，在九絕劍陣之輔助下，他是八面威風，接連幾式，爲其連殺三人！然後，突然一個「驚虹飛電」一式！人，竟然在符星初之騰蛇索間，奪圍而入。三招快刀……血光現，神君却是怪嘯一聲，身形如斷綫紙鳶相彷，扶搖直上，旋轉下墮……一幌眼，已跌出老遠……

又聞得一聲清脆炸音起，平地起風沙，黃塵起伏之間，后土神君已經帶傷遁走了！

又是幾聲炸音起！一股股黃沙升空！分明，后土宮中人物紛紛打了退堂鼓。只可惜黃滑齋，他不是后土宮中人，他不懂得地遁之法……現在，他只能呆呆的站在一邊，滿面驚惶可憐之色……

「符氏伉儷，你們依然無法脫出包圍的！」

符星初冷冷一笑道：「若不是有人相阻，三弟也不至於受累！黃蒼龍，我們既來就不驚，只不過，你！令人心痛！爲什麼？爲什麼棄明投暗……爲什麼叛國！叛族……」

「我是叛徒，我是叛徒！」黃滑齋幾乎在號叫了！但是他聲淚俱下的說道：「我！我沒辦法，我中了毒！我無法擺脫，還有，我那獨孫，我的族人，我們爲如意神丹所苦，我……我不是怕死……而是，我不能眼看那多人死……」

「你自認叛徒？」符星初十分厭惡地問道。

「是！我是叛徒！」黃滑齋聲嘶力竭的叫着！

「那麼，像你這種人，活着又有什麼用？」

「如意丹！如意丹！」

「這祇不過是個藉口而已……」

「我那族人，一共二十三口……」

「像你這樣的人，一千個也抵不上這裏的人，一個！任何一個！你明白沒有，我們走吧！」

「師父，留下他……」

「嗯！留下他，當他被利用之價值已完，他的主子會要他死，死得慘酷萬倍，我們又何必殺他汚了自己的手！」符星初的說話是森嚴的！但是，也是實情！

姬蕙扶起了莊字血，她的美俏的面容上，有着兩行清淚：「血哥，我們……總算沒死！」

「你們逃不出鐵靈帮的圍攻的！」

黃滑齋在叫號，誰也聽得出，他發出的絕望而又苦痛之悲號而已！

「鐵靈帮！」蕭玖突然心中一凜，他們與后土神君也有聯繫！

「非但有聯繫，這件事根本就是他們策劃的！」符星初沉着的說道：「如果不是他們的阻攔，唉，三弟也不至於因强阻后土毒物，而令其眞元大傷，唉，這一次，看來，得三個月的修養了！」

「也可能一勞永逸！」山谷中傳來了一聲冰冷澈骨的語聲，而這一條七彎八曲的夾谷之兩邊，都佈滿了人，蕭玖却看見了南方阿三，東方乙靈位師主，還有十幾個鐵靈帮中的高手。

除了天王至尊，鐵靈帮能手可算得傾巢而出！

東方乙靈位師主首先開口招呼：「阿九！你立了大功，你來與我們會合，天王爺已恕了你的罪，也可以說，苦肉計成功了，你是將功折了罪……」

「眞的！」阿九突然興奮地說！並且，語聲未畢，人已越衆而上！而崖上飛來一道黑虹，正是一件仙人爪。蕭玖抓住鐵索，而左右傳來兩道勁風，兩柄長劍，宛如毒龍出洞般，向蕭玖刺到！

可是，衆人眼前一花，只見仙人爪如狼烟升空般，將個蕭玖在雙劍刺來時，脫困而出，而引上了山崖。不想，衆人只聽得蕭玖一聲厲喝道：「列位，快衝！」衆人眼前又見蕭玖是刀光如電，將乙靈師主

一刀擊中。然後，身形立變，向鐵靈帮衆衝殺。

東方乙靈師主，滿面鮮血，她是萬分苦痛的在叫：「阿九！你甘心情願，做叛徒！你……難道忘了，我……對你……的心意……」

鐵靈帮現在爲這個突然的變化而亂了手脚，又何况蕭玖簡直如瘋虎般，展開他的閃電無形刀法！他們，誰也清楚蕭玖之本領，他們誰也對他有三分忌憚……但是，他們誰也想不明白，蕭玖爲什麼如此的倒行逆施。

誰也相信乙靈位師主的話！以爲蕭玖用的是苦肉計，那想到，來個如此的大演變。

蕭玖只不過一刀擊中了乙靈位師主，現在，他已開始被鐵靈帮衆所困了。

他毫不在意，他滿意自己的决定，乙靈位師主還在問：「爲什麼？難道……爲了修羅大刑……」

他聲雄力壯的說道：「不！因爲，他是人，而你們只不過是禽獸……」

一聲聲的慘叫聲傳來！

華山九劍在查蘊兒的率領下，由後崖翻了上來，反客爲主了，他們反而向鐵靈帮衆施加壓力。

「你們速退……速……退……」

乙靈位師主先命令……垂死的人，頭腦特別清醒，她想到后土宮的失敗，如果后土宮成功了，那批人怎能脫身而出。

天王至尊的命令在其耳中响起：「暗中監視后土宮衆，最好讓他們來一個兩敗俱傷，由我們來個一箭雙雕……」

現在，她明白了，自己如果早些率領帮衆，加入后土神君之間，或者，以衆欺寡，可以取得成功。一念之私，哼，反而便宜了敵人！

但是，天王至尊爲什麼做這種事？

突然，他又想起了阿九的被刑，殺衆示威……還有，坑殺分壇帮衆……

天王至尊怕叛徒，他得清洗門戶，而自己，一再代阿九說項……天王至尊也把自己當作了叛徒？借爪殺人……或者……眞正的用意是，把自己這批人，當作了爲他火中取栗的貓脚爪……事成，留下來……再做第二次，總有一次，失手，被殺，或者，爲他自己的手所殺……

阿九的說話對了，人家是眞正的人，而自己……只不過是別人手中的刀，而天王至尊……是禽獸，眞正的禽獸！

何必多死人！讓他們走，現在，他至少，依然是此行之主，他可以號令他們，他們或者會明白自己的苦心！但願他們明白自己。

「別……別做！天王爺手中的刀，火中取栗……的……脚貓爪……」

她開始感到疲乏，她感到心頭空洞洞地……

突然，她依然覺得有人扶起了她……一個十分相熟的聲音在叫她……

「是阿九……」她精神一振，她看清了眼前的一切……一張冷漠的臉，但是，眼中却射出令人震驚的光……

「阿……九……」

「我是叛徒……」

「或者，你……是對的！」

「我！不該殺了你……」

「唉，那不是很好嗎……我——死在我自己的愛人的手中，我……死……得不寃……」

「七姊……」

「再叫我一聲……」

「七姊……七姊……」蕭玖大聲叫，而乙靈位師主，那個沒有姓名，只有個記號的少女，鐵靈帮中的一方師主，她滿意的閉上了眼睛。她永不再苦痛了。反正，她已說過，如果阿九死，她也會難過，傷心而死，既然如此，阿九是無意歸來，不，他是永不會再回歸鐵靈帮了，那麼，讓他好好的活下去吧！

蕭玖會好好的活下去？他凄慘地看着自己手刃的乙靈位師主，漸漸的，漸漸的在冷……冷……冷下去。

而他的心，也漸漸的，在沉，沉，沉下去……

鐵靈帮中不乏才智之士，老實說，他們全經歷過天王至尊的調教與訓練，他們也領略過天王至尊的手段……但是，他們未經過血的刺激，他們未醒悟過來而已。

現在，乙靈師主的垂死呼聲，他們中即使有幾個，尚未看清事實，却也有人解說與提醒，他們心中全有了股物傷其類的感慨……阿九的住手，符氏夫婦的深沉勸導！他們已明白，對抗只不過是死於莫明其妙的效忠而已。

他們走了——但是，他們全有前途茫茫之感。

蕭玖抱起了乙靈位師主的屍身，他也有着茫然之感。

「走吧！」張永沉聲的說道：「記住，將傷痛放在心裏，好好活下去，因爲，有不少仗得打……正邪之事，是無休無止的！」

蕭玖含淚點點頭，當他看到莊字血時，莊字血那失血的面容，令他猝然有所醒悟……

「七姊！我會活下去，現在……我是個眞正的叛徒了，眞正的……鐵靈帮的叛徒……」

一行人衆走着曲折的路——

後面有個孩子跟着——

（全文完）

精選俠情短篇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孤鳳復仇



相逢故友

冷凝香坐在小船內，心事重重，還有兩個時辰就可到瀘州；仇人全在此處，自己一人，雖然習得一身上乘武功，仇家又何嘗不是威震武林，而且財雄勢大，黑白兩道都有關聯，這次孤身犯險，抱着破釜沉舟決心，與仇家同歸於盡，也可以對得住父母在天之靈了！

兩岸風景如畫，千峯叠翠，奇岩靈石林立，泉水貫穿其間，有如玉龍飛舞，引人入勝！

冷凝香根本無心觀賞，只是秀眉微顰，螓首低垂，陷入深深的思維中。

突然，她感到不對，習武之人反應敏銳，立刻提高警覺，一股勁風襲至，冷凝香無暇多想，聽聲辨形，右掌往後揮去。

「硼！」的聲大响，偷襲的人「咦！」了聲响，似乎吃不住勁，往後退去，撞在船艙上，小舟一陣搖幌。

冷凝香疾轉身，勃然大怒，因爲偷襲的不是別個，正是船家！

「你……」船家顯然大出意料之外，指着冷凝香，一時說不出話來！

「怎麼，看見我是個單身女子好吃，起了壞念頭，是麼！」冷凝香淡淡道，絲毫不見火氣。

船家微微一窒，似乎冷凝香的話刺中他的要害；那一窒爲時極短，回過神來，輕叱一聲，揮拳猛擊！

冷凝香屹立不動，見招拆招，見式破式，將門戶守得像鐵桶一般！

同謀鋤霸

這隻小船沒有人掌舵，順流而下，隨波逐流，別說動手打架，即使很小心安坐船上，隨時都有危險，而今只怕難逃傾覆之厄了！

十招過去，冷凝香已看出對方功夫深淺，要殺害對方，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她仍然不出手，進一步探查此人武功來歷，今日偷襲是否另有陰謀？眞要小心一點才好！

纏戰中，這船家只用一套五行拳應戰，似乎猶有餘力，並不像存心要取冷凝香性命之狀！

這一來，冷凝香心底更加懷疑，加重壓力，雪山派的寒梅掌逐步施出。

颼颼颼，一連三招——「暗香流動」、「寒梅萬點」與「驕風傲雪」，僅此開頭三招，已令得船家站不住陣脚，這雪山派的鎭山之寶，果然不同凡响！

「砰！」船家吃不住勁，上身往後倒去，撞在船壁上，一葉小舟搖幌更激烈！

冷凝香再不留情，「月下寒梅呈瑞意」立即施出，船家不由大叫一聲「好！」全身猛縮成三尺光景，雙掌斜擺在胸口，定在那兒不動！

「颼！」冷凝香見了這招，心內震駭欲絕，身形微頓，漫天掌影立斂。

船家直到這時，才有喘氣的時候，緩緩站起身來，依稀看得清楚，那是一名濃眉大眼的年青人，看樣子總有二十五六年紀吧！

這時，他也是用懷疑目光望住面前的少女！

「你是天山派弟子？」冷凝香問。

「你是雪山派門下？」少年同時問。

二人一齊問，說完之後，立刻細細打量對方，想藉着對方外表多了解些底細。

小舟那能躭誤，尤其是水流湍急的沱江，一個轉折，似乎碰到什麼，舟身顛簸愈激烈，立時就要傾側！

危急中，冷凝香突然道：「你先掌舵去，我們可以慢慢說個明白！」

「好！」少年船家又何嘗不焦急，除非是不想要小舟，否則，首先穩住是最理想不過了！

既有一身不俗武功，平衡功夫自比常人強多了，少年船家雙櫓在手，小舟立即穩定進行！

冷凝香緩緩坐在艙中，冷靜望住這少年，不發一言，目光中已含有嚴厲質問意思。

少年船家神色鎭定，似乎胸有成竹，兩手操櫓，十分熟悉老練，看來是一名地道的水上人家，誰會想到還是一位武林高手呢！

大約又划行了十里光景，小舟轉入條小河，少年船家將船頭繩索縛在株樹上，然後神色一肅，抱拳道：「小弟徐海鵬，見過師姊！」

「哼，原來是胡師伯的高足，怪不得那樣神氣十足！」冷凝香口內仍然火氣十足，神色却大爲緩和！

原來這少年徐海鵬的師父——天山老怪胡元，與冷凝香師父——女藥師廖天香，原是一雙愛侶，由於一場誤會，立即翻臉分手，後來雖然明白眞象，二人仍然是不肯服輸，一拖就是幾十年。

說來好笑，表面上不說話，彼此間暗中却十分關心，如果知道對方有難，立即捨身相救，事後又形同陌路，各奔東西，所以在武林之中，已經是家傳戶喻的笑話了！

像今天，冷凝香到瀘州報仇，天山老怪胡元立即遣差愛徒下山相助！

徐海鵬等了足足三個月，才等到這位師姊，二人到底未曾見過面，不知是否其本人，所以在小船上一試，差點弄得小舟沉沒！

「師姊，小弟已在瀘州打探清楚，你的三位仇家可不是好惹的，這次報仇當眞是很難！」徐海鵬凝重道。

冷凝香聽了，臉色平靜，仰首望天，喃喃道：「我這次到瀘州，是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那怕是與強敵拚個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

徐海鵬瞧在眼內，頓時熱血沸騰，冲口道：「師姊，我一定會帮你完成這復仇壯舉！」

「多謝！」冷凝香只淡淡應一聲，秀眉微顰，似乎認清面對的強敵難以力敵，而且江湖經驗極好，平常法子簡直無法下手！

突然一咬牙，心中暗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決心就是我復仇最大勁力！」

「決心！」立即給冷凝香帶來無窮力量，她臉上愁色一掃而空，嘴唇緊閉，換上一片堅毅神色！

徐海鵬心內越發佩服，一名年輕少女，面對武功高強，勢力龐大的強敵，毫無懼色，憑這份決心勇氣，令多少男子漢自嘆不如了！

× × ×

瀘州雨傘天下聞名，當然是它美觀耐用，其它地方做出的傘無法與之相比較所致！

所以瀘州經營雨傘的商人一向賺錢，一手遮天鄒遠成更是其中翹楚，幾乎壟斷瀘州傘業。

他能够在競爭劇烈商場中屹立不倒，自然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即使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廣大市場，全是鄒遠成一人所獨佔，其它零星小股，比起他差得太遠了！

因爲鄒遠成有一身絕頂武功，黑白兩道全有朋友，所以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却能輕而易舉做到！

他清晨起牀，打完一套拳，然後在沱江岸邊走一段路，然後才接見幾位重要手下。

早起是一個好習慣，鄒遠成每天呼吸清晨的空氣，頭腦特別清爽，許多重要的決定就在這時訂下！

今天，他辦完一切公事，然後施施然到竹園仙館去打龍門陣，在這裏，可以見到三山五嶽人馬，江湖上的事最好是到此處來打聽！

竹園仙館是瀘州最好的酒家，根本就是鄒遠成出資經營，江湖朋友在此，根本不須付帳；當然，這是指有身份地位的人才有此優待，平常人家只有自己掏腰包，那價格可就駭人呢！

四川人喜歡擺龍門陣，天上地下，隨便一談就是幾小時，而且越說越有勁！

鄒遠成今天談話的朋友，是大江南北有名的人物——黑面判官楚青峯，鐵宰胡宗元二人。

三人在一間最好雅室傾談，好酒好菜，氣氛更融洽，笑聲更暢快！

突然，外邊傳來一陣陣高叫：「救命，打死人啦！」

「你往那裏跑！」……

一手遮天鄒遠成眉頭微皺，按下性子不動，以爲手下定可辦好這小事！

那知叫聲混和着喝罵聲，有愈來愈甚之趨勢，再也坐不住，「虎！」的站起，往外走去，他倒要看看，是那個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此處撒野！

大廳上幾張桌子打翻，幾位客人大概給滾湯熱茶燙得亂跳，雪雪呼痛！

地上有名少年，蜷縮一角，正給兩名雄糾糾的壯漢拳打腳踢；看情況，相特危急！

「住手！」一手遮天鄒遠成再也忍不住，大喝一聲。

「大爺，救救我，他們欺負我！」地上少年連滾帶爬，跑到鄒遠成面前。

那兩名漢子轉過面來，臉上仍然兇巴巴的，望住一手遮天鄒遠成，喝道：「這小子是你什麼人！」

「哈哈……」一手遮天鄒遠成心內大怒，氣極反笑，他根本未看清楚地上少年是何等樣人，對面大漢這態度簡直欺人太甚，把一手遮天四個字給抹上一層灰了！

「朋友想架樑吧，我們不妨試試身手吧！」其中一名壯漢自負得緊！

「梅花聖手郭福酋及吸血鬼李桃的人吧！」一手遮天鄒遠成到底不同凡响，硬將火氣壓下，平靜說道。

「哈哈，你也知道厲害吧！」兩名大漢聽這樣說，越發不可一世，那種得意法，眞令人可恨！

「二位大概也是武林中英傑，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一手遮天鄒遠成抱拳道。

「雷神呂文彬！」

「電神黃永年！」

一手遮天鄒遠成一聽，原來面前二人是綠林道上的雷電雙怪，而且是瀘州兩個地主請來，他們到底是忍不住了，首先發動攻擊！

「鄒老大，待俺來會會雷電雙雄！」鐵宰胡宗元此時已走出大廳，見了這情況，立即請命出戰！

一手遮天正中下懷，鐵宰胡宗元在川邊一帶，曾有過輝煌歷史，鄒遠成又何嘗不想見識對方手段，而且瀘州兩名商場上的大敵，也應施以攻擊！

鐵宰胡宗元不待回答，早已緩步走出，停在雷電雙雄面前一丈遠近，淡淡道：「在下請教兩位高招！」

雷電二怪見鐵宰胡宗元一身黑衣，高高瘦瘦的身材，像一枝竹竿，渾身透出慓悍勁氣，雖未通名報姓，相信也不是好吃的果子！

雷神呂文彬點點頭道：「閣下怎麼稱呼！」

「無名小卒，不值一提，我只是代主人出手，試試川中英雄手段！」鐵宰胡宗元淡淡道。

雷神呂文彬心內也弄不清楚對方爲何如此神秘，但他一向自負，當然不會害怕，沉聲道：「如此，兄弟放肆了！」

鐵宰胡宗元仰首望天，根本連話都未答一句，那神態有說不出的驕傲與自負！

這一來，雷神呂文彬再也忍不住，「嘿！」的一聲悶哼，大摔碑手猛擊出去，眞個心狠辣手，出招就要取人性命。

鐵宰胡宗元似乎未看到，任由對方勁氣充沛的手掌擊到，掌緣堪堪沾上衣襟，招式已老未老之際，鐵宰胡宗元穿心腿倏發，根本未看出絲毫徵兆，已結結實實擊中，雷神呂文彬身形像一枝箭，往後疾飛出去，口中鮮血狂噴，「砰！」的一聲大响，撞在棵大柱上，整個大廳一陣搖撼，雖未倒塌，這一撞之力，可想而知是何等強勁！

雷神呂文彬像一攤軟泥，躺在地上，毫無動靜！

「大哥！」電神黃永年驚叫一聲，疾衝上前，伸手一摸，微弱的鼻息幾乎覺察不出，脈息也快停頓，看來已經去死不遠了！

電神黃永年突然一咬牙，站起身來，雙目死盯在鐵宰胡宗元面上，恨聲道：「你是什麼人，爲何下此辣手！」

「嘿嘿……」鐵宰胡宗元只是一陣冷笑。

「怎麼，藏頭縮尾的，連個姓名也不敢報，算什麼英雄好漢！」電神黃永年恨聲道。

「對你來說，已經不須通名報姓了！」鐵宰胡宗元淡淡道。

電神黃永年一聽這話，知道對方要趕盡殺絕，自己兄弟一向目中無人，深入虎穴，看來這竹園仙館，正是我們兄弟喪身之所！

大廳上全是一手遮天鄒遠成的人，此時圍在四周，電神黃永年想要脫身，只怕難於登天，剛才進入竹園仙館未曾留意，此時定睛看時，大廳內的人，那一個不是氣靜神凝，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高手，想不到這小地方，會有如此多的高手！

「你自己了斷吧，也好落個全屍！」鐵宰胡宗元雙目望天淡淡道。

電神黃永年一聽，心內怒火勃發，再也不顧生死，暴叱一聲：「惡賊，拿命來！」身形縱起，猛撲過去！

鐵宰胡宗元連眉毛都未跳一根，看來這傢伙神經像鋼絲一樣堅硬，的確是個狠角色！

大家有目共睹，這鐵宰胡宗元武功强，心更黑；舉手投足，取人性命，以後與他相處，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所有大廳上的人，全是一手遮天鄒遠成手下，見這位初來的高手，小試牛刀，經已光芒四射，時間久些，那有他人的機會！

俗話所說，鋒芒太露，的確不是件好事！

電神黃永年撲出的身形，聲勢極猛，這是他孤注一擲的全力一擊，當眞是非同小可！

鐵宰胡宗元待對方臨近，身形滴溜溜一轉，翩然翻上半空，正好飛凌黃永年背面上，右手輕鬆擊下去，那種容易法，令衆人感慨叢生，電神黃永年連哼都未哼一聲，扎了幾下，立即寂然不動！

橫行江湖的雷電雙怪，就此除名，在鐵宰胡宗元手下，只不過出了兩招！

這等武功，令人凜然心驚！

鐵宰胡宗元手斃兩人，好像無事人一般，施施然走入雅室繼續飲酒！

「多謝大爺救命大恩！」那少年這時才回過神來，立刻跑到一手遮天鄒遠成面前跪下，連連叩頭！

「嗯，你叫什麼名字？」一手遮天鄒遠成和緩問道。

「小的徐海鵬，原在沱江一帶划船，今早這兩人乘船時，不斷說在瀘州要與大爺作對，到岸時，他們又不給錢，我立即趕來此處稟告大爺，誰知道這二人又在路上碰到，他們卽攔住查問，我拚命跑來此處……」

「很好，以後如有什麼形跡可疑人物，可以來此報告胡大爺，那是剛才打倒兩賊的大爺，你知道嗎？」一手遮天鄒遠成道。

「小的知道！」徐海鵬叩頭道。

「今天你辛苦了，到帳房去領取叁百兩銀子，算是我打賞你的！」一手遮天鄒遠成道。

「多謝大爺！」徐海鵬高高興興去領銀子，然後走出竹園仙館。

雷電雙怪的確是吸血鬼李桃請來的打手，誰知竟給徐海鵬用計引至竹園仙館，白白送了性命。

像這樣事件，在茶樓酒館中，許多三山五岳人馬，自然會傳出去，吸血鬼李桃很快就會知道，徐海鵬知道他們兩家，一場捨死忘生的爭鬥，立將爆發；但是，講實力，吸血鬼李桃稍有不及，徐海鵬心內又暗暗想法子！

在瀘州，除了一手遮天鄒遠成及吸血鬼李桃之外，還有一位可以左右大勢之人物，梅花聖手郭福酋！

表面上，梅花聖手郭福酋坐鎭梅花敎場，其實是一位坐地分贓的大盜，所以賭場妓院，以及許多黑道上的玩意兒，全在他的關照下，欣欣向榮！

晚上，徐海鵬與冷凝香詳細討論，怎樣將瀘州之霸引至互相殘殺局面，待他們幾場大火併之後，那時再出手，相信比較容易！

商量片刻之後，二人決定先抵梅花敎場下手。

第二天，午飯後，梅花聖手郭福酋要回家會客，敎場由弟子自行練功！

冷凝香施施然走入敎場！

練功的多數是少年男子，見一名絕色少女光臨，頓時精神一振。

冷凝香站在門口，望住他們，妙目亂轉，似乎在找人一般。

「姑娘，到這兒找人麼？」一名壯漢越衆而出，出言詢問，他正是梅花敎場第一位敎頭——金鎖手姜伯年。

冷凝香搖了搖頭，並未回答，仍在怔怔的望住衆人練功！

她搖頭到底是什麼意思，金鎖手姜伯年也看糊塗了，當然想不到她是來搗亂的；所有梅花敎場的少年，恐怕怎樣都不相信！

金鎖手姜伯年眉頭微皺，對一名女孩子，態度上自然而然比較客氣些，所以他仍然按住性子，在一旁陪着。

場中少年也停止練功，圍將上來，似乎極有興趣在觀賞一件妙物。

「你們武功很好呀！」冷凝香突然笑道。

「姑娘也喜歡武功麼，在瀘州，我們梅花敎場最好，你也可以來練呀！」其中一少年道。

「我不信，人家說梅花敎場的弟子很差勁，所以我親自來看一看啦！」冷凝香笑道。

「是不是很好！」那少年高興道。

冷凝香微微搖了搖頭。

「怎麼，你認爲我們武功很差勁！」那少年似乎火氣給挑起，所以聲音也提高很多！

冷凝香微微點了點頭。

「哦，姑娘是否要試試我們的功夫，光說是沒有用的！」那少年大聲道。

「以我看，試不試都是一樣！」冷凝香笑道。

「好，小可尹伯祥，請姑娘指敎幾招！」少年道。

「不用幾招，只須半招，就可讓你躺下！」冷凝香說得很輕鬆，笑容更令人心醉。

「好呀，原來姑娘是踢館來的，小可倒要來試一試！」少年尹伯祥火氣更大，要不是看在對方是一名少女，早已破口大罵了！

冷凝香從容走進，蓮步姍姍，直往場中走去。

尹伯祥心內極端不服，也跟着走去，他存心要讓這少女試試厲害。

二人站定後，冷凝香淡淡道：「你出手吧！」

「好！」尹伯祥說幹就幹，右拳迎面擊出，全是硬橋硬馬，他是想以力取勝。

冷凝香毫不閃避，也是右拳迎上。

「砰！」聲音很輕，尹伯祥那隻手一下子像碰到鋼板上，痛澈心肺，忍不住彎下腰去。

「是不是半招！」冷凝香笑道。

「好，果然是半招，姑娘好武功！」金鎖手姜伯年在一旁看得很清楚，這女孩子一身內家功夫，已可列江湖上絕頂高手，她今日有目的而來，梅花敎場只怕要經受考驗，當下暗令人請館主，自己只好挺身而出了！

「很好，大敎頭親自出手，想來一定有非凡表現！」冷凝香的輕鬆神態，令得在場的各弟子心內暗暗愛慕。

金鎖手姜伯年心內焦急異常，他當然明白，對方既能將內家功力練成那樣火候，今天無論如何，自己也無法討好，事到臨頭，而且在衆弟子面前，只好趕鴨子上架子，硬挺！

心內思潮起伏，表面上仍不能不硬起頭皮，大大方方抱拳道：「老漢想在拳脚上請敎幾手高招！」

「客隨主便！」冷凝香淡淡道。

金鎖手姜伯年心內也不禁暗暗有氣，一個年輕女孩子，初出江湖，就這樣目空一切，專門惹事生非，嘿嘿，天下能人多得的是，到時自有你的好受！

「出手吧！」冷凝香見對方雙目前視，怔怔的望住空中，似乎在想什麼心事，微覺不耐煩，即出言催他快點動手過招，乾耗着可不是味道。

「遵命！」金鎖手姜伯年心神一震，不敢大意，猛吸口氣，身形一錯，揉身而上，將自己成名絕技——金絲綿掌施出。

冷凝香見這老傢伙馬步沉穩，左手陰掌，右手陽掌，門戶守得極緊。

看情況，金鎖手姜伯年是採取守勢，不求有功，只求無過，所以令得冷凝香暗暗生氣，如今想不施殺手都不行，與對方乾耗下去，豈非笑話！

金鎖手姜伯年全神戒備，將一套金絲綿掌發揮得盡致淋漓；但是，卻沒有一招是攻擊的，因爲這樣，防守力量就增加了幾倍！

冷凝香神色越來越莊嚴，凝神半晌，一隻欺霜賽雪的右手緩緩抬起，將抬到胸腹之際，平推出去！

怪事突然發生了，一股旋風捲起，往金鎖手姜伯年身上襲到！

金鎖手姜伯年急施千斤墜，雙脚像釘在地上，但那旋風急轉，威力實在太强，幾乎像有數十人拉動，那力量實在不易抵受，踉蹌的移動一步，又一步，接着蹬蹬蹬，身形頓時失去穩定性，這一來，冷凝香身形平滑前去，左掌已拍中右臂。

「克察！」聲音很輕，金鎖手姜伯年一條右臂已經折斷，雖然拚命忍住，那種

痛法，仍然忍不住哼出聲來。

「呀！」旁觀衆弟子一齊驚叫起來。

冷凝香淡淡道：「鄒老大果然沒有說錯，你們都是騙人的玩意兒，登不得大雅之堂！」

「你是一手遮天鄒遠成的人！」金鎖手姜伯年怒道，他這一開口，眞氣渙散，右臂更加痛了！

「嘿嘿，你們以後再不知趣，鄒老大只怕不會像今天這樣客氣，瀘州地方只有一個主，聽明白沒有！」冷凝香峻聲道。

「很清楚，我們早就清楚了！」姜伯年雖然快昏過去，仍然咬住牙齦回答。

「好，祇要明白，你們這騙人的教場可以照舊開下去，否則：哼哼，那時鄒老大可就不容情了！」冷凝香說罷，才大模大樣揚長而去！

「氣死我也！」金鎖手姜伯年一口氣憋不過來，咕咚一聲昏倒地上。

「快找館主！」衆弟子驚叫。

待冷凝香走出梅花教場門口，徐海鵬立即奔向百蔭園。

這百蔭園是一所製傘地方，總有千多人，是一手遮天鄒遠成名下最大製傘工地，手下最好師傅全在此處，他看得極重！

徐海鵬快到門口，隨即在地上抓一把黑土，往臉上抹去，立即令人看不清楚，隨即點起幾把火，往內擲去。

試想，製傘場所的桐油及油紙，還有其它許多易燃之物件，給火點燃，那還得了！頓時天下大亂，驚慌叫聲响成一片。

徐海鵬一不做，二不休，凌空縱起三丈，手中幾把火往四下亂擲，看那裏物件多，就往那裏擲！

「你是什麼人！」三條人影横掠過來，截住徐海鵬喝問。

徐海鵬更不打話，伸手就打——梅花獻瑞、一朶梅花報早春……全是梅花教場的獨門招式。

「你是梅花教場的人！」有名中年胖子喝道。

「嘿嘿，叫你們知道厲害！」徐海鵬說時，右手一式「歲寒之友」，待招式將老，疾變「潛龍勿用」——那已經是他天山派絕學，中年胖子已給打中，口吐鮮血，昏死過去！

反正已經鬧開了，徐海鵬下手更不容情，七人全給打傷，其餘一班人，更不在話下，只不過片刻光景，百蔭園已變成修羅場，傷亡的人一大堆！

尤其是那場火，燒得實在澈底！

徐海鵬看大功告成，故意在四周奔跑喝叫：「趙老大，看還有沒有東西可燒，別漏了！」

「把那矮子殺了，他已跑到大樹後面去了！」

× × ×

故意裝做幾種不同聲音，又極快移換地方，令得百蔭園內的人認爲，梅花教場來了大批武林高手；否則，怎這樣容易毁了百蔭園！

屢歷險途　奸人授首

一葉扁舟，順流而下，停泊在一處極清靜的斷壁懸崖下，徐海鵬與冷凝香才取出酒菜，慶祝初步成功！

「想來瀘州這幾天，一定是熱鬧得緊！」徐海鵬笑道。

「只怕梅花教場實力太弱，不是一手遮天鄒遠成的對手，而且像鐵宰胡宗元那樣高手，無人能敵，雙方一接觸，梅花教場豈非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兒！」冷凝香皺眉道。

「師姊把梅花教場看得太簡單了，他們館主廣交黑道巨寇，別說多，只要請來兩三位，已經可以將瀘州鬧得天翻地覆，你只看好啦，他們這幾天，相當辛勞呢！」徐海鵬得意笑道。

冷凝香反而秀眉深鎖，似乎觸動愁腸，連帶想起在天之靈的父母了！

瀘州三大霸王，一天時間之內，將戰火點燃，長時間的互相傾軋，各方面明爭暗鬥的仇恨，一下子爆發，立即招兵買馬，準備盡全力將對方趕盡殺絕！

火燒百蔭園，强闖梅花教場以及雷電雙雄的受創，令得三位霸主暴跳如雷，全將對方恨入切骨，那怕是傾家蕩產，也要報此大仇！

首先是梅花教場館主發動，只不過五個時辰，已請來十多位帮手，像鐵臂拳王何宗烈，化血羽士李如春，牽魂引于讓及淮陽八義等，加上瀘州本地二十幾名武功比較好的硬把子，聲勢頗爲强盛，決定當晚給敵人一個致命性的痛擊！

一手遮天鄒遠成呢，百蔭園是他名下重要產業，瀘州出名的雨傘，大部份在此做成，梅花教場竟然出此毒手，將百蔭園燒得乾乾淨淨，最可恨的，一批手藝純熟老師傅，非死即傷，試想，短時間又那裏去找這麼多熟手工人，也即是說，他這獨樹一幟的製傘業，立即受到致命打擊，試想，這是何等可恨的事！

一手遮天鄒遠成在大廳上走來走去，面色陰沉，目光透出濶濶血光，雙手緊握恨不得將仇家生吞活剝，以消心頭之恨。

「老大，我們應該立即反擊，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否則，他們眞以爲自己可以稱王稱霸呢！」鐵宰胡宗元出言道。

「對，事不宜遲，我們立即行動！」黑面判官楚青峯附和道，他們二人今日剛來瀘州，就露了一手，將雷電雙雄斃於掌下，因此之故，立即受到一手遮天鄒遠所重用，誰想到又發生此事，所以雄心勃勃，再表現一下。

「他們既敢明目張胆進犯，一定有相當準備，我們尚未弄清楚底細，貿然進攻，是否值得冒險。」一手遮天鄒遠成沉聲道。

「老大，我們可挑七八名武功好的硬把子，出其不意突襲，見人就殺，攪他個翻天覆地，即使他們有大批高手，我們看來也不用怕了，萬一不敵的話，我們逃走大致不會太難吧！」黑面判官楚青峯道。

「青峯這法子可行，老大別再多考慮，兵貴神速，遲則生變！」鐵宰胡宗元也出言道。

「好，就依你們，八人出擊，無論成功與否，迅速回來防守，要是他們趁虛而入，那可不是好玩的！」一手遮天鄒遠成到底是老謀深算，不肯冒失行動，如今是逼上梁山，不得不挺而走險！

「老大放心，我們到那裏，最多只不過一盞熱茶時分，無論成敗，立即回來！」鐵宰胡宗元道。

「八個人够嗎？」一手遮天鄒遠成實在有點担心，他如今對付的是梅花教場，而且這位館主！梅花聖手郭福僧出身綠林，與黑道上的强梁素有交往，他們這班人的作風，眞可說得上是心狠手黑，殺人不眨眼，對付他們，能够掉以輕心嗎！

「老大不用担心，」黑面判官楚青峯又道：「我和老胡，再加上無才居士梁冲，鬼眼焦平，金刀王南宮清，禿鷹霍少庭及銀燕子路宇等八人，相信可以給對方一個打擊！」

毫無疑問，這威名赫赫的八人，全是武功極好的硬把子，而且只是突襲行動，全力一擊，立即撤退，諒來不致全軍覆沒，事到如今，一手遮天鄒遠成只好担上多少風險，與强敵拚個明白！

「走！」鐵宰胡宗元把手一抬，當先縱身躍出，其餘七人也跟着掠出！

颼颼颼，八條人影展開絕頂輕功，在屋頂上急掠，那等快法眞叫人嘆爲觀止。

突然，前面也有夜行人，鐵宰胡宗元把手一揮，當先隱在屋脊背後，低聲道：「如是敵人立即狙殺，下手要快要辣！」

七人沒有回答，當然已經聽清楚！

世上就有這樣巧事，梅花教場派高手突襲鄒遠成，而鐵宰胡宗元所領八人，正是同樣目的，竟然會在半途相遇，雙方狹路相逢，看來這場酷殘的厮殺即將展開！

來人總有二十幾個，看他們身法，也有十幾人功力深厚，武功高强！

鐵宰胡宗元當機立斷，待當先十人：—即武功最好的强敵掠過，立即縱身躍出，連招呼都不打一個，砰砰砰，兩人經已中掌。

「你……」後面那人大驚之下，一時尚未弄清楚這是什麼回事，急急巴巴的想問明白！

鐵宰胡宗元悶聲不响，雙掌如電，「克察！」那傢伙頭骨已斷，翻身倒地，就此死去。

其餘七人全力出擊，梅花教場派出的高手，已有一小半人夭折。

「有埋伏！」

「噯喲！」……

淒厲的叫聲，與驚駭的呼救聲，在黑夜中愈加恐怖，那十名武功較好的高手，一時想不到有此意外，待得發覺回援之際，已經損失了十幾人！

「好辣的手！」鐵臂拳王何宗烈如一陣風趕到，見屋頂上佈滿了自己人的屍首，忍不住咬牙切齒恨道。

「彼此彼此！」鐵宰胡宗元淡淡道。

「你們無緣無故的，爲何悶聲不响的擱路殺人？」化血羽士李如春厲聲問。

「我們是無緣無故的麼？」鐵宰胡宗元反問。

「那麼是什麼理由，請你說說看！」鐵臂拳王何宗烈顯然也想玩玩花頭。

「嘿嘿，各位也是老江湖了，何必還要做這無聊把戲，是你們自己人透露出來，今晚偷襲我們，否則，我們又不是神仙，怎會在此等候大駕！」鐵宰胡宗元淡淡道。

鐵臂拳王何宗烈一聽，心內大驚，已經相信了七八分，胡宗元的話十分有力，沒有人透露消息，他們怎會在此等候！

這時候，鐵宰胡宗元心頭暗笑，隨便一句話，給對方伏下禍根，不知那個倒霉，待他們去鬧吧，最好來個自相殘殺，那時更妙！

鐵臂拳王何宗烈心神劇震下，竟然問了句蠢話：「是誰告訴你的！」

「哈哈……」鐵宰胡宗元放聲大笑。

「哈哈……」其餘七人，一樣的暢快大笑。

化血羽士李如春等，心內也暗暗皺眉頭，何宗烈也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了，竟然問出這等話，人家會將這引爲心腹的內奸講出，任你屠殺，這眞是笑話。

「好，待我先殺了你們這班狗賊，看說不說！」鐵臂拳王何宗烈老羞成怒，就想拚命！

「何老頭，我勸你冷靜點想想，我們既知你們來此，如沒有足够力量擺平你們，我們會呆在此處嗎！」鐵宰胡宗元淡淡道。

梅花教場的人，大爲震動，在他們如今情況，認爲鐵宰胡宗元的話十分可靠，他們定然埋伏好了，像剛才的手段，大夥兒有目共見，對方殺人手段，的確够狠够辣，難道今晚全軍覆沒於此麼？

「可恨的內奸！回去一定要將他找出來，挫骨揚灰，碎屍萬段！」鐵臂拳王何宗烈暗暗咬牙切齒。

突然，化血羽士李如春道：「你們既然埋伏好，爲何不動手，難道還要等待時辰！」

「哈哈……」鐵宰胡宗元朗聲笑道：「我說老李，大家在江湖上混，吃碗苦飯，除非是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否則，能够和氣生財，化干戈爲玉帛，那是最好的了！」

「我不明白！」化血羽士李如春給弄糊塗了。

非但他一人不明白，在場所有的人，敵我雙方，一樣不明白其中奧妙處！

鐵宰胡宗元笑容越來越好，充份表現出他的善意，溫和道：「老兄，你與我們鄒老大沒有仇，而且鄒老大還一再申述各位義氣深長；所以，我們希望各位棄暗投明！」

「棄暗投明？」化血羽士李如春弄不清楚。

鐵宰胡宗元點了點頭。

寒風習習，四周是一片寧靜，這班殺人不眨眼的綠林强寇，顯然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中。

「哈哈……」一手遮天鄒遠成高大身形，自黑暗中走出來。

「呀！」這樣一來，鐵臂拳王何宗烈自然更相信，他們眞有埋伏。

「各位，剛才老胡已將我的意思說明白，倉促之間，當然難以決定，這樣好啦，你們回去想想，三日之後答覆；或者你們不顧交我這朋友，那也沒有關係，人各有志，鄒某人只希望各位以後不再與我爲敵，言盡如此，各位三思！」一手遮天鄒遠成笑吟吟道。

處如此情況，鐵臂拳王何宗烈還有何

話說，用武力，只怕今晚會全軍覆沒，而且一手遮天鄒遠成財雄勢大，梅花聖手郭福酋只怕不是對手。

他們的關係，並無多大交情，只不過互相利用而已，因此之故，賣命犯險，應該要考慮考慮了！

鐵臂拳王等人靜立夜風中，一時進退兩難，而一手遮天鄒遠成這邊，此時已處在絕對優勢，而且在心理上，經已將對方徹底擊敗！

而且，消滅了梅花教場十幾名高手，自己這方面完整無缺，只幾句話，這班黑道上的亡命之徒，恐怕再不會爲梅花教場繼續效力。

一手遮天鄒遠成十分滿意今晚上的戰果！

考慮了好半晌，鐵臂拳王何宗烈困難的咽一口痰，望了自己這班老兄弟一眼，知道他們意思，沉聲道：「今晚之事，至此告一段落，鄒老大的厚愛，我們兄弟全記得，山高水長，再容相見之日，就是我們兄弟報效之時！」

「鄒某永遠等候各位好朋友！」

「後會有期，再見！」鐵臂拳王何宗烈不願多說，微一抱拳，即轉身往來路掠去。

而其餘之人，也急忙跟着奔入黑暗之中。

× × ×

今晚輝煌的戰果，可說是全賴鐵宰胡宗元大功，隨機應變，因地制宜，尤其是最後一着，不戰而屈人之兵，而且又給對方一個離間計，無論是那個遭殃，反正是梅花教場的人！

如果繼續硬拚，像鐵臂拳王何宗烈等高手，可不是好吃的果子，極可能是兩敗俱傷局面，所以鐵宰胡宗元靈機一動，立即派禿鷹霍少庭回去，如此如此，果然大獲全勝，雖然鐵臂拳王何宗烈並未來投，而他們只要離開梅花教場，已可算是很好的結果！

「一兩天內，梅花教場只怕不敢異動，吸血鬼李桃，明天就要將他摧毀！」一手遮天鄒遠成道。

鐵宰胡宗元想了想，立即道：「老大，吸血鬼當然也是要消滅的敵人，以我看來，先將梅花教場澈底摧毀，如今看來，並不是難事，一兩天內，吸血鬼李桃不去動他，待梅花教場在人間消失，諒來吸血鬼不足爲懼！」

「兩面作戰，恐怕不是上策，他們兩方面固然無甚驚人力量，我們小心從事，總是穩健些！」黑面判官楚靑峯也趁機出言剖析利害。

「二位賢弟，」一手遮天鄒遠成叫得很親熱：「我們這兩夥敵人，必須要在三日之內消滅，否則，待他們復過口氣，那就大大不妙！」

鐵宰胡宗元不響，他內心雖然摸不透，但知道一手遮天鄒遠成必然會說明白，所以靜聽下文。

「首先，梅花教場經此打擊，鐵臂拳王等高手離開，他們已無力攻擊，即使鐵臂拳王仍然忠於梅花教場，他們未找內奸，一時間也不敢進犯，趁此空隙，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將吸血鬼李桃主力摧毀，瀘州城內，相信可以立足了！」一手遮天鄒遠成侃侃而談。說出進攻吸血鬼李桃的主要理由。

「老大果然老謀深算，機智過人，小弟衷心欽佩！」鐵宰胡宗元抱拳道。

一手遮天鄒遠成微笑道：「自己兄弟，別客套，賢弟今晚表現，智勇雙全，像這樣首屈一指的大功，愚兄可有什麼說，因爲這次遭遇，是前所未有的兇險，大夥兒齊心協力，同舟共濟，過了此關頭，那時可以享福了！」

「多謝老大！」衆人歡聲謝道。

「好，今晚大夥兒辛苦了，早點休息，明日下午，我們一齊出擊！」一手遮天鄒遠成說罷，當先走出。

其餘各人，也分別找地方睡去了！

× × ×

瀘州是個大碼頭，長江及沱江交滙點，而且四川歷來都是魚米之鄉，又在峨嵋勢力之內，這地方的旺盛，是很自然的事了！

像這樣的一個大碼頭，賭塲、妓院，一定够熱鬧，也即是說，最快的賺錢行業了。

今晚，華燈初上之際，天香閣就來了三位豪客，這三個人架子很大，脾氣更壞透了，全是眼睛朝天看，說話都是用鼻子哼！

這全是豪客特有的標誌，所以接待的人更加殷勤，越發小心。

引進牡丹亭，曉月，荷香兩名小婢獻上香茗，水晶盤中的糖菓盒，及茶壺，茶杯等等全是宋朝哥窰出品，其名貴處可以想見。

當中一位中年客人端起茶杯，漫不經心呷了一口，眉頭微皺，突然變臉道：「你們開婊子院的人怎麼攪的，這茶葉是人喝的麼？」

「大爺，這是眞正的杭州雨前龍井，十兩銀子一兩，很不容易買到呀！」招待的秀香陪笑道。

「他媽的，十兩銀子一兩，騙三歲小孩，大爺家內的書僮也不喝這笨茶！」中間那名客人罵時，順手一擲，那隻名貴的茶杯「噹！」的聲掉在地上，打得粉碎！

「呀！」秀香不由大驚，這茶杯的價錢非同小可，萬一他們不賠的話，那可不是玩的！

「喂，你們天香院的婊子怎麼架子這樣大，是瞧不起大爺出不起錢麼！」左邊客人罵道。

「不！不！不！姑娘們就來了，她們來見三位大爺，當然要小心在意打扮一下，總不能蓬頭垢面的出來呀！」秀香陪笑道。

「嗯，何必找人家呢，你倒不錯嘛！」下首客人笑道。

「小妞兒，你做了多少年婊子？」中間客人笑問。

秀香滿臉通紅，她雖然在天香院賣笑，接待的全是達官貴人，談吐文雅之輩，像這三人如此語氣，只怕是從未見過的粗俗之輩。

「好呀，大爺問話，你竟有胆不答！」下首客人罵時，一脚踢出，可憐秀香一名弱質女子，那能禁受得起，整個人飛起

，撞在雕花窗上，花啦啦，直跌出去，可憐秀香從未受過這等折磨，驚駭之餘，經已昏死過去。

「呀！」曉月，荷香大驚失色。

「什麼人在此撒野！」一名神態威武的漢子凌空掠來，輕功造詣不凡！

「是我！」中間那客人淡淡道。

「敢是活得不耐煩了。」威武漢子喝道。

「嘿嘿……」中間那客人一連串的冷笑。

「好，看來三位定是道上朋友，在下花面豹子呼延啓泰，請多多指教。」威武漢子抱拳道。

「嗯，我來指教你！」中間客人緩步走出。

花面豹子呼延啓泰心內暗暗震駭，他看得出，面前的人是一等一的高手，那股無形殺氣，只有武林中絕頂高手才有此現象，他到底是誰呢？

「小花貓兒，出手吧！」客人笑笑。

花面豹子呼延啓泰大怒，此人出言侮辱，明知不敵，也要與他拚個明白，當下喝道：「朋友既然如此强橫，看來是有意尋釁！」

「別嚕囌說話拖時候，待你躺下時，才算盡了責任，快出手吧！」客人笑道。

「好狂！」花面豹子呼延啓泰大怒，身形縱起，右掌挾着道勁風猛擊！

中年客人連眼皮都未眨一下，神色冷漠，待對方衝到臨近，右脚突彈，那等快法，簡直連影子都看不到，花面豹子呼延啓泰整個人給打得飛起，嘩啦啦，這回更不得了。左邊一排雕花朵壁整個粉碎，四散飛揚，而且上面陳設的古玩珍器，價值極貴，經此一撞，全部報銷。

花面豹子呼延啓泰大驚，他受了一脚，人未受傷，但所毀寶物，都使他寒心，上面責怪下來，他實在無話想像這是個什麼結果？

三個客人若無其事端坐上首，十分享受的喝茶剝瓜子！

「你們有種的別走！」花面豹子呼延啓泰無法可想，只有來這麼一句。

「放心，你快去找帮手，慢慢的找，越多越好，我們耐性極好，一定會等你來！」上面客人笑道。

「好，有種！」花面豹子呼延啓泰恨聲道，然後一頓脚，轉身疾衝出門口。

這三人不是別個，正是鐵宰胡宗元，黑面判官楚靑峯及鬼眼焦平三個，不僅如此，所有瀘州內的妓院賭塲，全有人搗亂，而天香院却是所有妓院中最好的，僅是此處的擺佈，已經駭人聽聞，更遑論其它了。

等了好半晌，仍未見花面豹子呼延啓泰回來，三人坐得不耐煩，鐵宰胡宗元眉頭一皺，計上心頭，低聲說道：「我們放火！」

黑面判官楚靑峯一怔，隨即笑道：「好主意，玩火比呆坐這兒好多了！」

一座雕樑畫棟的天香樓，不消片刻，立刻火光熊熊，劈劈拍拍燃燒起來！

院內頓時鷄飛狗走，天下大亂，尤其那班女孩子，那曾經過這種事，慌亂中只顧逃命，什麼也沒有帶。

整整的忙了一天，吸血鬼李桃名下的賭塲，妓院全部摧毀，手下的硬把子也傷亡殆盡，但是，却沒有見到吸血鬼李桃本人！

這一戰大獲全勝，一手遮天鄒遠成十分高興，瀘州兩大强敵，已去其一，諒來吸血鬼李桃孤身一人，已無多大作爲，如今可以全力對付梅花教場，梅花聖手郭福酋有什麼能力抵擋。

爲了大夥兒兄弟，一手遮天鄒遠成擺下慶功宴！

「老大，兄弟敬你三杯！」鐵宰胡宗元首先站起敬酒。

一手遮天鄒遠成笑容滿面，乾過一杯後，隨即神色一整，朗聲道：「各位兄弟，大夥兒辛苦了長久的時候，希望以後能吃口安樂飯，趁着酒興極好之時，我們同心合力，將梅花教場徹底消滅！」

「好！」歡聲雷動！

由於敵人勢力削弱，所以這次進攻，勝算極高，二十幾名高手，滿懷信心衝到梅花教場。

靜蕩蕩的，聽不到人聲，鐵宰胡宗元端詳了好半晌，雙足疾蹬，身形竄上屋脊，飛快轉了一圈，屋內除了幾名老人婦孺之外，並無任何高手存在。

「好小子，他們逃了！」黑面判官楚靑峯喃喃罵道。

「嘿嘿，放火燒！」鐵宰胡宗元再不客氣。

他們都是老江湖，對於殺人放火，全都是熟手，不消片刻，這座宏偉的教場立刻付之一炬。

雖然未能殺死梅花聖手郭福酋，燒去教塲，也可畧解心頭之恨。

火光中夾着劈劈剝剝的響聲，附近百姓似乎知道是江湖上的仇殺，所以人們都不理會！

突然，一名少年衝過來，叫道：「大爺，我知道他們躲的地方！」

衆人定睛看時，原來正是前日報訊的徐海鵬，當日一手遮天鄒遠成曾經有過重賞，想來也是自己人！

鐵宰胡宗元急道：「小兄弟，他們在那裏？」

「在宓妃廟中！」徐海鵬低聲道。

「多少人？」黑面判官楚靑峯又問。

「大約三十人，我站在很遠，看不清楚。」徐海鵬道。

「嗯，那地方很隱秘，在瀘州城內，他們巳無地容身，宓妃廟正好藏身。」鐵宰胡宗元果然相信。

「老胡，可要通知鄒老大？」黑面判官楚靑峯低聲問，他怕自己的人罩不住。

「兵貴神速，我們這兒都是硬把子，相信梅花聖手郭福酋身旁不會有特級高手，今日再不容他逃去！」鐵宰胡宗元道。

「好吧，我們去！」黑面判官想想也對。

「小兄弟，煩你到鄒爺那兒報告一聲。」鐵宰胡宗元和婉道。

「大爺，還是我帶你們去吧。」徐海鵬問道。

「不用了。」鐵宰胡宗元笑着回答，他實在很高興，沒有這年青人報訊，眞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找到梅花聖手郭福酋，像

這樣的漏網之魚，永遠是個禍根，能够早日剷除，那是極端的好事！

望住他們離去的身形，徐海鵬暗自高興，冷凝香的仇家，火併之勢已成，三人中去了兩人，那時再出面，容易得多了。待他們走後，又等了一會，徐海鵬也施施然趕去宓妃廟。

這地方已遠離鬧市，座落在半山上，背山面水，風景清幽秀麗。

鐵宰胡宗元等二十人一撲到立刻分散，將所有出路封鎖，然後伏在暗中窺伺。

好半晌，沒有動靜，鬼眼焦平將一顆石子拋出，「咚咚」的聲響，在三更半夜裏就十分刺耳！

颼颼颼，三條人影由廟中穿出，全是一色的黑色夜行衣，站在門口張望半天，仍然未發現敵踪。

「老五，我們往前面樹林搜搜！」其中一人道。

「好，老八往東邊山坡後走，看看有人麼！」另一人低聲道，神情却很緊張。

這三人原來正是淮陽八義的主人，老二、老五及老八，其餘五人仍在廟內！

老二伴着老五，全神戒備往林內走，心內惴惴自危，步步爲營往林中走去，還好並無敵人。

「颼！」兩條繩子突然飛出，剛好套在二人頭上，想伸手拉時，人已給吊了起來，砰砰兩聲，胸口及華蓋穴分別中掌，半聲不响，經已倒地死去！

老八從山坡轉回來，正想出聲招呼時，老二與老五也從林中退出！

「這地方偏僻，他們一時只怕找不到。」老八道。

「嗯！」

「可能！」

兩個聲音一齊答應，老八聽得有點糢糊，心內還以爲是兩位拜兄小心起見，不敢大聲，所以就坦然走入廟去。一面大聲道：「館主，沒有敵踪！」

「明明是一顆石頭，怎會沒有人，你們看清楚沒有！」正是梅花聖手郭福酋的聲音。

「我……」老八心內很不高興，正想辯說時——

「砰砰！」「哎喲！」那兩個穿着淮陽八義衣着的二人，冷不防突然出手，老八頓時喪命，而梅花聖手郭福酋也中一掌了，雖然避開前胸要害，但左臂已折，顯然受了重傷，即使可以再戰，功力最少削減大半了。

「呀！」「你是什麼人！」混亂中，還未弄清楚什麼回事，二人如出柙猛虎，威不可當。

颼颼颼，人影翻飛，從四方八面殺到，梅花聖手郭福酋等驚心胆戰，不知敵人來了多少高手，拚命抗拒。

這一塲大戰當眞是慘烈無比，梅花聖手郭福酋這邊高手，知道是生死存亡關頭，存心拚命，所以勇氣百倍，鐵宰胡宗元等武功較高，但對方那種不要命的打法，令他們心存顧忌，因此十成中的本領減低四成，雙方繼續在宓妃廟中大戰。

梅花聖手郭福酋恨極了，當下心內一恨，悄悄從懷中掏出兩枝像棍子的東西，黑黝黝的，看不大清楚！

鐵宰胡宗元此時大奮神威，將淮陽八義僅存的三兄弟，一掌一個，全部打翻。

「好！」回來的人見到，立即喝彩助威。

梅花聖手郭福酋暗叫一聲「罷了！」舉手奮力將黑棒往外擲出！

「小心暗器！」鬼眼焦平大叫。

「呀！」許多人驚叫。

木棒落地，「轟！轟！」兩個驚天動地的爆炸聲，將整個宓妃廟爆成了粉碎。

滿天塵土飛揚中，嘩啦啦，轟隆隆，牆壁，神像及神枱香爐等，滿空飛舞。

徐海鵬與冷凝香躲在林中窺伺，並未去報與一手遮天鄒遠成，厮殺聲中，竟然會發生爆炸，二人面面相覷，雖然他們想將仇人殲滅，像這樣全部殺害，又感到太殘忍了。好半晌，冷凝香才回過神來，緩緩往前走去，徐海鵬立即攔在前面道：「師姐，我去看吧！」

徐海鵬的意思很明白，血肉糢糊的塲所，冷凝香一個女孩子家，如何受得了！

爆炸威力極大，在塲之人無一倖免，即使還有口氣，那種傷勢，去了半條命，更別想恢復武功什麼的。

徐海鵬小心察看，好半晌才走回，低聲道：「我們趕快離開吧！」

冷凝香也知道這等是非塲所，呆久了毫無益處，當下急急離開去。

經過一役，鄒遠成手下主力已喪失十之八九，固然消滅了梅花教塲這股勢力，尚有吸血鬼李桃逃脫，那也是個大禍根，只怕不能善了。

百蔭園短時間不能興建，必須找到吸血鬼李桃，然後才能做生意！

這傢伙究竟逃到那裏去了，整個瀘州，幾乎給翻了過來，仍然踪影杳然。

冷凝香與徐海鵬仍然在一旁看着，兩人也知道一手遮天鄒遠成的心意，於是也在暗中轉念頭。

現時，還不須要自己動手，吸血鬼李桃決不會算了，他在瀘州整個基業被毀，僥倖逃脫性命，能够不想法子報仇麼？

因此之故，徐海鵬與冷凝香整日悠哉遊哉，在瀘州各處暢遊。

徐海鵬那一葉扁舟，還眞方便，有時自己使用，也有時載載客人，順便打聽消息！

半個月已過，吸血鬼李桃似乎在人間消失，不僅鄒遠成心煩，即使冷凝香與徐海鵬，也感到燥急不安。

這天晚上，徐海鵬剛想到岸上買酒菜，突然有一人慌慌張張跳上船，急叫道：「小哥，快開船。」

「我……還沒有吃東西。」徐海鵬本能回答。

「不要緊，年青人少吃一餐，不會餓死，我給你白銀三百兩，到了宜昌，我請客。」客人說時，解開包袱，眞個取出銀子。

「大爺，不須那麼多船費。」徐海鵬吶吶道。

「小老弟，別客氣，我剛巧有萬二分急事，請多多帮個忙，日後有你的好處。」客人已在哀求。

「沒有好處，只怕壞處倒是有的！」坐在暗處的冷凝香說道。

客人聽了這話，虎的一聲跳起，滿面驚慌，看清說話的是位姑娘，心才稍定。

徐海鵬也捋起雙手，站在一旁不動。

「吸血鬼，你也有今日！」冷凝香說時已緩緩站起來。

「你……你們別認錯人了！」這傢伙那可憐神色，誰會想到他的心會那樣黑，做的事又如此卑鄙下流！

「我姓冷，你心內可記得害過姓冷的人麼？」冷凝香說時聲色俱厲。

「你！你是冷逸清的女兒！」吸血鬼李桃說時，聲音都戰顫了。

「嘿嘿！你們三人殺害我父母，將我家財產盜走，十年來發了大財！」冷凝香指着對方大罵。

吸血鬼李桃微微一怔，頓時激發本來兇狠之氣，大聲喝道：「不錯，我殺了你父母，有本領，今天你可以報仇！」

「很好，你自恃武功，我們就試試看！」冷凝香緩緩逼近一步，小舟上別說走動，身形搖幌都會碰到。

爲了報此不共戴天之仇，冷凝香想了十年，今日僥天之幸，鬼使神差，自己送上門來，那還再有客氣，雪山絕學——寒梅掌使出。

「砰！」吸血鬼李桃接了一掌，心頭冷了大半，在他心內想，冷凝香只是個女孩子，氣力總比較差些，這一掌接下，自己吃不住勁，幾乎跌落江上。

「拿命來！」冷凝香得理不饒人，喝聲中，玉掌翻飛，「傲霜驕雪」「梅報春光」及「天心一片」，三招連環使出，已將吸血鬼李桃全身重穴罩住。

徐海鵬一旁虎視眈眈，以防他逃走。

勉強支持十招，兼且內心受了無形威脅，李桃簡直在挨打，毫無還手之力。

「砰！」胸口結結實實受一拳，頓時內腑片片破碎，一口鮮血狂噴往後就倒。

「狗賊，今日是你畢命之日！」冷凝香恨極了，趕上一脚踢出，可憐吸血鬼李桃，凌空飛起，「噗通！」跌入水中，濺起了半天水花。

「不好！狗賊使詐！」徐海鵬突然想起一事，要趕上去接住對方下跌的身子，可惜遲了剎那，吸血鬼李桃已跌落江中。

冷凝香趕上船頭，一雙妙目瞬也不瞬，瞪住江水，尋找吸血鬼李桃踪跡。

依理說，那傢伙受了極重的內傷，落江之後，也是死路一條，怎會不見呢。

小舟所停泊之處，風平浪靜，又無蘆草樹木，吸血鬼李桃怎會一下子消失呢？

二人向下察看，足足有半盞茶時分，冷凝香突然靈機一動，即忙敲徐海鵬一下，指住船尾。徐海鵬隨即點頭，表示明白，當下從懷中掏出三枝燕尾鏢，身形微幌，經已凌空躍出兩丈，剛好看到船尾，果然不錯，吸血鬼李桃躲在那裏。

怕他又逃了，夜長夢多，徐海鵬猛一咬牙，燕尾鏢脫手打出，吸血鬼李桃此時已死了一大半，躲在船尾，顯然昏了過去，燕尾鏢打到，根本無法看清楚，噗！噗！噗！全給打中，頓時了賬。

「恭喜師姐，又親手殺了一個仇人，還剩下鄒遠成，諒他也逃不出報應。」徐海鵬高興道。

冷凝香似乎觸動哀傷，肩頭不住抽動，坐在船頭輕輕哭泣。

徐海鵬頓時慌了手脚，不知如何辦好！還好，冷凝香很快住聲，用手帕擦乾眼淚，隨即對徐海鵬道：「我們可以利用吸血鬼的屍體，將鄒遠成騙來此處，全力將他除去！」

「這法子不錯！」徐海鵬一想不錯，立刻動手將李桃從水底撈起來，又把他那枚金印從手指取下，立刻匆匆忙忙佈置好，然後趕去鄒家報訊。

傘業生意幾乎通行全國，而百蔭園突然遭焚，一手遮天鄒遠成已心急如焚，如找不出吸血鬼，重建的工程也不能開始。

但是，吸血鬼李桃好像一下子消失了，找遍了瀘州，連點影子都沒會！一手遮天鄒遠成此時的焦急心情，可以想像到。

他獨自在大廳走動，等候各地消息。

正在惶恐無法之際——

徐海鵬趕到，仍舊是那身襤褸衣服，行色匆匆，似乎趕了很長遠的一段路。

鄒遠成見了，頓時精神一振，急問道「小老弟，可有什麼消息？」

徐海鵬此時仍然是上氣不接下氣，說不出話來，伸手入懷，將那枚金印取出。

一手遮天鄒遠成見了，心神猛震，像一陣狂風捲到，伸手搶過金印。不錯，這是吸血鬼李桃手上的戒指，也是他常用的印信。鄒遠成似乎驚震過度，失去常態，呆呆的望住那枚金印，像儍了一般。

「大爺，這金印……」徐海鵬低聲道。

「你！」一手遮天鄒遠成像旋風般捲到，伸手抓住徐海鵬膊頭，急問道：「這是那裏來的！」

「是一個人手上脫下來的！」徐海鵬說時，臉上露出極度痛苦神色。

「他在那裏！」鄒遠成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這唯一心腹大敵，如今有了下落，這眞是天大喜訊，迫不及待的問道。

「在我小船內！」徐海鵬道。

「他們有多少人一起。」

「只一個人。」

「好，小老弟，只要找到這人，你以後的日子那就好像上了天堂，我們快去，別讓他跑了。」一手遮天鄒遠成高興道。

「大爺，他已死了！」徐海鵬回答。

「他死了？」一手遮天鄒遠成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吸血鬼李桃怎會死，他一時幾乎不能接受此事實。

「是我打死的！」徐海鵬不待對方詢問，首先講出來。

「你……」一手遮天鄒遠成望住徐海鵬，一名少不更事的划船渡日的小子，怎會打死吸血鬼李桃。

「昨晚，」徐海鵬接着道：「這人偷偷的到我船上，說要趕到宜昌，後來他睡着了，自言自語說夢話，喃喃道：『我吸血鬼李桃不會放過你，姓鄒的，大家是騎驢子看戲，咱們走着瞧！』」

「後來怎樣？」鄒遠成又急問道。

「我知道這吸血鬼是大爺的仇家，於是拿起大木槳，用盡全身之力，當頭擊下，他只掙扎了幾下，就死了！」徐海鵬說得像個眞的！

「哈，哈……」一手遮天鄒遠成聽了，心頭大石頓時放下，縱聲狂笑，他這時候開心極了，那是眞正的歡笑。

徐海鵬心內暗道：「趁此時偸襲，鄒賊多數不會提防，但冷凝香必然要親自報仇，只好引他到江邊，再慢慢處置他！」

「我們走！」一手遮天鄒遠成笑聲停後，立即招呼徐海鵬趕路。

那一葉扁舟仍然靠在江邊，冷凝香坐在岩邊等候，此時快將成功之際，她自己心中思潮起伏，想得很多很多。

突然人聲傳來，大仇人鄒遠成到了。

吸血鬼李桃的屍首仍在小舟上，一手遮天鄒遠成旋風般捲到，不錯，的確是吸血鬼，濾州城內唯一仇家已死，以後可以高枕無憂。「哈……」放心大笑。

徐海鵬再不敢怠慢，用盡全力，右掌猛擊對方背心大穴，存心要他性命。

「砰！」鄒遠成反應極快，縮胸閃避一邊，手掌疾翻，硬接了一招。

兩人都感到對方掌力雄渾，心內暗暗警惕，彼此蓄勢以待，不敢貿然動手。

「好小子，你爲何偸襲？」一手遮天鄒遠成怒喝。

「狗賊，今日是你畢命之時，冷家報仇追債的人來了。」冷凝香緩緩走過來。

「冷逸清！」鄒遠成驚叫。

「很好，你還記得，想來十幾年來，日夜不安，今日報應到了，趕快自己了斷吧！」冷凝香沉聲道。

「你們別得意太早，只怕今日要死的不是我，而是你們！」鄒遠成冷笑道。

在這時候，說這樣的話，似乎有點反覆，冷凝香及徐海鵬心內也暗自嘀咕，對方素來鬼計多端，說不定又有什麼鬼計！

砰砰砰！一手遮天鄒遠成武功也有極高的造詣，面對二人進攻，仍然可以支持得住，當然是相當辛苦。

「拿命來！」冷凝香惱恨無比，全力攻擊，雪山絕學施出來，眞個不同凡响，鄒遠成心內暗驚，拚命抗拒！

「砰！」徐海鵬把握時機，趁隙一掌擊出，正擊中對方左腰後部。

這一掌只用了五六成力，一手遮天鄒遠成悶哼一聲，身形斜出，幾乎跌出船頭，危急處，脚跟微蹬，幾個空心跟頭，人已站在岸上。

「颼！」冷凝香徐海鵬窮追出去，將鄒遠成夾在中間防他逃走。

「你們二人何苦自尋死路！」一手遮天鄒遠成嘆氣道，似乎感到很可惜。

「奸賊死到臨頭，還要騙人！」徐海鵬怒罵。

「嘿嘿！你們二人玩的把戲確實不俗，我已查清楚，百蔭園根本就是你們燒的，鐵宰胡宗元給你引來宓妃廟，那是失策，還好不太遲！」鄒遠成笑道。

「師姊，我們快點動手結果他！」徐海鵬似乎心動，想早點將對方制住再說。

「你們看！」一手遮天鄒遠成手指處，數十人由左右山坡轉出，而且手挽强弓，圍成圓形緩緩走近。

徐海鵬與冷凝香心內暗驚，這賊子老奸巨滑，做什麼事都留後路，今日讓他逃出手去，以後找他，恐怕難於登天了！

「殺！」狂叫聲中，一人疾衝而來，雙拳像狂風驟雨般往徐海鵬攻擊。

「鐵臂拳王何宗烈！」徐海鵬驚叫。

「小子，我今日已與鄒老大並肩作戰，想不到吧！」鐵臂拳王何宗烈大笑道。

「給我殺！」一手遮天鄒遠成叫道，他此時已退到後面，手下高手已有十人加入戰圈，梅花教場的十幾名高手全投到鄒遠成名下。

徐海鵬及冷凝香經已岌岌可危，眼看就要喪生此處，報仇不成，反而送了性命，那就太令人可恨了。

「徐師弟，你走吧！」冷凝香心內很難過，徐海鵬爲了帮忙自己，反而陷入險地，所以勸他離開。

「師姊別說這話，要死咱們死在一起。」徐海鵬大聲回答，表示他的決心。

「你……」冷凝香深受感動，又說了一個字，喉口已經嗚咽想哭。

「你們二人誰也逃不了，死後倒可做對同命鴛鴦！」一手遮天鄒遠成得意道。

「老大說得對，他們二人年輕輕的就遭橫死，實在令人可惜，誰叫他們不識時務！」鐵臂拳王何宗烈答道。

「砰！」冷凝香心內十分氣苦，稍一疏忽，給何宗烈打中一拳。

試想，鐵臂拳王何宗烈何等功力，冷凝香在强敵環伺之下中了一拳，整個人幾乎昏過去，眼看就要命喪當場。

「師姊。」徐海鵬大驚，拚命來救。

「砰！」化血羽士李如春揮出一拳，打中徐海鵬背心穴點，整個人飛了起來。

「哎喲！哎喲！」正在這時，場中一陣大亂，人影翻飛，首先是鄒遠成口噴鮮血倒下去，跟着鐵臂拳王何宗烈等十二人四分五裂，一下子發生了驚天動地大變。

徐海鵬與冷凝香倒在地上，見了這情況，以爲是自己眼花，二人自然而然伸手互相拉住。

「好徒兒，你們受驚了？」這聲音很熟，同時在二人耳邊响起。

冷凝香及徐海鵬急睜眼看時，場中兩位老人家，不是別個，正是自己師父！

天山老怪胡元及女藥師應天香二人，正含笑望住愛徒，露出無限慈愛！

「師父！」冷凝香大喜，首先投入女藥師懷中，忍不住嗚嗚大哭了起來。

徐海鵬雖然沒有哭出聲，心內仍然有恍如隔世感覺，跪倒師父面前，已經說不出話來。

「好，很好，你已經盡了力！」天山老怪胡元右手摸着愛徒頭頂說道。

「老鬼！你這徒弟很好！」女藥師應天香道。

「多謝誇獎！」天山老怪胡元笑道。

「以我看，他們兩個小的倒是很相配的一對！」女藥師應天香道。

天山老怪胡元一聽，立即對徐海鵬喝道：「還不快感謝應前輩大恩！」

徐海鵬這一喜，非同小可，也不理會身上傷勢，撲地就拜，咚咚咚，足足叩了幾十個頭。

「哈哈！够了！起來吧！」女藥師應天香很高興，吩咐徐海鵬站起來。

一行四人，緩緩離開了這血腥之地。

陽光異樣的光明，天地充滿了歡樂。

老少四人，不時發出响亮的笑聲，在羣山中飛揚蕩漾！冷凝香單身入濾州復仇，總算如願以償，自然，徐海鵬拚命相救，又得到最好的報答。（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勾魂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苗小姐因爲她父親參加了月圓教並且失踪了十多天，而求司馬洛爲她偵查父親的下落，白天，當司馬洛去見苗小姐的時候，他因爲害怕有人竊聽他的談話而故意拂袖離去，至到晚上，司馬洛忽然出現在苗小姐的房中，使苗小姐嚇得一跳，她對司馬洛的做法十分不滿，而當她了解到司馬洛晚間潛入房內，只是爲了帮她偵查了解她父親的事，同時司馬洛所表現的機智才幹，使得苗小姐對司馬洛的看法有所改觀，認爲司馬洛是偵查她父親下落的最好人選，苗小姐開始把事情的經過從頭敍述……

三人會議　分道揚鑣

「有些時候吧了，」苗小姐說，「當我的神經有點緊張的時候。」她把一口香烟噴了出來，「剛才我在說，我跟我的老頭子談判，我要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樣的。但是他表現得很是清醒。他告訴我，這祇是他的一種娛樂吧了。代價雖然是高一點，但是有不可告人之妙。他說這裏面是分等級的，奉獻得多的人，也就有不同的享受。這一點我並不懷疑，這不過是另一種做生意手法吧了，出得起高價的人，自然亦被視爲貴賓，而得到特別的優待了。祇要他也明白這一點，我就不担心了。」

「你祇是不担心錢的問題吧了。」司馬洛說。

「當然是錯了的，」苗小姐說，「不然的話，亦不會弄到今日這個地步了。總之，過了一段日子，他似乎玩得很開心，支出的數目也沒有增加，我便放心了。他支出這些錢都是開在公司的帳上的，作爲交際費，可以減少免稅額，所以他支出的數目，我是一直都知道的。」

司馬洛等着她講下去。

苗小姐不停地吸着那根香烟。可以看得出，當一提到她的父親的事情的時候，她就非常煩惱了。她又說：「跟着，我就接到他一個電話。他告訴我他結識了一位小姐，要跟這位小姐全世界去遊一遊。這之後就找不到他了。」

「祇是結識一位小姐，」司馬洛說，「他並沒有說他這一去是跟月圓教有什麼關係的？」

「沒有，」苗小姐說，「因此我起先也並不担心。他以前也不是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他也會借公事爲名而帶個女人去玩一個星期。但是這一次，他却是去得太久了，而且支出愈來愈大。這樣繼續了一年。我就不能不想辦法了。」

「他其實是等於失踪了。」司馬洛說道。

「又不是，」苗小姐打開抽屜，取出一隻厚厚的信封，「這些——不過這個大概你也已經看過了吧？」

「沒有，」司馬洛說，「我進來找的

並不是你的私人秘密。我並不是懷疑你會瞞着我什麼的。」

苗小姐從那隻信封裏倒出來的是一疊明信片。「這些一個月可以收到一兩次，從世界各名勝地點寄回來。是他親筆寫，亦是他親筆簽名的，但並不一定由他親自寄的。」

司馬洛把那些明信片略爲看看。「這的確沒有什麼重視價值。並不一定表示他的人就在那裏。這些明信片是遊客隨便可以買到的。他大可以預先一次過寫一大疊，然後由別人按時日寄出。除非，他在這上面有什麼暗示。」

「沒有，」苗小姐說，「我已經詳細研究過了。」

「自然，」司馬洛說，「你有沒有報警的。」

「以他這樣的身份的人，」苗小姐說，「這又不能算得是確確實實的失踪。事實上警方也很難辦理。一個本來就隨時全世界到處跑的人，怎樣找呢？我甚至說不出他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失踪的。這不同於普通人。普通人假如失踪了，也通常是留在一座城市的範圍之內而已。」

「當然你亦會顧慮到報警可能引起的危險。」司馬洛說。

「不錯，」苗小姐說，「我沒有什麼具體的證據支持這件事，這祇是我的推測吧了。雖然我知道我不是胡亂推測。我知道我的推測是很接近眞相的。這一鬧起來的話——」

「這正等於中國人所講那句老話，」司馬洛說，「打草驚蛇嘛。」

「對了，」苗小姐說道，「正是這一句。」

「現在，」司馬洛說，「你打算怎樣做呢？」

「我打算怎樣做？」苗小姐奇異地看着他。

「這是你的事情呀，」司馬洛說，「你是老板。」

苗小姐聳聳肩：「你知道我是要什麼的、我是要我的老頭子安全回來，解決這些麻煩，至於用什麼方式，用什麼手段去進行，這個問題却是在你了。你是一個有本事的人，我不能教導你怎樣做，我祇是能在你需要資料的時候供應資料吧了。」

司馬洛點了點頭，微笑說道：「這樣講得很好、這才是我所喜歡的方式。聽你這樣講，那我相信我與你會是相當合得來的。」

「謝謝你，」苗小姐說道，「你仍然對我沒有信心嗎？我其實是一個很講理的人。」

「現在我知道了，」司馬洛說，「唔，再講回你爸爸的身上吧。你爸爸沒有機會跟你聯絡，那些人也沒有跟你聯絡。」

「那些人當然沒有跟我聯絡了，」苗小姐說，「他們不會承認他們曾經用了什麼不正當的手段對待我爸爸。我爸爸祇是自願入敎，自願奉獻的，你也看見那電影片段所放的情形的，他們全部都是自願奉獻。」

「但是那裏是一個私人的地方，」司馬洛說，「而他們又有槍。在一個私人的地方，即使他們開槍把我那二位朋友殺掉了，他們也是振振有辭的，誰叫你們侵入他們的私人地方去鬼鬼祟祟呢？不過依我看假如我那二位私家偵探朋友給殺掉了的話，他們月圓敎很可能也不需要振振有辭了，因爲屍體很可能根本不會出現！」

苗小姐顯然給他這樣一講而覺得混身不安了。她說：「我相當肯定我爸爸是活着的、他不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簽下一大堆期票。假如有人要他這樣做，他就會猜出那些人是要危害他的性命了。他也不是一個笨人。」

「不錯，」司馬洛說，「但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現在已經是剛剛開始的了。他們已經大到可以講法律了。」

「那麼呢？」苗小姐問，還是不大明白的。

「假如我是他們，」司馬洛說，「那我早應該做一件事情就是與你聯絡。跟你談判。我當然不能夠期望你把全部財產獻上，但是有一張這樣的皇牌在手，總應該可以拿到一半吧？拿到一半，那已經是很不錯了。」

「他們並沒有這樣做。」苗小姐說。

這又不是一個問題，但意思並不是等於說她肯定對方不會這樣做。祇是到目前爲止，對方還不曾這樣做吧了。

「一定有一個原因的。」司馬洛說。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苗小姐皺着眉頭，似乎司馬洛現在提起的是一個她從來未曾想過的角度。也許她的精明和幹練，她亦是沒有想過的。在做生意方面精明的人並不是一天到晚都計劃着殺人的人。司馬洛碰到過的兇手是比她碰到的多得多了。而且司馬洛碰到的那些才是眞正兇險的人。

「苗小姐，」司馬洛說，「我可以想到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們一定要把你們榨乾。第二個原因，也是與第一個原因差不多的。要把你們榨乾，就必須在你的身上來動腦筋。」

「他們殺死我是沒有用的。」苗小姐說。

「所以他們沒有殺死你，」司馬洛說道，「而且殺死你也是一個太張揚的方法。假如把你也拖下水，那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苗小姐冷笑起來：「我不會上那種當的。我不是一個傻瓜。」

「你爸爸也不是一個傻瓜。」司馬洛說。

「我爸爸是不同的，」苗小姐說，「他們是先通過一個女人而引他入彀。」

「他們也可以通過一個男人而引你入彀的。」司馬洛說。

「沒有希望，」苗小姐說，「沒有男人能够令我這樣的。」

「我不相信。」司馬洛說。

「我又不是在保護自己的尊嚴，」苗小姐說，「我說是，你就應該相信了。」

「除非有證明，我才肯相信。」司馬洛說。

「難道你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沒有辦法證明的嗎？」苗小姐說，「你要相信就相信，假如你不相信，那亦是沒有辦法的。這種事情，就是不能够證明。而且

，說不定有一個男人是可以把我玩弄於股掌之間的，祇是，這個男人還沒有出世而已。」

司馬洛點點頭：「就是因爲你不能證明，所以他們也不會相信了。這是他們最基本的手法，你怎麼能够制止他們作這個嘗試呢？」

「你是說——」苗小姐瞇起眼睛，「已經有一個男人——但是我並沒有男朋友、連追求我的——唔，追求我的男人是很多的，但是都是止於示意而已。你知道，像我這樣一個女人，不會沒有人垂涎的，不過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是要來見見我的面也不容易。目前，有權自己來見我的男人都沒有一個。你是一個例外，但是當然，我是用不着懷疑你的。」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好現象，」司馬洛聳聳肩，「假如有這樣一個男人，我們起碼有一些對方的把柄可以抓在手中，但是假如有了這樣一個男人，你也不會讓我碰了。你當然是對這個男人有好感，他才會成爲這樣一個男人了。」

「這個男人還沒有出世，」苗小姐說，「起碼也是還沒有出現。不過，我會留心將來出現的男人的。假如有一個男人是有這樣的嫌疑，我是會告訴你的。」

「這樣最好了，」司馬洛說，「那是一步棋子。還沒有機會走，就先記在心裏，到需要走的時候才走吧。現在，且讓我們再溫習一下其他應走的各步棋子吧。」

苗小姐點點頭。她對司馬洛的信心，現在明顯地是大大增加了，司馬洛跟她談些什麼，她都是會盡量合作的。

× × ×

在司馬洛的家中，果然是有一個女郎正在與他合作，而且一如苗小姐所猜，這是一個相當美的女郎。這個女郎叫紫薇。當司馬洛回到家中的時候，天已經開始亮起來了。紫薇正坐在他的廳中等着他。

她對他微笑，說：「早餐已經準備好了。」

「這眞多謝，」司馬洛說，「我還以爲你已經睡了。我這樣半夜三更把你拉起來帮手，你還替我準備好了早餐呢。」

「少睡一天半天，在我來說是不算一回事的，」紫薇說，「你要咖啡還是要牛奶呢？」

「咖啡吧。」司馬洛說。

「咖啡是提神的，」紫薇說，「要使你遲一點才能够睡着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正是要提一下神。我暫時還不想睡着。我要跟你談一談。」

紫薇瞥了他一眼，微笑着走進裏面去，很快就把熱騰騰的早餐拿了出來。司馬洛也不客氣，動手吃起來。他是一個健康正常的男人，經過了這一番辛苦的工作之後，他的肚子是很餓了。他一面吃一面把經過情形講出來。

「沒有一個這樣的男人正在企圖追求苗小姐，」紫薇說，「但是，你忘記了問，有沒有這樣一個女人。」

「我沒有問。」司馬洛說。

「但是女人也一樣重要的，」紫薇說。「一個女人會更加容易接近苗小姐。事實上，像她這樣一個女人，用女人去接近她，很可能機會更高。主觀太强的女人，近乎男性化了，也許比較容易接受另一個女人。而且，女人接近她，她也不會首先提防了。」

「這也是我的看法，」司馬洛說，「因此我也沒有問她了，我打算在她身邊安排一個女人。這樣，既可以保護她，又可以得到不少第一手內幕情報了。」

「哦？」紫薇說，「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不過這不是容易做的工作，你打算派誰去做呢？」

「你去如何？」司馬洛問。

「你在開玩笑。」紫薇說。

「我可以替你跟莫先生講一聲，」司馬洛說，「他一定答應把人借給我的。」

紫薇就是莫先生的手下。莫先生就是一個國際性反罪惡組織的首腦，他與司馬洛的交情是很好的，司馬洛常常有機會與他合作。而當司馬洛與莫先生合作的時候，也常常有機會接觸到莫先生的手下。他與紫薇就是這樣認識的。紫薇是一個經過特別訓練的人員，有着一定的工作水準，司馬洛臨時需要人合作，就把紫薇拉來。紫薇是最可靠的了。而那樣的時間，也是祇有紫薇這樣的人才能够給他拉得動。

紫薇說：「你這個人，居然拿我的上司來嚇我？不過用不着你跟他講了，我已經跟他講過。」

「唔，」司馬洛聳聳肩，「你眞忠心：我早應該猜到，你是祇會忠於莫先生而不會忠於我的。這樣快就把我出賣了！」

「這算什麼出賣？」紫薇說，「你們又不是敵人。總之，莫先生對你這件事情很感興趣，他要我跟你合作。因此，你要我做什麼，我是不能夠反對的。」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多了另一位後台老板了。這才是一位最受歡迎的後台老板。你們對這件事情又知道一些什麼我不知道的呢？」

「莫先生自己會跟你討論的，」紫薇說道，「目前我也知道得不多，總部正在準備一些資料，我回去的時候還要研究一番。」

「那麼，」司馬洛說，「我也不要作什麼初步的決定了，等到與莫先生研究過之後再說吧。當然，莫先生可以供應的資料是一定遠遠多過這位苗小姐了。」

「但是，」紫薇說，「苗小姐可以供應的，卻不是我們能夠供應的。她供應一個管這件事情的動機和理由。」

「對了，」司馬洛說，「假如沒有她這個理由和動機，我們也很難動手管這件事情了。事實上，她給我們的乃是一個藉口。」

「老實講，」紫薇說，「我本人而言，也是很不喜歡這種組織的。即使當初的目的是爲善的，但是到了有財有勢的時候、就必然變質了。最能考驗人的並不是窮苦，而是權力和金錢。兩者都有的時候，能不沉醉的人，實在是甚少！」

「說得很有道理，」司馬洛說，「這世界上的人正是這樣的。」他打了一個呵欠，「很好，既然莫先生正在準備那些資料，我也用不着那麼急跟他聯絡了。他自然會跟我聯絡的。我看，我現在大可以先睡一覺。」

「好吧！」

× × ×

莫先生已經在總部裏那間會議室中等着他們了。開會的就祇有莫先生，司馬洛及紫薇三個人。

莫先生是一個圓圓胖胖的人，鼻子上架着一副圓圓的鋼邊眼鏡，看上去像是一個孜孜爲利的商人，但實在他却是最沒有興趣賺錢。一個人的外貌多數不能够代表他的爲人的，而莫先生就是一個最好的活生生的例子。

莫先生說：「這眞好，司馬洛，你昏我們釣到了一條大魚！」

司馬洛聳聳肩：「你說的大魚就是苗小姐嗎？」

「不，」莫先生說，「是月圓敎。」

「這條魚究竟有多大呢？」司馬洛問，「其實是還沒有釣到手的，所以我並不知道。」

「很大，」莫先生說，「大到我們也已經對它感興趣了。」

「我知道，」司馬洛說，「這一點，紫薇也已經對我講過了。但既然感興趣，爲什麼你還沒有動手呢？」

「一如我們所講的，」莫先生說，「還沒有值得動手的理由。現在就有動手的理由了。」

「紫薇說你可以給我一點資料的。」司馬洛說。

「我這裏有不少資料，」莫先生伸手拍拍身邊那厚厚的一大叠檔案，「不過，讓我先給你看這個吧。」他從那面上取下一隻文件夾來，推給司馬洛。

司馬洛打開來，看見那裏面的第一頁就是一張照片，照片的下面，當然就是姓名年齡等等了。事實上姓名在那份檔案的封面上就已經有了。這個人叫白朗博士，心理學精神病學家。

「這個白朗博士有點面善，似曾相識，」司馬洛說，「但是似乎不是什麼博士——呀，對了，是美國人加連奴，加連奴這個名字才是我熟悉的。但他並不是什麼博士，他是一個江湖客。」

「他是一位博士，」莫先生說，「所謂心理學或者精神病學，這一類的學問是沒有什麼標準的，祇要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有豐富的生活常識，你用不着眞正學過也可以發表一番理論。而加連奴——那是說白朗博士，他是學過的。他有正式的博士銜頭。」

司馬洛諷刺地微笑着：「美國相信是世界上博士最多的國家了，你隨便喊一聲博士，都有許多人應你。」

「不錯。」莫先生說，「有許多大學是專賣博士銜頭的，你也用不着上學，祇要繳足學費，就可以得到畢業文憑及博士的證明書。白朗博士的銜頭也是這樣來的，祇不過照我所知，他則是跟隨眞正的學者學習過的。」

「爲什麼？」司馬洛說道，「這個人是一個騙子，他學這些實際的學問幹什麼呢？」

「這個人的底細，也許你不及我那麼了解，」莫先生說，「你研究清楚這些資料．你就會明白了。他這個人的求知慾是很強的，雖然多數都不精，但是他懂的很多，而且也盡可能取得知識。也許，這是與他的職業是有關的吧。一個騙子，也是要知道得很多，行騙起來才能够從心所欲的。」

「那麼，」司馬洛說，「爲什麼要特別提起這位白朗博士呢？他跟這件事情，有什麼關係嗎？」他相信，這個在那些資料中是可以找得到答案的，不過問問莫先生，則可以更快得到答案的。

「我也不能够肯定，」莫先生說，「不然的話，我也用不着等了！白朗博士，在一年之前是與這個太陽敎有很密切的關係的，他經常在這些太陽敎的集會中出現．然後在半年前，他的人就失踪了。」

「那麼，」司馬洛說，「會不會他就是主持這個太陽敎的人呢？太陽敎本身也是一個騙局呀！」

「很有可能，」莫先生說，「他這個人，一定很有興趣做這件事情的。不過，他却是一個很富有的人。你也知道，他的『事業』是相當成功的，他積起了數目相當大的家財。但是，當我們調查清楚，發覺名下的產業在這失踪的前六個月之內已經賣得七七八八了。而至於他的銀行存欵則已經提光了。」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這位白朗博士，也可能是一個受害人嗎？」

「正是，」莫先生說，「假如他是主持人的話，爲什麼他要變賣產業，而銀行存欵也完全沒有了呢？在情在理，他是應該愈來愈富有的。」

「唔——」司馬洛說，「這件事很有趣。」

「照我們的估計，」莫先生說，「他大約損失了一千五百萬美元，而他的不動產，剩下來的還有一千萬元左右——假如能賣得出去的話。」

「沒有再賣了嗎？」司馬洛問。

「暫時停止了，」莫先生說，「交由銀行代管，收入的租金存入白朗的銀行戶口，但一直有人用支票提取現金。」

「難道你不能留意一下是什麼人去提欵嗎？」司馬洛問。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莫先生說，「一如苗小姐無法查出是什麼人用她父親的支票提欵一樣。」

司馬洛翻開那些資料看看。他說：「哦，是這間銀行，分行太多了，各地都有、你不能够派這多人守住每一個地方的每一間分行！」

「當然，」莫先生說，「我們可以通知銀行替我們留心着這個戶口。但是銀行是最不合作的，尤其是一家這樣大的銀行、除非能够給他們一個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不能够把未經證實的事情告訴他們，而且我亦不想打草驚蛇，壞了大局。假設有一間銀行在有人提欵的時候加以留難，通知我們，等我們派人去。我們並不一定可以及時趕到，而那人給留難得太久了，就會覺得不對。也許他會放棄支票，而以後不會再來支錢了。」

「假如白朗是像苗先生一樣的處境。」司馬洛說，「那他就很可能性命也會有危險？」

「對了！」莫先生說，「你要把白朗的下落找出來——」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是答應了替苗小姐工作的。」

「白朗可能是這個月圓敎的首腦之一！」莫先生說，「假如是這樣，那麼當你找到白朗時，你就沒有困難找到苗先生。假如白朗也是受害人之一，那麼假如你找到白朗，苗先生也大概在不遠了。」

司馬洛說道：「我還是先答應了苗小姐的。」

「我猜以你的爲人，」莫先生說，「你一定不會答應由她來決定你用什麼方式進行吧？因此你可以用你所喜歡的任何方式進行，祇要能够收到理想的效果就是了。假如你是要盡可能使苗先生不會有危險．那我看，你最好還是從白朗的方面去着手。」

司馬洛微笑：「拿白朗的性命去冒險嗎？」

「對了，」莫先生說，「白朗這個人，可以說像是實驗室中的一隻白老鼠，是可以犧牲的。做科學實驗用白老鼠就是因爲做壞了的話，失去了白老鼠的性命也不要緊。不能够用人類去實驗，因爲人類的性命是不能够犧牲的。」

「很好！」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意。很可能對方經過了這一次出事之後，會很小心地提防着，苗小姐究竟是不是在派人調查。他們注意着苗小姐，苗小姐却沒有什麼動靜，而我却從白朗博士那邊的綫路去着手，這可以說是聲東擊西的方法。」

「對了，」莫先生說，「我喜歡跟你合作就是因爲你的頭腦跟我很近似，我可以想到的，你差不多也可以想到。」

「那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我猜，有關的詳細資料，在你這一叠東西裏是可以找到的。」

「是的，」莫先生說，「你先研究清楚吧。假如有什麼困難，我們再商量好了。至於苗小姐的方面，紫薇是可以負責保護她的。」

司馬洛看着紫薇笑說：「那麼，我們豈不是變成天隔一方了？」

紫薇扁着咀唇：「你也不見得對我是那麼感興趣吧？而且憑我們對這個月圓敎的所知，你進行調查的時候，一定也不乏艷遇的。」

莫先生對這兩句對話並沒有什麼表示．好像聽不見似的。大概這是他的最高容忍限度了。

司馬洛說：「你在紫薇的身上又有什麼計劃呢？」

「一如你所計劃的，」莫先生說，「這個計劃，本來就是你想出來的呀。」

「我並不是想出來了一個計劃，」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出來一個主意吧了。我還沒有決定如何去進行。這就不是一個計劃了。」

「我現在也還沒有想好如何進行這個計劃，」莫先生說，「不過，我們是會想出一些細節來的。」

× × ×

他們想出來的方法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方法，就是由紫薇直接去見苗小姐。

紫薇在這個陽光普照的下午到達苗小姐的總公司。

她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而她也是經過了刻意的打扮的。當她走在街上的時候，她就是一個很受注目的女人，尤其是男人們的注目。不過，當她踏入苗小姐那間公司之後，她的特出感就忽然大爲減低了。

這公司裏有許多相當美麗而又打扮得很講究的女職員，而這公司裏的一切設備，亦都是那麼美觀和講究的。紫薇出現在這裏並不覺得特出，她充其量祇是顯得與這個地方配合吧了。

她給那個美麗年輕的接待員延進了一間特別的會客室裏，那裏已經有十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姐在等着，連同紫薇是十二個了。紫薇在她們中間亦不是顯得太特出。令她比較優越感的就是其中有八位小姐都是戴着近視眼鏡的。至於另外三位，可能是戴上了隱形眼鏡，因而紫薇也可能是唯一有着完整的視力的人了。

她們十二個人坐在那裏幾乎完全沒有交談，而態度也並不友善，簡直是懷着敵意的。紫薇拿了一本時裝畫報，專心地翻閱着。假如她們當作敵人，那她們倒是完全對了，因爲，紫薇是會把她們全部擊敗的。

過了一陣之後，有一個年輕女人從一度門裏走出來，托一托鼻子架着的近視眼鏡，看看手上的一張文件，說：「方紫薇小姐？」

紫郎站起來。那個女郎以相當精明的眼光打量了紫薇一遍。假如她對紫薇的印象是相當不差的話，紫薇對她也是一樣的。這是一個除了美麗之外亦是精明能幹的女人。

她說：「方小姐，請進來吧。」

紫薇跟她進去了，她關上了門。裏面是一間佈置現代化的私人辦公室。她回到了桌子後面，請紫薇在她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來。她再翻閱了一遍手邊的一些文件，然後說：「方小姐，你是到這裏來投考高級助理秘書的，是嗎？」

「不錯。」紫薇點點頭。

那個女郎又看看手邊那些她一定是早已看過亦已經在心裏記熟了的文件。

她祇是這樣作一個狀，表示她要提起的是這些文件吧了。她說：「方小姐，你的履歷，是相當良好的，事實上你的履歷比其他的人都優勝。」

「謝謝你。」紫薇說。

「你現在是正在戴維斯公司担任交際科主任的秘書，」那女郎說，「戴維斯公司是一間很大的公司，組織很好，福利設備，薪金都是不差的。既然你能够在那裏工作了五年，那我看我是用不着考你了。假如你的工作能力不是高强的，你也不能够保持這個職位那麼久。」

「是的。」紫薇說。其實她根本沒有到過戴維斯公司，不過假如要查的話，戴維斯公司是會承認有她這個人的，這是莫先生的安排。不過，她們應該不會查。因爲這裏招聘職員並不是要招聘普通的職員，而是要吸收特殊人材。報紙上的廣告的措辭也是比較特別的……目前每月收入低於若干數目的不必應徵，一切代守秘密……這表示在薪金方面不計較，重要的是工作能力，而且是要把別間公司的好手奪過來。

「請問你爲什麼要離開戴維斯公司呢？」那女郎問。

「我不能說我在那裏工作得不愉快，」紫薇說，「不過，你看，我巳經担任了同一個職位五年了，那即是說我沒有升級機會。並不是說他們認爲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而是巳經沒有可能再升了。他們祇是加我的薪金。戴維斯公司是有一種比較特別的習慣的，那就是高級行政人員一定是由男性担任。我並不是有高薪就能够滿足，我是一個有事業心的人，我希望有些發展。我聽說這裏的發展機會是比較好的，於是我就到這裏來試試了。」

「你說得對，」那個女郎說，「這個社會大致上仍然是男性的社會，對於女性是不大看得起的。不過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情形。唔，我看你的條件大致上是合理想的，不過，亦有好幾位小姐也是有同等的條件。我還是讓你見見總裁吧。反正，最後的決定也是由總裁所作的。」

總裁自然就是苗小姐。苗小姐對於工作是很認眞的。對於聘請小職員她當然不管，但是重要的職員就必須由她親自決定了。

那個女郎把紫薇再領進更內一重的一間私人辦公室裏。那裏面當然是更大更豪華的。就像一座室內籃球場似的，而地上舖着的地毡，就像是長長地的草地。

紫薇坐在苗小姐面前的椅子上，苗小姐把她的應徵信和履歷看了一遍，然後說：「方小姐，你的履歷是相當令人滿意的，不過，我還需要考慮一下。我們還有好些應徵的人還沒有見過。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你加入我們的機會相當之高。我相信三四天之內，你就可以得到回音了。」

「但是，」紫薇說，「我還沒有告訴你，苗小姐，我是一位朋友介紹的。」

苗小姐瞥了她一眼：「對不起，方小姐，我們這裏是不講人事的，祇是工作效率最重要，尤其這是一個這樣重要的職位，所以，你還是不要告訴我們的介紹人是誰了，省得大家都不好意思。」

「這不要緊，」紫薇說，「我相信這位介紹人你是一定有很深印象的。你認識一位司馬洛先生，是嗎？」

苗小姐把手上的筆也放下來了，呆呆地看了紫薇一會，然後說：「既然如此，那我們是應該詳細一點談談了。」

「是的，」紫薇說，「因爲我也實在不眞的是爲了得到這份工作而來的，雖然我相信我可以勝任。」

× × ×

司馬洛小心地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一下，以使他的外表盡量顯得更有吸引力，然後按門鈴。門內响起了一陣音樂門鈴聲，過了一陣，就有人開門了。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打開門，打量着他。而司馬洛亦打量着他，這個女人看到的是一個强壯高大，打扮得十分講究而英俊的男人。司馬洛看見的則是一個金色頭髮，藍色眼睛，肌膚如雪的金髮美女，那種少有的金髮美女，身裁固然是一流，而面部的輪廓也是美好得像一個洋娃娃。但是假如他感到吸引的話，他在臉上並沒有表示出來。他還是保持着一副嚴肅的神情。那個女郎以純正的英語問道：「找誰呢？」

「白朗博士，」司馬洛說，「這裏是白朗博士的住處嗎？」

「是的，」那女郎說，「是哪一位找他呢？」

「我是一位朋友。」司馬洛說。

「呃──」那個女郎說，「你有一個名字嗎？」

她是相當禮貌的，而對司馬洛亦是相當容忍的，因爲司馬洛這樣的措辭，實在不算怎樣禮貌。而且他還是繼續不禮貌。他說：「你是誰？」

那個女郎顯得相當爲難，倒並不是嫌司馬洛這種態度不禮貌，而是給司馬洛這個問題難倒了似的。她吶吶着說：「我是他的管家。」

「哦，」司馬洛看着她微笑，「白朗博士倒是很有眼光的，你是一位很好的管家。」

這句話是含有侮辱性的了。因爲司馬洛又沒有機會看到她有什麼本事，就稱讚她了。唯一可以使他稱讚的就是她的美麗．而美麗並不是管家的必須條件，而倒是一位情婦的必須條件。因此，司馬洛這樣說，就是一種侮辱的暗示了。這個女郎也顯得不大高興了。她冷淡地說：「你又是誰呢？」

「你是──」司馬洛還是繼續厚着臉皮不回答她的問題而說，「貴姓名。」

「我是史丹域小姐。」她說。

「唔，史丹域小姐，」司馬洛說，「我叫陳步雲。我可以見白朗博士嗎？」

「對不起，」史丹域小姐說，「白朗博士不在家。」

「我可以等的，」司馬洛說，「我可以進來嗎？」

「對不起，」史丹域小姐說，「白朗博士今天晚上不會回來的。」

「他什麼時候才回來的呢？」司馬洛問。

「唔──」史丹域小姐說，「請你進來坐一坐吧。喝一杯茶？」

「很好。」司馬洛說。

他進入了屋中。這是一座郊外的屋子．屋外有一座園林式的花園，而這花園的圍牆並不是用磚石築的圍牆，而是用木條搭成的，好像西方的農塲，一個人也很容易鑽進來，而屋子的本身內外亦是十足西方味道。這當然是因為住在這屋中的乃是西方人。

屋內的擺設也是充份西化的，事實上有點像西部牛仔片中的那種古老式的屋子。比較上現代化的則是那座小酒巴。從前的酒巴並不是這個樣子的。

史丹域小姐說：「陳先生，你可以叫我愛蓮。你要喝一點什麼呢？咖啡？酒？茶？」

「多謝你，」司馬洛說，「咖啡好了。我在工作的時候是不喝酒的。」

史丹域小姐到裏面去，拿出來了一隻盤子，盤子上是精緻的全套茶具，有一隻玻璃的咖啡壺。她替司馬洛斟了咖啡，而司馬洛自己加了糖和奶。史丹域小姐實在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打扮得很講究，倒像一位時裝模特兒或者女秘書多過像一位女管家。

她為自己也弄好了一杯咖啡，在司馬

洛的對面坐下來，問道：「陳先生，你找白朗先生有些什麼事情呢？看來你像是有一些相當重要的事情。」

「是的，」司馬洛說，「唔──我以前沒有見過你。」

「我也沒有見過你，」史丹域小姐說，「不過，假如你是兩年沒有來過這裏的話──我替白朗博士工作了巳經兩年。」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說，「我是有兩年沒有見過白朗博士了。」

「你是從外地來的？」她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承認。

「爲什麼你不先打一個電話來或者先打一封電報來呢？」史丹域小姐問道。

司馬洛並沒有回答史丹域小姐這個問題。他覺得史丹域小姐是問得吞吞吐吐的．似乎有什麼話要講，然而又沒有講出來。跟他一樣。他也是顯得像有誰要講而不願意講出來。他說：「究竟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白朗博士呢，史丹域小姐？」

「叫我愛蓮吧。」她甜蜜地笑着。

「好吧，愛蓮，」司馬洛說，「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他。」

「我實在不知道。」愛蓮•史丹域迷失似地說。

「你是他的管家，」司馬洛說，「他是住在這裏的，而你不知道？假如他今天不回來，明天也總會回來吧？」

愛蓮顯得抱歉似地說道：「是這樣的。白朗先生去了遊歷，巳經去了好幾個月了。」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愛蓮說。

「這眞有趣。」司馬洛說，「你爲什麼不早說？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愛蓮一定相當失望了，因爲司馬洛的臉上充滿了怒意，聲音亦是毫不溫柔的。他對愛蓮就像對任何人一樣，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愛蓮乃是一個特殊美麗的女人。

愛蓮說：「你有什麼事情，你可以對我講的。」

「我的事情我祇能對白朗博士本人講。」司馬洛說。

「那麼重要嗎？」愛蓮問道。

司馬洛也不直想回答這個問題，他拿着那杯並沒有喝過一口的咖啡，打量着愛蓮，但那並不是欣賞的打量。就像看到她的身上有許多缺點似的，他終於又說：「那麼現在可以在什麼地方跟他聯絡呢？」

「呃！──沒有一定，」愛蓮說，「他是正在旅遊。他是有寄明信片回來的。不過我收到明信片的時候，他當然是巳到了另一個地方去了。但是，假如有機會，我替你通知他吧，好不好？」

對這個提議，司馬洛還是不置可否。他再打量了她一眼，又問道：「他有薪水付給你嗎？」

「當然了。」愛蓮說。

「怎樣付呢？」司馬洛問，「他寄支票回來給你嗎？」

「不，」愛蓮說道，「在銀行自動轉帳。」

司馬洛不懷好意地微笑：「假如他死了，轉帳就停止了。」

愛蓮雖然一直都顯得相當着意地對他討好，現在却也表示憤怒起來了。她嚴肅說：「這是一句很邪惡的話！」

「對不起。」司馬洛站起來，「我要走了。」

「你可以留下一個地址，讓我跟你聯絡嗎？」愛蓮問。

「爲甚麼？」司馬洛又表示懷疑地看着她。

「唔──」愛蓮說，「白朗博士回來的時候，我就可以叫他來找你了。」

「你又說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司馬洛說。

「他沒有說他什麼時候回來。」愛蓮說，「不過他是隨時可能回來的。」

「多謝，」司馬洛說，「不必了。」

他說着轉身走向門口。愛蓮追在他的後面，連替他開門都來不及，司馬洛自己開了門出去，便頭也不回地走了。他的言行都是很不禮貌，不過愛蓮也沒有什麼辦法。

愛蓮看着他登上園外的一部汽車，開走了。她看着他的車子遠去，不見了，然後才回到屋中，煩燥地坐下來，又坐得不定，再起身來，在廳中走來走去，似乎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好。後來她才醒起那些咖啡是應該收起來的，她才收進去了。

跟着愛蓮又動手把屋子打掃收拾了一遍。她這屋子本來就是相當齊整的，不過屋子的面積大而裝飾品多，要抹抹塵，也並不是找不出值得弄的地方，她可以在這件工作上花上相當長的時間。或者可以說她是利用這件工作來打發她的時間。後來．她爲自己弄了一頓晚飯，一個人吃下去，然後就洗一個澡，很早就上床睡覺了。

愛蓮是一個美國人，她是有西方人的習慣的，譬如她的其中一種習慣就是在睡覺的時候衣服是穿得很少的。

愛蓮不知道睡了多久，但是漸漸覺得她睡得很不寧。後來，她就忽然之間醒過來了。她皺起眉頭，想一想，記得她之所以會醒過來，似乎乃是因爲她聽見有一些聲音由樓下傳來的。她推開被子坐起來，傾耳而聽，却又聽不到什麼聲音了。不過．她還是從床上下來，站在那裏，遲疑着。她的眼睛，是看着關上了房間的門口。忽然之間，房間的左邊傳來幾聲男人的咳嗽。

愛蓮「哇」的一聲叫起來，連忙用兩手掩着身子。

原來她注意樓下，實在房裏巳經有人了。這個人就是司馬洛。他是坐在那個較爲黑暗的角落裏的那張小沙發上。因爲他一動也不動，所以就注意不到他的存在。現在他一開聲，愛蓮就注意到了。現在的司馬洛則是穿上了一身緊身的黑色衣服，手上還有一把手槍。

他冷冷地說：「不要叫喊！也不要亂動！」

愛蓮祇好不叫喊，不過她又不肯不動，她略略轉身，用背脊對着司馬洛。這一下動作則倒是值得原諒的，因爲她身上的衣服實在太少。

「你──你想怎樣？」愛蓮顫着聲音問。

一些軟軟的東西搭到愛蓮的背上，又使她一跳，不過司馬洛說：「穿上吧！」這就使愛蓮醒起這東西是她那件薄薄的絲

質睡袍，是司馬洛丟過來給她吧了。

由於她沒有接住，那件衣服就滑落在地上了。其實她雖然用背對着他，鏡子的反映是仍然可以使他很清楚地看到她的前面的。不過她是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了。

她把睡袍的帶子束好，戰戰兢兢地轉過來對着他，可憐地說：「你——究竟想怎樣？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到這裏來搜屋子。」司馬洛說。

「搜一些什麼？」愛蓮問道，一面想着，剛才聽到的聲音果然是眞的而不是幻想出來的，那些就是他搜索的時候發出來的聲音，而這些聲音把她驚醒了。

不過，她還是醒得太遲一點的，當她醒過來的時候，這個人已經在她的房間裏了。

而司馬洛亦並不打算清楚地回答她的問題。他說：「還差你的睡房沒有搜過，不過我在想，當我在搜你的屋子的時候是很難不把你驚醒的，所以我還是先等你醒過來了。」

「我的房間裏沒有什麼秘密。」愛蓮說。

她這樣似乎很下氣，因為他搜她的屋子並不是一件理應的事情，她是有權提出反對的。不過有一把槍指着她，那却是使情形大為改變了。在一把槍的威脅之下，一個人就很難再堅持自己的權利，而是祇是希望能够把事情順利解決而已。

「你不知道我要找的是什麼。」司馬洛說。

「你要找的是什麼呢？」愛蓮問道。

「讓我自己來找吧，」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開始嗎？」

愛蓮瞪着他，鼻孔擴張起來，說：「你認為我有資格反抗嗎？」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請你站在這裏不要動，好不好？不要妨碍我的工作。」

愛蓮沒有做聲，祇是把兩臂交抱在胸前，站在原位。她回答也是多餘的。司馬洛的話雖然祇是一個請求，他却並不預算她會反對的。

司馬洛開始搜索了。他搜得很不客氣。由於這是愛蓮的睡房，這裏面當然有不少私人用物，不便給別人看見的，給搜出來實在相當難堪，不過也沒有辦法了。

後來，司馬洛又坐回沙發上。他倒不是把她的房間搜得七零八落，翻亂了的東西他是放回原處的。

「你完事了嗎？」愛蓮問。

「大致上是完事了。」司馬洛說。

「但是我認為你忽略了一個地方，」愛蓮說，「你還沒有搜過我的身上。」

「我並不認為你的身上能够收藏着一些什麼，」司馬洛說，「但是，你希望我搜搜你的身子嗎？」

「既然你已經搜完了，那你可以走了。」愛蓮說。

「於是，」司馬洛微笑着，「你就可以報警了？」

「不，」愛蓮搖頭，「我不打算去報警！」

「為什麼呢？」司馬洛問。

愛蓮瞪着他：「你怎麼了？難道這樣你還不滿足嗎？難道你喜歡我報警？」

「在通常情形之下，」司馬洛說，「一個人遭遇到這樣的騷擾是一定很生氣的，報警請求查究是正常的反應。除非這個人是有什麼虧心事見不得光。你是有什麼虧心事嗎？」

「你瘋了。」愛蓮說。

「不過，」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白朗博士也是一個見不得光的人。假如可避免的話，他也是避免去驚動警察的。」

愛蓮又是瞪着他：「這不關你事。」

「你怎麼知道不關我事？」司馬洛還是微笑着問。

這時，愛蓮似乎已經到了無法忍耐下去的程度了。她說：「你究竟有什麼事，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懷疑白朗並不是到什麼地方去遊歷，」司馬洛說，「他不過是躲了起來吧了。」

「為什麼他要躲起來？」愛蓮問。

但是司馬洛總是不一定會直接回答她的問題的。現在司馬洛亦是這樣。他又問道：「白朗究竟躲在哪裏？」

「他並不是躲了起來。」愛蓮說。

「你不要忘記，」司馬洛說，「我手上是有一把槍的。而且你也不要忘記，有些時候槍並不是最可怕的東西。現在沒有人能够救你！」

愛蓮看着他，一半是恐懼一半是鄙屑、她說：「你要動手打我，那你動手好了，還等什麼？」

「那是一種浪費，」司馬洛說，「假如我要逼你的話，你是一定說出來的，那又何必受這種不必要之苦呢？這秘密眞的是那麼有保守的價值嗎？」

「我並不是在——」愛蓮氣結地說着，隨即又嘆一口氣：「請你別這樣神秘好不好？假如你告訴我你究竟是為了什麼而來的，也許我會樂於與你合作呢？」

司馬洛刁橫地看了她一陣，考慮着，然後說：「我是白朗的朋友！」

「我早猜到了，」愛蓮諷刺地說，「你的行為的確是一位好朋友的行為！」

司馬洛却也一點都不表示難堪。他又微笑道：「白朗欠了人家很多錢，他躲起來實在不是辦法。有些人討債是不喜歡人家躲起來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有多少付多少，要有一個肯定的答覆！」

愛蓮奇異地看着他：「你剛剛還說你是一位朋友，現在，你却是一個討債的人了？」

「一位朋友不能成為討債的人嗎？」司馬洛問，「有人託我做這件事，就是因為我是白朗的朋友，我會比較容易說服他。而因為我是白朗的朋友，我也不希望做什麼傷害他的事情了。我知道他並不是沒有錢的。為什麼要躲起來呢？你叫他跟我談談吧。」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眞話呢？」愛蓮問。

「我沒有叫你相信我，」司馬洛說，「但，我猜白朗是還有其他原因需要躲起來的吧？」

「他並不是躲起來，」愛蓮說，「不過談到錢的方面，我得先告訴你，他目前並不是很富有。」

「他銀行裏的存欵不多，」司馬洛說

，「但那祇是因為他在最近這一段時間之內提出去了而已。他也變賣了一部份產業。但這並不就是表示他沒有，祇是收起來吧了。一個人是不容易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花掉這許多錢的。而且，他剩下來的不動產也值不少錢。」

「唔，」愛蓮說，「你的消息倒是相當靈通的。」

「幹我這一行，」司馬洛說，「怎麼可以不靈通呢？我也知道，白朗所有的錢都是從人家的口袋裏轉過來的。來得容易，又何必這樣死攬着呢？」

「他究竟欠你多少？」愛蓮問。

「他自己會知道的。」司馬洛說。

「你不能告訴我嗎？」愛蓮說，「也許，我能够替他還給你呢？」

「你不能替他還我，」司馬洛冷冷地微笑着搖搖頭：「你沒有那許多錢，而且這種債是要自己還的，最好還是讓我跟他談談。這是為了雙方面的好處。」

愛蓮看着司馬洛，就像正考慮似的，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她就由慌張的狀態中恢復過來，也恢復了她的吸引力，似乎，一個女人起先是赤裸着，再穿上衣服之後，吸引力是無論如何不比前時的，但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因為一個女人的吸引力，要大大地倚靠儀態和神韻的幫助，起碼對於司馬洛這種欣賞水準能力的人是如此，現在愛蓮已經恢復了自制，她那金色頭髮上的光澤就好像也增加了。

她把頭髮擺一擺，伸手理一理，那把金髮的綫條亦變得很自然了。

愛蓮終於說：「那麼你告訴我我可在什麼地方找到你吧，我明天再答覆你。」

這一次輪到司馬洛考慮地看着她了。

愛蓮又挑戰地說：「怎麼，你害怕了嗎？」

「我住在南太平洋酒店，」司馬洛說：「不過我先此聲明，你假如計劃殺死我的話，那是沒有用處的，白朗並不是欠我錢，而我祇是在做一件工作，沒有了我，這件工作還是會有別人做，而這個人，恐怕不像我那麼客氣了。」

「謝謝你的客氣。」愛蓮諷刺地說。

「事實上是這樣呀，」司馬洛說：「你穿得那麼少，又是那麼美麗，我却沒有碰你。」

愛蓮的臉怒紅起來，咬着下唇低聲叱道：「你走吧！」

司馬洛站起來：「很好，你什麼時候來答覆我？」

「明天晚上吧！」愛蓮說。

「那就是說今天晚上？」司馬洛道：「現在已經是凌晨了。」

「可以這樣說，」愛蓮說：「是今天晚上。」

司馬洛把槍收回身上，走向房門口，一面却從衣袋裏取出了把小手槍來，揮動了一下，說：「你的槍，我在床褥下面找到的，我放在樓下好了。免得你花工夫去找、」

他走出了愛蓮的睡房，沿着樓梯下樓去、

愛蓮呆了一陣，然後在床上坐下來。過了一陣，她聽見一部車子在遠遠的地方發動馬達，開走了。

愛蓮把腰間的睡袍的帶子再束緊一下，因為已經鬆了，然後她就下樓而去，她打開大門，看見她那把手槍就放在門口的梯級上。

她把這手槍取回了，又回到樓上，檢驗一下，然後放回床褥下面，脫下衣服，躺在床上。

她還是沒有穿上什麼衣服睡覺 這是她的習慣，而且她也是沒有把房門鎖上，這也是她的習慣。

她不相信這個男人還會再來，也不相信還會有一個同樣的來客，而且，這個人來的時候亦並沒有碰過她。

× ×

紫薇與苗小姐相處得很好。

這天晚上她正在苗小姐的家裏，一個女職員跟着一位女老板是有其方便之處的，她可以在老板家裏過夜，完成在公司裏未完成的工作，而且沒有什麼人會說閒話，而且她們也用不着很講究打扮。

工作已經完成了，她們一起伏在苗小姐的床上聊天。時間已經是深夜了。

苗小姐說：「我一直以為我自己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但是你使我覺得意外。」

「我不能够和你比，」紫薇說：「我這一生難望可以像你這樣富有。」

「我祇是因為爸爸有錢吧了，」苗小姐說：「假如你的家庭已經有這樣大筆財富給你，你也是會有同樣發展的。」

「我恐怕我沒有興趣做一個女强人了。」紫薇說。

「這就是使我佩服的地方，」苗小姐說：「這本來是一份你並不特別感興趣的工作，你却做得那麼好，本來我以為勉强錄用你，你一定會給我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但是，目前實在並不是這樣，假如這樣下去，過了一年之後，我恐怕沒有你不行了。」

「多謝你。」紫薇微笑。

「你可以考慮替我工作下去嗎？」苗小姐問道：「在酬勞方面，那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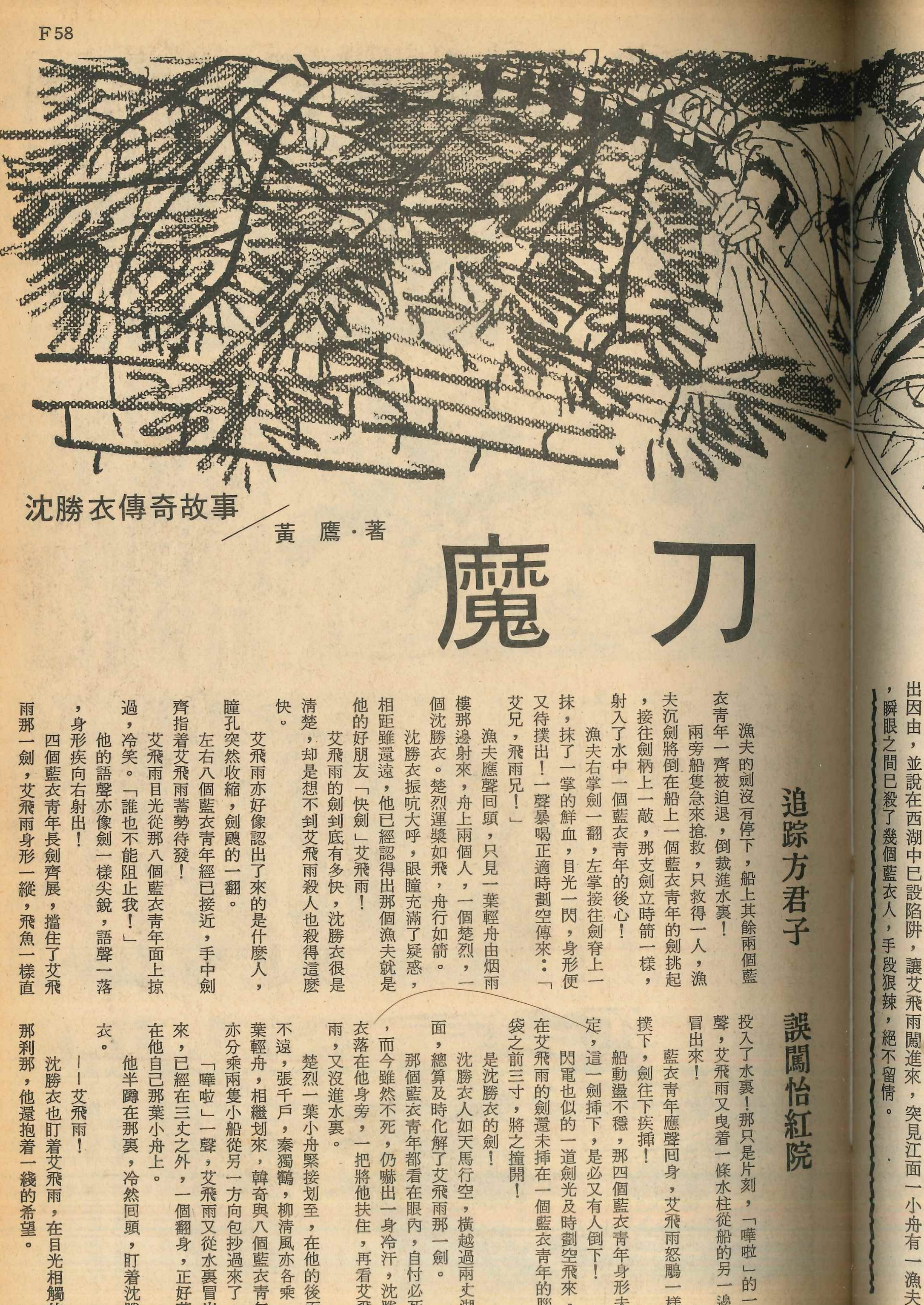
紫薇轉過來對她微笑，變成是仰天躺着，她說：「我做工作，並不是為了酬勞那麼簡單的。」

「那麼是為了什麼呢？」苗小姐問，紫薇沒有回答，苗小姐也沒有追問下去，她已經問過了一次，紫薇告訴她，參加莫先生這個組織的人員，假如負担的是有危險性的任務的話，那是甚少是單單是為了錢而參加的，當你面對生命的危險的時候，就往往會認為不值得為了那區區的酬勞而冒險了，多數是為了一些私人的理由，譬如與自己有密切關係身受罪惡之害。譬方雖然想為之伸寃亦有心無力，她沒有說她是為了什麼，但她說甚至司馬洛，也不單單是為了愛好冒險以及酬勞的豐富而巳，司馬洛也是為了一個私人的理由，而這個私人的理由他亦是甚少提起的。不錯，假如是為了這些理由而工作的話，那麼在危險的時候，就是會可靠得多了。

苗小姐說道：「你可以考慮一下的，也許有一些時候，你會為自己做一些事情的。」

「謝謝你，」紫薇說道：「我會記着的。」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僱舟遊南湖，只見湖上極少見有船隻來往，心中奇怪，船孃告訴他是因一位張大爺借烟雨樓宴客一天，不准等閒人前去騷擾，因此遊客稀少。而沈勝衣要船孃將小舟划近烟雨樓，突地兩小舟由水榭划出，幾個藍衣人直撲沈勝衣，沈勝衣擋住來劍，急掠向水榭，輕易避開藍衣人的阻攔直上烟雨樓，樓中四位老人持螯把酒，談笑風生，見沈勝衣來也不覺奇怪，沈勝衣詢問老人爲何與艾飛雨結怨，四老人道出因由，並說在西湖中已設陷阱，讓艾飛雨闖進來，突見江面一小舟有一漁夫，瞬眼之間已殺了幾個藍衣人，手段狠辣，絕不留情。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著

魔刀

追踪方君子　誤闖怡紅院

漁夫的劍沒有停下，船上其餘兩個藍衣青年一齊被迫退，倒栽進水裏！

兩旁船隻急來搶救，只救得一人，漁夫沉劍將倒在船上一個藍衣青年的劍挑起，接往劍柄上一敲，那支劍立時箭一樣，射入了水中一個藍衣青年的後心！

漁夫右掌劍一翻，左掌接往劍脊上一抹，抹了一掌的鮮血，目光一閃，身形便又待撲出！一聲暴喝正適時劃空傳來：「艾兄，飛雨兄！」

漁夫應聲回頭，只見一葉輕舟由烟雨樓那邊射來，舟上兩個人，一個楚烈，一個沈勝衣。楚烈運槳如飛，舟行如箭。

沈勝衣振吭大呼，眼瞳充滿了疑惑，相距雖還遠，他已經認得出那個漁夫就是他的好朋友「快劍」艾飛雨！

艾飛雨的劍到底有多快，沈勝衣很是清楚，却是想不到艾飛雨殺人也殺得這麼快。

艾飛雨亦好像認出了來的是什麼人，瞳孔突然收縮，劍飇的一翻。

左右八個藍衣青年經已接近，手中劍齊指着艾飛雨蓄勢待發！

艾飛雨目光從那八個藍衣青年面上掠過，冷笑。「誰也不能阻止我！」

他的語聲亦像劍一樣尖銳，語聲一落，身形疾向右射出！

四個藍衣青年長劍齊展，擋住了艾飛雨那一劍，艾飛雨身形一縱，飛魚一樣直投入了水裏！那只是片刻，「嘩啦」的一聲，艾飛雨又曳着一條水柱從船的另一邊冒出來！

藍衣青年應聲回身，艾飛雨怒鵰一樣撲下，劍往下疾揷！

船動盪不穩，那四個藍衣青年身形未定，這一劍揷下，是必又有人倒下！

閃電也似的一道劍光及時劃空飛來，在艾飛雨的劍還未揷在一個藍衣青年的腦袋之前三寸，將之擋開！

是沈勝衣的劍！

沈勝衣人如天馬行空，橫越過兩丈湖面，總算及時化解了艾飛雨那一劍。

那個藍衣青年都看在眼內，自忖必死，而今雖然不死，仍嚇出一身冷汗，沈勝衣落在他身旁，一把將他扶住，再看艾飛雨，又沒進水裏。

楚烈一葉小舟緊接划至，在他的後面不遠，張千戶，秦獨鶴，柳清風亦各乘一葉輕舟，相繼划來，韓奇與八個藍衣青年亦分乘兩隻小船從另一方向包抄過來了。

「嘩啦」一聲，艾飛雨又從水裏冒出來，已經在三丈之外，一個翻身，正好落在他自己那葉小舟上。

他半蹲在那裏，冷然回頭，盯着沈勝衣。

——艾飛雨！

沈勝衣也盯着艾飛雨，在目光相觸的那剎那，他還抱着一綫的希望。

這一綫希望現在亦已完全破滅。

他與艾飛雨一起的時間雖然不很多，最後的一次見面也已在九個月之前，但若說他竟然認不出艾飛雨，那簡直是笑話。

眼前這個人絕無疑問就是艾飛雨，所用的那支劍也絕無疑問是艾飛雨慣用的那支劍。

嵌在劍柄上那顆崩缺了一角的寶石，沈勝衣更是印象深刻。

他們是打架打出來的朋友，那顆寶石就是在那一戰，崩缺在沈勝衣的劍下。

艾飛雨一直都不肯將那顆寶石換去，人前說起沈勝衣是他的朋友的時候，他總會說起那一戰，出示那顆崩缺了的寶石。

他絕不以爲那一次的戰敗是恥辱，而且以是沈勝衣的朋友爲榮！

本來他就是立心要做一個俠客，認識了沈勝衣之後，更像一個俠客了。

現在他卻是如此殺人，這非獨不像是一個俠客的所爲，簡直就像是一個冷血殺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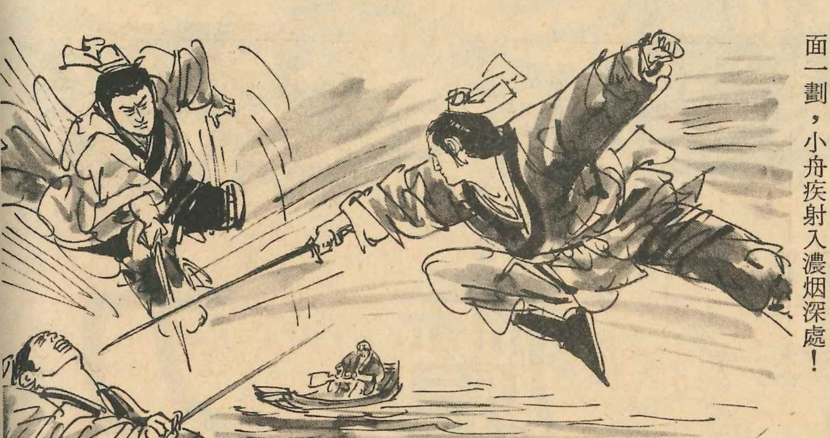
在烟雨樓中，沈勝衣還是半信半疑，現在不相信也不能了！

「艾兄，這到底爲了什麼？」沈勝衣忍不住喝問。

艾飛雨不作聲，偏過臉去！

沈勝衣接道：「江南四友四位老前輩都說並未與你結怨，其中也許有些什麼誤會，你只管說出來，我一定給你們主持公道。」

楚烈接道：「是啊，姓艾的，若是錯在我們，你要怎樣，我們就是哼一聲也不是好漢。」



艾飛雨冷笑，左手一抄，抓起旁邊那個魚簍向沈勝衣疾擲了過去。

沈勝衣鼻翅一動，突喝道：「小心！」右手衣袖一拂，一股勁風捲起，將那個魚簍震了回去！

霹靂一聲，火光一閃，那個魚簍突然爆炸開來，一股濃烟迅速擴散開去！

艾飛雨身形同時一弓，一道寒光從左手衣袖射出，直射向楚烈，右手劍接往水面一劃，小舟疾射入濃烟深處！

沈勝衣左手劍急翻，「叮」的將那道寒光截下，擊墮在舟中，脫口一聲：「退下！」

那些藍衣青年應聲不由自主將船往後划。

沈勝衣按劍不動，楚烈緊握雙槳，並沒有將小舟划回，蓄勢待發。

這片刻之間，方圓十丈的湖面已盡被濃烟所籠罩。

張千戶那邊看在眼內，雙手一分，左右秦獨鶴，柳清風，韓奇等船立卽散開，遙遙將濃烟籠罩的地方包圍起來。

他們看着那股濃烟將沈勝衣楚烈吞噬，都露出緊張的神態。

傾耳細聽，濃烟中一片靜寂。

濃烟周圍亦是只有船隻滑過水面的聲音，所有人都屛息靜氣，靜觀其變。

什麼變化也沒有。

烟雨仍飄飛，這季節下這種雨，是不是有些奇怪？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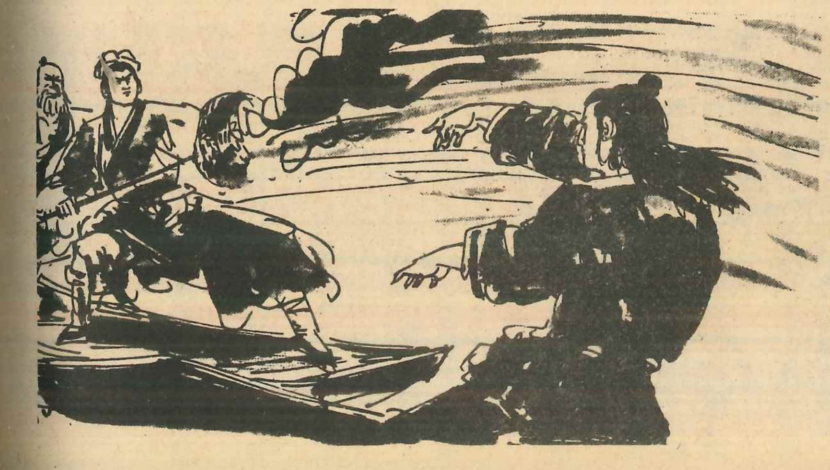
時間在靜寂中消逝。

濃烟已消淡，一葉輕舟無聲的在烟中飄出來，舟上沒有人。

秦獨鶴面罩寒霜，柳清風雙眉輕蹙，張千戶終於忍不住叫出來：「老楚，你在那兒？」

楚烈的語聲從烟中傳出來。「我在這裏——」

又一葉小舟從烟中蕩出來，沈勝衣按劍立在舟首，楚烈雙掌在握，與被濃烟吞噬前並無不同。



衆人這才鬆過一口氣。

沈勝衣目光轉落在那葉無人的小舟上，劍眉一剔，輕吐出「嗯」一聲。

楚烈亦自一剔眉。「還是給他跑了。」雙拳一緊，那兩條木槳立時在他的掌中碎裂。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

張千戶的船迅速接近。「艾飛雨在濃烟中沒有襲擊你們？」

「沒有。」楚烈搖頭。「我們却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離開了那葉小舟。」



張千戶目光一轉。「烟霧中還有兩隻船。」

語聲未已，一隻小船的頭部隱約在烟中出現，楚烈突然暴喝出掌，虛空接連三擊。

掌風呼嘯，烟霧激盪。

整隻小船都露了出來，那之上倒着兩個藍衣青年的屍體。

楚烈雙掌一收，又待劈出，張千戶突然揮手阻止。「不要衝動。」

楚烈仍然又劈出兩掌，才問道：「我們難道就呆在這裏？」

張千戶目光一掃。「烟已將盡散，我們已經呆了那麼久，又何必在乎再呆多片刻？」

楚烈終於點頭。

張千戶目光轉向沈勝衣，只見沈勝衣一些反應也沒有，明顯的已陷入沉思中。

他沒有騷擾沈勝衣，目光回向烟那邊，靜觀其變。

周圍立時又靜寂下來。

× × ×

烟終於盡散。

不待張千戶吩咐，所有的船已無聲的緩緩向當中接近，那當中，有一隻無人的小船，還有一隻斷開兩截，其中的一截之上，爬伏着一個漁孃。

那個漁孃面色蒼白，已經昏迷過去。

張千戶第一個開口：「到底還是逃去了。」語聲異常平淡。

楚烈脫口道：「他又怎能逃得出我們的包圍。」

張千戶笑道：「跳進水裏就能了。」轉吩咐韓奇。「將那個漁孃救起來，給她一百兩銀子送回去。」

韓奇應聲將船划向那個漁孃。

張千戶轉向沈勝衣。「這個陷阱的確太大了，老弟若是早來半個時辰，我們的人最低限度，不會死得這樣沒有價值。」

沈勝衣無言回過頭來。

張千戶微喟接道：「我們還缺乏了幾張鐵網，一個水性那麼好的人，只有將網魚一樣，才能將他拿下來。」



秦獨鶴亦道：「這也就是我們最失策的地方。」

楚烈悶哼一聲：「天才曉得他的水性那麼好。」

沈勝衣只是聽，沒有作聲，張千戶一直就在留意着沈勝衣，終於忍不住問：「老弟在想什麼？」

「在想他的水性怎會變得那麼好。」

張千戶追問：「他本來水性怎樣？」

「不清楚——」沈勝衣沉吟着道：「都是從一個朋友口中知道，對於水他與生俱來有一種莫明恐懼。」

「這是說，他的水性應該絕不會怎樣好的了。」張千戶摸着鬍子，目光落在湖面上。

艾飛雨方才殺人，在船上立得穩如泰山，而跳躍騰挪，視湖面有如平地，出沒於水中，更就是飛魚一樣。

這樣的一個人，若說對水恐懼，實際上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楚烈聽着立卽搖頭。「不可能，我的水性一向自負不錯，可是與這個艾飛雨相較，還是有所不及。」

快人快語，不如就說不如，張千戶目光一轉，一笑道：「他的話是不是比你那位朋友的話更足信？」

沈勝衣苦笑，說道：「我那位朋友姓方名直。」

「君子方直？」張千戶不由得一怔。

沈勝衣點頭。「他人如其名，要他說謊話，簡直比要他的命還困難。」

秦獨鶴那邊一船蕩來，聽到發出了一聲冷笑。「他有生以來，從未說過謊？」

沈勝衣還未答話，秦獨鶴已冷笑着接上。「一個人若說自己從未說謊，這已是說謊。」

張千戶微喟一聲。「方直也許說過謊，但認識他的朋友，却沒有一個聽過他的謊話。」

秦獨鶴一怔。

張千戶的目光轉回沈勝衣面上。「他『君子』的外號却也不是他的朋友贈給他的。」

「那是誰？」秦獨鶴追問。

張千戶道：「就是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江湖人。」

秦獨鶴冷笑兩聲。「爲什麼？」

張千戶道：「他們都公認了，方直這個人平生的所作所爲都足以被稱爲一個君子，而無論有什麼糾紛解決不來，若是能够找得到，都希望能够請這個人到來主持公道。」

秦獨鶴好像仍然不服氣。「我怎麼從未聽說過有這個人？」

「那只是因爲你實在已經絕迹江湖多年。」

「這個人的出現是什麼時候的事？」

「還是這三年。」

「你却是相信？」秦獨鶴又冷笑了一聲。

張千戶悠然道：「因爲我與他也是朋友。」

秦獨鶴怔住在那裏，張千戶接道：「這個人雖然是這三年才揚名江湖，我與他認識，却已經十年有多。」

秦獨鶴盯着張千戶，甚感詫異的重復一聲：「十年？」

張千戶點頭：「他的父親在嘉興城裏開了間叫『太白』的酒樓，十年前一病不治，太白樓自然亦是留給這個獨生子。」

「你們是在生意上有來往，所以才認識。」

「這十年以來，他沒有短欠我分文，也沒有多取我分文，好像他那樣的生意人可以說萬中無一。」張千戶頗爲欣賞的點着頭。「一直以來，就只有別人欺騙他，沒有他欺騙別人。」

秦獨鶴悶哼一聲：「奇怪那間太白樓居然能够維持到現在。」

「那大概是因爲大家都不忍心要這個老實人太吃虧。」

柳清風聽到這裏，揷口道：「你們可曾聽到這樣推許一個人！」

楚烈第一個搖頭，秦獨鶴冷冷接道：「如他的精打細算，說得一個人可以相信，那個人應該就可以相信的了。」



張千戶轉問沈勝衣：「他是什麼時候告訴你艾飛雨毀水？」

沈勝衣想想。「約莫在一年之前。」

張千戶喃喃道：「一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個人克服與生俱來的弱點。」

沈勝衣道：「還要看這一年之內他的遭遇如何。」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若是受了什麼刺激，又能下定決心，一定可以的。」張千戶再問：「他與方直是怎樣的朋友。」

「生死之交。」沈勝衣目光一閃。「所以他這一次到來，嘉興應該會跟方直一聚。」

楚烈道：「我看不一定，你與他何嘗不是生死之交，可是他方才却將你當做陌生人一樣，話也不跟你說一句。」

「不管怎樣，我都要找方直談一談，也許他會知道一些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楚烈立即道：「我與你一起去——」

張千戶截口道：「你去只有妨碍他們，難道你擔心沈老弟知道了之後，不與我們說？」

秦獨鶴冷冷的道：「他們既然是好朋友，爲對方保守秘密，不是也很應該。」

張千戶肯定的道：「無論如何，他一定會給我們一個清楚明白。」

楚烈轉勸沈勝衣道：「這個人精打細算，很少出錯，這一次相信也不例外？」

沈勝衣歎息道：「因爲我的好奇心實在太大，何況那還是發生在我的一個好朋友的身上。」

張千戶笑笑。「幸好嘉興總算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在這裏留下來，相信不會令你太難受。」

他雖然在笑，面上却一絲喜色也沒有，不過，能够在這時候笑出來，也就是很不容易的了。

嘉興無疑是一個好地方，就拿南湖來說，除了烟雨樓，還有浮玉亭，菇雲閣，釣鰲磯，菱香水榭，無一處不使人留連忘返。

可是沈勝衣現在又那裏還有欣賞名勝古蹟的心情！





風吹烟雨飄飛，湖面上仍然有鮮血漂浮，張千戶又等了一會，才吩咐各人打撈屍體。

艾飛雨始終沒有浮出湖面，悲涼的號角聲中，江南四友手下的船隻迅速結集在一起，也是沒有人發現艾飛雨的黑影，在濃烟消散之前，莫非他便已泅渡南湖，上岸溜去了。

沈勝衣、楚烈也就在號角聲中一舟蕩向岸邊。

楚烈一篙輕點，舟行穩定，將及岸，忽然道：「老弟，你可知張家在那裏？」

沈勝衣搖頭。「不知道，但隨便找一個人問問，相信也能够給我一個明白。」

「嘉興城中，不知道張千戶住在那裏的人的確不多。」

楚烈將篙往岸邊一揷，道：「你若是要人用，只管叫人來通知一聲，我一定第一個趕去。」

「好——」沈勝衣一撩衣衫，縱身上岸，一抱拳，才轉身上路。

楚烈目送沈勝衣去遠，喃喃道：「好一個沈勝衣，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這幾年以來，他已經不止一次聽到別人提起沈勝衣，早就想找機會一見這個別人口中的英雄！

今天他總算如願以償，而且發覺這個沈勝衣，非獨不討厭，還一見如故！

他實在很想再邀沈勝衣喝一杯，可是他不知道，這時候非獨沈勝衣未必有心情，就是他自己，心情也惡劣得很。

在他們江南四友之前，公然殺死他們的弟子的人，到現在，也還是只有一個艾飛雨。

江南四友不錯已很久沒有過問江湖上的事情，到底也是前輩成名人物，這口氣又如何咽得下。

× × ×

沈勝衣的心情一樣不很好，一路思潮起伏，將方才所發生的事情又重新思量了一遍。

他發覺艾飛雨用的劍法與平日並無大不同，只是每一劍都是以殺人爲目的。

這一點與艾飛雨一向的行事作風完全不同。艾飛雨一向不大喜歡殺人，除非迫不得已又或者他肯定對方實在該死。

而且他一向恩怨分明，他若是與江南四友爲敵，應該就只會殺江南四友，絕不會波及江南四友的家屬弟子。

但適才所見，他却是顯然要將江南四友，以及有關係的人都斬盡殺絕，一個不留。對那些人他顯然深惡痛絕。

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仇恨，沈勝衣只希望方直能給他一個明白，他認識艾飛雨，還是這幾年的事情，方直與艾飛雨却是由小玩到大的朋友。

方直似乎沒有可能完全不知情。

想到這裏，沈勝衣的脚步，更加快了，他當然怎也想不到，方直的所作所爲，令他更意外。

君子

君子可以說是一個崇高的榮譽，能够被南七北六的江湖朋友尊稱爲君子的人，相信就只有一個方直。

他事實是一個天生做君子的人，據說由懂事開始，他就已懂得規行矩步，一舉一動都完全符合爲君子的原則。

很多在別人很容易犯的錯誤，在他却是變了絕沒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與他結交，却是絕少人喜歡與他在一起。

君子的生活，事實不是一種很有趣的生活，做君子也事實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幸好這個君子從來不與人說教，所以與他相處的人還不致感到太沒趣！

不少人都奇怪，若不是他的父親剩給他那麼大的一座酒樓，他將會做什麼工作謀生。

也有人曾經問及他這個問題，却是得不到答案，因爲連他自己也回答不出來。

好像這樣的一個君子，竟然會偷偷的溜進青樓去嫖妓。

× × ×

沈勝衣的運氣一向都不錯，今天更就是奇佳，他一心一意要找方直，才進嘉興

城大街，竟然遙遙看見了方直。

嘉興並不是一個小地方，若說巧，這實在巧極了。

方直一襲青布長衫，與一年前沈勝衣見他的時候並無多大不同。

他今年不過三十出頭，走起路來却像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兒。一手横在胸前，一手負在腰後，每踏出一步，距離都一樣，就像是量度過才走的，那種隱重，遠遠超越他的年紀。

好像他這樣走路的青年人相信並不多，所以沈勝衣一眼便將他認出來。

他正在横過長街，目不斜視，並沒有發現沈勝衣，繼續走自己的路。

沈勝衣並不奇怪，他清楚知道，這個人眸子長得莊正，走路也眞的只往前望，除非有人跟他打招呼，否則絕少會左顧右盼。

他方待揚聲招呼，方直已走進了一條小巷內，不由得有些奇怪！因爲他也很清楚，這個天生做事不曉得轉彎，絕少抄捷徑，平日往那裏，一定是往大路走的。

他連忙加快脚步，追上前去。

到他走到巷口的時候，方直已差不多走到小巷子的盡頭。那條巷子並不闊，左右都是人家的後門，高牆一道緊接着一道，陽光射不到，有些兒陰森。

這時候也接近黃昏的了。

沈勝衣本來就有些奇怪，方直竟然會走進一條這樣的巷子裏，現在再看見方直走路的樣子，不由就儍了臉。

方直兩隻手都已左右張開，左一扒，右一划，聳肩縮胸，兩隻脚非獨沒有分寸，而且一時用脚跟，一時用脚尖，一跳一躍的，走起來非常滑稽活像一隻大猴子。

只有在非常得意，非常興奮之下，一個人才會這樣忘形，而好像方直這種人，即吏樂極，相信也不會太着形跡。

沈勝衣認識方直以來，從未見過他這樣走路。

——到底是什麼事情令他這樣興奮？

沈勝衣一個念頭還未轉過，方直轉過巷子一個彎角不見。





他的脚步不由自主踏進巷子內，追了進去，一路走，一路的思想沒有停過。

他實在想不出有什麼事情能够令方直這樣忘形。

轉彎又是一條巷子，但比較寬闊，也長很多。

沈勝衣才轉過去，遙遙就看見方直雙手互搓，走進一戶人家的後門。

也在那刹那，沈勝衣聽到了幾下得意已極的笑聲，相距雖有一段路，這笑聲聽來仍然很清楚，可想而知方直是眞的非常得意，才會發出這麼大的笑聲來。

沈勝衣也從未聽過方直這麼大聲笑。

——難道令他得意忘形的東西的事情，就在那屋子之內？

沈勝衣本想揚聲叫住，那笑聲入耳，還是打消了那念頭，只是加快脚步，追了過去。

× × ×

鮮紅色的門，紅得就像是鮮血，在沈勝衣還未走到之前，已經關上。

門外並沒有什麼東西識別，惟一與這條巷子兩旁其他的門戶不同的，就是這道門的顏色。

一般人家的後門也甚少髹上這種鮮明的紅色。

沈勝衣在門前停下，打量了一遍，看不出有什麼特別的，鼻子却嗅到了一種淡淡的脂粉味。

這種脂粉味，嗅來令人不怎樣舒服，那刹那，沈勝衣突然有一種感覺——好像有一個既庸俗，又肥胖，塗着廉價脂粉的女人才在身前走過。

連他自己也奇怪，爲什麼竟然會生出這種感覺來。

門兩旁都是高牆，白堊仍新，雖然照不到陽光，看來仍有些刺眼。

一株丹桂從牆頭伸出，枝葉濃密，青綠色的樹葉在風中「簌簌」的作響，彷彿隨時都會飄下來，那之下却連一片落葉也沒有，顯然經常都有打掃。

沈勝衣看看那道高牆，看看那株樹，負手打了幾個轉，終於伸手在門上敲了幾



下。

那兩扇門很快打開來，沈勝衣目光及處，又是一怔。

開門的是一個女人，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座肉山，雖然沒有將那道門堵住，但沈勝衣要從她身旁進去，就是放側身子，也仍然很是兔强。

她的腰最少有沈勝衣的三倍，那一身衣服用的布料，拿來給沈勝衣，就是不足三套，兩套應該絕不成問題。

她的臉很圓，有如滿月，嘴唇鼻子也是圓圓的，一雙眼睛却已給肌肉擠成了一條縫，那兩條眉毛亦是綫一樣，描得很細，很彎。

沈勝衣絕不懷疑她是否屬於這間屋子，最低限度，她嘴唇塗的那種紅色，就已跟那兩扇門一樣。

她的手中拿着一方絲帕，繞着手指，却只繞得一圈，那方絲帕無疑小了一些，她手指的也未免粗了一點，指甲也是塗得紅紅的，看來也是有些刺目。

沈勝衣實在很想看看裏頭到底是什麼地方，可是看來看去，還是只看見這個女人。

這個女人也在打量着沈勝衣，忽然擧起那方絲帕，掩嘴一笑。

這一笑，連那條眼縫也不見了，沈勝衣不能否認，這一笑實在也很嫵媚，只不過，令人有些吃不消而已。

沈勝衣也絕對肯定，他若是趁這個時候離開，這個女人一定瞧不到。

可是他仍然呆在那裏，等她的眼睛張開，才輕咳一聲，道：「這位姑娘……」

「我叫小紅——」

小紅的聲音倒不難聽，而且充滿了誘惑，只可惜沈勝衣先看到她的人，才聽到了她的聲音。

「小紅姑娘——」

「叫小紅就可以了。」

沈勝衣又咳了一聲。「我……」

「公子的來意我很明白。」小紅笑得更嫵媚！

沈勝衣「哦」的一聲，奇怪之極，上下打量了小紅一遍。

——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知道我的來意？

——難道方直早已知道我跟在他後面，故意尋我開心？他怎會是這種人？

沈勝衣心念一轉再轉，方待開口問，小紅已一聲：「請——」偏身讓開一個足以容沈勝衣走過的空位！

沈勝衣總算看到屋內的情形。

進門是一條名符其實的花徑，兩旁鮮花盛開，姹紫嫣紅，在花徑盡頭有一座八



角亭子，傍着一座假山，再過有一條長廊，柱子欄干全都是鮮紅色，瓦面則碧綠，非常刺目。

這絕無疑問是一個大富人家的院子，裝飾得無疑有些俗氣，但看來還不致令人太反感。

那最低限度，比起一些暴發富的院子要順眼！

小紅看見沈勝衣這樣張頭探腦，「噗哧」的一笑！

沈勝衣詫異的道：「這裏莫非是誰都可以來？」

「只怕你沒有錢。」

沈勝衣目光一閃。「哦……到底這裏是……」

「不就是怡紅院了？」

沈勝衣這才眞的怔住，怡紅院這名字，他總算知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看見一個小紅這樣的女人，他其實應該早就想到這是一座青樓的了，可是到現在，他的腦海中才出現「青樓」這兩個字來。

他知道是什麼原因。

方直這種人與青樓本就不可拉在一起說，所以他跟着問了一句廢話：「你是說這是一座青樓？」

「什麼青樓紅樓的，乾脆就叫它妓院就是了。」

沈勝衣苦笑。

「別老是站在門外，進來哪——」小紅動手來拉了。

沈勝衣退後一步。「我那位朋友……」

「公子有朋友同來？」

「就是方才進去的那一個穿青布長衫的……」

「怎麼？你原來是阮公子的朋友？」

「阮公子？」沈勝衣愕然。「他不姓方？」

小紅亦有些詫異的望着沈勝衣，突然笑起來，沈勝衣更爲愕然。「姑娘在笑什麼？」

「早就看出他不是一個老實人，姓名原來也是假的。」小紅笑說。

「你說他是誰？」沈勝衣不覺追問。

「阮環——」小紅反問。「他本來是叫什麼的？」

沈勝衣沒有回答，「阮環」這兩字入耳，不知怎的他竟然就想到「圓彎」那兩字。

他更加肯定那個人就是方直。

小紅等了一會，「噗哧」的笑道：「我們可不管他姓圓姓方，用假姓名的客人本來就不少。」

沈勝衣接問：「他是你們這兒的常客嗎？」

小紅道：「不常來，只是他很得我們這兒姑娘的歡心，又愛從後門進來，所以大家對他多少都有些印象。」

沈勝衣又沉默下去。

小紅笑接道：「他雖然不是豪客，却有他的眞本領，接待他的無不給他侍候得死去活來。」

說到死去活來這四個字，小紅的眼就亮起來，瞟着沈勝衣。「公子既然是他的朋友，相信多少也從他那裏學得一些。」

他雖然沒有說下去，可是看那種表情，沈勝衣已知道她要說什麼。

那剎那，沈勝衣的耳根不由一熱，亦不由歎息一聲。他是爲眼前的這個小紅歎息。

一個女人淪落青樓，是不是就沒有所謂羞恥？

沈勝衣不知道，但眼前這個女人却給他這種感覺。

小紅看見沈勝衣這樣，却想到了另一方面去，佯嗔地接說道：「我只是恰巧走過，你莫以爲我是那種只能夠在後門拉客的……」

沈勝衣歎息道：「姑娘誤會了……」

小紅截口道：「我看你也沒有這個意思，老實說，我在怡紅院，還算得半個紅人。」

沈勝衣搖頭。「我是說，姑娘誤會了我的來意。」

小紅的笑容一斂。「那你來此怡紅院幹什麼？」

「我是看見我那個朋友進來這裏，又因爲有事要找他，所以才不揣冒昧拍門一問……」

沈勝衣話未說完，小紅的臉上已一絲笑容也沒有，一聲冷笑，又打斷沈勝衣的說話。「找朋友找到妓院來，你這是在騙誰？」

沈勝衣苦笑。

小紅冷笑着接道：「我倒是聽說那位阮公子家中有一條母老虎，平日看得他很緊，所以他才要走小巷，走後門，我看你，怕不是那條母老虎叫來的。」

沈勝衣沒有分辯，小紅也不給時間他分辯，隨又道：「那你怎麼不早說，省得我多費唇舌。」

語聲一落，小紅雙手一攏，「砰」的將門關上，那剎那，她非獨沒有絲毫媚態，而且一副晚娘臉龐，就像與沈勝衣十怨九仇似的。

沈勝衣本欲舉步追進去，幸好看見這種臉色爲之一呆，否則不難一鼻子撞在門上。

門雖然關上，沈勝衣仍然聽到小紅在罵，當然是罵他，而且罵得很難聽。

沈勝衣只有苦笑，他沒有掩耳，伸手摸摸鼻子，舉步往來路走回。

走出了三丈，突然又停下。

前面轉角即時轉出了一個人。

那個人衣白履白，頭髮眉毛鬍子亦無不枒根發白，面龐就像是冰封過似的，一絲血色也沒有，就連嘴唇亦呈現出一種詭



異的鉛白色。

小巷陰晴，那個人的出現，簡直就像是冥府的幽靈，飄忽無聲。

可是在那裏一立定，却像是一個用白雪堆成的假人，令人頓有一種置身隆冬十二月的感覺。

他的眼睛亦彷彿由冰雪凝成，一片乳白色，但仍然分得出眼瞳眼白。

那眼白竟沒有眼瞳的白。

他在上下盯着沈勝衣，目光森寒，亦猶如冰雪。

與他的目光接觸的那剎那，沈勝衣亦不由打了一個寒噤，然後整個人就像在這冰冷的目光中凝結。

有風。

白衣人的衣衫在風中飄動，他的面容始終一些變化也沒有，所以看來仍然只像是一個雪人，不過披上活人的衣服。

在他的腰帶上掛着一支劍，由劍柄以至劍鞘，一色的雪白。

劍穗在風中飛舞，白衣人雙手低垂，碰也沒有碰那支劍，但劍氣已迫人眉睫。

沈勝衣有這種感覺。

時間在靜寂中消逝，小巷逐漸暗下來，兩個人始終沒有動。

一絲笑容終於在白衣人的嘴角浮現出來，這笑容却令人不寒而慄。

沈勝衣沒有笑，也沒有動。

白衣人終於開了口，也只是一個字：「好——」

沈勝衣沒有作聲，白衣人等了一會，才接道：「你是第一個面對我這麼久，仍不爲所動的人。」

沈勝衣淡應：「這也許是因爲殺氣比你更重的人我見過不少。」

白衣人的面色立時又好像白了幾分，笑容也更冷。「只聽這句話，已知你並非無名的人。」語聲一頓，一沉。「高姓大名？」

「沈勝衣——」

白衣人一怔，眉一蹙，目光陡然亮起來，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你就是沈勝衣？」

不待沈勝衣回答，他又道：「江湖上傳說的沈勝衣，不錯就是你這般模樣。」

沈勝衣一抖衣衫。「可惜我就是喜歡這個裝束。」

「這實在可惜得很。」白衣人搖頭，「一個人只看其外表就知道是誰，也並不是一件好事。」

「閣下是有感而發。」

白衣人冷冷一笑。

「好像做閣下這種工作的人，這麼容易辨認，的確並不是一件好事。」



「你只看到我的外表，就知道我是誰了。」

「冷血歐陽，歐陽立！」

「這之前我們沒有見過面？」

「沒有。」沈勝衣目光一閃。「江湖上不知道你這樣子的只怕不多。」

「我的樣子的確很特別。」歐陽立冷冷一笑。「幸好我的劍還很不錯，總算還能夠活到現在。」

他的話雖然很自負，表面上却一些也看不出來，忽然問：「以你看有沒有第二個這般模樣的人？」

沈勝衣沉吟地回答道：「相信是沒有了。」

「憑什麼這樣肯定？」歐陽立冷冷的問：「是不是，因爲到現在爲止，你還是第一次，看見一個我這樣的人？」

沈勝衣不覺點頭。

歐陽立目光一遠。「你回頭看看。」

沈勝衣回頭望去，這一望之下，不由得目定口呆。

在他後面的小巷轉角，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人，那個人的裝束容貌與歐陽立赫然就完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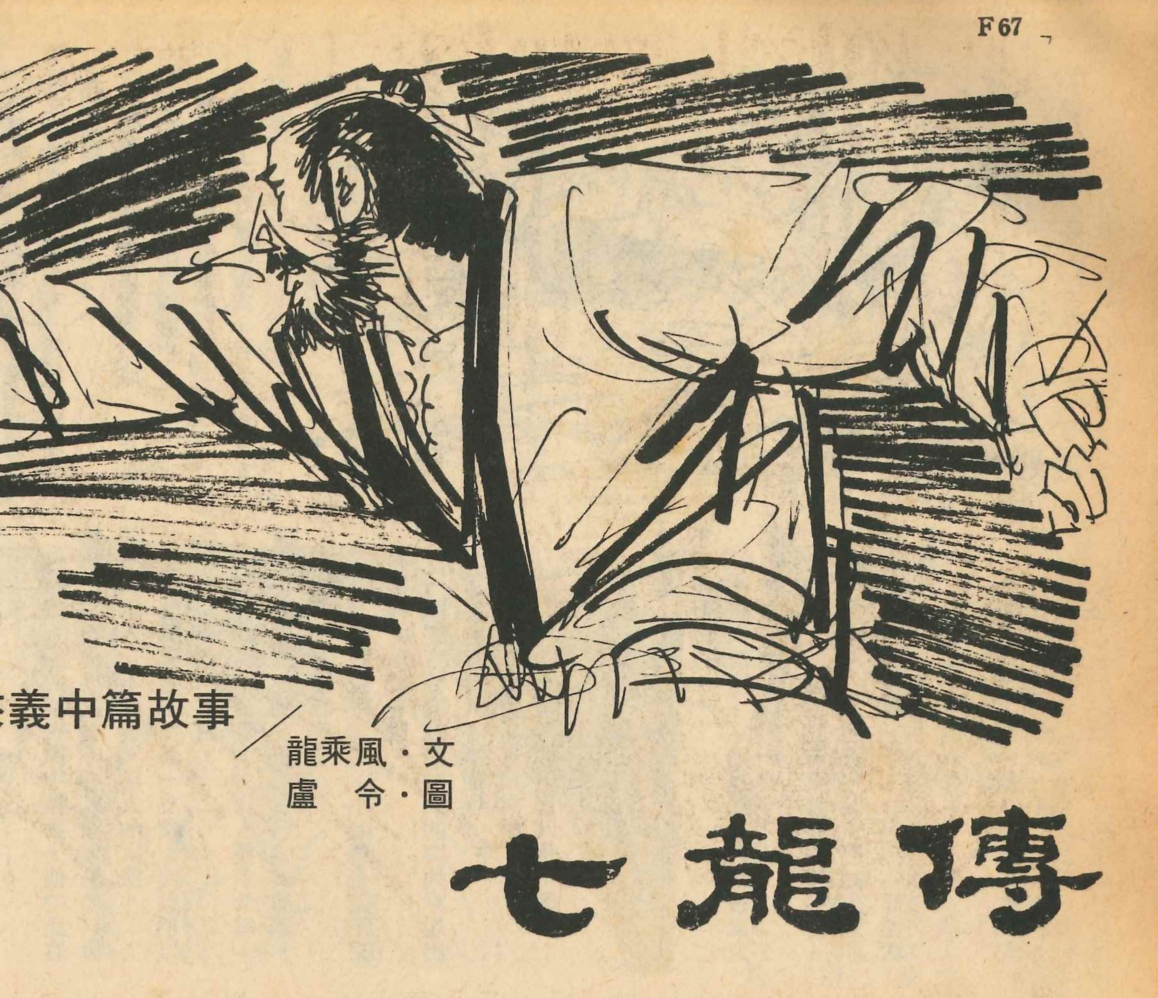
相距雖然差不多十丈，沈勝衣仍能夠看清楚，那剎那，他竟然有一種感覺，以爲那其實就是一直與他說話的歐陽立，不過在他回頭的同時，飛身掠到那邊去。

可是天下間又那有這樣迅速的輕功？

他仍然不由自主回望歐陽立。

人站在原地，突又問：「他若說他就是歐陽立，你怎樣？」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四輛富麗堂皇的寬敞馬車，穿過開封府最繁盛熱鬧的大街，轉入錦天里的錦天園。這四輛華麗的馬車駛到錦天園門口停下，旋即驚動錦天園的管事董順艮，立刻出來迎接。這時，第一輛馬車上跳下了一個眉粗目大的漢子，對管事董順艮說要包下這整個錦天園。董順艮一聽之下，不禁大吃一驚。蓋因這錦天園於前此不久，已爲蘇瘦山偕同十多個隨從婢僕把偌大的錦天園整個包下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董順艮只好將實情對那漢子說明，豈料却因此而招致一拳無妄之災，被那漢子一拳打在鼻樑上……

奮力追窮寇　陋巷遭暗算

一輛神秘馬車

（三）

當馬車車輪滾動聲響起之際，蘇瘦山早巳醒了。

雖然昨夜他醉得很厲害，和他一起大醉的兩位美人兒仍然赤裸裸的睡在被窩裏，但他現在巳很清醒，就算是一條小蟲爬動的聲音，也很難瞞得過他的耳朶。

他推開向南的窗子，就巳看見那四輛氣派軒昂的馬車，停在錦天園的大門外。董管事給人打爆鼻樑，他也看得很清楚。

他嘴角間露出了一絲冷漠的笑容，忽然輕喚：「蘇雲、蘇雨。」

立刻就有兩個加起來最少六十歲的書僮啓門而入。

「巳有人來了。」蘇瘦山淡淡的對兩個書僮說。

蘇雲應聲道：「他們也要包下這座園子？」

蘇瘦山點頭。

蘇雨道：「他們够份量嗎？」

蘇瘦山却搖頭。

蘇雲道：「既然如此，由咱們兄弟出手，是否巳很足够？」

蘇瘦山慢慢的說：「他們是辰州言家的人，雖然近十年來言家發了不少財，但七七四十九路殭屍拳，還是沒有太大的改進，由你們去對付，本巳游刄有餘，只不過……」

蘇雨道：「不過怎樣？」

蘇瘦山眉頭一皺，道：「辰州言家正自顧不暇，怎會對這件事發生興趣？看來背後還大有文章。」

蘇雲道：「莫非他們只是個幌子？」

蘇瘦山道：「能用言家作爲幌子，這幕後的潛力更是不容低估。」

蘇雨道：「如今我們該怎辦？」

蘇瘦山淡淡道：「這地方巳經是我們包下來的，但他們現在却巳踏進來了。」

蘇雨臉色一寒：「且讓小人把他們撵出去。」

蘇瘦山皺了皺眉搖頭道：「不！反正

這裏還有不少房子，就讓他們住下來。」

蘇雨一怔。「那豈不是給他們有機可乘？」

蘇瘦山沉下了臉，道：「我們要對付的不是辰州言家，而是在背後支撑着他們的人！」

蘇雨、蘇雲互望了一眼，忽然齊聲回答：「小人明白了。」

蘇瘦山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然後輕輕揮手。

兩書僮立刻退下。

（四）

這也未嘗不是一件怪事。

付了房錢的人，被趕出錦天園，但沒有付房錢的人，却被招待入內。

四輛馬車，總共二十餘人，被安排住在西廂。

那眉粗目大的漢子，本來說要把錦天園包下的，但後來他的口氣又變了。因爲他的鼻樑也給人打爆，而且打他的人，只不過是個老書僮。

×　　×　　×

這二十餘人的確是辰州言家的人。

當他們被安排在西廂不久，錦天園外又來了第二撥人馬。

那是十三匹黑馬，每匹黑馬上都有一個黑袍人，一桿金光閃閃的長槍。

一看這等陣勢，只要是稍具江湖閱歷的人，都該知道，他們是近十年來崛起最快的一夥响馬大盜——秦嶺十三槍。

秦嶺十三槍的老大是「金眼鵰王」嚴網。

嚴網現在才三十五歲，但十四歲的時候巳是秦嶺道上的獨行劇盜。

以嚴網爲首的秦嶺十三槍，也被蘇雲蘇雨安排居住在錦天園內。

此後，直到黃昏，才又見有人來到錦天園大門之前。

那是一輛看來巳很殘破的大馬車。

這輛馬車雖然很寬敞，但却只用一匹老馬來拉動。

牠走得很慢，因爲趕車的人沒有用鞭子。

趕車的也不只是一個人，而是兩個。

那是一雙老夫婦。

老漢的眼睛原來巳瞎了，但却仍然執轡控車。

老婦雖然不瞎，但却雙手俱斷。

車廂外罩着四塊厚厚的黑布，裏面有甚麼人，無人能見。

這輛馬車甫出現，錦天園的大門巳打開，蘇雲、蘇雨，還有四名艷婢分立兩旁，迎接這輛馬車入內。

×　　×　　×

夜巳臨。

在錦天園最美麗的一座園林內，忽然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蘇瘦山站在一座石亭下，背後還有八個衣着整齊鮮明的隨從跟隨着。

他儼然是以主人身份自居，迎接這一輛神秘的馬車。

鬼影血神

（一）

一百四十四盞明亮的宮燈，把整座園林照得很光亮。

老漢雖已瞎了，但却仍感覺到燈火的存在。

「你們都已來了？」他乾咳着說。

蘇瘦山淡淡說道：「蘇某在此。」

老漢道：「蘇瘦山？」

「正是蘇瘦山。」

「一別多年，你的聲音還是沒有蒼老呢。」

「聲音雖不老，人却已老了。」

「你還是那麼風流？」

「人雖還是那麼風流，無奈許多事都已力不從心，大大不如從前。」蘇瘦山自嘲一番。

老漢大笑：「好風流的小蘇，老曹就是喜歡你這種坦率的性格。」

說到這裏，不由喟然嘆道：「只可惜老曹的眼睛已瞎了，今日的曹意，已非昔日的曹意。」

他身旁的老婦突然厲聲一喝，道：「胡說，曹意還是昔日的曹意，沈月來還是昔日的沈月來！」

語音稍頓，又接着厲聲說：「你雖瞎，我猶有眼，我雖無手，你却四肢齊全，又何必說甚麼喪氣的說話！」

曹意一呆，終於也大聲說道：「說得好，不啻是當頭棒喝，我還是鬼叟曹意，妳依舊是哭命婆沈月來！」

忽聽一人冷冷道：「咱們兄弟十三人星夜兼程趕到開封府，可不是來聽幾位高談闊論的。」

此人聲如擊木，每說上兩三個字就要停頓一下，方能繼續說下去。

他的聲音並不好聽，但長相却是威武之極。

此人正是秦嶺十三槍之首——嚴網。

曹意聞言一怔：「這位是……」

「秦嶺十三槍，嚴網。」

「原來是嚴金槍，久仰！久仰！」

「請恕嚴某不擅客套之辭，我們是來談買賣，不是來攀交情的。」

「嚴兄弟快人快語，老漢也深有同感呢。」

「請問曹長老，神馬令是否已經帶到了？」

「這個自然。」

「能否讓咱們十三兄弟一開眼界？」

曹意吟哦片刻，忽然轉過臉，面向車廂恭聲說道：「稟谷主……」

衆人聞言，臉色不由沉重下來。

鬼神谷的兩位谷主，看來最少已有一人，就在這輛馬車之上。

曹意只是說了三個字，車廂內立刻伸出一隻枯黃的手。

在這手掌之上，正捧着一隻銅製的箱子。

銅箱子一亮，每個人的眼色都有點變了。

他們都知道，在這箱子裏的，就是神馬谷的最高令符，也就是有人稱之爲「非驢非馬」的「神馬令」！

× × ×

曹意接過銅箱子，把它打開。

雖然他自已看不見箱子裏裝着些甚麼，但別人都却是看得很淸楚。

箱子裏有一個用鐵鑄成的東西，它的形態很怪異，看來既不像驢，又不像馬，又似乎是兩樣都像。

這就是江湖中人，你爭我奪的「神馬令」。

（二）

曹意只是把銅箱子打開一會，然後就把銅箱子交回車廂中人。

嚴網吸了口氣，忽然道：「你們開一個價錢，讓咱們考慮考慮。」

曹意默然。

沈月來的嘴巴也是緊緊的閉着。

過了半晌，車廂中人才緩緩的說道：「聽說辰州言家的人也來了，何以還不現身？」

語音甫落，在園子西方，就已出現了十個衣錦華麗，有老有少的男人。

車廂中人淡淡道：「言家十傑，都已盡在開封，倒算是一場熱鬧的聚會。」

言家十傑中，一個兩鬢花白的中年人越衆而出，抱拳道：「在下言鼎一，也想知道神馬令的價錢，且看言家能否有資格把它買下。」

車廂中人倏然一笑道：「其實你們要買的並不是這塊廢鐵，而是整座神馬谷，還有神馬洞裏的珠寶財富和武功秘笈。」

言鼎一冷冷道：「這一點已不用尊駕說明。」

車廂中人淡淡道：「象以齒焚身，沒有本領保得住神馬令的人，最好還是自量一點，離開這裏。」

言一鼎臉色一變。

「尊駕此言，是何所指？」

車廂中人冷冷一笑：「言掌門，說句不中聽的說話，憑你們言家的力量，根本就不配站在這裏跟我說話。」

言家十傑臉色同時變得灰白。

但言鼎一還是沒有發作，忍着氣道：「即使我們力量單薄，但我們現在只是來買神馬令，並不是要大動干戈，至於咱們買下神馬令之後，能否把它保住，那已是言家的事，與你無關！」

車廂中人冷冷道：「說的蠻好聽，只可惜你們的底細，老夫早已瞭如指掌。」

言鼎一沉聲道：「尊駕是鬼影尊者？還是血神尊者？」

車廂中人冷然道：「與你無關，憑你根本還不配問。」

言鼎一強忍怒氣，道：「言某不配，誰配？」

車廂中人冷笑一聲，緩緩道：「眞正想得到神馬令的，絕不是辰州言家，而是黑龍谷主——黑龍姥姥甘碧齡！」

言鼎一道：「就算是，那也和尊駕無關。」

車廂中人高聲道：「你能付得起價錢嗎？」

言鼎一道：「先把數目說出來，讓大家都可以慢慢的考慮。」

車廂中人沉默了片刻，終於道：「要追神馬令，可以用兩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怎樣？」

「以黃金購買。」

「數目若干？」

「三千萬兩。」

此言一出，衆皆譁然。

就算是想像力最豐富的人，也很難想像得到三千萬兩黃金堆放在一起，將會是

怎樣的情景。

世間上雖然不乏千萬富豪，但古往今來，又有誰曾擁有過黃金三千萬兩？

言鼎一勃然變色：「如此說來，尊駕是在愚弄咱們而已，豈能算是具有誠意談買賣？」

車廂中人淡淡道：「諸君如覺第一種方法不可行，可以用第二種方法買下神馬令。」

言鼎一哂然道：「是不是要咱們把自己的頭顱都割下來？」

車廂中人道：「你已猜中了一半，但我們要的却不是諸君的人頭。」

嚴網道：「是誰的人頭如此值錢？」

「衞七龍！」車廂中人慢慢的說道：「無論誰能把衞七龍的人頭送到此處，他就是神馬令的主人。」

嚴網精神一振：「此言當眞？」

車廂中人道：「決不食言。」

嚴網道：「尊駕是誰，可否現身？否則很難令咱們相信尊駕的說話。」

「可以。」車廂裏終於走出了一個綠袍赤髮的老人，他的手裏，仍然捧着神馬令。

嚴網吸了口氣道：「果然是鬼影尊者，你的說話，嚴某每個字都深信不疑。」

鬼影尊者目光一掃，淡然道：「無論是誰想得到神馬令，最好現在馬上就去找衞七龍，把他的頭顱割下來見我！」

事情已很明顯，鬼影尊者要的根本就不是黃金，而是衞七龍的項上首級。

秦嶺十三槍似是滿懷信心，嚴網更是恨不得馬上就找到衞七龍，把他的頭顱割下。

但天地茫茫，到哪裏去找衞七龍呢？倘若給別人「捷刀先殺」，那可白費心血。

倒是那蘇瘦山，沉吟不語，似是毫未動容。

× × ×

在另一個黑暗的角落中，有一老一少在對話。

「這姓蘇的是甚麼來歷？您老可清楚嗎？」

「不清楚。」

「晚輩懷疑他連姓名都是假的。」

「可能性頗大。」

「秦嶺十三槍的老大，此人如何？」

「嘿嘿！嘿嘿！」

「是甚麼意思？」

「這兩下子冷笑的意思，就是說這位嚴老大死不足惜。」

「死不足惜？」

「豈止是死不足惜，簡直就是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上人，咱們現在該怎辦？」

「不怎麼辦，先回客棧，慢慢再對付那姓嚴的渾蛋。」

「那神馬令……」

「不必着急，你的二師父也已胸有成竹。」

「甚麼，二師父她老人家也來了？」

「當然是已經來了，若不是她在暗中撐腰，辰州言家的人又怎敢在此？黑龍姥姥甘碧齡，可不好對付！」

「咳咳……」

「這下子可有得瞧了。」

× × ×

這一老一少，正是怒龍上人和衞七龍兩人。

他們本來打算取道前赴鬼神谷，但却在這裏遇上了這件事。

他們當然不走。

奪神馬令的事，怒龍上人已決定「讓」給黑龍姥姥去幹。

只要神馬令不落在天絕教的手中，他們的目的已算達到。

所以，怒龍上人決定暫時不理會神馬令，先對付了嚴網再說。

秦嶺十三槍並非易與之輩。

他們畢竟有十三個人，十三桿槍。

（三）

秦嶺十三槍對神馬令有極濃厚的興趣，但却又不敢動手去搶。

他們並不是怕了鬼神二尊者，而是對鬼神二尊者背後的勢力有所顧忌。

嚴網不懼鬼神谷，却不敢和天絕教爲敵。

他是個老江湖，知道應該怎樣避重就輕。

中原七條龍雖然不好惹，但嚴網還是決定冒一冒險，先把衞七龍的腦袋割下來再說。

然而，衞七龍在哪裏呢？

這是一個難題。

嚴網苦思無策，大有無從入手之感。

一直到了翌日清晨，他忽然接獲一個很寶貴的消息。

向他報告這個消息的，是洪力。

洪力是秦嶺十三槍的老三，向來有「智多星」之稱。

他對嚴網說：「與其要咱們去找那小子，不如要他自投羅網！」

嚴網道：「三弟有何高見？」

洪力道：「小弟剛剛知道一件事。」

嚴網靜靜的聽着。

洪力道：「風苑莊也在開封府內。」

「風苑莊？」嚴網一怔，問道：「她是誰？」

「青鵬堡主風首鵬的女兒。」

「那又如何？」

「咱們把她擄劫回來，就不怕那小子不自投羅網！」

「却是何故？」

洪力微微一笑，道：「小弟曾經聽到一件很少人知道的秘密，衞七龍很喜歡風苑莊。」

嚴網目光大亮：「果眞如此？」

洪力道：「應該不假。」

嚴網沉吟半晌：「但如此一來，咱們連青鵬堡主也要得罪了。」

洪力嘆息一聲：「衞七龍是甘碧齡的弟子，而風首鵬又是甘碧齡的兒子，就算咱們不去動風苑莊，只要咱們殺了衞七龍，風首鵬說不定也奉母命行事，對咱們不利。」

嚴網吸了口氣：「想來此事委實非同小可，那神馬令說不定眞的會毀了咱們十三兄弟！」

洪力却是神色不變：「咱們也許惹不起這許多厲害的人物，但木衣門是咱們的靠山，敵人雖勢強，咱們也絕不勢弱。」

嚴網嘆了口氣，緩緩道：「咱們都是身不由己，奈何。」

洪力道：「身不由己的，也不只是咱們十三兄弟，難道老大沒有看見，辰州言家的靠山是黑龍姥姥，鬼神谷的靠山是天絕教？」

嚴網沉吟半晌，忽道：「那蘇瘦山，依三弟的看法，又是個怎樣的人物？」

洪力道：「這人的姓名身份，十居其九是假的，但小弟却還看不透，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嚴網目中寒芒閃動。

「咱們暫時不必理會這人，先殺了衞七龍再說。」

「咱們就決定這麼辦。」

「何時動手擄刦風首鵬的女兒？」

「越快越好，最好馬上進行。」

× × ×

夜更深，十三條黑影，匆匆穿過八條街道，來到了鴻雲客棧。

鴻雲客棧雖然比不上錦天園，但地方却也雅潔恬靜。

風苑莊就在這客棧的天字第十號大房裏。

這時候，她該已在夢中。

洪力突然破門而入，却發現在房內的並不是風苑莊而是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

同時，他做夢也想不到，這老人居然就是中原七條龍之一的怒龍上人！

前後夾攻

（一）

怒龍上人腰間有環，那是陪伴了他大半輩子的金龍魔環。

但現在他沒有用環。

金龍魔環能殺人，他的一雙手又何嘗不能？

「叭！」

洪力連看都沒有看清楚，臉上就已中了一掌。

洪力驚呼。

秦嶺十三槍以爲這一次的任務很容易完成，那知連風苑莊的影子還沒看見，素有「智多星」之稱的洪力就已倒了下去。

嚴網緊隨入房，臉色陡地一變。

他雖然不認得怒龍上人，却認出了怒龍上人腰間的一對金龍魔環。

十二桿金光閃閃的槍同時蠢蠢欲動。

怒龍上人哈哈一笑。

「這裏地方太狹小，洒家就在外面奉陪各位過招好了。」

嚴網臉色變得極難看：「上人，你我昔日無怨，近日無仇，何以殺我兄弟？」

怒龍上人面色一沉。

「洒家也要問一句，衞七龍有何地方得罪了各位？風苑莊又有甚麼不是之處？請說。」

嚴網面色更難看：「上人，你知道的事倒也不少。」

怒龍上人道：「洒家雖然年老，却不糊塗，你們鬼鬼祟祟的來到這裏，顯然是對風小姐有不軌的企圖。」

嚴網冷冷一笑：「話已說盡，咱們還是在手底下見個眞章好了。」

怒龍上人嘿嘿一笑，道：「洒家隨時奉陪！」

三桿金槍已刺出，怒龍上人翻身飛躍出外。

嚴網大喝：「先幹掉他再說！」

秦嶺十三槍餘下來的十二人，同時窮追不捨。

怒龍上人沒有逃。

他的確是準備和他們狠狠打一場的。

在這時候，衞七龍和風苑莊在甚麼地方呢？

（二）

當洪力知道風苑莊已到了開封府的時候，衞七龍也從一個叫化的口裏知道這件事。

這叫化是丐帮的六袋弟子許一志。

許一志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認識怒龍上人。

怒龍上人問他，開封府裏近來有甚麼大事？

許一志逐一回答，說鬼神谷的人已到了錦天園。

這件事怒龍上人早已知道。

最後，許一志又說：青鵬堡主風首鵬的女兒也到了開封府，就住在鴻雲客棧。

怒龍上人聞言，也不以爲意。

但衞七龍聽見這消息之後，臉上却露出了興奮的神色。

怒龍上人是老江湖，一看之下，已猜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竟然一起去找風苑莊。

許一志的消息沒有錯誤，風苑莊眞的住在鴻雲客棧中。

他倆乍然相逢，如在夢中。

經過五年之後，他們都已長大了，但臉龐的輪廓却沒有多大的改變。

這時候，怒龍上人覺得自己在他們的身旁，是有點多餘的了。

於是，他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那知就在他步出鴻雲客棧的時候，驀然看見遠方正有十三條黑影，向鴻雲客棧飛掠而來。

怒龍上人江湖經驗豐富，一看之下，已知道秦嶺十三槍是在打風苑莊的主意。

他立刻回去，叫衞七龍帶着風苑莊暫避一會。

而怒龍上人却坐在房中，恭候秦嶺十三槍！

（三）

風苑莊已長大了。

她年輕的時候，就已是個天生的美人胚子。

現在，她比五年前更漂亮，更令人爲之陶醉。

衞七龍盯着他，看得有點兒出神。

他忽然問：「妳在甚麼時候離開青鵬堡的？」

風苑莊道：「快將一個月了。」

衞七龍道：「令尊容許妳在江湖上走動？」

風苑莊嫣然一笑：「我已不是個小女孩，就和你一樣，已不再是昔日的弱質少年。」

衞七龍赧然道：「妳的武功一向都比我强。」

風苑莊又笑了笑：「士別三日，尚且刮目相看，我們一別五年，倘若決一死戰

的話，說不定我立刻就死在你手上哪。」

「我們怎會決一死戰？這話兒豈不是荒謬一點嗎？」衞七龍說。

風苑莊忽然幽幽的嘆了口氣：「江湖上的人，本來就是旣荒謬，又愚蠢的東西嘛。」

衞七龍初時一怔，繼而點頭說道：「妳說的不錯，可是我們也是江湖人呀。」

風苑莊橫了他一眼：「以前你說話的時候，總是很笨拙的。」

衞七龍眨了眨眼睛：「現在呢？」

風苑莊「哼」的一聲：「現在也是一樣！」

衞七龍嘆了口氣，道：「旣然這樣，以後我遇上了妳，索性連一句說話也不說好了。」

風苑莊一跺脚，撇開了臉。

她跺脚的地方並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屋簷上。

怒龍上人叫他們到外面暫避一會，想不到他們甚麼地方也沒有去，就只是飛躍在不遠處的屋簷上。

他們只是說到這裏，怒龍上人已和秦嶺十三槍動上了手。

衞七龍當然不會袖手旁觀。

他對風苑莊說：「妳等我一會，我很快就回來。」

風苑莊又跺跺脚，差點沒有把屋頂踩穿一個洞。「我爲甚麼要在這裏等你？」

衞七龍一呆。

只聽得她又大聲說道：「難道你以爲只有自己才有本領去對付那些壞蛋？難道你以爲我的武功一定比不上你？」

「不！」衞七龍忙道：「我絕不是這個意思……」

風苑莊不再睬他。

她已亮出了她的武器，那是一把銀光閃爍、鋒利非凡的刀。

衞七龍脫口讚道：「好刀！這是甚麼刀？」

風苑莊睹氣地回答：「這是菜刀，我現在馬上就去砍瓜切菜！」

（四）

怒龍上人雖然是一代武林怪傑，手中雙環威力無邊，但他以一人之力，對付十二桿槍，形勢上却也有點不妙。

幸好這時候，援手來了。

最先來的，却不是衞七龍，而是風苑莊。

她人未到，先發出了一聲叱喝。

秦嶺十三槍其中一人怪笑道：「這妮子的聲音怎地如此嬌嫩？」

那知話猶未了，一陣刀光亂閃，風苑莊的刀已不知如何，刺入了他的咽喉。

怒龍上人哈哈一笑：「不愧是虎父無犬女，幹得好……」

秦嶺十三槍另一人怪叫道：「這妮子就是風苑莊！」

嚴網目光如鷹，冷冷道：「先把她擒下來！」

突聽一人喝道：「誰要碰她分毫，先殺了我？」

嚴網目光一轉，落在一個黑衣青年的身上。

「你是甚麼人？」

「衞七龍！」

「再說一次！」

「衞七龍！聽清楚了沒有？」

嚴網嘿嘿一笑：「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不費功夫！」

他的命令立刻又再改變：「不必理會那小妮子了，割掉衞七龍的腦袋，咱們就走！」

他的語氣好像很輕鬆。

但實際上，這却是秦嶺十三槍自出道江湖以來最艱苦的一戰。

怒龍上人固然不好惹，此刻的衞七龍與風苑莊，又豈是容易欺負的？

嚴網一生精明老辣，但爲了神馬令，却使秦嶺十三槍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苦戰下來，秦嶺十三槍僅餘下五人。

嚴網冷汗如雨，戰意全消。

怒龍上人嘿嘿怪笑：「嚴老大，你想割掉七龍的人頭，洒家却想在你的臉上，嵌着一枚金環，那一定是好看極了。」

嚴網臉色鐵青，顫聲說道：「咱們走吧！」

怒龍上人一聲怒喝：「洒家在此，豈容你說來便來，說走便走？」

嚴網魂飛魄散，狂奔而逃。

怒龍上人緊隨不捨：「嚴網，你是跑不掉的！」

嚴網急遁，亡命而逃。

但怒龍上人已越追越是接近。

嚴網轉入一條巷中，怒龍上人繼續追殺。

但他才轉入巷中，迎面突然射來三枝勁弩。

這一着實在出乎怒龍上人意料之外。

射出這三枝勁弩的，絕不會是嚴網。

即使嚴網身上有這種弩箭機筒，也絕不會在這時候向怒龍上人發射。

因爲他已成驚弓之鳥。

這時候的嚴網，只會逃，沒命的逃。

若是換上別人，此刻已中弩倒下。

但怒龍上人畢竟是北三龍之一，這三枝弩箭來勢雖然兀突，但仍然被他閃了開去。

可是，在他閃開這三枝强弩之後，背後突然有人在他的背心狠狠刺了一劍！

這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剎那。

衞七龍和風苑莊追了上去，剛好看見這可怕的一幕景象。

從怒龍上人背後發劍的人，是那身份神秘的蘇瘦山。

在巷中以弩箭突襲怒龍上人的，却赫然竟是風苑莊的兄長風覃星。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芭蕉被芍藥色誘，前往竊取大法師一串佛珠，居然得手，他把佛珠交與芍藥，豈知芍藥竟要將佛珠一顆一顆敲碎。當芍藥敲碎第一顆佛珠再要敲第二顆時，芭蕉似頓悟前非，急將佛珠搶回，兩人正在爭奪之際，大法師、蕭十三、楚輕侯突然而至。大法師怒斥芍藥芭蕉兩人，芭蕉惶然，伏地認罪，而芍藥則仍執迷不悟，拔劍威脅芭蕉，將佛珠交出，芭蕉不為所挾，將佛珠擲給大法師，芍藥大怒，刺死芭蕉，即穿窗而逃，大法師、蕭十三、楚輕侯尾隨跟踪，窮追不捨……

妖氣除不盡　邪惡蔓延生

楚輕侯忍不住問：「師父，你準備怎樣處置芍藥？」

大法師道：「她所以這樣完全是留侯的影响，留侯不存在，應該便會回復善良的本來，一個善良的女孩子，有誰忍心殺她？」

「留侯若是我們應付不了……」

「生死存亡，我們若是應付不了，留侯絕不會讓我們活下來，死人又還能管什麼？」大法師說得很輕鬆。

楚輕侯沉默下去。

芍藥即時回頭看一眼，突然叫起來：「你們追來好了，我的主人一定不會再放過你們。」

三個人都聽得很清楚，大法師竟然還笑得出。「她已經有了主人，當然就不會再要師父。」

蕭十三看了大法師一眼，苦笑。

×　　×　　×

雪地上跡印縱橫，火龍寨的武士，絕無疑問曾經在這之上飛奔過。

留侯若是在這附近，他們為什麼竟然會瞧不出來？蕭十三想不透。

芍藥再掠前十數丈，斜斜轉向旁邊的雜木林子掠去，蕭十三大法師楚輕侯看見，只恐距離太遠，在林中追失，身形齊皆一快，同時分開。

樹木雪後更覺得疏落，芍藥並沒有轉折，一直往前掠去。

大法師楚輕侯蕭十三毫不困難的分開三個方向，遙遙將芍藥包圍起來。

芍藥顯然看在眼內，卻若有所恃，每

一次回頭面上的得色都顯然又濃了一些。

大法師面上的笑容，亦濃起來，他知道這一次只要沒有追失，芍藥一定會引他們到留侯的藏身所在，而看芍藥這種情形，在日落之前，無論如何，他們都應該將留侯找出來的了。

日落之前找到了留侯，是否就能够順利將他毀滅？大法師却不敢肯定，他能够肯定的只是一點——那總比在入夜之後留侯找他們好得多。

在天亮日出之前，留侯便得躲起來，入夜之後才再會現身，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從他趕在天亮之前離開的那份倉皇看來，也許他就像傳說中的那些妖魔鬼怪一樣，不能够走在太陽之下　而從他對火光的畏懼來看，說不定真的會在烈日之下灰飛烟滅。

到現在為止，這種情形都沒有改變，只是他們到現在仍然不能够掌握得住這個有利的條件！

這一次又怎樣？

×　　×　　×

冷風急吹，芍藥的衣袂迎風發出一陣陣「獵獵」的異响，樹上的積雪在他的身形掠過之後，亦一片片落下來，她身形如飛，很快便掠到了樹林的盡頭。

也就在這時候，大法師他們聽到了一陣奇急的破空聲！

那亦像衣袂弄出來的聲响，但比芍藥身形帶出來的却急勁得多。

大法師聽得眞切，臉色突然一變，脫口道：「蝙蝠住手！」

語聲未落，他的身形已怒矢一樣射出，其快無比，急撲芍藥。

「蝙蝠？」蕭十三應聲一怔，目光一轉，身形亦快起來，楚輕侯也沒有例外。

那刹那之間，一個灰黑色的人影已從樹上落下，撲落在芍藥身上。

果然是蝙蝠！

他的面容更乾癟，一雙眼睛却仍然閃閃生輝，兩排牙白森森的也仍然閃動着令人心寒的冷芒。

芍藥沒有驚呼，反而笑起來，那種笑容說不出的詭異，也說不出的誘惑。

「蝙蝠，你來了？」她的語聲也同樣迷人。

在白雲館那兒，在蝙蝠還未背叛大法師的時候，只要看見芍藥，蝙蝠便已經歡喜若狂，高興得像一隻猴子，而從他對芍藥的愛慕看來，只要芍藥吩咐到，就是拚了命，他也會毫不猶疑。

可是他現在從樹上撲下，雖然也是像猴子也似，面上却毫無笑容，一直到芍藥開口，他才像電殛也似一呆。

「替我阻住他們，我去找主人。」芍藥也正是要蝙蝠替她拚命，她雖然迷失了本性，並沒有忘記這之前的事情，所以她立即想到利用蝙蝠。

蝙蝠的回答却是用他的一雙手握住芍藥的咽喉，兩排白齒一開，「桀桀」地一笑。

芍藥的眼中終於露出了恐懼，但仍然嚶聲希望說服蝙蝠。「你怎麼對我這樣兇，去嘛，我不會忘記給你好處的。」

蝙蝠聽得明白，神色一刹那變得非常

複雜，芍藥雙手乘機撥開了蝙蝠的雙手，向前掠出！

蝙蝠那刹那突然一聲怪叫，身形疾往上拔了起來，凌空一翻，從芍藥面前掠過，那份迅速，非說話能够形容！

芍藥也知道危險，雙掌拍出，身形斜掠了出去！

她快，蝙蝠更加快，雙手一沉，抄住了芍藥的手腕，口一張，往芍藥的咽喉咬去！

「畜牲大胆！」大法師那邊看見，大聲叱喝，身形更快！

那刹那，一股鮮血冲天激射，蝙蝠亦冲天拔了起來，兩排牙齒之間，咬着一片皮肉，鮮血淋漓。

那片皮肉是從芍藥的咽喉咬下來，鮮血激射，她纖巧的身子亦被帶得離開了地面，曳着一道飛虹也似的鮮血風車般一轉，摔落在一株大樹旁邊。

她竟然還能够作聲。

「蝙蝠——」只有這兩個字，然後她的頭一側，終於氣絕身亡。

蝙蝠凌空落在一條樹木橫枝上，雙臂一張，方待飛離，却聽到了芍藥臨終的叫聲，身形不由得一凝，叫起來。「我不能讓你引他們去，這是主人的吩咐！」

語聲未落，蕭十三已一頭大鵬鳥也似落下，匹練一道刀光同時落向蝙蝠腦袋！

蝙蝠偏身急閃，雙臂一振，掠向旁邊另一株樹，蕭十三的身形絕不比他稍慢，緊追在後，凌空一翻，刀勢如輪，疾滾前去！

這一刀變化之迅速，大出蝙蝠意料之外，刀鋒落處，血光崩現，蝙蝠後背的正中，一道血口深逾寸半，直落至尻骨，衣衫迅速被鮮血染紅。

他敏捷的身形也因此一頓，往下瀉落，蕭十三緊追而下，又一刀急劈！

蝙蝠撲地急避，蕭十三腳尖着地，身形同時一倒，竟然施展地趟刀法，追斬蝙蝠！

若論武功高低，蝙蝠根本就難以與蕭十三相提並論，輕功蝙蝠雖然是稍勝一籌，但被蕭十三追及，置身在蕭十三長刀攻擊範圍內，一身輕功亦難再施展得出來。

後背的刀傷影响，使他的身形施展起來又慢了一些，但他仍然能够讓開蕭十三貼地一刀滾斬，身形一長再次往上拔起。

蕭十三刀勢未絕，人刀翻騰，斬出仍然是一刀，斬到了一半，一刀已經變成三刀，再一變，九刀當頭向蝙蝠斬下！

這九刀之中，最少有六刀可以斬在蝙蝠身上，而六刀之中，亦最少也有四刀致命！

眼看蝙蝠是大限難逃，要倒在蕭十三的刀下，大法師突然叫住了蕭十三：「刀下留人！」

聲落掌出，一股勁風直撲蕭十三的長刀，蕭十三那九刀劈出，已經是有去無回之勢，聽得叫聲，強運眞氣，兗強將刀勢收住！

裂帛一聲，蝙蝠的右肩仍然被蕭十三第八刀削下了一片皮肉，面色又自一變。

蕭十三第九刀緊至斬下，大法師掌風及時襲至，將刀鋒震開了少許。

刀裂衣而過，留下了一道血口，蝙蝠閟哼聲中，雙袖一振，疾飛上一株高樹。

大法師即時凌空向蝙蝠撲落，他高呼蕭十三刀下留人，一雙掌却雙鋒貫耳，毫不留情的印向蝙蝠兩邊的太陽穴，既急且勁！

蝙蝠一見大法師，面色大變，要逃要封擋，大法師却就在這刹那，舌綻春雷，一聲獅子吼！

這一吼只吼得蝙蝠魄散魂離，身形不由一凝，大法師雙掌即時印上！

蝙蝠頓時一陣天旋地轉的感覺，雙腳醉酒也似東一踩，西一踏，一個身子搖搖欲墜，幾次要倒下去，但都沒有倒下。

鮮血繼續從蝙蝠傷口不停奔流，濕透衣衫，滴落在地上，蝙蝠倒退了幾步，挨着一株樹幹，面色更蒼白，閃亮的雙瞳却黯淡了下去。

他呆望着大法師，嘴角忽然又露出了笑容，一種令人不寒而慄，近乎白痴的笑容。

大法師雙掌一印，身形風車般一轉，落在蝙蝠面前，沒有再出手，也沒有作聲只是望着蝙蝠，眼瞳中充滿了悲哀。

蕭十三奇怪的望着大法師，楚輕侯一旁凌空落下，忍不住問道：「師父……」

大法師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蝙蝠佛號中痴笑起來，然後東倒西側，醉酒也似走出去。

大法師擾一聲歎息。「跟着他，我們會找到留侯的藏身所在。」

「師父，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楚輕侯一面跟前去，一面追問。

大法師道：「我雙掌震散了他的魂魄，他現在已有如白痴一樣，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也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但他的魔性仍然在。」

楚輕侯道：「這是說，他只知道要回到留侯的身旁的了。」

大法師無言頷首。

楚輕侯追問：「那麼留侯死後……」

大法師沉痛的說道：「也只是一個白痴！」

楚輕侯怔住在那裏。蕭十三目光一轉，歎息：「琵琶，你也不必太難過。」

大法師輕捋白鬚。「這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芍藥已經死在他手下，目前惟一能夠引我們找到留侯那兒的只有他一個了。」

楚輕侯目光落在蝙蝠後背不停冒血的傷口上。「師父，要不要替他封住穴道，阻止鮮血再奔流。」

大法師搖頭，楚輕侯又道：「這樣下去，他一定會血枯而死。」

大法師道：「只要他在倒下之前能够引我們找到留侯，其他的都已不要緊。」

一頓又說道：「他死了只是一個人，留侯若是不死也不知多少人要受害。」

楚輕侯沉默下去，蕭十三接道：「琵琶，你是担心封住了他的穴道會有什麼影响？」

「我的確担心。」大法師語聲沉重。

蝙蝠充耳不聞，只是傻笑着往前走，鮮血在雪地上滴出一條血路。

× × ×

血路穿過荒野，橫過山路，進入了一座古刹。

蕭十三楊天沈宇第一次看見留侯，就是在這座古刹，紅葉第一次落在留侯手上，也就在這座古刹。

已近黃昏，天色陰慘，這座古刹更加陰森，那些斷落的碑石橫七豎八，披着白皚皚的雪，就像是無數幽靈靜候其間，只等待黑夜的降臨。

蝙蝠是爬着進來，已不像蝙蝠，簡直就像是一隻受了傷的爬蟲。

他混身鮮血，在雪地上留下了斑駁的血跡，也留下了一個個血紅的掌印。

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淌下，他的面色已有如白堊，一絲血色也沒有，嘴唇亦變成鉛白色，半張着，不時從咽喉裏吐出一陣陣有如呻吟的怪聲。

一路上他已經幾次倒下，但掙扎着又爬起來，終於爬進這座古刹。

蕭十三跟着走進，忍不住叫了起來。「是這裏，一定是這裏，爲什麼我們竟然會想不到。」

楚輕侯脫口道：「因爲這距離火龍寨太近。」

「也因爲這是一個墳地，是一個埋葬死人的地方。」蕭十三用力的一摔腦袋。「我們並沒有將留侯當做一個死人！」

大法師只是一聲佛號。

蕭十三看看大法師，身形倒退，揚手一支烟花火炮擲出。

那支烟花火炮在半空中爆炸開來，七色繽紛，百里可見。

蝙蝠也已在這刹那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倒在一塊大石碑之前。

那塊大石碑由一隻大石龜馱着，石碑上字跡剝落，也不知刻着什麼。

蝙蝠看來要爬到石碑上，但已經支持不住，十指在石碑上擦破，十道血痕直落在碑底，他也就抱着這個石碑死去。

他的一雙眼仍然睜大，面上殘留着白痴也似的笑容，半張的嘴唇彷彿在咒詛着天對他的不公。

大法師口誦佛號，走到蝙蝠的屍身旁邊，舉手抹下了他的眼蓋。

楚輕侯走到大法師一側，却無話說，他已經感覺到大法師內心的悲痛。

蕭十三走了回來，亦一樣無話可說。

風穿門吹入，吹下了片片積雪，大法師倏的站起身來，沉聲道：「我們還等什麼！」

語聲一落，大袖一揮，蝙蝠的屍體連着一大片積雪疾飛了起來，翻滾跌出去！

那一片積雪，立時化作飛絮也似，飛舞於天地之間，落下的時候，正好洒遍蝙蝠的屍體。

蕭十三同時掠前，「霹靂」一聲暴喝，雙掌疾劈在那方石碑之上。

那方石碑轟然被震得從石龜背上飛開，撞在旁邊另一塊石碑之上，片片碎裂。

那隻石龜却紋風不動，蕭十三雙掌一回，力劈而下，積雪飛捲，龜背蛛網般裂開，但仍然不動。

大法師看在眼內，喝一聲：「輕侯，劍！」

楚輕侯應聲奔前，龍泉劍出鞘，一劍力斬在石龜的脖子上！

「砉」一聲異响，石龜的頭齊頸而斷，激飛半丈，兩股鮮血接從斷口處射出。

蕭十三大感詫異，雙手却不停，奮力插下，石龜的背壳應手裂開兩個大洞，鮮血泉湧，蕭十三雙臂再一振，將整個石龜提離地面，疾擲了出去。

「轟」然石龜撞在牆壁上，牆壁倒塌、石龜碎裂，血雨迸射。

石龜下是一個石洞，放着一副奇大的石棺材，蕭十三半身一旋，長刀出鞘，守住了棺材左側，楚輕侯龍泉劍一沉，亦守住棺材右側，大法師面棺而立，佛號之中，翻身撲落，將那副石棺材一抱，一拔，竟然將那副石棺材拔離了石洞，一陣疾異聲响，那副石棺材竟然龜裂了開來。

鮮血在石棺材的裂縫不停滴下，觸目驚心，大法師一口眞氣運遍，奮力將棺材送上了地面，在棺材落向地面的那刹那，佛珠一圈，已然將棺材圈在當中，也就在那刹那，棺材突然起了震動。

一陣陣「格格」的聲响接從棺材中傳出來，鮮血外流更急，整副棺材很快就在血泊當中。

蕭十三楚輕侯左右已然掠上來，只等大法師吩咐，古刹外馬蹄聲同時舖天蓋地接近。

大法師口誦佛號，雙膝一盤，身形平平空掠上了棺蓋之上坐下。

震動的棺材立即靜止下來。

大法師佛號不絕，雙掌合十，突然又一聲：「劍！」

楚輕侯大喝聲中一劍疾往棺材插入，只有一尺，彷彿遇到了什麼，竟然再刺不進去。

蕭十三長刀亦插下，更只是劈入了棺壁便不能不停下來。

楊天沈宇雙騎飛快從古刹外衝進，後面跟着的全是火龍寨的武士，人各一騎，手執燈籠。

蕭十三拔刀再劈，亦是一樣，楚輕侯一口眞氣運行九周天，方待將劍再插入，大法師佛號陡頓，揮手道：「佈陣！」

火龍寨的武士應聲紛紛下馬，各掌燈籠，迅速在棺材的周圍佈下了六重七星燈陣。

六七四百二十盞燈籠迅速燃亮，燈光照耀下古刹之內光如白晝，從棺內流出來的鮮血更加觸目，更加鮮明。

大法師鬚髮白雪一般飄揚，散發出眩目的光輝，雙掌再合，沉聲誦起經來。

這一次，他是以梵語來誦，除了楚輕侯，在場的沒有人聽得懂，只覺得語聲怪異，却又說不出的莊嚴。

楚輕侯在大法師誦經聲中拔劍出鞘，一劍劍刺進石棺內！

他的劍始終不能够刺盡，但一劍刺得比一劍更深，一股股鮮血隨着鋒劍抽出標射出來。

蕭十三的刀亦不停砍下，砍到了四十九刀，總算砍進了棺內。

刀拔血出，蕭十三忍不住問：「那來這麼多血？」

楚輕侯一樣奇怪，可是他的劍並沒有停下。

棺材又起了震動，就像是有什麼東西掙扎着要從棺材裏衝出來。

大法師穩坐棺蓋之上，穩如磐石，誦經更急，震人心絃！

燈光越來越明亮，天色卻越來越暗，已經是黃昏時份。

風更急，大法師突又喝聲：「火！」

也就在誦經聲一頓的刹那，石棺一下巨震，霹靂一聲，綑着石棺那串佛珠突然兩斷！

斷的正是芍藥砸碎了一顆佛珠的地方，一顆顆佛珠同時激射開去！

大法師面色慘變，誦經不絕，那副石棺就在這時候團團轉動起來！

楚輕侯蕭十三緊隨轉動，盯穩了那副石棺，刀劍蓄勢待發，一羣武士手執火把衝了過來，將火把投在石棺周圍。

石棺轉動得並不怎樣快，數百支火把迅速組成了一個大火堆，烈焰飛揚。

楚輕侯蕭十三不能不退出火堆之外，而大法師仍然盤膝坐在棺蓋之上，誦經不已。

石棺在烈焰中仍然不停冒着血，血在火焰中燃燒，更顯得輝煌。

棺中倏的傳出了人的聲音，是呻吟的聲音，隨着緩緩停止了轉動。

火勢更猛烈，大法師額上汗落淋漓，經誦更急激，一雙眼睜大，神色看來是那麼緊張，是那麼迫切。

呻吟的聲音也越來越響亮，突然化作一聲怪嗥，棺材同時猛一震，大法師身形一幌，但立即又穩定。

裂帛兩聲接響，棺蓋碎開兩個洞，一雙白骨嶙峋的手從洞中伸出，抓住了大法師的雙膝。

「砉砉」骨碎聲暴響，大法師的雙膝硬硬被抓碎，白骨雙手深陷肌骨，鮮血淋漓。

大法師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汗如雨下，但仍然穩坐在棺蓋之上。

那雙骨手跟着往上移，一片片揑碎了大法師的肌骨，鮮血狂流。

大法師口誦佛經，雙手突然一翻，疾擊在那雙骨手之上！

這一擊之力奇大無比，他雙腿的骨肉在他的雙掌之下碎裂，那雙骨手的十指亦有四根被擊碎，一聲怪吼在棺中响起，骨手疾縮了回去，那刹那，棺材又一震，棺蓋疾翻了起來。

大法師再也把持不住，與棺蓋倒翻同時滾落地上，楚輕侯一把方待扶住，大法師已暴喝：「小心留侯！」

暴喝聲中，棺蓋在半空碎裂，粉屑一樣落下，一個骷髏接從棺中坐起來。

衆人這才看清楚棺中滿載鮮血，有如一個血池，那個骷髏從鮮血中坐起來，一身衣飾骨骼却竟然一絲鮮血也沒有沾上。

這一身衣飾與留侯無異，這個骷髏不是留侯又還是誰？

白骨耀目，骷髏的臉上當然沒有絲毫的表情，深陷的眼窩就有如兩個深邃的洞穴，什麼也看不見。

骷髏的兩排牙齒不住開合，發出一下下極其怪異的聲响，突然又霹靂一聲，整個石棺片片碎裂，那已經被裂焰煮沸的鮮血四面奔流，滋滋聲中，竟然將火焰完全熄滅！

留侯的骷髏白骨標槍也似站起來，一雙手顫抖着，緩緩揚起，指着大法師，看似便要撲前去。

楚輕侯人劍即時撲到，刀斬向留侯，蕭十三的刀也跟着砍到了。

留侯揮手擋開了蕭十三的刀，對楚輕侯的劍却顯然深存顧忌，非獨不敢硬擋，而且閃避，楚輕侯那裏肯放過，緊追而上，龍泉劍拚盡全力瘋狂斬下。

蕭十三也知道自己的刀奈何不了留侯，但仍然奮力揮刀，阻住了留侯退路！

給蕭十三一阻，留侯連接數劍，衣衫被割開，肋骨亦被斬斷了數條。

一聲聲悽厲已極的嗥叫從他的齒縫中迸出來，身形猛一轉，往古刹外撲出去！

燈光那刹那彷佛突然一亮，留侯又一聲嗥叫，舉袖擋住了骷髏，倒退了回來。

楚輕侯把握機會，一劍砍在留侯的背上！

一排白骨迎劍盡斷，鮮血從斷口狂湧，留侯痛極狂呼，半身一轉，雙袖掃出！

楚輕侯只覺一陣勁風撲面，被留侯雙袖掃得倒飛出去，蕭十三一刀劈來，亦被留侯雙袖一拂，震得飛了開去。

留侯再一聲狂嗥，身形一旋，撲向燈陣，「噗噗噗」的第一重燈陣的燈籠連串熄滅，掌燈的火龍寨武士，一個個被留侯雙手截斷咽喉，倒仆地上。

其他的雖然大驚失色，却沒有移動，他們都已經準備犧牲。

留侯瘋狂的衝撲，當者披靡，在極短的時間毀滅了第一重七星燈陣！

第一重燈陣的武士只有三個活下來，楚輕侯蕭十三幾次前來搶救，但不是追不上留侯的身形，就是被迫開。

他們並沒有氣餒，繼續衝前去！

大法師已不能行動，爬伏地上，將散落地上的佛珠一顆顆拾回來，一顆顆穿上，他的動作並不快，但已盡他的所能。

他爬過的地方都留下血跡。

那些佛珠雖然經過火燒，却仍然寶光閃爍，大法師並不難發現它們的所在。

留侯沒有理會，鮮血不住從他的斷骨流出，他知道若不在半盞茶的時候衝出燈陣，他的行動將因爲骨骼內的鮮血流盡而變得遲鈍，那麼在入夜之前，不難倒在楚輕侯龍泉劍下。

他雖然已經成魔，但入夜之前，却不能够充份施展他的魔力，所以他現在非衝出燈陣外不可。

一重燈陣雖然破了，還有五重。

這六重燈陣第一二重與他昨夜所破的並無不同，他一鎮定下來，很容易找到了主燈的所在。

第二重燈陣亦很快被留侯衝破，這一次他只是殺了七盞主燈的武士。

他只是不想再浪費太多的時間精力。

第三重燈陣在昨夜他驅雪降下的時候，亦已看清楚主燈擺設在那一個方位。

要破這一重燈陣，當然不是困難，可是到這一重燈陣被攻破，楚輕侯蕭十三已不能被迫退多遠，一次比一次衝得更近。

只有三重燈陣了，留侯看不出這三重燈陣的主位所在。

一盞盞燈籠一支支箭也似射入他的眼窩，一縷縷鮮血開始從他的眼窩流出來！

留侯的動作開始遲鈍，楚輕侯從後衝上，一劍砍在他的後背上。

留侯往前一撲，仍然逃不過這一劍，

血從斷骨噴出，留侯猛一聲狂嗥，張開雙手，疾往前撲出！

血從他的眼窩激射，慘白的骷髏在鮮血交流之下異常恐怖，擋在他前面的火龍寨武士不由自主往旁邊一閃。

這一閃燈陣立時一亂，出現了缺口，留侯當中穿過，再衝破另一重燈陣。

大法師嘶聲大叫：「不用驚慌，不要妄動！」

語聲未已，留侯已衝到了最後一重燈陣之前，左右火龍寨武士衝殺前去，但都在留侯白骨雙爪之下一一倒地身亡！

蕭十三目眦迸裂，排衆而前，長刀怒斬向留侯，楚輕侯也不慢，緊追在留侯身後，龍泉劍亂砍！

留侯連挨了三劍，仍然衝不過第七重燈陣，狂嗥連聲，猛伸手，抓住了蕭十三劈來的長刀，往前用力的一送。

蕭十三立脚不穩，連人帶刀衝向最後一重燈陣，那些武士不能不讓開，留侯把握這刹那，拚挨楚輕侯一劍，向燈陣缺口衝去！

這一劍迸斷他三根肋骨，但他亦一衝而過，衝過最後一重燈陣，衝出了古刹大門外。

蕭十三翻腕揮刀，刀斬在留侯身上，斬開了衣衫，斬碎了留侯的肩胛，第二刀還未斬出，留侯已脫出他長刀攻勢範圍。

他重遭重創，但身形仍然沒有太大影响，只是蕭十三那一刀，却不由他身形一栽。

一條人影即時翻過滴水飛簷，往留侯當頭落下來，是大法師！

大法師雙手各抓着方穿好的那串佛珠的一端，當頭向留侯箍下。

那串佛珠已斷去，但被大法師雙手一連，又變得完整，寶光四射。

留侯方待閃避，已經被大法師佛珠箍一個正着，他的雙手總算還能够騰出來，左手一落，抓住了大法師的頭顱五指深陷肌骨。

大法師頭顱的皮膚迅速龜裂，鮮血縷縷外流，他的面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但雙手仍然緊抓住佛珠不放。

楚輕侯蕭十三衝出，看見這種情形，心頭齊皆大震。

天色這時候已開始暗下，黃昏已逝。

留侯的骷髏也逐漸起了變化，迷濛中出現了肌膚，出現了有毛眼睛鼻子，出現了一張完整的臉龐。

大法師嘶聲在叫：「破他的頭顱，穿我的心，流我的血……」

語聲突斷，留侯的右手已握在大法師的咽喉上，他的頭顱同時分開兩片。

楚輕侯那刹那已衝前，一劍力劈在留侯的頭顱上！

血狂奔，留侯分成兩片的頭顱欲合未合，中裂的嘴唇突然發出一聲：「楚輕侯，你敢破我的頭顱？」

語聲慘厲，所有人無不毛骨倒豎，大法師的頭顱同時裂開，血流披面。

楚輕侯狂呼：「師父！」

大法師雙手不住顫抖，佛珠却不放，脖子上青筋蚓突，竟然迫開了留侯的右手，喝一聲：「快——」

「師父——」楚輕侯悲聲中閉上眼睛劍一長，從大法師後心刺入，前心穿出，直插入留侯的體內。

大法師的血順着劍鋒奔流，流入留侯的體內，燈光下，那些血竟然是淡金色。

留侯即時發出了撕心烈肺，驚天動地的一聲慘叫，眼看要復合的兩邊頭顱突然中止，俊美的臉龐開始龜裂，蛛網般裂開，剝落，化作一撮撮灰塵，白骨骷髏又重現。

大法師再喝一聲：「火！」

火字才出口，他的頭顱便「波」的在留侯的手下破碎，可是他抓着佛珠的手，却仍然緊握不放。

火龍寨的武士迅速將火把燈籠燃着，抛向大法師與留侯，一個個都不由熱淚盈眶。

留侯繼續在嗥叫，在掙扎，一聲比一聲慘厲，大法師的一雙手亦被他揑碎，但那串佛珠却已深陷入他的骨骼內，那柄龍泉劍，更將他與大法師緊連在一起，一任他怎樣也掙扎不開。

那個骷髏頭亦開始蛛網般碎裂，一片片落在火焰中，每落下一片，就激起了一團碧綠色的火焰，鮮血亦隨着落下，這一次，却使火焰燒得更猛烈，更輝煌。

楚輕侯跪倒地上，淚已經流下，火龍寨的武士不少亦跪倒。

蕭十三木立在楚輕侯身旁，眼角的肌肉緊縮，就好像在竭力壓抑不讓眼淚流下來。

楊天跪倒蕭十三後面，淚眼模糊，沈宇亦不由自主跪下去，看着在火中灰飛烟滅的大法師他們都不由有一種想哭感覺。

長夜終於降臨，風吹更急，火焰在急風中越燒越猛烈，留侯的嗥叫聲也終於沉滅。

烈火繼續燃燒，兩個時辰之後才熄滅，只留下一串佛珠，一柄龍泉劍，冷月下閃動寒芒。

蕭十三拾起了那串佛珠，才離開那堆灰燼，佛珠便一顆顆無聲的粉碎。

龍泉劍沒有碎，楚輕侯拔出這柄劍的時候，眼淚不禁又落，滴碎地上。

「我這是在做夢？」蕭十三看着粉屑般飛揚的珠碎，竟然說出了這句話，然後苦笑起來。

每一個人何嘗不是都有做夢的感覺，只是這樣的夢，一個也已嫌太多。

留侯經已灰飛烟滅，夢也好，事實也好，事情到這個地步，是不是也該了斷。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想，在傷感之餘，不由都鬆一口氣。

楚輕侯也不例外。

× × ×

沒有雪，風也沒有昨夜的寒冷，明月一輪，斜掛在天空。

楚輕侯蕭紅葉走在楓林之旁，走在明月之下。

在留侯灰飛烟滅同時，蕭紅葉經已清醒，眞眞正正的清醒，完全與常人無異。

楚輕侯也看得出，他原是担心紅葉清醒之後，又是白痴一般，到看見紅葉，才放下心來。

「那就像是做夢。」紅葉也是這樣說，對於迷失本性時的一切，她似乎已全無印象。

楚輕侯也沒有對她說，只因爲他知道紅葉既然不清楚，還是讓她不清楚的好。

走過了楓林，走上了一個小山坡，風大了一些，月光看來却更加明亮。

紅葉面月停下了脚步，忽然問：「大法師是不是已經與留侯同歸於盡？」

楚輕侯無言點頭。

「這就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紅葉歎息。

「嗯。」楚輕侯更加感慨。

紅葉接又問：「大法師死了，那以後再有同樣的事發生，怎麼是好？」

楚輕侯搖頭：「不會再有同樣的事發生的了。」接一笑。

這一笑有些苦衷，說的都是心裏話，他也實在不相信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紅葉又問道：「你怎能這樣肯定。」

楚輕侯一怔，道：「就是有，應該也不會再發生在這個地方。」

紅葉笑起來，「你難道沒有聽過，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楚輕侯又是一怔，呆望着紅葉。「你怎了？總是說這些悲觀的話？」

紅葉道：「不知怎的，我總是覺得，這件事不會就此作罷。」

「不要胡思亂想。」楚輕侯輕捉着紅葉的香肩：「這對你並沒有好處，要想就想些快樂的事情，心境舒意，健康也容易恢復。」

「有那些快樂的事情？」紅葉黛眉輕蹙，倏的展開。「你是否願意留下來，伴着我永不離開火龍寨？」

楚輕侯反問：「我若是不留下，你是否願意隨我離開？」

紅葉道：「隨你到那兒？」

「回我家好了。」楚輕侯笑笑。

紅葉嬌靨微紅。「只是留下爹一個，不是太寂寞？」一頓又道：「爹只有我一個女兒。」

楚輕侯笑道：「我又不是那種完全不講情理的人，只要你喜歡，隨時都可以回來探望你爹。」

紅葉垂下頭，輕聲道：「這些事，還是要問爹。」

楚輕侯頷首，紅葉接又道：「不說這些了。」

語聲神態無限嬌差，楚輕侯看在眼內更加憐愛，雙手將紅葉擁入懷中。

紅葉雙手往楚輕侯脖子一掛，臉頰靠枕在楚輕侯肩頭上。

楚輕侯輕撫着紅葉的秀髮，道：「到現在，我才眞的放下心。」

紅葉柔聲問：「你担心我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

楚輕侯一笑。「實在担心失去你。」

「我死了不是更好，你可以找第二個女孩子，比我更漂亮更可愛的女孩子。」

「沒有比你更可愛，更漂亮的了。」

「油嘴——」紅葉的臉頰又紅起來，却是立即消散，也不知是否月光影响，臉色始終那麼蒼白。

「心裏話。」楚輕侯接道。

紅葉道：「誰知道那是不是？」

楚輕侯道：「要怎樣才相信。」

紅葉反問：「你說呢？」

楚輕侯笑笑：「一句俗話，要不要剖開胸膛，將心捧出，讓你瞧瞧？」

紅葉嬌笑起來，臉頰在嬌笑聲中更白，白中帶青，變得有些妖異，却很迷人。

楚輕侯看不到，否則他應該發現紅葉有些兒不妥。

他只是將紅葉摟得更緊，道：「將師父的骨灰送回白雲館我再來接你。」

紅葉道：「一定的。」

「一定——」楚輕侯說得很堅定。

「你知道爹也一定答應？」

「我若是說不服他，還有你。」

紅葉又嬌笑起來，楚輕侯緊摟着紅葉，感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再沒有說話。

紅葉也沒有，月色正照在她的面上，她的面色越來越青白了，忽然又問：「你眞的很喜歡我？」

「還用問？」

「紅顏禍水，不怕我害死你，就像那天夜裏在楓林中。」

「那種事不會再有的了，」楚輕侯淡笑：「傻孩子，爲什麼不往好的想，總是想這些已成過去，不愉快的事情？」

「我是在担心有一天你因爲我而遭遇不測。」

「想得這麼遠，」楚輕侯搖頭：「就算眞的有這麼一天，我也不會怪你的。」

「你眞好，」紅葉這片刻一張臉已青得有如碧玉也似，却迷迷濛濛的，彷彿籠上了一層烟霧，那雙眼睛却紅起來，亦是既妖異，又迷人。

楚輕侯一些也沒有發現，撫着紅葉的秀髮，心神俱醉。

夜風吹過，吹起了紅葉的秀髮，一條條黑蛇也似飄舞了起來，月光照亮了她的脖子，那之上兩個牙齒洞並未消散，當中赤紅兩點，彷彿有血要冒出來。

她的一雙眼亦像要滴血，臉龐彷彿已通透，嘴唇緩緩上褪，兩隻牙齒緩緩增長，變得異常尖銳，月光下，閃動着白森森的冷芒。

她的臉龐貼着楚輕侯的脖子上移，那刹那楚輕侯亦有感覺，感覺紅葉要吻在他的脖手上，他的臉頰上。

一陣心蕩神旋，楚輕侯嘴唇露出滿足的笑容，靜候紅葉吻下。

他當然不知道紅葉不是吻，是要咬。

這一口現在已隨時都可以咬下。

留侯雖然已灰飛烟滅，那邪惡却還是留下來，而且在開始蔓延開去。

有誰能夠制止紅葉這一口咬下。

蛇足

這一口若是咬下，楚輕侯不難會變成第二個留侯，在他與紅葉聯手之下，蕭十三不難會變成下一個受害者，一場浩刦當然緊接而來。

蕭十三一聲號令，火龍寨武士焉會不從？

也許楚輕侯一髮千鈞之際及時發覺，那將又是另一個結局。

殺紅葉還是不殺，看似不一樣，但結局，都必然非常悽慘。

讓邪惡繼續留存世上，還是將紅葉與邪惡毀滅，蕭十三與楚輕侯都必然感到難以取捨，他們俱都是英雄豪傑，紅葉却也是他們至愛的人。（以下轉入一一三頁）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涼玉·文
盧　令·圖

闖蕩江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坐在銷魂橋畔，只見路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興起無限感慨。繼而他俯視橋下悠悠流水，默然沉思，撫今追昔，不覺悵然。突然，有人擦過他身旁，把他從緬懷中驚覺過來，接着見到橋的那端，有三十多人追殺一個漁夫，追至橋中央，漁夫陡地轉身揮動釣竿，將敵人全部消滅。蕭秋水見這漁夫心狠手辣，想插手阻攔，但已來不及。問訊之下，始知道漁夫原來是柳五手下三鳳凰之一的藍鳳凰高似蘭所喬裝。於是蕭秋水向對方探詢家人及各朋友被擄後藏於何處。藍鳳凰告知蕭秋水，說這些人都被囚在終南山東峯老君廟內……

西嶽逢故舊　終南斃頑敵

終南山上

「費家」——這名詞在江湖上，不僅代表一個家族，而且還代表一種特殊的勢力。

姓費的人家，每個大城裏都常見，但一直到隋唐時「飲馬黃河雙槍大將軍」費耿正出來時，費家才慢慢在江湖人心中，建立了獨有的形象。

直至宋初費天清，武功高強，又在西土一帶練得各種異術，盡悉傳予其子，費停雲、費停雨、費停電三人，自此之後，「費家」成了一個武林人心目中相當不可思議的家族。

到了費漁樵的曾祖父費玫，不但精通天文、數理、醫術、相學、卜術，還在東瀛一帶練得忍術、劍道，但他回到中土，已然垂老，將絕技悉傳費金人後，即撒手塵寰。

費金人即費漁樵之祖父，並有四個兒子，即費飛天、費天晴、費殷重、費仇。

四兄弟隨其父，正式創立「費氏世家」，在武林中煊赫一時。尤其是老四費仇。武功最高，在一次武林盟主競拔賽中，連挫十七名一等高手，幾乎躍登寶座，最後被慕容世家中的慕容世情打敗，活活氣死了費金人。

慕容世家除武功高絕，有名的「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外，對易容等雜學，也十分淵博，費仇被慕容世情所擊敗，心懷不甘，故掀起一場腥風血雨的兩家鬥爭。

慕容世情是時雖然年輕，但智才羨艷，這一場兩族之爭，維續了整整二十年，結果費、慕容兩家俱元氣大傷，費殷重、費飛天早年戰死，費金人因要苦練絕技，結果走火入魔，全身癱瘓。

而費家嫡系僅存的費晴天與費仇，又起鬩牆。費仇鋒芒過人，費晴天忍無可忍，終於成仇，於是費家分裂，費氏力量大爲削弱。

故此當年選拔的武林四大世家中，只選了「慕容、墨、南宮、唐」，費家只名

列三大奇門中的「慕容、上官、費」去。

費晴天與費仇苦鬥的結果，要到下一代解決。費晴天有一子一女，男的叫做費骨送，女的叫做費維維；費仇卻有兩子，一個叫費人天，一個就是費漁樵。

費家的人依然拚鬥不休，費人天與費骨送，就是這樣互拚身亡。費晴天施暗狙，斬掉了費仇一隻脚，卻誤信了費漁樵的投誠，終於被這年方二十歲的冷毒侄兒所毒殺。

而更荒謬的是費晴天之女費維維，竟下嫁殺父仇人費漁樵，於是兩家合併，又成一家，不從者皆被費漁樵的人誅殺。

費漁樵在二十五歲統一了費家。於是費家聲望又告大增。費漁樵在三十歲時，名氣如日中天，使到費家重振聲威，並角逐「武林四大世家」，而且野心極大，欲居首座。

這次他橫掃武林，先後擊敗上官、南宮世家，再險勝墨家代表，卻命途不濟，遇到了唐老太太之得意傳人唐堯舜，終於一敗塗地。

這下對費漁樵打擊甚大，卅五歲後，只掌理門戶，甚至干涉江湖時，且下手狠辣，動輒殺人，而且鑽研異術，費家的人變成了武林中的一個「神秘帮派」，據說有兩件鉅案、慘件，可能都是費家一手策劃的。

這個費漁樵有二子二女，長子費逸空，次子費士理，都在江湖上令人聞名色變的人物，女兒的名望也不低，長女費紋妮，下嫁長安封家，次女費鳴兒則早夭，長子費逸空喪妻，次子費士理已娶妻，並且是皇甫家的後裔：「摘葉飛花」皇甫璇，費宮娥則是費漁樵之遠親。

費家的旁支，分系不算，門徒弟子也除外，單是嫡系的高手，就有費漁樵本人、費逸空、費士理、費紋妮、皇甫璇、封十五等。而費逸空有兩子：費狄與費青，雖然年青，在武林中也大大有名；費紋妮亦有二女一子，江湖人稱「封家費氏，二劍一刀」，亦是相當難惹之輩。還有一個費家中極有名望的年輕高手：費丹楓。

也就是等於說，蕭秋水欲要救大俠梁斗等，則等於與費家爲敵。

要與費家爲敵，至少也得與以上那麼多不易惹的高手爲敵。

——這種樑子，就算權力帮，也未必願意挑。

也許就是因爲不願挑，而費家又加入了朱大天王，柳隨風等正要藉費家來除去蕭秋水，或蕭秋水來除去費家。

無論是那一方面獲勝，對權力帮都大大有利。

×　×　×

蕭秋水苦笑。

他感覺到連陽光罩下來的光綫，也是苦的。

藍鳳凰臨走時，還頭翹得高高，她人也高，就像一隻很驕傲的鳳凰。

「你要與費家爲敵，我也不阻你，我在這兒等你，這是柳五公子要我完成的責任。」

「你底死活，本就不關我事。」

「反正費家現在正要到處引你出來。你只要去終南山，就會遇到費家的人。」

「也許……我也會去終南山，或者上華山，親眼目覩：你怎麼死……」

×　×　×

蕭秋水上了終南山。

終南山雲烟圍繞，宛如仙境。

蕭秋水想起：他一生中很多重要的戰役，多在山中或水邊進行。

山是名山，水是名水，山水能留名千古，但他那些戰役呢……隨着山的風化、水的流逝，如人的消殞般逝去……

——他在水邊望見唐方漸小的身影在崖邊……

——他在山上目送唐剛帶走了受傷不知生死的唐方……

他眞想折回川中去找唐方。

×　×　×

可是他還是到了終南山。

而且往華山翻去。

到目前爲止，他還未遇見所謂的「費家的人」。

×　×　×

蕭秋水往長安南行約五十里，經「彌陀寺」後至「流水石」，再轉至「興寶泉」、「白衣堂」、「大悲堂」、「甘露堂」、「竹林寺」、「五佛殿」，但見山中森林蓊綠，清石靈泉，秀發莫已，類江逝山水。

然後再經「朝天門」，景色至此，仰望可見三峯並峙，高聳雲端，而雲烟圍繞，有說不盡的舒懷與蒼落。

過「五馬石」後，即登「一天門」。「一天門」虬松蒼籐，石隙奇狀，崖巖奇突，與「勝寶泉」的「漱石枕泉」各具奇勝。

然則蕭秋水卻無心賞勝，只從「圓光堂」的沙彌處得知，近日在終南岱頂，亦即北五台（就是「文殊台」、「清涼台」、「靈應台」、「捨身台」「岱頂」共列五台，另岱頂之西有「兜率台」、「太乙」等，不在此列），常有陌生人來往，此乃自岱頂「圓光寺」所傳達的消息。

蕭秋水於是決心上岱頂。

如果費家的人匿伏在華山，那終南山就是他的前哨；要攻至中心，先毀了前哨再說。

×　×　×

上岱頂的險道上，一直有兩個人，跟在蕭秋水不遠處，高談闊論。

蕭秋水初以爲這兩人是爲跟蹤他來的，所以十分留意，後來聽他們的談話，知並無惡意。

「你看，一路上來的寺廟，掛滿了什麼御賜的匾牌，每個皇帝都有，好像替他們供奉長生殿位似的，眞是無聊。」較爲高爽俐落的人說。

「簡直討厭死了。小時候母親强迫我唸『論語』，啊呀呀，一個字，七八個意思，五六種讀音，什麼古字呀，六書呀，註釋呀，眞是我的媽。孔子的話，很有道理，這點我承認，就是文章太刁難人了。」另一個短小精悍的人接道。

「胡說，」那高的人說，「你眞沒唸過書，孔子是『述而不作』，書不是寫的，而是他說的，他弟子來謄抄，就是手抄本啦。」

「嘿，」那矮的人說，「那麼文字艱

深，勢不干孔老夫子的事了。我知道了，孔子可能寫作慢，講話快，他就請人來當他的文書，他來說，別人來寫……」

「是了。孔子寫作不善長，這點倒是發人所未見呢……」

「說不定他在創作上還有挫折感呢……他弟子促他書成之後，還到七十二國去周遊，定必是推廣他的著作……」

「噢，那他一定是發行和宣傳上做得不够，『中盤』關係沒有攪好……反觀老子，就聽明得多了。」

「何解？」

「老子的道德經，人人朗朗上口，都不是『道德』兩個字嗎？」

「有道理……沒料我們兩個大學問家，在此明山秀水間，研究得出一段學者們皓首窮經未解的公案！」

——諸如此類的無聊對話，實令人噴飯，而兩人猶津津樂道。

蕭秋水心下裏倒有點覺得，這兩人的瘋瘋癲癲，有點像死黨邱南顧和鐵星月。

不過他爲求小心起見，還是用他母親所教的易容法，化粧易容，扮成一個鏢頭打扮的人。

費家跟蕭家沒有淵源，但費家既心狠手辣，殺死蕭秋水之祖父、母，蕭秋水也與之情斷義絕，即準備與之展開一場捨死忘生之決鬥。

×　×　×

登頂後但見大氣沉沉，俯視羣山，如浪紋之摺疊，眞不知是俯視海洋，還是俯瞰羣山。

蕭秋水心頭感慨，眼界空闊，但心中依然有縈廻，那兩個「怪人」即行去圓光寺，蕭秋水尾隨他們，返得了寺裏，蕭秋水忽聞一似甚熟悉的聲音在問：「請問大師，近日來可有見到一名姓蕭的青年施主寄居貴寺？」

一個蒼老的聲音答道：「無。敝處並無此人。」那僧人又道：「眞是奇怪，近日來常有人來此問起蕭姓檀樾，不知所爲何事？」

蕭秋水聽得心裏一動，返轉頭去，只見探問的人就是那兩名在自己身邊不遠上山的青年。

只見那兩名青年十分失望，悵惘的樣子，一個大聲道：「蕭秋水是名震江湖的好漢子，是未來武林領導人物，我們是聞其名，負長劍、背行囊、帶着一腔熱血來找他的，大師若知道，請賜告。」

另一人也道：「我們久聞蕭大哥令名，所以來投，惜一路找下來，蕭大哥似已不出江湖，直至長安，才得一漁翁指點，說是先行趕到終南，或可遇着，如此才前來……」

那老和尚歉意道：「阿彌陀佛，世俗間之欲望，貧僧久已絕緣，不知世間出了這麼個人物……可惜貧僧並未見過。」說着作禮離去。

這兩人十分懊惱。蕭秋水聽得二人間關萬里，前來尋找自己，心下十分感動，一腔熱血都奔騰起來，在這沁涼的灰濛山問空氣裏，直想長嘯作龍吟。

這時忽聽一人冷笑道：「蕭秋水有什麼了不起？」

另一人冷笑道：「他只配替我倒洗脚水。」

還有一人慢條斯理地道：「只有豬才會找他，供宰。」

三人說畢，哈哈大笑。

×　×　×

有三人幾乎在同時間霍然回首。

其中一人，就是改裝易容過後的蕭秋水；另外兩人，就是那兩個瘋瘋癲癲的青年。

只見在膳食堂的桌上，斜裏歪氣的坐了三個人。

三個年青人。

一人十分佻㒓，一脚屈膝，掛在長櫈上，一眉兒高，一眉兒低的望着對方；一人一臉煞氣，一手頤案，樣貌十分威凜。

另一人則雙目垂視，始終沒有抬起頭來，似場中發生的事，與他無關一樣。

這時五人對峙，所散發出的殺氣，頓令全場都驀然感受到，截然端靜了下來。

×　×　×

那高挑長髮青年一拱手道：「在下人稱秦風八，這位是義弟陳見鬼，請問有何得罪之處，閣下何苦出語傷人？」

那較矮的銳利青年，也正色道：「你傷我們不要緊，要罵蕭大哥，卻要交待則個。」

那桌子上三人之中的兩人，又哼哼嘻嘻地笑起來，愈笑愈似忍俊不住，終於抱腹哈哈大笑起來。

那兩名青年，氣得鼻子都白了。

而且笑聲越來越响，原來他們背後，也有一男二女，在捏着鼻子嗤笑。

秦風八怒問：「笑什麼？」

那兩個女子中，濃粧艷抹的那個嗤笑道：「這麼怪的名字呀——」

另一個裝模作樣的女子道：「——蕭秋水是你乾爹哰。」

那個陰陽怪氣的男子也道：「你們要找蕭秋水，不如找我們『費家』——」他接着說下去：「蕭秋水一家大小，兄弟朋友，全在我們處作囚中客哩。」

×　×　×

費家的人！

蕭秋水立起警惕。

猜想這兩女一男的形貌，顯然便是費紋妮的一子二女，「二劍一刀」。

而那在座中的三人又是誰？

蕭秋水此番首度與費家的人接觸。

費家的人顯然不知道那鏢客打扮的人就是蕭秋水。

×　×　×

陳見鬼怒道：「你們擒蕭大哥的兄弟朋友，有何居心？」

那濃粧艷抹的女子笑道：「你這是多問！」

陳見鬼堂然道：「就算是多問，因爲是我的事，我定是要問——」他昂然接下去道：「我雖未與蕭大哥謀面，但私下當他作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裝模作樣的女子道：「那你就先在黃泉上等蕭秋水好了。」

一說完，「刷」地抽劍。

同時間，另兩人，一人拔劍，一人抽刀。

說時遲，那時快，陣勢已佈成。

三人雙劍一刀，已圍住秦風八與陳見

鬼。

× × ×

三人包圍，氣勢凌厲，秦風八兀自笑道：「沒想到未見蕭大哥，即先打了這一場。」

陳見鬼啐道：「也好，先殺這一場，好給蕭大哥，送作個見面禮。」

蕭秋水聽得熱淚幾乎奪眶而出。而「二劍一刀」陣勢，即要發動，就在這時，只聞一個女音大呼道：「慢着！」

另一個女音也叱喝道：「蕭秋水的事就是我們的事，要打架，算我們一份！」

蕭秋水一聽這語言：好熟。驀然回首，只見兩人已越頂穿入場中，正是：

「瘋女」劉友與紫金阿水！

廣東五虎中的兩條雌老虎！

× × ×

蕭秋水一見心中大悅，但她們却認不出蕭秋水來。

只見瘋女跳入場中，十分生猛，劈面對秦風八、陳見鬼就「嗨」了一聲，道：「我們也是從老遠來找蕭秋水的。『神州結義』盟主的事，蕭秋水非去不可，但迄今未露面，我們也是得一藍衣女子指點，上山來找……恰好碰見你們。可眞是同一道上的啊。」

紫金阿水想擠上來說話，一不小心，却給爐脚絆了一絆，「叭」地跌得葷七八素，咧齒怒道：「可惡！」

蕭秋水看見那猶莫名所以，愕在當堂的陳見鬼與秦風八，不禁暗笑，也憶起昔日之風雲人物——大肚和尚之噱頭，鐵星月之放屁、邱南顧之歪理、李黑之古怪、洪華之樸直、施月之急爽、林公子之自命風流……

終南山綿亙不知若干里，兄弟，朋友，——你們都在那裏？

× × ×

那濃粧艷抹的女子叫費心肝，裝模作樣的女子叫費寶貝，那陰陽怪氣男的，就叫費澄清。

這三人都是費家之後，除了精于刀劍之術外，都有一兩手絕藝，他們眼高過頂，本就沒把中原武林高手放在眼底裏。

費澄清瞠然問道：「……你們……是一夥的？」

瘋女劉友道：「既都是蕭秋水的朋友，當然是一夥的！」

秦風八「得」地一彈拇指，道：「對！既是蕭大哥的敬佩者，自然是同一路的啦！」

——蕭秋水在江湖上名氣大，但武功原本不高，有那麼多人矢志同心追隨，不是依靠勢力的支持、或世家的撐腰，更無錢財的力量做後台，他的崛起，全憑是志氣、勇氣、正義的感召，才使到素不相識的人服膺。

費澄清大喝一聲，一刀掃了過去。刀鋒本來砍向秦風八，中途一迴，反掃瘋女。

瘋女陡遭此變，急危不亂，張口一咬，竟咬住刀身。

費澄清甫動，費心肝與費寶貝的長劍，也就動了。

兩柄劍如兩柄閃動的銀蛇，直向秦風八、陳見鬼背心刺來。

阿水怒叱一聲：「讓我來！」人已如旋風，搶了過去，一起肘，撞向費心肝，一抬膝，頂向費寶貝。

於是紫金阿水與曲江瘋女，跟費家「二劍一刀」就打了起來，反令原先的陳見鬼、秦風八二人，有無從插手之感。

× × ×

這「二劍一刀」，配合起來，至少已經變幻了二十六個陣勢，隨時因情況而改變，對瘋打狂鬥的劉友和阿水說來，是無匹的壓力。但劉友和阿水的奮勇闖陣，也是這「二劍一刀」的尅星。

陳見鬼、秦風八見五人打作一團，難分高下，不禁有些担心起來；座上三人，舉止輕佻的，也引頸張望，樣貌威煞的，也凝視塲中，惟有中央那年輕漢子，身着錦衣，依然不抬頭，不擧目，望着桌上他前面的一雙筷子，宛若那雙筷子鑲了寶似的，任何事物，都換不掉他的專注。

秦風八與陳見鬼

費家三姊弟的刀劍之陣，一波三折，原本是衝殺千軍萬馬之中，而又能迴身互救，首尾呼應的戰陣，普通都是在以寡敵衆的情形之下施用，乃因費家姊弟，自恃過高，換作敵寡我衆之時，敵方必不堪一擊，所以圍殺一、二人之戰術，反而無法發揮。

瘋女的瘋癲潑辣拳法，阿水的跌撞碰砸拳路，把費家姊弟打得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時，情勢又變。

費澄清的刀身，「嗖」地遽然增長，成了掃刀，費心肝與費寶貝的劍身，也驟然加長，變作長刺，一刹那機簧的改變，使阿水與瘋女猝不及防，身上都掛了彩。

但是這兩人不掛彩倒好，一旦受傷，更加凶猛；「兩廣十虎」，無一不是從市井中一層一層打出來的，身經何止百戰，所以越戰越勇，瘋女使出「瘋癲拳」，阿水則使出「跌撞拳」。

「瘋癲拳」的秘訣就是「瘋瘋癲癲」，「跌撞拳」的秘訣也就是跌跌撞撞，這本來都是犯兵家之大忌，但在最險中求勝却是兵家之上策，這兩種拳頭，故意破綻百出，但因以絕對個人意旨爲中心，反而把對方千變萬化的攻勢，消解於無形。反而要對方來打起精神，以應付這種瘋狂的拚法。

曲江劉友爲人甚是大路，不像一般忸怩女子作風，所以打法大開大闔，眼看幾次要被刺中，可是對方也怕與之拚個同歸於盡，只好跳閃逃開。

紫金阿水天生殘缺，馬步浮搖，她却利用這個特點，碰撞頂靠，連消帶打，反而逼住了敵手。

一時之間，費家「二劍一刀」，大爲吃鱉。三人忽然長呼一聲，刺、刀驟折爲二，三人俱變成雙劍雙刀，展開奇異刀劍之陣，斫劃而去。

但也在同時間，阿水和劉友同時長嘯一聲：「馬哥波羅！」

這一聲長嘯過後，兩人猝然搶攻。阿水一頭撞入費澄清懷裏，費澄清雙刀不及封鎖，「砰」地被撞得口噴鮮血。

費心肝揮劍來救，瘋女大喝一聲，雙脚飛起，費寶貝雙劍一攔，反斬瘋女雙腿，但突然向「嗤嗤」兩道飛快的影子，「拍拍」地打中了她的臉頰上，只覺臭味難聞，人却金星直冒，一跤坐倒。

原來瘋女在刹時間，踢出了所穿的鞋子，擊倒了費寶貝，費心肝被瘋女阻得一阻，阿水已返轉過身，却一交跌下去，費心肝不覺眼前人影一空，雙腿却已被人緊緊箍住，瘋女「嗖」地一口沫液，吐在她臉上，一時不能見物，「蓬」地捱了一拳，飛了出去，半晌爬不起來。

一時之間，費家二姊一弟，盡皆倒地不起。

× × ×

原來紫金阿水與曲江瘋女的「馬哥波羅」一詞，是彼比的暗語，此語一出，兩人就將平時配合無間的「瘋癲拳」與「跌撞拳」的精華發揮，力挫強敵。

兩人雖已擊倒「二劍一刀」，但受傷不輕，氣喘吁吁。這時塲中忽又多了兩人，原來是那座中三人，也沒見他們怎麼動，却一下子來到了塲中。

那兩人自報姓名，浮滑的青年說：「我是費家費狄；」威猛青年道：「我是費家費青；」費狄諷嘲地道：「妳倆居然打敗了費家的三個沒用的人，就讓我們來教訓教訓妳們。」

原來費家本身，也成見各深。費逸空、費紋妮兩系，因承接費家主脈衣鉢問題，也鬧得頗不愉快；但費漁樵昔日深受家庭分裂之苦，所以全力壓制，才不致釀成分裂，但也屢有勢成水火的現象。

「不公平！」只見一鏢師打扮的黃臉漢子道：「她倆已戰累，你們此時挑戰，不公道！」

費狄、費青相顧一眼，心中却暗忖：「此人易容！但却不知道這兩撇鬍子的堂堂大漢，是什麼來路？」費狄當下冷笑道：「什麼公平不公平！看所謂的廣東雙虎敢不敢接！」

眞是吹脹不如激脹，紫金阿水第一個蹩不住，跳起來大呼道：「好哇！小兔崽子！就算是車輪戰，老娘也挑下了！」

阿水一跳出來，瘋女當然沒理由讓她獨戰，也躍了出來，叱道：「呔！有胆放馬過來！」

費狄嬉笑道：「這就對了。」

一說完，手上多了一柄劍。

這柄劍也沒什麼奇特，但費狄眼睛却不瞧敵人，只盯着他自己的手中劍。

阿水、瘋女因此也戒備起來，全神貫注。

費狄忽然將劍迎風一抖，劍身居然一寸寸斷裂，又似被一條細鍊穿在一起般，變成了千蛇百星，猶如暗器，有如千百道劍，向兩人罩來。

就在此時，費青也出手了。

他用的是十字槍。

阿水、瘋女驚退，十字槍就擱在她們背後。

阿水一彎臂，一閃身，箍住了十字槍，正想運力一拗，拗斷槍身，但十字槍一抖，旋轉「嘶」地割入了阿水的脇下去。

瘋女那邊也同時遇險，那「千蛇百星劍」突然却似有什麼力量一般，直噴了出來，千百點劍片，打向瘋女身上。才一照面，瘋女、阿水已然不敵。

費逸空嫡系的高手，果然比較費紋妮外系的子弟強多了。

× × ×

就在此時，一聲斷喝，一條人影飛來，一陣急抓亂撥，居然以一雙空手，把劍片盡皆掃落，鏗鏘墮地。

也在同時，另一條黑影一閃，一出脚，不偏不倚，把十字槍矛尖挑起，血肉飛濺，另一條腿却把紫金阿水踢走。

曲江瘋女與紫金阿水死裏逃生，猶有餘悸，回首一看，却見是陳見鬼、秦風八，心裏眞有「再世爲人」的感覺。

費狄、費青二人臉上却變了顏色。

費狄這才重視起來，怒問：「你們……究竟是那一帮那一派的人……？」

陳見鬼冷笑道：「你總聽說過『丐帮』罷？」

秦風八冷冷地道：「那你也聽過『丐帮』有兩大護法罷？」

費狄變色道：「兩位可是……可是外號『閻王伸手』和外號……『鍾馗伸腿』的……兩位高人？」語態上已不知客氣了多少倍。

陳見鬼笑了笑道：「我就是『閻王神手』。」

秦風八也笑笑道：「我就是『鍾馗伸腿』。」

費青插口道：「我們費家……跟丐帮素無怨隙，兩位因何來摸這趟混水？」

秦風八臉無表情地道：「因爲是你們先動我們！這兩位……姑娘……是因爲救助我們，所以才傷成這個樣子的。這是我們的事，我們當然不能坐視。」

——他講到「姑娘」時，目光斜瞥阿水、瘋女兩人，邋里邋遢的、兇巴巴的，眞是有些尷尬，幾乎叫不出口。

費狄陪笑道：「那我們當面給兩位兄台，也不對付這兩個婆娘，這下兩不相欠，可得了罷？」

陳見鬼板起了臉孔：「不行。」

費青勃然問：「爲什麼不行？」

秦風八道：「不行就是不行。你們已刺了人一槍，又有千奇百怪的劍狙擊，差點都給你們弄出人命——就這般算了？」

陳見鬼接口道：「更何況……你們剛才語氣中侮辱了蕭大哥……」

費狄詫問：「蕭秋水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陳見鬼斷然道：「沒有關係。」

秦風八道：「家師裘無意，對蕭大哥印象很好，這趟西來，也無非爲了勸蕭大哥角逐『神州結義』盟主一事。」

裘無意是丐帮帮主。——但蕭秋水却不認識裘無意。裘無意如何得知蕭秋水可靠之處，倒教在一旁易容過的蕭秋水費解之極。

——但是在權力帮未崛起前，丐帮雖屬天下第一大帮，聲勢駭人，現在雖然聲勢大減，但費家依然不敢隨便樹此強仇。

費狄強笑道：「冤家宜解不宜結，兩位對蕭秋水，也並無什麼淵源，不如就此算了……」

只聽秦風八冷冷地道：「如果費兄這番話，在咱們亮出字號之前說的話？那一切都好商量……」

陳見鬼斬釘截鐵地道：「等到現在才

說，不過是趨炎附勢——沒人情講！」
　費青怫然道：「他媽的王八羔子，眞以爲老子怕了你不成？拚就拚吧！」
　一說完，十字槍「呼」地一劃，戮了出去！
　陳見鬼閃電一般，雙手已扣在十字槍的交叉點上。
　就在這時，十字槍突然斷了。
　原來不是斷了，而是從中折而爲二，費青左手執另一端，端尖突然彈出一截梭形鐵刄，直銃了出去！
　這下變化極快，梭刄已刺入陳見鬼的左肩。
　但陳見鬼絲毫不見痛苦，右掌已揮擊，打中費青。
　「嘶」地梭刄撕下陳見鬼左臂一截衣衫，才看出陳見鬼的這隻左手是鐵鑄的！
　費青被打飛出去，咯了一口血，可是他手上的兵器，又有了變化！
　十字槍的槍尖猝然離柄飛出！
　陳見鬼飛起，仍被槍尖釘中大腿。
　在電光火石一接觸間，費青被打得重傷倒地，但陳見鬼也傷了一條腿。
　只聽秦風八冷冷地道：「費家的兵器，神奇得緊呀！」
　費狄皮笑肉不笑地道：「費家的暗器，也不遜色！」突然，一掌拍出，秦風八一攔掌，格過一招，費狄又一招手，打出四顆玻璃球！
　費狄一出手，秦風八已跳起，霎時間他已踢出四脚，把玻璃球都踢了回去。
　本來他這一下是反守爲攻，但可怕的是，那四顆玻璃球才一觸及他的脚尖，便炸成烟霧。
　濃霧紅色。
　「不要呼吸！」秦風八一面摀住鼻子，一面大呼，他是怕廟裏的香客吸着了，會不得了，誰知剛呼叫完，腦中一陣昏眩，只聽費狄桀桀笑道：「倒也，倒也。」
　原來費狄這玻璃球，是沒有毒的，但與秦風八先前所對的一掌，却含有劇毒，烟霧一起，秦風八要摀住鼻子，便中了他手上沾有的迷藥，全身發軟，費狄得意地笑着走近。
　就在這時，秦風八忽然跳起，踢出。
　費狄早料到秦風八會瀕危反擊，所以早有準備，一揚手，又打出六道晶光。
　這六道晶光，分六個角度，有快有慢，有的閃光，有的呼嘯，攻擊秦風八。
　但是秦風八却並不是向他跳來。
　所以費狄的出擊落了空。
　秦風八是跳向那烟霧嬝嬝的大香爐，一脚踢過去。
　香爐夾着灰與燙辣的香火，迎頭罩下來。
　費狄大叫閃聲，因吞着香灰，聲音一啞，眼不能視，秦風八一脚踢出，剛好命中，費狄一面摀臉，一面咯血，情形甚是狼狽。
　但是秦風八已然力竭，萎然軟倒，想是毒藥發作了，無法再支撐下去。

×　×　×

　費家費澄清、費心肝、費寶貝、費狄，費青與阿水、瘋女，陳見鬼、秦風八力拚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玉石俱焚。
　這時在戰鬥中，烟霧中，一直沒有抬過臉來的青年，忽然抬頭，目光如電，大喝，桌子粉碎，拔刀，飛躍十三丈，到了秦風八身前，一刀斫下去！
　這下突變，陳見鬼，阿水、瘋女三人鼓全力截擊，但三人雖分三道防線分襲來人，但却被反彈了出去，伏在地上，喘息不已。
　到第三道防線，來人才稍停下，只見日光銳厲，一張臉不知怎的，就是不像人的長相，全臉發黃，目光發黃，像患了黃疸病的人一般，可是却令人不寒而慄。
　他稍停着，雙手抱刀，豎與眉齊。
　費狄忍痛笑道：「這是我們費家年青一代第一高手，費丹楓。」
　陳見鬼等聽到這名字，知道自己眞的快要見鬼了。

×　×　×

　費丹楓在江湖上以及世家中的地位，類似昔日費家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費仇。
　費仇連挑十九高手，重振費家聲威，差點就躍登「武林四大世家」首座——如果不是遇到了慕容世情。
　費丹楓是六十年後，費家最出色的後代。
　費漁樵最賞識的就是費丹楓——雖然費丹楓並非嫡系所出，但他却是在費家子侄中，最具才華及最有殺氣的一人，就像一顆大海中的明珠，雖非人造的奪目俏麗，却自具令人珍惜的價值。
　但這幾年來，費丹楓因練奇門雜學，不但人心大變，連容貌也大爲變更，——也許他一心想承繼費家的衣鉢罷，但這點刹慾也唆使他成了費家中殺人奪權爭名奪利最凶的一人。
　但是費丹楓是有眞才實學的人。他十七歲即擊敗太行山之王薄小天，二十歲在一夜之間，連敗「長五小四義」，而且在詩壇上，被稱爲「詩鬼」，詩風鋒厲狂誕，在畫壇中，也被譽爲斧筆，每一筆俱有大點刷下來，如驚天地，逗鬼雨一般的厲烈。
　費丹楓主掌在終南山，就是等於守住了費家在華山的咽喉。
　而這鎭守的三年來，從來沒有人，能過得了他這一關。

×　×　×

　他決定要殺死秦風八，再殺陳見鬼、阿水、瘋女這一干人。一個活口也不留。
　他不希望與整個帮爲敵。裘無意的威名，雖略不如少林天正，南少林和尚，武當太，，但絕對在其他十四大門派掌門人加起來之上。費丹楓還想闖蕩江湖，而且要嶄頭露角，這還得要「神行無影」裘無意的提挈，他野心愈大，愈不想開罪裘無意。所以他更加決心要殺人滅口。
　殺掉丐帮兩個護法，也許有一日，這使到他更容易當上丐帮的長老。
　——這就是費丹楓無所不在的野心。

×　×　×

　就是費丹楓躊躇滿志的時候——他每次殺人，因掌握着「生殺大權」的這個意念而興奮得全身發抖——忽然有人喝道：
　「住手。」
　費丹楓勃然冒火，他慢條斯理的斜乜過去，其實要掩飾自己被人所阻的憤怒。

只見一兩撇鬍子的黃臉漢子。
　費丹楓馬上意識到，這人是經過易容的。
　易容的手法，是費家的，而且十分粗陋，令人一看就知——但是這人，却令費丹楓感覺到，是平生勁敵。所以他又興奮得全身微微抖着：「你是誰？」
　那人掀開了易容之物，好一個眉淸目秀但英悍無匹的青年！
　費狄不希望多結怨隙：今天上終南山來的人，看來都不怎麼好惹，於是問道：「這是我們自家的事，不跟你有關。」
　那漢子道：「跟我有關。」
　費丹楓冷冷地，冷冷冷冷地，再問了一次：「你，是，誰？」
　那漢子靜靜地，靜靜靜靜地，回答這句話：「我是蕭秋水。」

×　×　×

　——蕭秋水來了！
　——蕭秋水終於出現了！
　受重傷的阿水和瘋女，忍不住雀躍歡呼，但都不能表現出心中的喜悅。陳見鬼與秦風八却直瞪了眼。
　——這人哪，原來就是我們要找的人！

×　×　×

　費丹楓目光收縮，一字一句地道：「你，是，蕭，秋，水？」
　蕭秋水沒有答這一句話。他反問：「我的朋友呢？」
　費丹楓一臉狠色，道：「闖得過了我這一關，再到華山去找吧。」
　費丹楓說完，心裏却一凜。怎麼能這樣子說話！好像這人過得了這一關似的，自己已透露出他們朋友的藏處！他轉眼一看，蕭秋水眼睛裏已有了笑意。
　可惡！
　——不能憤怒。憤怒易敗。
　費丹楓立即這樣告訴自己。可是他又因自己意識到「敗」而懊惱着。
　然而秦風八、陳見鬼都亮了眼睛。蕭秋水果然是蕭秋水！一上來，第一句話，就是問他朋友的下落？

第二次決鬥

　費丹楓信任他自己的刀。他的刀有十七種變化，任何一種，都足以使一流高手喪命。費家的所謂「變化」，不是招式上的「變化」，而是致命、狠辣的，融合各種異術奇門的「絕招」。
　「你既是蕭秋水，便活不下終南。」
　蕭秋水淡淡地道：「我不下終南。我上華山。」
　費丹楓怒道：「『天下英雄令』拿出來？」
　蕭秋水眼光注視遠處，彷彿只有終南那山、那水，方才値得他一看的。
　「你配嗎？」
　費丹楓一下子憤怒得全身抖了起來。
　——不要生氣，費丹楓，不要生氣！
　他暗自警告自己，一面抑制憤怒。
　偏偏蕭秋水的眼裏又似乎有了笑意，彷彿以爲他的發抖是因爲懼怕——
　——我才不怕你！
　費丹楓終於按捺不住，一刀劈出！

×　×　×

　刀風霎時間佈滿了狹仄的膳堂。
　蕭秋水的身形已飄出了膳堂，到了神殿。
　刀風立刻又追到了神殿，且充斥了神殿。
　蕭秋水又逸出了神殿，到了門檻。
　刀風又粉碎了寺前門階的寧謐。
　蕭秋水又飛了出去，到了擺在天壇前，那一口極大的，六人合抱的鐵鑄香爐邊緣上。
　——你這豈不是找死！
　費丹楓心忖。他跟着也飛上了香爐邊緣。
　寺裏的人都追出來看：只見灰濛山景，兩人宛在天邊，衣袂飄飄，來往閃忽，背後是一片空茫的天色，好像連沁涼的空氣，嬝昇的香烟，也是無情一般的。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圍觀的人叢裏，多了五條戴竹笠的鮮衣大漢，靜靜地默視着。

×　×　×

　費丹楓一刀劈下去，這一刀龍騰虎躍，不但可把人劈成兩半，也可以把鐵爐斬成兩半。
　但是到了中途，刀勢全改。
　刀改由刀背拍落，擊在香爐裏！
　「蓬」一聲！香灰激揚，全迸噴向蕭秋水！
　然後費丹楓的刀橫掃，而在刀柄間，「忽忽」二聲，噴出大量的毒液，而他空着的左手，也打出四、五種不同的暗器！
　有些已經不可以說是暗器，而是活物——活着的毒物。
　隨便任何一樣毒物，或一件兵器，只要沾着蕭秋水，——蕭秋水必死。

×　×　×

　可是蕭秋水沒有死。
　他突然脫下鏢客的披風，一張一罩，便把費丹楓連人帶刀帶暗器包住。
　——當然連香灰也裹了進去。
　費丹楓才掙扎了一下——才掙扎了那末一下子，便不動了。
　蕭秋水打開布包，費丹楓七孔流血，「蓬」地倒在香爐裏，香枝炙住了身子，「吱吱」地燒響了起來。
　——也許他以刀拍香灰，冒瀆了神明罷。死了後連香都要燙他。
　費丹楓中了自己的毒，——連香灰給他那一拍，都是有毒的。
　所以他死得很快——雖然死得雙目凸露，死得不服氣！

×　×　×

　這是蕭秋水第二次決鬥。
　——其實應該說，蕭秋水得「無極先丹」之助，受武當、少林、朱大天王及權力帮一脈「八大高手」相傳後，第二次單打獨鬥，面對高手的對決。
　——蕭秋水是用了韋殘金、萬碎玉運使「殘金碎玉」掌法時的「金玉遊龍」身法，退出寺內，而在香爐上乃運使「東一劍、西一劍」的「東忽西倏」輕功與之周旋——
　但這一戰最令蕭秋水愉悅的是：他在搏殺強敵時，用的却是他自己的手法。
　這點他已經越過前來，有了他自己。
　他在與斐小葉一戰中，以對方斷劍絕招搏殺對手，已經稍具雛型；而這與費丹

楓的一戰更能立定他未來的趨向。

他望着空濛的天色：天意無情，是在人心。每一個人都有他特殊的形式，而也有特殊的安身之地，所以也有特別適應他的死法。只要運用高超的武藝與智慧，找到那安命之所，就能無敵。就像蛇畏硫磺，大象懼鼠，蝴蝶都知道季節流變飛往一個地方一樣。只有天地是闊大寬邈的，所以無瑕可擊。

× × ×

蕭秋水亢在香爐上發怔，遠漠蒼白的天色，加上他深鎖的劍眉、孃孃上昇未滅的香烟，倒在他脚下的屍首，使蕭秋水看來猶如誅殺惡魔的天將，而在替天行道後又生了大慈悲，故有鬱色。

要不是這樣感覺着：紫金阿水、曲江瘋女、秦風八、陳見鬼等是要歡呼的。

費家的其他五個人沒有上前來收屍，他們已不見了。費丹楓一死，他們就溜了，逃得光光的，一個也不剩。

這屍首後來也是蕭秋水親自鋤的，親自埋的。

他在墓碑上用劍刻了幾個字：

「費家的人」。

——生爲費家人，死爲費家鬼。

他以爲費丹楓會喜歡。

——他當然不知道費丹楓是因爲不想僅止作爲費家的人，所以才野心勃勃，自詡高明，結果死於橫逆，成爲費家的寃魂之一。

不過這也並不重要，反正終南山多霧，旋不久墓碑即生青苔，連那幾個字，也被蔓長得看不見了。只是那青苔不似一般綠菇，反倒是生得一片慘黃，長在墓碑上，乍看來就似一張人臉，不，像費丹楓生前的臉一樣。

× × ×

蕭秋水決意要上華山。

「我也去。」陳見鬼說。

「我們一齊去。」秦風八道。

「我們本來趕到陝西來，是要接蕭大哥回去，參加『神州結義』同盟盛會。我們皆一致認爲，這領導非蕭大哥莫屬，故此才要蕭大哥去一趟。」瘋女道。

蕭秋水這時再沒有謙讓。因爲他已看出了這武林的情形，要一個年輕的「盟主」出來，不但不能代表一切，而且不是「榮譽」而已，更重要的是「責任」。負担起這個「責任」的「責任心」。

所以他只是問：「是在那一天？」

「三月十二。」陳見鬼即道：「那天陰雨。」

秦風八皺眉道：「血腥風雨。」

這兩人是丐帮的重要主將，在袞無意嚴訓之下，對星象、卜筮、氣候、時令等都有特殊瞭解的異士。

「我會去的，」蕭秋水道，「但是我要先辦完這件事再說。」

「那末我們一起去。」阿水說。

「反正要回去，就一道回去。」劉友也道。

「一齊去闖蕩也好，」蕭秋水對阿水等笑着調侃道：「可別又摔交了。」

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於是一行五人，共上華山。烟霧空濛，山風颯然，他們自終南出發。

× × ×

到了玉泉書院，蕭秋水等人雖藝高胆大，但也素聞西嶽華山的：「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他們在這「千古華山一條路」下，酣飲清泉，然後才背上行囊出發。

所謂行囊，秦風八與陳見鬼二人，大大小小的蔴袋揹了十七八包，也不知是什麼事物。蕭秋水等人都知道丐帮門戶中有許多奇文異條，所以並不多過問。

紫金阿水，換上一襲朱赭勁裝，膝上還是照慣例，開了兩個洞，以免仆交時把褲子磨破。曲江劉友，還是瘋瘋癲癲，神經兮兮的，不過也有幾分姿色撩人。蕭秋水心想：要是那好色的林公子在，一定過去打情罵俏，那說不定會被忽然黐了線的劉友咬上一口。

他心裏想着，不覺暗笑。旁人看去，只見他眉帶鬱色，却精悍過人，穿白衣長衫，介於文秀與豪壯之間，很難捉摸。

「蕭大哥，如果你當上了『神州結義』的盟首，你有什麼打算？」

這時陽光照在松林中，一綹一綹的陽光，好像到了樹枝遇到了彈性似的，反照下來，洒在人的身上，好像細雨一般舒暢，蕭秋水仰着臉好像在酣飲着無私的和煦的陽光。陽光好金好亮，當華山的風走過，全座山的松樹都搖首擺腦，發出「呵呵」的聲音。這就是華山有名的松濤。

「沒有打算；」蕭秋水答。「我是從一座山，走到另一座山去。」蕭秋水笑得溫煦如春陽：「我不是去打獵的，我愛這些山。」

瘋女和阿水都似懂非懂，好像松風在訴說些什麼！

是華山那秦宮女玉姜的故事罷，還是齊天大聖打翻太上老君煉丹爐的傳說，……她倆不懂。

陳見鬼說：「不過，一般的領袖都是先有所允諾，他出任後要做什麼、做什麼的……」

蕭秋水望着對面的山。那邊的山柔靜陰鬱，對面的山被金色的陽光洒得一片亮晶。眞是好像仙境一樣，有什麼喜樂的事，如昇平的音樂，在那兒樹梢與樹梢間盪跌着，迴樂着的……

「我不是領袖，我只是決鬥者，或寧寫詩、繪畫，沙塲殺敵。」

秦風八道：「那你跟什麼決鬥。」

蕭秋水臉中抹過李沉舟那雙空負大志的眼神……他說：「我跟自己決鬥。」

「我不懂。」連秦風八也嘀咕着。

「要跟自己決鬥……」蕭秋水笑了，「首先要揮劍，排除萬難，找到自己……」他誦詠着兩句：「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

他信步前行，走上千尺幢。石上寫「迴心」兩字。還有石壁右書「當思父母」，左書「勇猛前進」。這千尺幢扶搖直上，不知深遠，僅一鐵鍊供手攀拉，而天開一綫，幾至爬行，始能直立，是謂萬夫莫開之勢。蕭秋水微笑，把他頭上的儒巾撕掉，綁在「迴心石」上，然後洒然前行。

四人茫然相顧，只有跟着過去，他們並不知道，這是少年脆弱的蕭秋水，進入成熟生命的伊始……

× × ×

「迴心洞」天插壁立，登華山僅此一道。

磴道共三百七十四級，既陡且長，陰森逼人，險峻淩空。出口只有一洞，圓若盤盂，古稱天井。

在此狹仄的洞口，有一塊鐵板，只要一經封蓋，即與山下的人斷絕了。

此刻「天井」沒有封蓋。

蕭秋水的身子幾與磴道梯級平行，昂首望去，猶可見一綫天光。

但蕭秋水望不到「天井」旁的事物。所以更不知道那兒匿伏着有人。

四個人。

費狄和費青。

× × ×

費狄與費青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費狄與費青身邊的兩人。

一個人，書生打扮，但臉色慘青，一柄刀掃，就擱在從千尺幢登百尺峽的磴石上。

這人不曾抬頭，但沒有人敢走近他：連費青、費狄都不敢。

而在「天井」隘道上，有一婦人，高大，挽髻，長臉，高顴，雙手高高舉起一柄劈掛大刀。

刀漆黑，至少重逾七十來斤，而婦人臉上凝佈之煞氣，却至少重若萬鈞。

他們正在等待。

等候蕭秋水一步一步走上來。

× × ×

蕭秋水扶級而上。千尋的壁谷，羣山深遠處，那麼靜靜的翠谷，眞該有唐方迎照在陽光下，吹着小笛……

蕭秋水是這般想着，仰頭可眺重嶂疊翠，奇峯聳峙的高山。而俯視則可見潺潺長流，清可鑑底。那高山是我，那長流是唐方……

不知是什麼樂曲，給蕭秋水改了歌詞，這樣地唱。

× × ×

然而危機佈伏在磴道的盡頭。

那是必殺之機。

那一男一女，是夫婦。而且是費家的主要大將。

他們就是費紋妮與封十五。

費紋妮是費漁樵的長女，她專霸之名，傳遍武林，使高傲慢倨的沒落世家子弟封十五，也有季常之癖。

封十五就是那慘青臉色的漢子。「封家掃刀」本是天下聞名的「七種武器」之一。

後來封家敗落，爲唐家所摧毀，封家使掃刀的高手，只剩他一人。

而他自負傲岸，又不肯將絕技授人，「封家掃刀」於是沒落，他也因此入贅費家，心裏有懷才不遇的委屈，所以出手就每一刀每一掃都要別人以血來洗他的恥辱一般狠絕。

費紋妮的劈掛刀，封十五的掃刀……在江湖上，武林中，是二絕。但他們驕傲得從不肯合擊過。

所以費紋妮守着「天井」，封十五則望着山谷。

費紋妮的劈掛刀高高舉着……

× × ×

還有十來步遠近，就到「天井」之處了。

蕭秋水俯身仰首，看過去，望不到什麼。

然而那首歌，還在蕭秋水心裏縈廻不絕。

那松風簌簌地吹過林子，催動了蕭秋水的衣角：是要細細地告訴我什麼嗎？蕭秋水沒有聽見。

他想，一定是唐方寄溪流，傳過風，寫在雲上、水上的話語。

他眞懊惱他未曾聽見。

× × ×

然而風，是逆着吹的。

也就是說，風是鑽過「天井」，吹送下來的。

風穿過費紋妮高舉掛刀的衣角，費紋妮全身貫注，雙手高舉，所以不及摟住衣褶。

「來的可確定只是蕭秋水和丐帮的人嗎？」

「還有廣東五虎的人。」

「那不打緊。肯定是上官族的人不在嗎？」

「不在，他們的人，都出來了。」

「你們三個，去通知山上；」費紋妮道，「你們兩個，留在這兒。」

「幾個小毛賊，還用這般陣仗；」封十五冷冷地，毫無表情地訕嘲着。

他被費漁樵安排到這山隘上截守上官族的人，他本就覺得大才小用，很不服氣，所以他就採取不合作的態度，把掃刀放在一旁，閑着沒理。

費紋妮也沒理睬他。他也自信她應付得了。

不過她是費漁樵愛女，遇事甚有分寸，先囑她自己的子女費澄淸，費寶貝，費心肝等人先上山報告去。却把哥哥費逸空的一對兒子，費狄與費青留下來。

「能殺丹楓的，多少有些能耐；」費紋妮道，「不可以輕視。」

她明知一個蕭秋水沒有什麼了不得，但她還是要在這隘仄的進口裏施狙擊，除此强敵。

這是她費家一脈人的本性。

費狄與費青目覩過蕭秋水的本領。他們知道蕭秋水並不好惹，所以弄了一塊巨大石頭，扶在磴道。

準備嬸母一擊不中之時，再推落石塊，棧道如此狹隘，石塊滾下時，一個也躲不掉。

——其實那裏躲得開嬸母那百發百中，而又意想不到的一擊！

——如果躲得過，也成爲這石下寃魂罷了！

——就算連石也砸不死他，還有叔父的掃刀——他們是費家的人，但也知道誰也躲不過封家的掃刀。

所以蕭秋水是死定了。

× × ×

蕭秋水離石磴隘口只有幾步路了。

然而，他心裏還是在響着他認識唐方時的那首歌……

郎在一鄉妹一鄉；

有朝一日山水變……

—未完—

武林趣事

巧破玉門關——全靠紫金丹

雲上雲・文

舊日在廣州最負盛名的教頭當中，有十個人最爲出色，叫做廣東十虎，至於在廣東十虎同期出現，而且威震江湖的知名人物當中屬於女流之輩，亦有幾個，最威水的一個就是王英英，綽號霸王鷄乸，不單是她本人在江湖上享有盛譽，就算由她教授出來的女門徒，亦係相當有名氣的，其中有一名艷妓叫做蕭肖英，更非等閒之輩是她的對手，蕭肖英在廣州紫洞艇灣泊之處的水街，極有名氣，因爲她投靠於周大嬸，艷幟高張，擺明車馬，向天下英雄挑戰，這種舉動係史無前例的，至今仍然給老廣州的居民津津樂道。

肖英在周大嬸的雲樓仙舫之內擺陣，向各路英雄挑戰，不論何人，如果入舫之內，十分鐘之久，能够把她的兩條玉腿擘開，她就嫁給此人爲妻，並有黃金白銀帶去，雙宿雙棲，就算係做此人的外室，仍係甘心，不過，有胆挑戰的人，仍要緊守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入門之前，要向周大嬸報名，輪到他然後入舫，先交白銀五兩，能否打贏，此欵絕不退還。第二個條件就是他只能雙手抓住蕭肖英的兩隻足踝，即係小腿最下的一截，不准他在肖英身上摸手摸脚，違例則由肖英處罰，拳打脚踢，亦係應該。

第三個原則就是他如果鬥輸，不准向肖英尋仇，再又因爲肖英講明，任何人贏了這一招，就會下嫁給他，把她歷年所賺的金銀珠寶全部奉獻，那就財色兼收，五兩白銀並非很大的數目，就算拿它作爲賭注去賭一賭，在番攤館贏了也沒有這樣多，況且賭輸亦可乘機飽餐秀色，握住玉人的珠圓玉潤足踝，也是一種樂趣。當時王孫公子，而係略懂武功的人，獲悉這個喜訊，都想接受肖英的挑戰，故此，三日之內，報名之人竟有百多名，周大嬸迫於向他們說知，先交白銀，一概照收，因爲肖英把雙脚合攏，需要很大氣力，故此每日只能接受六個人的挑戰，如果報名較後之人，就要半個月後才有機會應戰。

當時在廣州有幾處風月塲中的去處，黃沙以及沙面附近一直伸展到西河口都有紫洞艇，這幾排紫洞艇相連之處，好像一條街，中間仍然留下闊大的海面，叫做水街，晚上絲燈高掛，歌聲四起，充分反映出太平盛況，愈係艷色迷人的名姝，愈加多人捧場，那些尋芳客往往花掉一百幾十兩銀擺酒飲宴，然後有機會一親香澤，故此，肖英只收白銀五兩，便可接觸她的肌膚，總算是廉價優待，無怪王孫公子以及有名氣的教頭都想碰碰運氣，不過，她本人確有功夫，任何人雙手把她的兩邊足踝握住使勁去拉，總是無法扯動分毫，她的兩條腿就像是生鐵鑄成，貼合得非常之緊，十分鐘轉眼就過，應戰的赳赳武夫，累到滿頭大汗，仍是徒勞無功，只好放下玉腿向佳人多望一眼，低頭走開，其中有些人不自量力企圖向她施暴，詐作拉動她的玉腿，忽然施展餓虎擒羊這招，雙手齊出，向她的酥胸偷襲，肖英總是看得出來，等對方那雙手還沒有接觸到酥胸，她已經把一條腿的膝頭向上迎擊，剛剛撞正對方肋骨，此人慘叫一聲，立刻倒地，肖英吩咐船娘把他抬出去，縱聲大笑，這種情況發生過許多次，充份反映出她的狂妄。

當時廣東十虎當中的黎仁超在西關角名氣極响，他在胡公子經營的一間信亨押店做頭櫃，沒人敢捋虎鬚，因此，胡公子對他另眼相看，再又因爲胡公子本人亦喜武功，經常向他學習，黎仁超亦秉有師傅和超級職員的資格，故此兩人出入，總是一雙一對，就算胡家的人都非常敬重他。

有一天，胡公子邀黎仁超到三元酒家茶敍，談及此事，說：「仁叔，我並非拈花惹草，不過，肖英提出向武術界人士挑戰秉徽婚的口號，我也報名參加，而且分別報了四個僞名，俱是姓胡的，換言之，我在最近十日之內已經四次走入她的閨房，曾經雙手握住玉腿下半截靠近足踝部份，使勁去擘，總是無法如願以償，自覺十分羞愧，這還不算，由於我擘她的玉腿而又失敗的時候，兩眼相對，我望着她，她也望着我，好像勾魂攝魄一般，我離開了她，仍是心神彷彿，晚上經常做夢，夢見她跟我作魚水之歡，以至神不守舍，如果你細心看看，就發覺到我的精神非常疲倦，如此過活，恐怕有一塲大病發生，敬請仁叔指示一條求生之路。」

胡公子把這件事情說得如此嚴重，黎仁超反而感到驚奇，說：「胡公子，你係家財萬貫的名門子弟，商塲或官塲都有朋友，何以家裏有了嬌妻，而且任意在外邊尋歡作樂，仍然垂青一名江湖大盜的女弟子呢？看來你好像走火入魔。」

胡公子突然緊張起來，說：「照我看，那個女人大概練習過甚麼勾魂大法，我的確是給她吸了魂魄，無法活下去，除非得手，跟她同作比翼雙飛，金屋藏嬌，了却這一塲心願，否則，我遲早必死，並非向你開玩笑，眞有其事。」

黎仁超定眼一望，只見胡公子臉色蒼白，一雙眼茫然無神，頭髮疏散，膚色也泛白，且有微汗，料想那是虛汗，不覺暗吃一驚，說：「那個江湖女子果然把你害到如此地步嗎？我早已想給她一個下馬威，但因我無意娶她爲妻，如果贏了她反而不妙，既然公子有此願望，我就索性略施小計，把一個攻破玉門關的妙計說出來，公子很容易就能够得她爲妻，問題在這裏，日後霸王鷄乸王英英知道此事，必然向我尋仇，到時我反而惹禍上身，豈非弄巧反拙？」

胡公子認眞焦躁，雙手抓住黎仁超的肩膊，使勁搖動，說：「霸王鷄乸王英英如果到來尋仇，此事包在我的身上，我預

算給她五千兩白銀，必然可以了結這一塲恩恩怨怨，況且，肖英只係一個妓女，如果不想永遠做老姑婆，遲早要嫁人的，做了我胡作榮的外室，不算辱沒了她，看來此事的確係合情合理的，既然仁叔有攻破玉門關的妙計，請即傳授給我，永遠銘感於心，有機會必然報答大恩。」

胡公子把這件事情說得愈來愈加嚴重，黎仁超長嘆一聲，說：「既然我也捲入漩渦，只好站在友情的立塲，把這一條妙計傳授給你。」

說完，他就叫胡公子附耳過來，細心多傾幾句，胡公子忽然眉開眼笑，非常興奮，說：「原來如此，中國功夫眞是妙不可言！」

過了幾天，胡作榮就跟黎仁超同往雲樓仙舫，走了進去，兩人先行在船艙坐定，胡作榮說：「仁叔，雖然你一向不喜歡女色，此行係保護我的，不要太過拘束，我叫大嬸找個阿姑陪伴你，切勿推辭。」

稍停，大嬸就帶了艷紅到來，坐在黎仁超的身邊，胡公子揭開錦帳，單獨走入肖英房間，隨手關門。

向來他跟肖英相聚，只是有機會欣賞美色，無法攻破玉門關，但因黎仁超把秘招教給他，他就有把握向肖英挑戰，仍是以前一般，雙手握着肖英的小腿下半截，靠近足踝部份，笑嬉嬉的說：「肖英，今晚我傾全力進攻，如果失手，此後就不敢糾纏你了，不過，我是有充份把握挑戰的，希望你堅守諾言，如果我能够把玉腿分開，你就係我的外室，將來有了生養，偏房大過正房。」

肖英笑了笑，說：「胡公子，你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

她剛剛說完這句話，胡公子就趁着她說話傷氣，還沒有回復，即時進攻，他並非在足踝這方面發力，反而放棄了兩條玉腿，把一雙手略爲提起，向對方的腰間疾忙斬下，這兩隻手的手掌剛剛擊中對方腰間的穴道，受擊之人自然覺得痲了一痲，在這一瞬間，胡公子收回雙手，抓住她的足踝使勁一拉，玉腿果然擘開。

胡公子破了法，非常高興，至於肖英，却拉長了臉孔，她並非不喜歡胡公子，只是不敢違背師傅的命令，而且一定要有銀兩送還師傅那邊，作爲謝師費，給胡公子破了法，變成胡家的人，沒有這種好處奉送師傅了，心上一沉，不管怎樣，她仍是守着諾言的，寬衣解帶，任由胡公子安排。胡公子跟她同作魚水之歡，非常興奮，樂不可支，她在事後離床，穿上了衣裳，偶然碰着胡公子掛在牆上的外衣，似乎有些硬物，心上一悚，伸手摸摸，果然從胡公子袋裏拿出兩塊鐵片來，她登時杏眼向上一瞪，蛾眉倒竪，攤出手掌來，說：「胡公子，你並非憑着掌勁取勝的，乃係雙手分別揸住兩塊薄鐵，看來好像雙掌齊出，實際上那兩塊薄鐵夾在指縫之內，因薄鐵尖銳，擊中我的穴道，暫時痲痺然後給你乘虛而入，擘開我的小腿，快些告訴我，你是否施展這種詭計取勝。」

胡公子懶洋洋的說：「如果你想知情，問我的師傅好了。」

「你的師傅是誰呢？他在何處呢？」

胡公子說：「他是黎仁超，現時就在船艙外邊坐着等候我們出去商量迎娶之事。」胡公子以爲米已成炊，奪了肖英的初夜權，她決不會反悔，殊不料肖英係霸王鷄乸的門人，非常自傲，下不了這一口氣，大喝一聲，雙掌齊出，施展鐘鼓齊鳴這一招，兩個手掌分別向胡公子兩邊耳朵拍去，這一拍就使胡公子魂飛魄散，尖叫一聲，就在床上暈倒，臉如土色。

肖英怒容滿面，正想出去找黎仁超算賬，黎仁超已經在外邊敲門。

她剛剛打開了門，喝問：「你是黎仁超？」跟着起脚，一個穿心腿向黎仁超踢去，黎仁超早有準備，閃過這一脚，誘她由房中走出來，跟着展開龍鳳鬥！

肖英並非黎仁超的對手，雖然她施展旋風腿出擊，但給黎仁超接住，使勁一拋，她就整個飛開，跌進珠江之內，渾身濕透，有如落湯鷄。因爲她是胡公子的心上人，黎仁超不想傷害她，故此手下留情，抛了她之後，趕快走入房裏看看，發覺胡公子臉色大變，氣若游絲，立刻替他按摩，並且把隨身帶備的聖藥紫金丹，納入他的口中，用熱茶灌飲。說也奇怪，胡公子看來似乎穴道受傷，難以復元，喝了那盞熱茶，紫金丹到肚溶化之後，立刻發揮藥力，整個人血液循環旺盛起來，一躍而起，說：「仁叔，肖英到了甚麼地方去？」

黎仁超說：「此地談話不便，還是從速離去，回到店中，我才跟你詳談。」

胡公子對黎仁超一向是言聽計從的，立刻跟隨他走回押店，坐定之後，胡公子把剛才發生的情形說出來，黎仁超說：「看來你的腦袋受到掌風所侵，一時之間未能痊癒，留在家裏養傷，繼續服食紫金丹，直到傷勢痊癒爲止，至於肖英，她一定不服氣，大概會找霸王鷄乸同來此地跟我過招，我小心防範好了，你不必担心。」

胡公子說：「要不要請丈夫看呢？」

黎仁超說：「你的武功根底甚好，身壯力健，所傷並非嚴重，乃係肖英手下留情，只食紫金丹已經够了，紫金丹是古代名醫華陀留下來的秘方，採用王道提煉，能够把濕氣由小便排除，吃了它尿液變成金色，培元固腎，養精化氣，能醫百病，凡是耳鳴心跳，未老先衰，或者內臟變弱，機能失調，都可醫治，就算你沒有受傷，吃它也有很大幫忙，勝過燉鷄或者燉人參鹿茸吃。不過，如能每隔數日用紫金丹燉鷄，更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胡公子喜出望外，連忙滿臉笑容的道謝，黎仁超把胡公子送回家裏歇息，然後返店。他一直都担心肖英邀請高手到押店來報一箭之仇，却又不知道對方何時到來尋仇，只好嚴密戒備。

胡公子於旬日後，親往押店找他，同到茶樓喝酒細談，第一句就說：「仁叔，我不但一切復元，而且比以前更加精神，練起功更是氣定神閑。」

黎仁超說：「那是你的運氣，亦可以說碰着我隨身携帶武林中的至寶活命金丹，不必稱謝。」

胡公子攻破玉門關的故事在此結束，至於肖英如何向師傅霸王鷄乸王英英訴說，而王英英一怒之下，親往找黎仁超算賬，那是另外一回事。　（完）

兩月完俠情中篇小說

馬 騰·文
盧 令·圖

一劍挽狂瀾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樓劍，菁菁等人為了搭救圓智大師等人，商量出一個調虎離山之計，先把龍游天引開，再設法攻入地室救人，同時得知金銀帮帮主金銀重對木工機關消息精通，遂以他來對付地室複雜的機關暗鈕，準備妥當，高樓劍一行人即向鷄記賭場攻進，雙方打鬥激烈，而高樓劍在激鬥中一劍刺死嚴烈，龍遊天眼見，雙眼赤紅，怒極攻向高樓劍，高樓劍這時躍出院牆外，龍遊天等緊追不捨，另一邊凌醉，金銀重等人，破壞了地室的機關樞鈕。順利地把圓智大師等人救出，隨後帶着一衆豪雄，趕去會合高樓劍……

粉碎猻子心　瓦解一統盟

高樓劍，草頭大師，崔菁菁，祖誼，及三位丐帮護法：夏清，孟秋，司徒然等人，閃進一座樹林子中！

樹林子不大，方圓不過二十多丈，林木稀疏，但在黑暗中，人躲在其中，眞還不易看到。但你若走出，則不論從哪個方向，都會被林外人一眼見到！

這是高樓劍等人事前商量好，故意引龍游天來的，這樹林子稀疏細小，龍游天容易包圍，他們亦容易將龍游天吸引住！

林子疏細，龍游天絕不會輕易放棄擊殺高樓劍的念頭。何況，還有一個令他色心大喜，容色嬌艷的崔菁菁。

龍游天最先追到，一見高樓劍等人竄進這個在白天根本藏不住人的樹林子，不由大喜，手一揮，對隨後趕到的手下道：「散開，包圍林子！」

齊應一聲，死剩的十六個天罡刀手，及十八個地煞刀手，在八名黑道高手率領下，迅速將林子包圍起來！

袁泰站在龍游天身後側！從外面，還可看到林子裏影影綽綽的人影！

「高樓劍，乖乖地出來吧，任你有上天遁地之能，也逃不了，這裏就是你們葬身之地！除了崔姑娘一人例外。」龍游天想到得意處，不由呵呵大笑！

「老賊，狗嘴裏長不出象牙，本姑娘恨不得將你一劍揮為兩段！」崔菁菁在林中，氣恨恨地叱說。

「崔姑娘，本座可狠不下心將妳殺死，若妳答應下嫁本座，本座保妳將來一定貴為皇后！」龍游天狂妄地說。

「你這個大奸大惡的老賊，死在眼前，猶自胡說亂道！」崔菁菁眞恨不得衝出林外，一劍將這老賊刺殺！

「高樓劍，你出是不出？」龍游天有點不耐煩了！

「龍游天，有本領你進來，不出又如何？大不了放火燒林！」草頭和尚在林內左竄右走。

龍游天本來就是想用放火燒林來威脅他們，怎知被草頭和尚先說了，心頭窒了窒，一時不知說些什麼好。

袁泰趨前一步，低聲道：「總座，依屬下之見，速速解決了他們為上策，遲恐生變，總壇萬一出了事……」

一言提醒了他，心頭一懔，口裏却低聲道：「不用担憂，總壇有勾魂娘子四人留守，加上機關重重，萬無一失。」

復又大聲喝叫道：「再躲着不出，眞的要放火了，本座可沒有心情和你們捉迷藏。」

「龍游天，你就只會用這些下流卑鄙的手段，有種的，進林子決一死戰！」高樓劍在故意拖延。

「高樓劍，少來這一套，本座不會上你的當，受你激將法，若再不出，本座下令放火了！」龍游天恐嚇道。

高樓劍竄到祖誼身邊：「祖兄，咱們拖得一會是一會，實在拖不了再出去。」

祖誼點頭，向着林外喝道：「龍游天，你到底籠絡了多少武林中的門派？」

「這個，不勞動問，」龍游天喝道：「祖大俠，等你死後，在陰曹地府見到杜年，許自强，自會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殺高永？」高樓劍明知故問。

「高永這個小子，偵查到本盟不少秘密，不殺他，何以保密！」龍游天冷笑連連。

「你可知他是在下何人？」高樓劍盡量在拖延。

「當然知道！」龍游天毅然道：「他是你堂兄，若不是知道了這個關係，本座也不會在高永死後，千方百計殺死你！」

「可惜，你到現在也殺不了在下！」高樓劍揶揄道。

嘿嘿一笑，龍游天語聲冷厲道：「高樓劍，今晚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你只會吹大氣，龍游天，和尚最瞧不起你這種人！」草頭和尚在林中怪聲怪氣地說。

「再給一刻時間你們考慮，若再不出，我便放火燒林！」龍游天狠聲說。

高樓劍身邊的祖誼道：「等會出去，盡量再拖，拖到凌老前輩他們來到！」

祖誼無言點頭。

高樓劍分別竄到草頭和尚，崔菁菁身旁，將打算告訴兩人。

沉默了大約有一刻鐘，雙方都沒有出聲，只有急風掠林的沙沙簌簌聲。

「再不出來，放火燒！」龍游天下令手下幌亮了火摺子。

火光衝破黑暗，在急風中明滅幌動。

不出去是不行了，高樓劍大聲道：「出來又怎樣？難道你殺得了我？」

當先躍出林外。

草頭和尚等六人，跟着躍出，站在高樓劍左右。

八名黑道高手，見七人從林中躍出，立時指揮十六天罡，十八地煞穿林而出，將七人包圍起來！

「高樓劍，剛才你殺了嚴護法，如今本座要取你項上人頭，為嚴烈報仇！」金龍棒竟然當作長劍，「噹噹噹」一連三棒，點向高樓劍雙目，眉心。

棒到中途，倏的三棒合為一棒，速度加快，點向高樓劍咽喉。

高樓劍早知他三棒是虛招，靜立不動，直到他三棒合一，點向咽喉才動。

一動如脫兎，精光一點，迎向棒頭。

「叮」的一下輕响，劍尖點在龍游天棒頭上，跟着一沉。長劍貼着棒身，削斬龍游天握棒五指。

龍游天猛翻腕，金龍棒一反手敲落，擊向高樓劍長劍劍身，妄想一棒將長劍敲斷！

高樓劍手腕一翻，長劍從金龍棒下翻上，一劍點刺龍游天咽喉。

龍游天側頭偏身避過，棒勢不變，直落敲向高樓劍右膝。

高樓劍橫移一步，劍出如急風，十五劍一氣呵成，連環飛刺龍游天。

龍游天金龍棒反手上揚，舞起一團棒影，迎向高樓劍刺來十五劍！

剎那，兩人打作一團！

草頭和尚見袁泰站在一旁，怪笑一聲：「袁泰，你主子在搏命，你好意思站着不動，來來來，和尚領教。」

戒刀一閃，連人帶刀，撲攻向袁泰。

袁泰日月雙輪互擊，「噹」的脆响一聲，洩出幾點火花，左輪套砸草頭和尚戒刀，右輪削斬草頭和尚腰腹。

鋒銳的輪齒，在黑暗中發出森森的寒光。

怪笑着，草頭和尚筆直攻向袁泰的戒刀，倏的一彎，一刀揮斬向袁泰腰身！

同時攻向對方腰間，但草頭和尚戒刀長，而袁泰日輪短，佔了便宜，若袁泰不變招或閃避，草頭和尚戒刀將他揮為兩段，他的日輪也沾不到草頭和尚衣衫。

袁泰吃了這個啞吧虧，悶哼一聲，左手月輪一轉，迎向草頭和尚戒刀，企圖鎖拿戒刀！

草頭和尚怪笑着，戒刀一沉，身軀一伏，刀削袁泰雙腿！

袁泰雙足一頓，身形如大鵬般騰空而起，身軀盤空一折，日月輪如日如月，發出一團團寒芒，罩削向草頭和尚。

袁泰使出了他仗以成名，向不輕出的一招：「日月交輝」！

日月雙輪的寒芒，耀亮了夜空，也耀眩了草頭和尚的雙目。

草頭和尚識得厲害，身形借一伏之勢，整個人竄躍出二丈有餘，脫出了袁泰日月雙輪寒芒的範圍！

地上土翻塵揚，在夜色中看來如霧般，袁泰亦一撲落地，雙輪仍然寒芒閃爍！

地上方圓丈內，如犬牙交錯般地裂土翻！

草頭和尚要不是乘勢竄躍得快，現在身上不皮裂肉翻才怪！

草頭和尚回身望落地面，不禁神情一肅，脫口道：「好一招『日月交輝』！」

袁泰一步踏前，陰聲道：「草頭和尚，再試試袁某這一招！」

雙輪向前一送，輪齒如森森鬼牙，噬嚙草頭和尚雙肩！

草頭和尚不敢再小視袁泰，戒刀一豎，貼鼻而立，見雙輪逼攻雙肩，倏的一聲怪叫，戒刀一落，左右一幌，「鏗鏗」兩聲，將袁泰雙輪蕩開足有一尺左右。

這一刀之勁，可見草頭和尚之深厚功力！

草頭和尚一刀蕩開雙輪，刀勢一頓，

倏的平推而出，戒刀如白光一綫，當胸激刺袁泰心胸！

袁泰雙輪被左右蕩開，胸前空門大開，眼見草頭和尚當胸一刀刺到，大驚之下，腰身一折，往後仰倒，戒刀瞬即貼胸劃過，胸衣破裂！

險險的，袁泰逃過了一刀穿胸之厄。

袁泰渾身冒汗，日月輪左右交擊，鎖着草頭和尚戒刀。

「咔」的一聲，草頭和尚戒刀竟被他雙輪鎖夾住。

奮力一托，腰身一挺，袁泰竟然挺起腰身，雙輪將戒刀鎖舉起。

怎知他一心只顧鎖夾草頭和尚戒刀，冷不防被草頭和尚起一脚，蓬一聲，一脚踢在袁泰小腹上，袁泰慘叫出聲，身形離地，如斷綫風箏般，口中噴出一股血箭，飛摔出丈外，「砰」然摔跌在下。

當袁泰被踢飛時，內力已散，鎖夾不住戒刀，草頭和尚很輕易地抽回了戒刀。

八名黑道高手見袁泰被踢飛，齊聲暴喝，兩人撲救袁泰，三人撲攻草頭和尚，兩人撲攻祖誼，剩下一人，率着三十四名天罡地煞刀手，圍攻崔菁菁及三名丐幇護法。

剎那之間，各人混戰成一團。

×　×　×

凌醉帶着羣豪，急如奔馬，趕往和高樓劍等人事先約定的樹林子。

老遠就聽到打鬥聲，凌醉回頭急聲道：「各位，咱們散開，不要弄出响聲，從四面掩上去，提防被龍游天驚覺逃逸。」

羣豪迅速四下散開，身形一下消失在黑暗中。

×　×　×

高樓劍力戰龍游天，險象環生。

龍游天一振三尺七寸長的金龍棒，宛如盤空金龍，着着進逼，棒棒不離高樓劍要害。

高樓劍被龍游天逼得只好節節後退。

草頭和尚戒刀運轉如飛，怪叫連連，力戰三名黑道高手，陷於苦戰中！

祖誼穿喉插左衝右突，勢如猛虎，一連插穿挑翻了二名地煞刀手，身形一衝，想與崔菁菁會在一起，但被二名黑道高手及四名天罡刀手截住，不要命地向他狂攻，祖誼衝突了幾次，由於一時大意，被一名刀手乘虛搶進，在背上劃開一道血口！

但他神威奮發，八尺七寸長的穿喉插左右縱橫，上下揮舞，二名黑道高手，四名天罡刀手，不論如何狂攻驟擊，竟然近身不得，在丈外圍着祖誼團團轉。

崔菁菁一動手就用上殺着，未容六名天罡地煞刀手逼近，搶先發動，身形左閃右幌，長劍配合着曼妙快速的身形，劍光連閃，快速無倫，六名天罡地煞刀手，一上來就欺他是個嬌小少女，存了輕視之意，那可慘了，被崔菁菁驟發的攻勢逼得手忙脚亂，接連被崔菁菁砍翻三人，一死兩傷！

吃了虧，知道厲害，另三名刀手加了小心，一名黑道高手亦加入，四人配合起來，將崔菁菁困在中心，施展出一套威力強大的天罡地煞刀法，加上那名黑道高手從旁協助，剎那，崔菁菁被四人迫得只有全力應付，不大一會，陷入苦戰之中，全力支撐。

要知道，天罡地煞刀手，是由龍游天親手訓練，悍不畏死的一羣死士，是他建立一統盟的武力基礎，身手已達一流地步，若配合上一套天罡地煞合擊術，其威力之大，當得上所向披靡，是他爭霸武林的一套本錢。

崔菁菁之所以仍能支撐，乃是仗着她巧妙高明的身法，及精靈的劍法。

這時，那兩名欲救袁泰的黑道高手，見袁泰已氣絕身亡，也不去理他，見龍游天久戰高樓劍不下，兩人齊上，一左一右，夾攻高樓劍！

高樓劍與龍游天苦戰，已略顯下風，再加上兩名黑道高手，頓時感到壓力重重，唯有抖擻精神，全力應付。

但仍被龍游天乘他擋避兩名黑道高手的剎那，進步欺身，硬是從左側突入，金龍棒劃空擊至，力砸他右肩臂！

高樓劍劍挑橫削，逼退兩名黑道高手，冷不防龍游天一棒砸落，其時他劍勢已盡，且角度也不適合，眼見一棒若砸落，一條手臂廢定了，千鈞一髮之間，身形一個側擰，金龍棒呼的從他臂上擦過，棒頭將他的衣袖連皮，擦去了一塊。

手臂一痲，繼之劇痛，高樓劍狠下心，迅速劍交左手，身軀一伏，脚下力蹬，從環攻而至的兩名黑道高手身側游魚一樣閃竄出，身形剛出，反手一劍後刺，速度竟然不比右手慢，「噗」的一下刺進左面那名高手的後腰，寸長的劍尖從那名高手的小腹透突出。一刺即抽，毫不停頓，人亦竄出八尺過外。

那名高手，在劍刺入後腰的剎那，像被人在背上猛抽了一鞭一樣，腰身一挺，頭一低，雙目大瞪，像看怪物一樣瞪着腹上透突而出的劍尖，隨着高樓劍將長劍抽出，猛的昂頭，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小腹上鮮血噴湧，身軀亦連隨撲跌在地。

另一名黑道高手眼也不眨，身形風車般一轉，鬼頭刀閃着旋光，劈削高樓劍腦袋。

龍游天一招傷了高樓劍，正自心喜，怎知眨眼間却被他殺了一名手下，歡喜代作恨怒，怒吼一聲，一脚踢飛地上那具屍體，屍體竟然快速地射向高樓劍，龍游天則身形平飛而起，隨在那屍體之後，撲擊高樓劍！

高樓劍矮身坐馬，鬼頭刀「呼」的從頭頂閃過，一掌拍出印在那名高手左肋，由於手臂受傷，力道自然打了折扣，但仍將那名高手擊得蹬蹬蹬連退五六步，上身幌了幌，才能穩住身形，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一掌才出，一團黑忽忽的龐然大物已然迎頭飛擊到，揮掌不及，劍刺則未必阻得了，只好一側身，滾倒在地，那團黑忽忽的東西直往後飛去，蓬一聲落在地上。

那團黑忽忽的東西剛到，一棒已從那屍體下疾擊出，若高樓劍仍站着，絕對逃不過這突然、陰險的一擊。

龍游天一棒擊空，心知不妙，倏的就空一個翻滾，往後倒射。

饒是他身法甚快，應變迅速，仍被高樓劍從地上彈身而起，飛刺的一劍，將其錦袍後擺嗤的刺出一個劍洞。

身形落地，驚怒交集地瞪視着高樓劍，低吼一聲，身形疾往前衝。

高樓劍亦快速地迎上去，剎那兩人相接，但見金光白芒輝映，人影翻飛，一陣金鐵鳴响中，兩人快打快攻接了廿七招。

那名黑道高手，調息了一會後，鬼頭刀一揚，亦加入戰團，與龍游天合擊高樓劍。

情況最危殆，被十多名天罡地煞刀手佈成的天罡地煞刀陣所困。

三人背靠背，承受着刀手波翻浪湧般的冲擊。

十多名天罡地煞佈成的刀陣，一經發動，顯出了刀陣的威力。十八名刀手以摧山撼岳之勢，層迭進擊，威力越來越大，夏清等三人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三人幾次全力一擊，想突破刀陣，都被綿密剛猛的刀幕逼了回去，始終困在刀陣中心。

夏清三人，逐漸感到有點吃不消。

但仍然拚命咬牙苦撐。

×　×　×

高樓劍等人，心裏都在焦急，希望凌醉等人能够快快趕到。

時間一久，任你武功再高，也抵受不了羣攻！

他們每一個人都陷入苦戰中。

每一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受了些傷！

但離事先約定撤退的時間還不到，所以高樓劍還存着一絲希望，沒有發出撤退的命令。

他們在天地盟的羣攻下，已感到左支右絀，力不從心！

龍游天也看出高樓劍在他和一名高手的夾攻下，已感不支，心頭暗喜，金龍棒絕招連出，務求擊殺高樓劍。

高樓劍很想先將那名高手解決掉，免受牽制，但那名受傷高手接了一掌的教訓，再不敢輕易冒進，只在外面打轉，抽冷子來上一刀，一擊不中，立刻退身，令到高樓劍莫奈他何！並受到威脅。

高樓劍幾次製造機會，能一劍將他擊殺，但在最後關頭總是被龍游天及時發出一招，令他不得不歸劍封擋，功虧一簣。

不但如此，龍游天並盡量纏住高樓劍，好讓那名高手乘虛蹈隙進攻，長衣下擺，及衣袖，都被鬼頭刀斬下一截。

龍游天冷冷地笑道：「高樓劍，今次看你還能否逃得一死！」

「高公子能，你不能！」一人恍如鬼魅般人隨聲現。

隨着這人的出聲現身，黑夜中，剎那人影幢幢，閃躍連連，像從地下冒出的鬼魂般，將搏鬥的現場各人圍了起來。

高樓劍乍一聽那語聲，已知是「酒丐」凌醉，知道他們已成功將圓智大師等人救出，及時趕到，精神大振，「刷刷刷……」一連六劍，將龍游天迫退，歡聲道：「老前輩，你們終於來了！」

黑夜中，最先現身的凌老化子蓬髮亂鬚，看來有如鬼一樣可怖，一步縱到高樓劍身前，激聲道：「高公子，咱們成功了，不但救出了圓智大師，本幇幇主等人，亦救出了不少被龍游天囚禁的武林人，現在，龍游天插翅也飛不了。」

適時一聲蒼宏的語聲在夜空中响起：「停手！」

語聲在夜空中迴响，震得各人耳鼓嗡的一响，俱不由住了手。

這一聲喝，是圓智大師發出的。

龍游天在一眼見到幾拾條人影現身時，已知不妙，心裏早在打着主意，乘在場衆人被圓智大師一喝，目光集中在停止打鬥的衆人身上時，一伏身，跟着騰身而起，想騰掠入林子中。

那知他身形才起，四道閃光耀亮了夜空，交織成一片光幕，兜頭罩下，寒森森的劍氣逼得他差點窒息，身形硬被那片光幕罩逼落地。

站定身形，他的前後左右，同時出現四條人影，在夜色下，仍能看出他們的裝束，束髮道，武當七劍中的四劍！

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七劍之首，冲虛道長！

目中神光閃射，冲虛注視着長髯在夜風中飄揚的龍游天，蒼聲道：「龍施主，你還想走？貧道想不到你會是這樣的一個人！」

「龍某是個怎樣的人？」龍游天故意問。

「表面淸高淡泊，內裏大奸大惡，野心極大，荼毒武林的大魔頭！」冲虛不帶一絲火氣地說。

龍游天仰天長笑，好一會，才厲聲道：「冲虛，說得好！是個大魔頭又何妨！老夫志如鵬鳥，總好過你們這羣鴻鵠！」

復又轉頭厲聲道：「凌花子，他們可是你救出的？」

凌醉道：「不錯，還有冼伯寧，金銀重，龍游天，你完了，總壇地室已被咱們佔領，勾魂娘子等人作了階下囚，你亦是籠中鳥，一統盟將會土崩瓦解，你的野心永不會實現！」

龍游天發出幾聲悽厲笑聲，目光如餓狼，盯注在高樓劍劍上，「凭凌花子還想不出這樣的妙計將老夫引離總壇，這齣把戲可是你想出來的？」

高樓劍不答。

凌醉道：「這把戲是咱們想出來的，不過，由高公子主持這次行動！」

「又是你這小子，高樓劍，爲何你專門和老夫作對？」龍游天恨不得一棒將高樓劍砸個稀巴爛！

高樓劍沉肅道：「爲了武林，爲了天下百姓！」

「好個高樓劍，老夫非宰了你不可！否則，難消我心頭之恨！」

身形一衝，撲向高樓劍。

夜空中電閃般瀉落一條身形，袍袖在夜風中忽嚕嚕翻動，手中籐杖一横，阻住了龍游天的去路。

來者少林圓智大師是也。

這時，一部份武林人已將六名黑道高手及一統盟的天罡地煞刀手團團圍住，將他們與龍游天隔開。

草頭大師，祖誼等人，雖然身上帶傷，但仍然精神抖擻，圍住了龍游天。

崔菁菁已撲到高樓劍身邊，高樓劍一見她秀髮散亂，身上帶傷，衣裙破裂，心中一驚，關切地問：「菁菁，妳受了傷！不要緊吧？」

崔菁菁美目深注：「劍哥，不要緊，只是一點皮肉傷，你呢？」

「沒有受傷，咱們這次總算成功了！」高樓劍爲免她担心，將左臂受傷的事隱瞞了。

兩人互相緊緊握着手。

龍游天被圓智大師阻了去勢，只好停下，一雙兇光熠熠的目光，仍然注定在高樓劍身上。

他恨透了高樓劍，恨不得吃他的肉，寢他的皮，要不是他，他早已稱霸武林，進而展開他的野心，爭逐天下！

「龍施主，現在你還有何話說？」圓智大師氣定神閑地問。

龍游天目中兇光一閃，悍然道：「有！雖然事已至此，龍某被你們揭破了身份，團困在此，但，只要老夫能先離此地，老夫還可重整旗鼓！」

「龍游天，你還妄想生離此地？」准揚帮帮主岑泗海踏前一步，戟指罵道：「你這老賊，只因咱們不加入一統盟，竟然不惜用盡手段，將一衆武林同道囚禁起來，威迫利誘，嚴刑拷打，逼令咱們歸順，好遂你狠子野心之願，今天，咱們不會放過你！」

被龍游天囚禁在地室內的一干武林正義之士，齊憤然道：「龍游天，你好狠毒，咱們不會放過你！」

羣豪奮臂一呼，聲勢端的驚人，聲震夜空，久久不遏。

被團團圍困住的六名黑道高手，及天罡地煞刀手，被羣豪這一吼，嚇得臉也白了，簌簌抖個不停。

他們雖然兇殘成性，悍不畏死，但在如此豪壯的場面下，早已嚇破了胆！

龍游天雖然心驚，但表面上仍力持鎮定。他萬萬料不到自己會這樣狠狽，面對憤怒的武林羣豪。被高樓劍等人弄到如斯境地，但他仍不服輸，因爲只要他能逃過此刦，他手上還有大批人手，仍有可爲。

令他追悔的是，他不應該將最得力的兩名手下，左右供奉，帶了一批人手，遠到關外擴展勢力，連絡滿人！

雖然現在情況對他極之不利，他還是兇厲地望着冼伯寧與金銀重：「你這兩個該死的東西，竟敢背叛本座！」

冼伯寧淡淡道：「龍游天，你的手段太狠毒了，令人心寒，我雖不是好人，但仍能分辨好歹，我之背叛一統盟，是你迫出來的！」

「我要你死！」龍游天暴吼一聲，身形竟然游魚般從冲元，冲靜兩人身旁滑過，倏忽欺近冼伯寧，金龍棒一送，「喀」的插入了冼伯寧左胸！

于此可見龍游天之身手。

冼伯寧但覺眼前人影一花，左胸一痛，一口熱血嗆住喉頭，竟然叫不出聲，跟着所有知覺全失，「喔」的噴出一口鮮血，氣絕倒地。

龍游天兇威大發，金龍棒一送即收，看也不看冼伯寧，左掌一探，印向金銀重胸前！

金銀重站在冼伯寧的身旁，早被這驚人的變化驚呆了，眼見一掌印到，竟然閃避不開！

雙目露突，驚怖地看着迅速印至的一掌。

他自忖必死，索性閉上了雙目。

「蓬」然大震聲中，他以爲自己中了掌，但又毫無所覺，張開眼一看，但見龍游天被震退一步，身側一人，亦「蹬」的退了一步。

定眼細看，原來是圓智大師！

要不是圓智大師及時躍到，斜出一掌，封住了龍游天的一掌，此刻，他已是死人一個！

悶哼一聲，游龍天暴喝：「天罡地煞，動手！」同時手中棒撥打，格開冲靜，冲元左右刺到的青鋼長劍！

六個黑道高手和天罡地煞刀手都聽到了龍游天的喝令，身軀震了一震，都沒有動。

他們不是不想動，而是不敢動，因爲形勢比人强，團團圍住他們的，連丐帮弟子在內，足有五六十人，還不計一衆圍困龍游天的頂尖高手，他們若一妄動，難逃衆怒一擊，死路一條！

他們雖然悍不畏死，那要看情況，現在他們大勢已去，龍游天亦山窮水盡，衡量情勢，他們决定不動，以求不死！

在極不利於他們的情況下，他們還是怕死的！

這是人性中與生俱來的一大弱點！

只有少數大智大勇的英雄人物，才能克服這種弱點！可惜他們不是！

只是狗熊！

凌醉一見龍游天異動，早有準備，一拉祖誼，低聲道：「咱們過哪邊！」

身形一晃，閃躍到包圍天罡地煞刀手的羣豪前。

祖誼亦跟着躍到！

凌醉一聲大喝：「識時務者爲俊傑！龍游天大勢已去，難逃公道，放下兵器，不殺！」

六名黑道高手及天罡地煞刀手，聞喝一怔，猶豫着。

「還不速棄！」祖誼如雷巨喝响起，他們皆被祖誼一喝，神情一震，有幾個領教過祖誼神威的，不由自主，手一軟，「嗆啷」聲中，長刀墮地！

幾人棄刀，衆人相隨，刹那，全將兵器掉棄在地。

「好，老花子保證不會傷害你們，趙恕，將他們押過一邊。」

趙恕應了聲，帶着手下，將六名高手及天罡地煞刀手帶過一邊看管起來。一衆武當少林弟子自動協助看管！

這邊事了，那邊仍未了，龍游天像一頭瘋狗一樣，左衝右突，始終衝不出圓智大師，廣法大師，冲虛等武當四劍，楊邁武，草頭和尚，及高樓劍的圍攻！

崔菁菁在他們動手之前，早已退在一邊。

龍游天久衝不出，眼也紅了，已存了拚命之心，一杖被圓智大師逼退，霍的一轉身，剛巧面對高樓劍，正所謂仇人眼見，份外氣頂，暴吼一聲，棒在身前，一頭撲向高樓劍！

其勢兇猛，其疾如矢，有如雷霆乍發似的！

他打了如不能衝出，亦和高樓劍同歸於盡的主意！

高樓劍靜立不動，劍隱肘後，直待棒頭臨身，高樓劍才倏的橫閃二尺，避其鋒鋭。

「颼」的一聲，龍游天從高樓劍身側躍竄過，脫出了包圍！

羣雄眼見被龍游天突圍而出，同時驚呼一聲，圓智，廣法，冲虛，草頭和尚等七八條身形，分從三個方向，騰射而起，勢如天馬行空，追截龍游天！

高樓劍站在一旁，沒有動，隱在肘後的劍却不見了。

疾衝而出的龍游天，初時去勢快疾，倏的身形一頓一撲，口裏發出一聲悶叫，踣跌在地！

就在他踣跌的同時，冲虛已如一片羽毛般飄落在他身前四尺處，一劍遞出，倏的在半途凝住！

圓智，廣法，冲靜，草頭和尚等人差不多同時躍落在龍游天周圍，形成包圍之勢。

圓智躍落，一眼見冲虛劍出半途凝頓，不由急聲道：「道兄，怎麼了？」

同時揚杖欲擊。

冲虛道：「他已死了！」

圓智驚訝地隨着他的目光落在撲伏在地，動也不動的龍游天身上，見到龍游天左腰一截劍柄露出，右腰一截劍尖透突，劍尖上紫黑一片，是血漬。

龍游天竟被一枝長劍從左腰刺入，右腰透出，擊殺身亡！

這時，各人也看到了，不由都驚訝地看着地上龍游天的屍身，弄不清是誰殺了他。

由於是在黑夜，看不大清楚，而龍游天的身形又快，誰也估不到是高樓劍出的手。

高樓劍緩步走上前，彎腰從龍游天腰上抽回長劍，衆人才看清楚高樓劍是空着手的，抽出的長劍，正是他的！

衆人才恍然大悟，龍游天被高樓劍所殺！

圓智大師忍不住道：「高公子，老衲怎麼看不到你出手？」

高樓劍微笑道：「因爲我是在龍游天從我身旁衝過的刹那，乘他們終於突圍而出，心內狂喜，警覺放鬆的一霎間，劍隱在肘後，反手刺入他的腰間的！那刹那實在太快了，各位當然看不到，就是在下，也沒有把握將他刺中！」

「高公子果然計智過人！」冲虛佩服道：「像龍游天這樣的絕頂高手，要拚殺他，談何容易，要不是高公子計誘他，只怕很難殺得了他！」

吐了口長氣，高樓劍道：「各位，元兇已除，剩下來的善後事宜，有勞各位前輩了！」

圓智訝問：「怎麼？你這麼快就要走了？」

高樓劍一手拉住來到他身旁的崔菁菁，笑着說道：「在下爲了一統盟之事，這些日子來弄得筋疲力盡，在下要回倚劍樓料理一些私事，大師，道長，有空，在下會到少林、武當和兩位喝酒下棋！在下告辭了！」

冲虛道：「高公子，那你走吧，貧道與大師及一衆武林同道自會善後！」

草頭和尚一把拉住高樓劍，怪聲怪氣叫道：「高公子，撇下和尚就走？這麼不够交情？和尚跟定了你，到倚劍樓喝他個痛快！」

這時，被囚在地室中的武林羣豪，才知道他就是武林中傳聞已久，大名鼎鼎的倚劍樓主高樓劍。

羣豪個個興奮莫名，衆人紛紛蜂擁上前，都要見識一下這位心儀已久的年青俠客。

場面熱鬧而感人。

高樓劍一一和羣豪見過面，謙遜客氣一番，終於要走了。

天邊亦吐出一絲曙光。

高樓劍上前執住祖誼的手，朗聲道：「祖兄，在下告辭了，歡迎你隨時來倚劍樓！」

祖誼激動地道：「高公子，崔姑娘，在下一定會去拜訪你們！」

凌醉上前解下葫蘆，慨然說道：「高公子，老花子與你相識一場，無以爲敬，來，來，喝上兩口，就當老花子的一點心意。」

高樓劍連忙抱拳，說道：「恭敬不如從命！」

接過葫蘆，拔開葫塞，就口喝了三大口！

隨手遞給崔菁菁，崔菁菁也喝了三大口。

草頭和尚怪叫道：「老花子，怎麼不給和尚喝！」

從崔菁菁手中接着葫蘆，「骨嘟嘟」喝了個不亦樂乎。

羣豪都被草頭和尚的怪相引得歡笑起來。

長夜已盡，曙色再現，又是一天的開始。

別過羣豪，高樓劍與崔菁菁兩人，迎着曙光，奔躍而去。

× × ×

龍游天一死，一統盟可說解體。但一統盟散在各地的人手，還要加以清除追查，不然，被一些有野心的人加以利用，仍會爲害江湖。

這是一件麻煩的事。

因爲他們都不知道一統盟分佈在各地人手的身份。

好在，他們在一統盟地室內，搜到一本名册，名册內詳列一統盟分佈在各地的人手的身份姓名及加入一統盟的各帮會門派，山賊水寇，黑白兩道人物。

有了這本名册，他們就可以按圖索驥，到各地去說服那些帮會門派，退出一統盟，對於那些作惡多端，不肯悔改的，决定清除！

圓智，冲虛，凌醉，楊邁武，祖誼等一衆羣豪，一經議決，立即將人手分成幾撥，分頭到各地進行。同時，將龍游天及一統盟的陰謀野心，公諸武林，使天下武林有所警惕。

他們立刻展開了這項行動。

× × ×

高樓劍雖然沒有參與這項行動，但，武林中人，都對他景仰萬分，倚劍樓，高樓劍的大名，傳遍了江湖。

——完——

指壓自療法

上肢的指壓法

蔡大夫・文

（姿勢）
受方仰臥；指壓者面向受方左腿窩部正座（跪座）（如第1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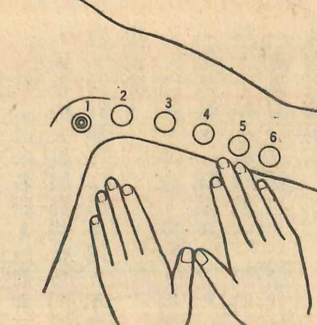
第1圖

第2圖

（第一操作）
重疊着雙手母指在左腋窩部，1點各三次地強壓（如第2、3圖）。

（第二操作）
自腋窩部，由上臂內側，到肘關節6點各三次地加壓（如第4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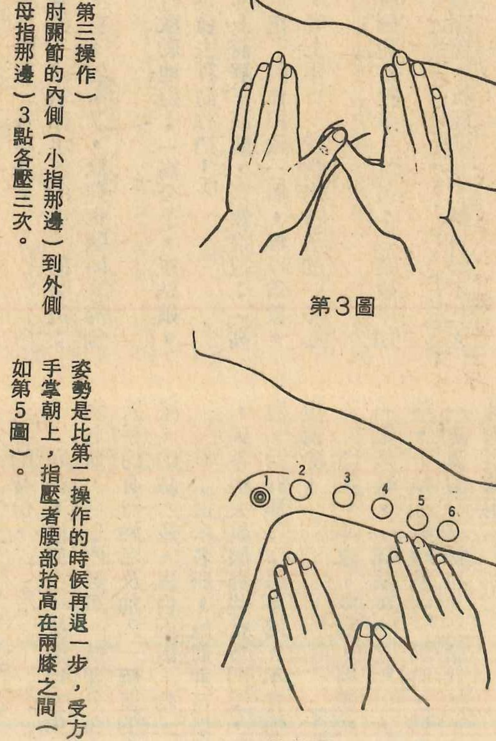
第3圖



第4圖

（第三操作）
從肘關節的內側（小指那邊）到外側（母指那邊）3點各壓三次。

姿勢是比第二操作的時候再退一步，受方手掌朝上，指壓者腰部抬高在兩膝之間（如第5圖）。



第5圖

（第四操作）
雙手的母指開成八字型（如第5圖）。姿勢和第三操作相同。
A、從肘關節小指這邊的1點位到手腕8點位一次。
B、從肘關節上中線2點位到手腕8點位一次。
C、從肘關節母指那邊的3點位到手腕8點位一次。
以上，請參照第5、6圖。

第6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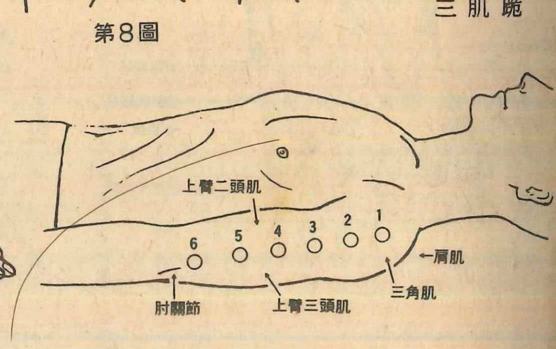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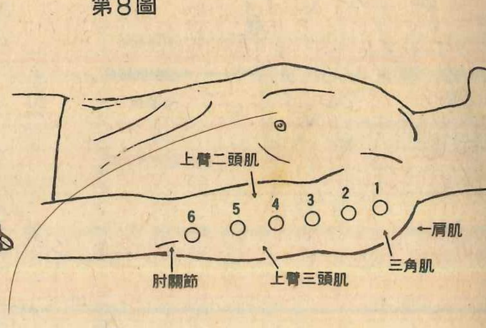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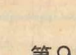
（第五操作）
指壓者坐在受方的右肩上端，跪着膝蓋，豎着腰，右手併齊四指插入受方的肩部和枕頭間，左手四指則放入腋窩部。然後，在受方的三角胸肌的附根部從鎖骨部往腋下重疊雙手母指3個點各壓三次（如第7、8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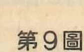
第7圖

（第六操作）
指壓者面對着受方的上臂外側跪着。接着併齊雙手母指從三角肌的中央部到肘關節的6點各壓三次（如第9圖）。



第8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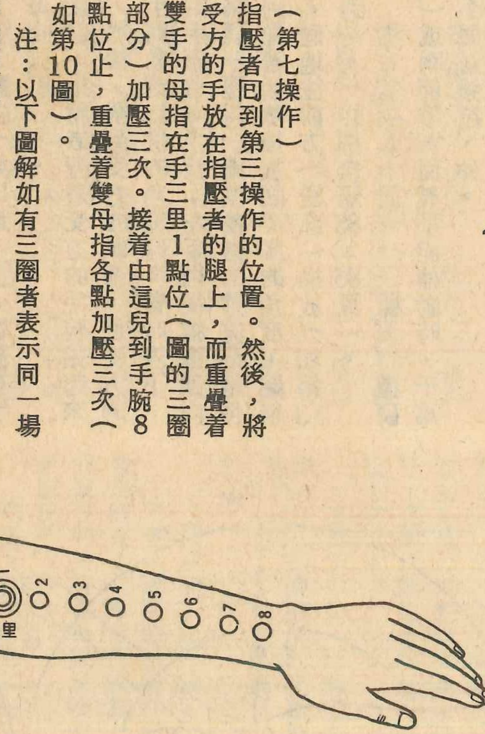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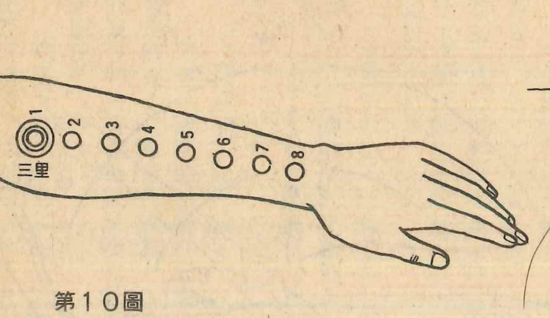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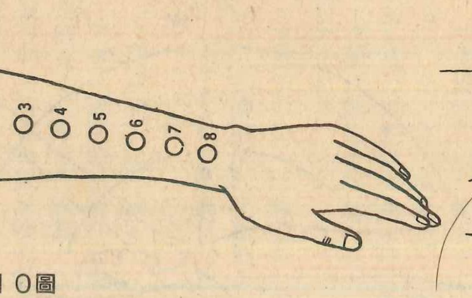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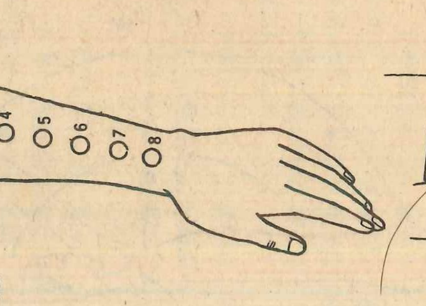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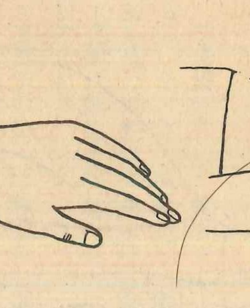






第9圖

（第七操作）
指壓者回到第三操作的位置。然後，將受方的手放在指壓者的腿上，而重疊着雙手的母指在手三里1點位（圖的三圈部分）加壓三次。接着由這兒到手腕8點位止，重疊着雙母指各點加壓三次（如第10圖）。

注：以下圖解如有三圈者表示同一場所壓三次。

第10圖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朱翠在一處海崖石洞前由單老人傳授劍法，練畢，單老人先自離去，朱翠興緻未盡，獨自留在石洞再練一會，忽然，她發現海面上飄浮着不少的船隻，似是操練什麼陣法，朱翠覺得奇妙，決定留下來仔細觀察，却在此時被兩名漢子發現，朱翠只得狠心殺了對方，誰知劉嫂此時也在此地出現，朱翠考慮自己處境危險，不殺劉嫂，則她一家人將生命危殆，但劉嫂豈是弱者，雙方鬥得激烈，最後朱翠已顯敗象，正危險之際，單老人適時出現，劉嫂一見此怪人到來，頓時嚇得打了個冷顫……

孤身乘扁舟　直趁不樂島

原來劉嫂娘家姓區，這個稱呼也只有在老島主在時，才這麼稱呼過她，那已經是幾十年以前的事了，對方這個怪人竟然一開口就叫出了她娘家的姓，焉能不令她大吃一驚？

「你……到底是誰？……你怎知道我姓區？」

雨下得很大，幾乎迷住了她的眼睛，她用力的眨動着，一面還保持着警覺，生怕對方會猝然向自己出手？

「我知道的比妳想的還多……哼哼……」單老人那張醜臉現出了一片淒涼：「妳再想想看……妳眞的不認識我了？」

劉嫂道：「我……」

閃電再亮，她待機仔細的打量了一下對方那張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臉，確信自己沒有見過！

心裏一陣子害怕，想到即將可能所發生的一切，劉嫂一咬牙，霍地向前一欺，分開一隻緊握着籐杖的右手，猝然以中食二指，向着對方眼睛上力挖了過去！

單老人鼻子裏一聲冷笑，那顆高昂的大頭，只是順勢一轉，劉嫂的那隻手已經走了個空招！

——隨着單老人向後一迻的姿式，劉嫂一個倒栽葱向後摔了出去！

——所倖她輕功極佳，身子栽空一個倒折，飄出丈許以外，總算沒有摔倒地上就是了。

「翠姑娘，妳給我守着『巽』門，不要讓她走了！」——單老人嘴裏說着，身子一轉，倏地躍身而起！

他蜂然失去了雙足，可是並不碍他人立！

朱翠在單老人出聲關照的同時，立刻把身形騰起，落向像是眼前唯一的一條出路！

原來單老人平素教她練功，名目繁多，陣法也在其中，是以單老人一經報出，朱翠即能立刻站在正確位置！

劉嫂這才忽然覺出了不妙！

嘴裏一聲長嘯，她陡然間騰身而起，待向朱翠站身處撲去！

她的身勢雖說是够快的了，無奈單老人的身法却是較她更快，人影乍閃，已攔在了劉嫂眼前，隨着單老人遞出的勢掌，一股極爲罡烈的風力，直向劉嫂迎面劈過來！

劉嫂橫掌以架，竟是慢了一步，只覺得心頭一熱，身子向後打了一個踉蹌，才拿樁站住，只覺得嘴裏陣陣發甜，心知不好，慌不迭閉住了呼息，這一口血才算是沒有噴出來！

直到這一刹，她感覺到生命受到了威脅，打心眼兒裏昇起了恐怖！

「你……到底是誰？爲什麼跟我過不去？」

「妳眞的不認得我了？」

單老人那張醜臉這一刹看上去簡直就像是個鬼：「妳再想想看，區氏，那一夜我被你們夫婦處斬雙足時的情景！妳豈能會忘記？」

嘴裏說着，單老人由不住嘿嘿有聲的怪笑了起來！那張臉益加的顯現出無比猙獰神態——

上肢的肌肉

（第八操作）

在手背，從母指那邊往小指那邊共有四部位各3點，在這共12點上各壓一次。開始的前兩個部位（共6點）用左母指；後兩部位（共六點）由右母指壓（如第11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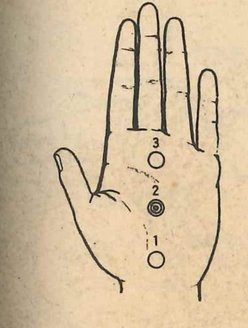
（第九操作）

母指背部由根處到指尖3點各壓一次。母指內外側同時3點各壓一次。食指起到小指各有4點，加上內外側各4點（共48點）各壓一次（如第11圖）。母指、食指、中指用左手；無名指，小指用右手壓。

（第十操作）

讓受方放開手掌，如圖的1～3，3點各壓三次（第12圖）。

第11圖



第12圖

（第十一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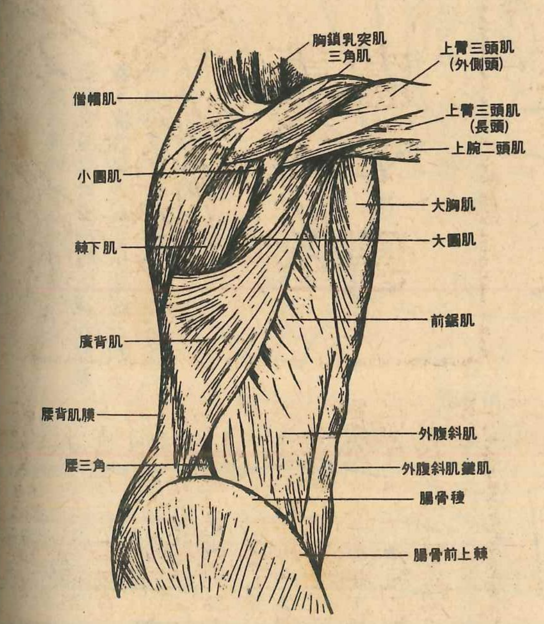
手掌2點位（第12圖）上，重疊雙手母指強壓三次。

接着，指壓者握着受方的手腕站起來，然後，繞到受方的頭部，使受方的手轉動到45度的角度時，暫時停下，右手握着其手腕；左手則從腋窩部向胳臂一邊捋一邊讓受方的臂充分地伸到身邊，然後放回90度的角度，嗣後，碰地往前方（腿部）推放（如第13圖）。（詳細參照85、86頁）。

注：當「五十肩」（一種肩膀僵硬）或關節障害而臂不能伸動時，千萬不要勉強拉、伸。

第13圖

體幹肌（右側面）



劉嫂一剎間臉色猝變，嘴裏「啊——」了一聲！

如非對方提起，她眞的是記不得這件事了，然而經對方一提，這件事却又像發生在昨天一樣的淸晰。

一剎間，她就像是遇見了鬼也似的——身子一連向後面倒退了四五步！

「你是單……大爺？……不不……你不是……當然你不會是……」

「妳到底記起來了。」

單老人一步步的向前面逼進着——

劉嫂這才忽然注意到他那少了一脚雙的兩腿，禁不住爲之打了一個哆嗦！

「單……大爺……你怎麼還會活着……不可能，太不可能了……」

「嘿嘿……天下事實在很難說，是不是？」

「單……大爺……」

單老人仰天一笑——那只是淒凉的一種自嘲！

「想不到吧？」單老人聲音裏透着無比的淒凉：「閻王不傳，小鬼不抓，幾十年以後，我這個老怪物竟然還能邀天之幸，活着回來，區氏……這筆老賬妳倒說說看，我們該怎麼個算法？」

劉嫂幾經細認之下，終於證實了對方眞實的身份！給她的感覺，眞比遇見了鬼還要恐怖十分！

「不——」劉嫂一面後退着：「單大爺！這件事你老可找不着我……我們夫婦只不過是聽命行事罷了……」

「妳是說高立？」

「是……當然……」劉嫂口齒交戰的道：「你老是明白人……我們低下人可不敢亂攀主子……」

單老人那張醜臉上綻出了苦澀的笑！

「我當然知道，那些心懷不正的人，一個個都將會受到報應的，即使不死在我手裏，別人也放不過他的！就像宮老三一樣！」

劉嫂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情，可是在她一旦確知了對方身份之後，眞是打心眼兒裏害怕。

「單大爺……」劉嫂强自由臉上擠着笑：「你老回來了，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過去的事想必三位島主也都不會記掛心裏……你老也該好好在島上納納福了！」

「妳的話大概說的差不多了！」單老人冷冷的說道：「還有什麼最後要說的沒有？」

劉嫂焉能會聽不明白他話中之意？一時臉色大變！

「單大爺，你老手下開恩！」

一面說劉嫂雙手托杖，雙眼頻頻四下顧盼！

「妳跑不了的！」單老人吶吶道：「這裏的地形，我大概比妳還熟！」

停了一下，他才又接下去道：「我知道妳和妳丈夫手底下功夫都不弱，妳雖然咀裏討饒，心裏未必眞的就服氣，妳的心我是知道的！」

劉嫂節節向後退着，忽然感覺到身後已無退路，敢情已到了一座石崖的壁頭！

她看了一下，狠狠地咬着牙，冷笑道：「看來求你也沒有用，單老大，你就接傢伙吧！」

說到「接傢伙」劉嫂陡地向前縱身過來，手上的龍頭杖施了一招「橫掃千軍」，直向單老人身上捲過去！

這一杖帶起的風力極大！

單老人當然有備在先，呼！地騰身而起！

眞個稱得上迅若飛鷹！

劉嫂一杖掃空之下，單老人身勢已來到了她頭頂之上，其勢之快，簡直出乎意外！

起身空中的單老人，陡地一個下栽，成了頭下脚上之勢，却以右手五指，反向劉嫂當頭直抓下來！

手掌未至，先已傳過來大股的力道！

劉嫂也非易與之輩，咀裏怪叫一聲，右手杖勢硬生生的向後一收，緊接着用「醉點斜陽」的一招，這根龍頭杖有如出穴之蛇，反認着單老人小腹之上點去！

單老人在空中啞笑一聲，忽地打了個滾兒。

劉嫂只覺得手上籐杖一沉，敢情空中人杖竟然纏在了一團。

劉嫂心裏一急，施出全力，一杖直向崖壁上揮去，——「叭喳！」一聲，這一杖實實的打在了崖壁之上！

由於力道過猛，打碎了大片靑石，紛紛向四面濺落下來，只是先時攀附在杖上的那個人，却是絲毫也沒有受到損傷！——就在杖壁交接的一剎，空中的單老人已脫杖而下，鬼魅也似的現身眼前！

方才這一杖由於力道過猛，打碎了半壁石崖，却也使得劉嫂那隻膀臂有點發麻，——尤其是反彈起來的杖勢，幾乎使得她站身不住，像是要倒了下去！

單老人的身子恰恰在這時來到！

隨着單老人前進的身勢，劉嫂只覺得左半邊身子一陣奇痛砭骨，已吃對方五指緊緊抓住！

——緊接着單老人一聲狂呼，劉嫂的身子球也似的已被掄起當空！

眼看着劉嫂被掄起來的身子，足足飛起了五六丈高下，連人帶杖一逕的直向着萬丈深淵跌落下去！

閃電頻頻，雷聲隆隆！

雨勢如注，引發得三數股山洪不同的由高處傾落下來，其音轟隆，有如萬馬奔騰！對於旁觀的朱翠來說，這一剎反倒使她感覺到無比的寧靜——那一塊一直壓迫在內心的千斤大石總算鬆了下來！

單老人及時的出現，總算又爲她解救了一時之危，自然劉嫂的死，不啻又削弱了不樂島一份既有的實力，却是値得歡欣鼓舞之事！

× × ×

那是一葉小小扁舟。

白帆，單桅！

行走在如此浩瀚的大海裏，看起來的確很危險，只要有一個大浪打過來，保不住是會船底朝天！

然而它似乎並沒有遭遇過這種所謂的不幸！

已經整整四天了。

但是看起來，它仍然並沒有停泊的意思！

海無顏盤膝坐在船頭上！

舵是早已經就固定好了的，他甚至於無須動槳，就能讓徵徵海風，把他載送到他預備要去的地方！——不樂島！

像是老僧入定的神態，盤着兩隻腿！

面前生着一個小小的炭火爐子，爐子上架着一層鐵絲網，網子上烤着兩條魚！

滋滋聲裏，魚香四溢！

天似乎才亮了不久，東方還不曾日出，濃重的霧色堆集着，一波方失，一波又來。

久走海洋的人，叫這種霧是「半空兒」，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也許霧來時瀰天蓋海，有如置身天空，上下不着邊兒，就取了這麼個名字！

水面上不時响起劈拍聲，那是飛魚出水的聲音——映着天光，這些魚就像是水面的流星，橫竄豎縱，看得人眼花繚亂！

魚是盲目的，落在船板上就擱了淺，很短的時候已集得滿處都是——

海無顏的魚，就是這麼來的！

這一次去不樂島，他是存着必勝之心，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他爲自己許下了一個願，如果不能戰勝高立；風來儀，摧毀不樂島，那麼自己也就不必再活着回來了，乾脆死了算了。

明人不作暗事，就這樣，他一個人一口劍，光明磊落的駕着小船來了。

× × ×

日出時分！

海天之間，拉出了一條燦爛的金綫！魚羣的撥剌，稱得上是此一時刻美妙的絕景！

海無顏緩緩站起來活動了一下，那雙眸子却已被視綫之內的一片陸地所吸引住了！

他知道——那就是所謂的「不樂島」了。

以目前的這種船速，大概再有兩個時辰差不多應該可以到了。

打量了前方，他又微微側過了身子來，向着後側方里許之外的那艘漁船看了一眼！

說來奇怪，海無顏行船之始就已經看見了這條船，那時間這條船是在前面，海無顏跟在後面，後來海無顏超過了它，彼此距離越拉越遠，差不多有整整一天沒有它的踪影，但現在却發現它奇妙的又在後面了。

那是一艘高桅的大船，但是船上的人很少，落入海無顏視綫的只有母子二人。一個頭戴護額的老婆婆，另一個瘦高身材，身着靑布衣褲的靑年！

在兩船相交平行之時，他們雙方都在奇怪的互相注視——也就是在那一剎，海無顏由他們面貌的酷似程度來推測，才斷定出他們是母子的身份！

汪洋大海裏，出現一艘像海無顏這樣的小小扁舟，確是令人奇怪，是以船上的那對母子，好生注意的打量海無顏！却不曾注意到海無顏也伺機好好的打量了他們一番！

首先，海無顏注意到，那艘漁船上雖然晒着有魚網，但是那面網看上去却是新的。

不但是新的，而且是乾的！

記得一天以前海無顏注意到這條船時，那面網就晒在那裏，現在那面網依然還在那裏，甚至於動也不曾動過一下！

其次，母子二人雖然相貌樸實，身着粗布衣褲，但是較之一般漁民的破衣爛衫却是大有不同，尤其是那個靑年的臉皮雙手，看上去白淨淨的，一點也不像是幹粗活兒的人！就由這兩點來判斷，海無顏即可以斷定對方母子二人絕非是水上生活的那一種人！

原先，海無顏倒也不在意，誠所謂事不關己，即使對方母子老少二人身世離奇，又與自己何干？然而現在越來越接近不樂島領域之時，這艘船的出現就不得不令海無顏感到驚異與奇怪了！

海無顏心中起疑，單手壓舵，小船緩緩的放慢了。

身後的漁船在那個老婆婆操持之下加快了速度，由後面操上來，繞了半個圈子，却向另一邊馳離開去！

海無顏微微一笑，也就不再多想！

這艘漁船誠然是透着有些古怪，然而既不相犯，也就不必多事！

這一帶海面多凸出石峯，如果不小心駕舟，一不留神很容易就撞上去，那時候情形可就奇慘。

海無顏雖有驚人武功，也不敢掉以輕心。

當他繞過了這片水面石峯區域，還不及放眼當前的當兒，已爲迎面兩側而來的兩艘快舟夾在了正中。

那是一雙船頭包着鐵皮的短尾快船，桅桿上除了帆以外，還飄着一面奇怪的旗子。

像是其它展示「不樂島」的特徵一樣，這面三角形的紅色旗子上，繡着一頭黑色的梟鳥標誌！

海無顏只向着那面旗子上看了一眼，已可斷定來船是屬於那裏的了。

其實這一切早已在他預料之中，因此這兩艘快船的忽然出現，並不能引起他的詫異與驚慌！

兩艘快船原是棲息在那些凸出水面的怪異石峯之後，如不是突然的現出船身，任何人也難以事先發覺！如是，只要由眼前這條水道通行，便萬萬不能避免被狙擊阻攔於眼前的惡運！

海無顏所乘坐的這艘小船，終於被迫停住——他反倒好整以暇的盤膝坐定。

膝上壓放着一口長劍，他有足够的信心等待着對方的挑戰！

兩艘快舟上，每一邊都站着兩個人。

四個人淸一色的黑油綢子水靠，手上各人持着一些「分水魚鱗刀」，由他們衣着以及所持有的兵刃上即可知道，四個人俱非一流身手人物，却是精於水功，多半是巡海隊上的人物！

海無顏左右打量着對方，見四個人分別站在快舟的兩舷地位，成爲一個四角之勢，却把海無顏嵌在正中！

就在兩條船同時停住的一剎，却由右面快船之內閃出了一個漢子來！

這人身材瘦小，一頭紅髮，身上穿着一襲大紅油綢子水衣靠！生得猴頭猴腦，一副精怪模樣！

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海無顏的突然出現，當然顯示出他是非同小可的人物！是以不樂島的人，一上來就不敢

對他掉以絲毫輕心！

眼前這個活似乾猴子的人，老遠的向着海無顏抱了一下拳道：「這位朋友你是上那裏去？此路不通——對不起勞駕你掉個頭吧！」

海無顏冷冷一笑，沒有說話！

這人眨了一下眼，由於面對朝陽，刺目難開，是以他手搭涼篷，好好的向着海無顏注視了一陣！

也許是海無顏膝上的那一口劍，引發了他的警惕！

嘻嘻笑了一聲，這人打着一口怪異的口音道：「朋友你可聽見了？快掉頭吧，要不然可就怨不得兄弟我手下無情了！」

海無顏一笑道：「我是來拜訪貴島三位島主的——你們可是不樂島的人？」

紅髮漢子怔了一下，抱拳道：「不錯，朋友你貴姓，大名是——？」

「海無顏！你可聽過這個名字？」

「哦——」紅髮漢子頓時臉上一驚！

這兩天全島幾乎都在談一個姓「海」的人，上面也有話傳下來，加强海巡，如果發現了姓海的，要在對方登陸之前，盡全力將其格殺於海面上！

有了這番原因，紅髮漢子焉能不爲之大吃了一驚！

哈哈大笑了一聲，他連連抱拳道：「原來足下就是海無顏，久仰久仰——」

一面說即見他足下通通通！一連在船板上頓了三下！

這是久已熟悉的暗號！

就在紅髮漢子三聲足頓之後，自其後艙船尾處，「唏哩哩！」一連射出了兩支響箭！

兩枚箭矢，雖是同時自後艙射出，却分向兩個不同地方射到。

紅髮漢子眼看消息已傳，也就不再客套！

只見他臉色一沉，大聲道：「姓海的，你要去不樂島參見三位島主也不難，只看你怎麼能上得了岸？」

一面說，這個活像大馬猴的紅髮漢子，身子向下一矮，雙手後揹，已把背後一對分水峨嵋刺取到了手上！

——然而，雖然現出了這番架式，他自己仍然並不急於出手，咀裏叱了一聲「上！」

站立在船頭的兩名漢子，早已躍躍欲試，聽得頭兒一叫，幾乎同時竄身越起，分向海無顏所乘小船船頭兩側落身下去！

這一剎間動作，稱得上奇快！

端坐在小船船頭的海無顏，其時動作更快！

就在兩名黑衣殺手雙雙落足於船頭的一剎，海無顏的長劍已經陡地脫鞘而出！

這一招堪稱劍術奇招！

劍光若虹，匹鍊也似的閃出了一道銀光，隨着海無顏拉開的手勢，在空中劃出了一個「乙」字！

那眞是快到了極點！

劍勢一出即收——「鏘！」一聲，落回鞘內！

兩名黑衣殺手來的快去的也快！

這個「去」是「去而不返」的意思！

隨着海無顏奇快的出手之下，兩個人咽喉部位，先是現出了一道紅綫，緊接着怒血狂噴而出！

可憐二人根本還來不及出刀，身子還沒有站穩，雙雙已喪生在海無顏快劍之下，足下一軟，「撲通！」兩聲，跌落于海水之中！

海浪微湧，遂即吞噬了二人。

不過舉手之間，連喪二命！

這番情景看在那個紅髮漢子的眼中，焉能不爲之驚心動魄！——登時就呆在了船上！

海面上一連傳來了幾聲「雲板」聲！

這種用來傳遞音訊的雲板，正與一般廟宇所用相同，海面無遮離之物，聽來尤其清晰！

紅髮漢子聞聲注視，即見數艘快舟，分由各處，正向這邊集中過來！

——這個發現，由不住使得他精神爲之一振！

當下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你厲害，咱們水底下收拾你，上！」

剩下的兩名快刀殺手，眼看着同伴才一過去，連東南西北都沒有分清楚，已雙雙了賬，生怕再履前塵，還好這一次却是命令他們由水裏進攻，倒是正合了他們心意！

這時聽得頭兒一聲令下，雙雙縱身空中，在空中一個快速殺腰，頭下脚上，直向水中扎了下去！

就在這一剎，端坐對方小船上的海無顏，忽然向空中探了一下手！

現場幾乎沒有一個人看清楚是怎麼回事！

也只有海無顏自己才看見——晴空之下，有兩縷細若游絲的銀光閃了一閃！

——緊接着兩名殺手已相繼落水，論及他們縱身入水的姿態却是够美的！

水面上不過微微揚起了兩片浪化，像是兩條大魚似的，雙雙深入水中！

下去是下去了，可就是沒有再看見他們出來！

半天都沒有出來。

也許永遠都不會再出來了。

小船上的海無顏，除了剛才在他們縱身而起時抬了一下手，直到現在爲止，就不再看見他有任何動作。

當然，他早已經注意到更多由遠而近的來船——甚至於他更注意到，身後那一艘幾經出現又消失的漁船又出現了，更怪的是船上對時母子，竟然對於當前雙方的門毆視而不見，居然就在這片海面上撒網打起魚來了。

海無顏當然知道其中有詐，只是在事情未經發展之前，他寧願不作猜測罷了！

把這一切都看在眼中之後，他依然呆持着從容不迫的神態——仍然如同老憎入定的那般模樣，一動也不動的坐在船板之上，把主動挑戰的權力讓與對方！

…………

對方船上的那個乾瘦紅髮漢子無論如何也沉不住氣了，一雙發紅的眼睛頻頻在附近水面上搜索着，可就是看不見下去的人上來——這可是一件玄事兒！

海無顏終于開口道：「要來你自己來吧，他們兩個大概是上不來了！」

紅髮漢子姓卓名英，人稱「赤髮太歲」，原也是黑道上的人物，自入不樂島後，被分派在水管事「闊海銀龍」李銀川手下充當一名令主。

——此人身手不弱，輕功水功俱佳，以其過去在黑道上的身份與資歷，較諸李銀川幾乎不相上下，而李銀川如今却高居其上，心裏早已不服，此刻海無顏的忽然來到，直覺的令他感覺就是他立大功的機會來了，尤其是大批後援來到之前，總希望要表現點什麼！

當然，表現歸表現，命還是要緊，尤其是四名手下相繼畢命，更令他大生警惕，看看救兵已近，雙手已能清楚看見！

卓英心忖着再不出手，可就沒有機會了！

當下冷笑一聲，有意放大了聲音道：「大胆狂徒，你家卓爺這就親自來會你一陣，又當如何？」

話聲方住，即見對方的海無顏右手輕輕抬起，一指彎勁輕輕一彈，一綫銀光直襲過來！

這一次由於動作明顯，卓英又在注意之中，是以略有所見，當下慌不迭向側面一擰身，施了一式「金鷹展翅」的架式，憑其傑出的輕功，竟然向水面上落去！

——卓英原打算在人前顯露一下他的輕功，要說到他這身輕功雖說不弱，可是距離「渡水踏波」境界還遠得很，勉强提氣借着水面之物，落足一次再行縱起這份能耐，他倒是有的！

原來這裏常是不樂島舟船停聚之處，水面上不時有雜物飄浮。

眼前正有一個酒甕飄在船邊，卓英眼尖，早已窺見，正好用來墊足！

那裏想到他看見了人家也看見了。

就在他身形方自縱起，耳聽得「波！」地一聲，那個飄在水面上的空瓷甕，竟然好生生地忽然爲之破碎，遂即下沉。

——這麼一來卓英的希望可就落空了，再想換勢那裏還來得及，只聽見「撲通！」一聲，已自墜入水中！

好在他精通水性，既然落水乾脆就在水裏面施展手法也是一樣！

「嘩啦！」一聲，卓英又自水裏面探出了頭來！

對於小船上的海無顏可眞是怕到了極點，也恨到了極點，眼看着一干同僚俱已來到，自己失足落水，這個臉可是丢得不輕。

這個卓英一心想着要人前逞强，却沒有想想對方是何等厲害人物。這時身子一經由水面上現出，足下用力一踹，唰！地在水面上繞了半個圈子，却已來到了海無顏所乘坐小船左翼！

「好小子，你接着我的吧！」

話聲出口，這個卓英陡地身子一拱，全身已潛入水中！他身子入水一剎，也正是海無顏縱起的同時。

像是一隻巨大的海鳥——海無顏身子陡地自所乘坐的小船上掠空而起！起落之間，極其輕快——「呼！」地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已落身在卓英原先所乘坐的那艘快舟之上！

——他這裏方自落下來，那一邊只聽見「嘩啦！」的一聲，整個小船已翻倒水裏！

卓英倒是沒有想到這麼容易就把小船給弄翻了，心裏大是振奮兀自按舟顧盼！

却聽得一聲冷笑傳自彼處——卓英尋聲望去，這才發覺到敵人敢情已來到了自己快舟之上！當時只覺得頭上轟的一聲，可就作聲不得了。

眼前衆舟雲集而至，却已是輪不着他出手了！

…………

那是八艘快舟，分作兩個方向同時馳近現場！

左邊是巡海第八小隊，右邊是第九小隊，尚有一艘高篷白色大船正在馳近之中，各船上噹噹！響起的雲板之聲連成一氣，給靜悄悄的海面上帶起了一片混囂！

巡海第八小隊的令主姓秦名大力，第九小隊令主是侯騰，二人得到訊息之後，火速趕來，另外那艘尚在途中的白色大船之中，尚不知裏面所乘坐的是什麼人物！

八艘快船齊集在眼前這片地方，再加上先前二舟，這片海面上頓時顯得十分擁擠！

第八隊的令主秦大力，看來確是名符其實，身高七尺，膀大腰圓，大黑臉上生滿了鬍子，敞開的胸膛上一片茸茸黑毛，手裏拿着的兵刃，也是十分罕見，敢情是一個「獨脚銅人」！

和他比較起來，第九隊的侯騰，就顯得越發的矮小了——

他二人所乘坐的兩艘快舟，分別自兩翼向着海無顏襲近——想是二人率部來到，不見敵踪，俱都感到十分納罕，不時的左顧右盼！

有人高呼道：「卓令主在水裏呢！」

話聲出口，果見卓英嘩啦一聲，由水裏探出頭來！

當着兩位同僚及衆家兄弟面前，他仍要稱能好勝，顯露他不凡的水功，只見他雙足連連踩動，氣貫五中，整個上半身子俱都現出了水面，一面手指向海無顏所乘之快舟。

「這小子在這裏，我已把他的船給毁了，他跑不了！」

秦、侯二人這才看見了對方敢情是獨自一個人，大刺刺的正坐在前艙一張太師椅上。那快艇原是卓英的座舟，不知怎地，竟然換上了主子！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秦侯等衆人目光齊向海無顏集中之時，一個光赤着上身的漢子，陡地自海無顏身後出現。

這漢子敢情在海無顏身後早已埋伏多時，一直不敢出手，這時大概眼見着自己這邊後援已至，才敢大了胆子，陡地自海無顏身後躍出，手裏一對尺許來長的七首，一上一下照着海無顏身後猛扎了過去！

這一手是在眼前各人，衆目睽睽下施出的。

由於事出突然，所有目睹者看到這裏，俱都情不自禁的大聲呼叫了起來！

眼看着這一雙明幌幌尖刀，幾乎已經扎在了海無顏背上的一剎，海無顏身子霍地一個倒轉，險象萬端裏，幾乎與對方那個人成了臉照臉之勢。

尤其奇怪的是，大夥這麼多雙眼睛，竟然沒一個看清楚這雙刀是怎麼到了對方手裏去的！

那眞是十分巧妙之事。（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五嶽英豪傳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慕光與謝小紅（此時尚喬裝化名洪配元）在阿爾金山分頭找尋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兩人並約定連絡方法，及約定相見時間、地點。即各自進行。嚴慕光於途中遇一青衣少年，態度高傲，嚴慕光與他較技，一時疏忽，竟輸了一招，但後扳回平手，青衣少年自感沒趣，掉頭便跑，嚴慕光追之不及，正在追趕之際，突聞高叫「嚴兄……」嚴慕光循聲回顧，青衣少年巳失所蹤，謝小紅人隨聲至，嚴慕光急問是否找到令狐楚楚及陰素梅……

深山療疴疾　洞口顯奇能

邊荒怪事

謝小紅搖頭笑道：「我不是發現令狐姑娘與陰素梅隱居之處，而是發現了一個怪老頭兒！」

嚴慕光道：「這怪老頭兒，與我們有甚相干？」

謝小紅笑道：「他肩後揹着一張金弓，手中持着七根長箭，看來極像嚴兄埋藏之物，我遂特地追來，報知嚴兄，趕緊前往埋弓之處，察看是否失去。」

嚴慕光苦笑說道：「洪兄，你所見那怪老頭兒所持的一張金弓，及七根長箭，大概正是小弟的師傳異寶？」

謝小紅「呀」了一聲說道：「嚴兄巳到埋藏金弓神箭之處，察看過了麼？」

嚴慕光搖頭嘆道：「小弟自與洪兄分手以後，便去取那埋藏弓箭，誰知却巳全部失去！遂追尋至此！與一不知名的青衫少年，發生爭執，動起手來！」

謝小紅恍然笑道：「小弟適才在遠處聞得嘯聲，原來竟是嚴兄和人動手，但那青衫少年何在？是被嚴兄打得心驚胆碎地，逃走了麼？」

嚴慕光赧然說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嚴慕光二次藝成以來，難免略有自得之感，但今日受了這次教訓，却使我大殺傲氣，深知像我這點微薄武學，宇宙間車載斗量，那裏算得上甚麼絕世身手？」

謝小紅聽得大驚叫道：「嚴兄，你說甚麼？憑你如今這身功力，會敗給一個不知名的青衫少年？」

嚴慕光嘆道：「我們各敗一招，我挨了他一掌，他挨了我一劍！」

謝小紅皺眉說道：「那裏來的一位這等厲害的青衫少年？嚴兄請把你們相遇爭執，及動手經過，說給我聽聽好麼？」

嚴慕光遂把這段經過，向謝小紅說了一遍。

謝小紅聽得臉上閃現出一種奇異光輝，含笑說道：「原來是他？怪不得在功力方面，能與嚴兄相若！」

嚴慕光目注謝小紅，驚奇問道：「洪兄這樣說法，莫非認識這青衫少年？」

謝小紅揚眉笑道：「他就是被『七指神魔』汪震宇目爲絕世高手的葉元濤！」

嚴慕光驚道：「眞想不到這青衫少年，竟是葉元濤兄？可惜我不僅錯過了結交機緣，並使彼此間有了誤會！」

謝小紅搖手笑道：「嚴兄不必焦慮，葉元濤與我交情極厚，縱有天大誤會，也可一言立解！」

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又向嚴慕光含笑問道：「嚴兄適才說是葉元濤挨了一劍，但不知傷得可重？」

嚴慕光搖頭笑道：「我是以枯枝代劍，僅僅在他胸前『七坎穴』部位的所着青衫之上，點破一個小孔，根本未曾傷及絲毫皮肉！」

謝小紅聞言笑道：「這樣說來，更是無妨，我們還是仔細商量一下，對付那怪老頭兒之事。」

嚴慕光目光電射，軒眉說道：「洪兄在何處看見那怪老頭兒？我們趕去把金弓神箭奪回，不就好了！」

謝小紅眉峯微皺，搖搖頭說道：「假若那張金弓，及七根神箭，眞是嚴兄之物，則這槽事兒，眞還棘手得不好辦呢？」

嚴慕光頗爲驚奇地，目注謝小紅問道「洪兄，你說的『棘手』，二字，却是何意？」

謝小紅微嘆說道：「那怪老頭兒的武學太高，慢說小弟這點微能，不足比擬，便連嚴兄身負絕頂神功，恐怕也遠非他的對手！」

嚴慕光暗想道「阿爾金山」中，那有這多絕世高人，遂略有疑惑地又向謝小紅問道：「洪兄與那怪老頭兒交過手麼？」

謝小紅搖頭笑道：「不曾交手，我是藏在七八丈外，偷看那怪老頭兒，玩弄金弓神箭！」

嚴慕光揚眉笑道：「洪兄既未與那怪老頭兒交手，却怎會知道此人具有足使我們望塵莫及的神奇功力呢？」

謝小紅笑道：「我是從他玩弄金弓神箭的手法之上，看出端倪，知道這怪老頭恐怕只可智取不可力敵！」

嚴慕光越發奇詫問道：「他在玩弄金弓神箭之上，有甚麼神奇手法？」

謝小紅含笑說道：「嚴兄那張寶弓，小弟曾經試過，知道要想弓開滿月，非有兩三千斤的罕世神力不可！」

嚴慕光點頭笑道：「洪兄說得不錯，莫非那怪老頭兒，能够把弓開滿？」

謝小紅目閃精芒，揚眉笑道：「他不僅能把弓開滿，尤其那開弓手法之奇，委實是小弟生平未見。」

嚴慕光問道：「他是怎樣開弓，洪兄不妨講給小弟聽聽，也使我長點見識！」

謝小紅微笑道：「那怪老頭兒一共開弓四次，次次把弓開滿，但是次次手法不同，第一次是滿把開弓，第二次是一指勾弦——」

嚴慕光聽到此處，業巳頗爲吃驚地，接口說道：「滿把開弓，是一般試力手法，一指勾弦，則困難多多，但小弟倘若勉力施爲，也能做到！」

謝小紅繼續說道：「這怪老頭兒第三次開弓，是用右手的拇食指拈弦，照樣把弓開滿！」

嚴慕光驚得「哎呀」一聲，搖頭說道：「兩指拈弦，比一指勾弦，難得多了，小弟無法辦到，不知道怪老頭兒第四次開弓之時，又用的是甚麼手法？」

謝小紅長嘆答道：「前三次開弓，不過是神力驚人，但第四次開弓，却是驚人欲絕！」

嚴慕光聽得好奇萬分地，向謝小紅催促說道：「洪兄快講，小弟想不出還有甚麼其他開弓手法？」

謝小紅搖頭一笑，緩緩說道：「這怪老頭兒，既怪得驚人，又怪得有趣，他第四次開弓，是把弓弦套在頸後，用右手食指，點住弓背，伸臂向前，把弓開滿！」

嚴慕光目瞪口呆地，搖頭說道：「世上那有這種開弓手法？就算那怪老頭兒，生具萬斤神力，並練有『金剛指』，『天罡指』等功力，但他頸項之上，又怎會禁得起弓弦猛勁？」

謝小紅看他一眼，含笑說道：「嚴兄不要不信，此事是小弟親眼目睹，才說得驚人，及驚人欲絕呢！」

嚴慕光既覺不信，却又不得不信地，苦笑問道：「這怪老頭兒，既巳開弓，可曾射箭？」

謝小紅笑道：「他只用手射箭，不曾用弓射箭！」

嚴慕光失驚說道：「這怪老頭兒竟能把我那七根無堅不摧，但份量極爲沉重的『射陽神箭』，當作『甩手箭』麼？」

謝小紅點頭笑道：「他把這七根長箭，一根一根地，繼續向前甩出，根根沒入五丈外的石壁以內，只剩箭羽在外，排列成『北斗七星』形狀，然後再走近前，似乎毫不費力地一根根隨手拔出！」

嚴慕光聽得連連搖頭，苦笑說道：「這位怪老頭兒，武功神奇得太可怕了。」

謝小紅高興說道：「我也認爲他太可怕，這怪老頭兒，若與我們爲友，似乎大可利用他來抵制那目前尚想不出有人能敵的『玉扇眞人』蕭去塵，若與我們爲敵？則『白龍堆大會』的一場惡鬥，結果必不堪想像。」

嚴慕光皺眉說道：「洪兄分析得對，但這舉足輕重的怪老頭兒，既然盜取我的金弓神箭，彼此便巳存敵意，想和他化敵爲友的機會，恐怕不太大呢？」

謝小紅臉色沉重地，緩緩說道：「嚴兄的那張『陰沉竹金弓』及七根『射陽神箭』是令師查老先生所傳異寶，不容被盜，必須取回，但這怪老前輩關係重要，似又不宜對他得罪成仇，故而我才說要與嚴兄妥商應付之策！」

嚴慕光問道：「洪兄如此說法，大概巳有高見？」

謝小紅搖頭答道：「小弟也無甚妙策，但覺應該先與這怪老頭兒，見面交談幾句，探探他的底細，然後再決定對策。」

嚴慕光點頭笑道：「洪兄這種打算，甚爲穩妥，但不知是怎樣與那怪老頭兒見面交談呢？」

謝小紅微笑說道：「我們無妨先禮後兵，嚴兄拜訪那位怪老頭兒，向他探詢曾否見人携有一張金弓，七根長箭，看他怎

樣答覆，再做計較。」

嚴慕光目注謝小紅，問道：「洪兄你呢？」

謝小紅笑着道：「我則藏在暗處，看看若是能把嚴兄所失的金弓神箭，暗中盜回，便不再硬鬥這顯然極爲難纏的怪老頭了。」

嚴慕光含笑道：「這怪老頭，住在何處？」

謝小紅伸手向西面一指，揚眉笑道：西面那座奇尖山峯半腰，有一石洞，我看那怪老頭在洞口玩弄弓箭，想必是住在洞內。」

嚴慕光聞言，一面與謝小紅趕往那座奇尖山峯，一面心中暗忖洪配元說得過分離奇，世間那有如此厲害的怪老頭兒，自己大可在不傷彼此和氣的情況之下，設法試試對方究竟有多大功力？

那座奇尖山峯，距離原不太遠，片刻過後，便自趕到峯脚？

謝小紅足下一停，向嚴慕光微笑說道：「嚴兄，你由正面上峯，約莫攀登二三十丈，便可看見那怪老頭兒所居洞穴，我則從側面悄悄繞去！」

嚴慕光點頭一笑，提氣輕身，向上馳去！

果在攀登二十七八丈後，便見峯腰上突然凹了好大一片，凹處並有一看來頗爲乾凈的巨大洞穴。

洞外不遠，有塊平坦巨石，石上躺着一個身着葛衣的枯瘦老人，正在曲肱爲枕地沉沉酣睡。

嚴慕光見狀，不禁劍眉暗蹙，心想如此一位枯瘦老人若能拉得滿自己那張「陰沉竹金弓」，已屬曠世奇談，那裏還能有什麼二指拈弦，拉弓滿月？及用頸項套着弓弦，一指點開弓背之理？

他越看越想，便越是不信，但又知洪配元決不會信口胡說，故而竟茫茫出神地，獨自呆立！

石上葛衣老人，忽然雙手伸處，打了一個「呵欠」，緩緩坐起身形，目注嚴慕光怒聲問道：「小毛賊，你站在此地，鬼頭鬼腦則甚？莫非想趁我老人家睡得正香甜之際，偷點什麼東西？」

嚴慕光苦笑兩聲，抱拳說道：「老人家，請莫誤會，在下不是小賊，倒是有點東西，被賊偷去，才茫無所措的，到處找尋。」

葛衣老人雙眼一翻，越發含怒說道：「你被偷了東西，却跑來此地尋找則甚？難道竟把我這洞穴，當做賊窩？」

嚴慕光聞言，暗覺這葛衣老人，着實怪得可以，只好抱拳陪笑說道：「在下那敢胡亂猜疑？只想向老人家探訊探訊，曾否見到偷我東西的毛賊而已。」

葛衣老人「哼」了一聲，冷冷問道：「你丟了什麼東西？」

嚴慕光答道：「一張金弓，和七根長箭！」

葛衣老人聞言，向嚴慕光看了兩眼，哂然笑道：「一副弓箭，有什麼大了不起？既然丟掉，就應重新再製，何必漫山遍野，跑來跑去！」

嚴慕光不等葛衣老人話完，便自苦笑說道：「老人家有所不知，在下這一張金弓，和七根長箭，不是尋常俗物，而是師傳異寶！」

葛衣老人問道：「弓箭就是弓箭，爲何要稱異寶？」

嚴慕光揚眉答道：「稱爲異寶之故，是爲了弓力極勁，非具霸王賁育之勇莫開！箭更是無堅不摧的古神箭。」

葛衣老人皺眉說道：「小哥不要酸溜溜地，向我老人家掉甚書袋？你大概只是說你的『弓強箭硬』而已！」

嚴慕光點頭說道：「對了，說得簡單一點，就是弓強箭硬。」

葛衣老人問道：「弓強到什麼程度？箭硬到什麼程度！」

嚴慕光笑道：「弓強非有兩千斤神力，不能拉滿，箭硬到縱遇精鋼堅石，也能一射而入！」

葛衣老人聽完這番話後，忽地捧腹狂笑！

嚴慕光愕然問道：「在下毫未誇大胡言，老人家爲何如此失笑？」

葛衣老人指着嚴慕光，哈哈大笑，說道：「小哥兒，倘若照你所說條件？則到處都是大可稱爲『異寶』的金弓神箭！你只丟了一副，這有何足惜，我可以送給你幾十副，幾百副，甚至於幾千副，幾萬副呢！」

嚴慕光搖頭苦笑說道：「老人家請莫戲言，寶弓難覓，神箭難求……」

葛衣老人搖手止住了嚴慕光繼續發話，縱身下石，走到山壁之前，他扯斷了一根長山籐，及七根三尺來長寸許粗樹枝，持向嚴慕光，哈哈大笑道：「小哥兒，這不就是可以符合你條件所說的『寶弓神箭』麼？」

嚴慕光見這怪老頭弄來一段山籐，及七根樹枝，便稱之爲「寶弓神箭」，不禁連連苦笑。

葛衣老人瞪眼說道：「你不要笑，你是肉眼凡胎，不識天材地寶，讓我老人家試驗這『金弓神箭』威力，給你開開眼界，就知道決不會在你所遺失的甚麼『罕世異寶』之下的了！」

嚴慕光本意就想探察這位怪老頭兒，是否具有洪配元所說那種令人難信的神奇功力！如今，聽他竟欲有所施爲？遂趕緊點點頭，笑說道：「在下的確少見多怪，但願老人家能令我長點見識，開開眼界才好！」

怪老頭兒舉目四顧，看準一株粗如碗口的參天巨竹，縱身縁上，揮掌切斷較細竹梢，在近頂端處，拴好山籐然後縋籐而下，再在這根巨竹根處，把另一端山籐繫得緊緊。

嚴慕光見他以整株巨竹，當作弓背，以長長山籐，當做巨弦，作了一張大弓，不禁失笑說道：「老人家，你所做的這張弓兒眞大，恐怕足稱「天下第一巨弓』！但不知怎樣用法，它也能射箭麼？」

葛衣老人瞪了嚴慕光一眼，伸手拉着那根做爲弓弦的粗韌山籐，便自往後退過去！

退約三丈，那整根巨竹，果然被他拉成了滿月形狀！

葛衣老人從那三尺來長的樹枝之中，取了一根，搭在山籐以上，驀然把手一鬆

，巨竹立告還原，只聽先是「嗡」的一聲，再是「奪」的一响，那樹枝，便被山籐彈得飛射出十一二丈，深深插入山壁！

嚴慕光看得簡直是驚魂欲絕，目瞪口呆！

因爲這葛衣老人方才所作的動作中，包含了幾樁擧世無雙，從來未有的神奇功力。

第一樁是把整根巨竹，拉得如滿月之擧，若無三數千斤，或是更强神力？根本無法辦到。

第二樁是弓長十丈，箭長三尺，而能照樣脫弦直射，簡直是罕世奇聞！

第三樁是那三尺來長樹枝，飛出十一二丈，貫石入壁，而仍毫無斷折，只見枝上業已爲葛衣老人的神力所注，化成了百煉精鋼之質！

葛衣老人見他失神呆立，不禁怪笑說道：「小哥兒，你的所謂『寶弓』，只要有兩三千斤力量，便可拉滿！我這隨意做成的弓兒，却最少强上一倍，你的所謂『神箭』可以貫金穿石，我的尋常樹枝，也已經照樣做到！你如今大概總算開了眼界，長了見識了吧？」

嚴慕光驚奇萬分之下，决計索性逗逗這位神奇難測的葛衣老人，遂劍眉雙挑，含笑說道：「老人家，在下雖然大開眼界，但却覺得你方才表現之中，仍有一樣及不上我所失之物！」

葛衣老人聞言，好生不服地，瞪眼說道：「你說，你說，我只要有任何一樣，及不上你，便即設法帮你找回你那副朽弓爛箭！」

嚴慕光雖然聽這怪老頭兒，把自己的「陰沉竹金弓」，及「射陽神箭」，叫成「朽弓爛箭」，却也毫不動怒地，含笑說道：「弓箭之難，首在見準，老人家適才只顯示了弓力之勁，及箭力之銳，但不知是否能够射得很準呢？」

葛衣老人怪笑說道：「原來你還想考我的準頭！」

嚴慕光陪笑說道：「考字萬不敢當，在下覺得既在老人家處，開了眼界，便不妨索性把眼界開得透澈一些！」

葛衣老人點頭笑道：「你既然想開眼界，我便讓你多多見識一些！」

一面說話，一面選了根長僅兩尺二三的堅韌竹枝，拴了根細細山籐在上。

嚴慕光猜出葛衣老人用意，含笑問道：「老人家爲何不用那張『天下第一大弓』却做張小弓？這等竹枝弓身，細籐弓弦，還能把箭射得遠和射得準麼？」

葛衣老人佯怒罵道：「你們這些娃兒，簡直糊塗，武功到了火候，可以飛花貫石，摘葉傷人！何況我手中還有副弓箭？我另作這張小弓之意，是表示能者無所不能！方才用長弓來射短箭，如今則用短弓來射長箭！」

嚴慕光指着葛衣老人身旁所賸六根三尺來長的樹枝失驚問道：「老人家仍然是用這些樹枝作箭？」

葛衣老人點頭笑道：「我不僅是仍用這樹枝作箭，並要用這長箭，施展一種定能使你承認是前所未見的特殊箭法！」

嚴慕光號稱「玉笛金弓神箭手」，自然箭術極精，聽了葛衣老人要施展一種定能使自己承認是前所未見的特殊箭法，本來有些不信，頗欲反唇相譏！但轉念一想，今日所見諸事，全都可說是不但見所未見，並係聞所未聞的令人難信怪事，遂强忍住一口不服之氣，陪笑問道：「老人家這種特殊箭法，是怎樣發射？」

葛衣老人不答所問，反向嚴慕光問道：「你既然對所失弓箭，那等重視，定能懂得射術！」

嚴慕光對於「射術」二字，自忖擧世無敵！但在這位怪老頭兒面前，却只好點頭道：「略微懂得一些！」

葛衣老人取過一根三尺來長樹枝，一面把它弄得稍稍彎曲，一面又向嚴慕光問道：「你既然懂得射術，便可以答覆我一個問題！」

嚴慕光笑道：「老人家要問何事？」

葛衣老人說道：「當世中射術最精之人，一次曳弦，能射幾箭？」

嚴慕光既不便自承爲當世中射術最精之人，又覺這項問題，不太容易答覆，遂仔細想了一想，方含笑答道：「大概一次曳弦，能射三箭，但仍僅一箭見準，另外兩箭不過陪襯助威，無甚實用！」

葛衣老人點頭笑道：「你說得有點道理，我如今不僅是用短弓射長箭，並還一弦三箭，更要箭箭見準！」

嚴慕光萬分驚疑問道：「老人家倘若眞能如此，確屬古罕今無的特殊箭法！但不知你這一弦三箭，是射向一物？還是分射三物？」

葛衣老人怪笑說道：「同射一物，有何足奇？我不但要分射三物，並係一箭曲射，兩箭直射！一箭見準射活靶，一箭見力射山石，另一根箭則以迴旋妙勁，射一個特殊標的！」

嚴慕光聽得只好點頭苦笑，但心中却在暗想天下那有這等令人不能相信的神奇箭法？

葛衣老人取了兩根三尺來長樹枝，及那根特意弄彎的弧形樹枝，一齊搭上弓弦，又向嚴慕光怪笑說道：「活靶本來要射飛禽，但眼前沒有該死的鳥兒，就由你向着七丈高空，扔塊山石便了！」

嚴慕光拾了一塊拳大山石在手，向葛衣老人道：「老人家要用弧形箭迴旋妙勁，射的是甚麼特殊標的？」

葛衣老人怪笑道：「這標的不僅特殊，並極爲有趣！但必須等我射中以後，再告訴你，否則便趣味盡失！」

嚴慕光聞言，只好不再發問，揚手把掌中拳大山石，向天空拋起了七丈有餘！

葛衣老人拉滿弓弦，但却暫不放箭，直等塊拳大山石，飛擲到近七丈處，方在怪笑聲中，猛然撤手！

弓弦一響，兩根直箭與一根弧形箭，果然分向三個不同方向射出！

左邊一根直箭，射中葛衣老人左前方五丈以外的一片山壁，「奪」地一聲，深深沒入石內！

當中一根直箭，則疾飛七丈，把嚴慕光所抛的那塊拳大山石，射成一天石雨！

右邊那根弦形箭的射法，更屬妙絕！先是向右偏飛，然後由右偏左，再復由左偏右，最後落在一塊嵯峨巨石背面！寂然無響！

嚴慕光看得目瞪口呆，失神了好大一會，方對葛衣老人，佩服萬分地，抱拳長揖說道：「老人家這種神奇箭法，縱起漢李廣於九泉之下，也難及老人家的百分之一！」

葛衣老人揚眉笑着道：「你服了麼？我還沒有告訴你那特殊標的，究竟是甚麼呢？」

嚴慕光心悅誠服地搖頭笑道：「不論那石後特殊標的，是件甚麼東西？及是否被老人家射中，僅僅弧形箭所飛那種由右至左，再復由左而右的『覆雨翻雲射法』，便足令人心服！在下對於弧形箭枝，浸淫十載，朝夕苦參，也只能練到單綫迴旋，無法具有這等循環複雜的神奇變化！」

葛衣老人頗爲驚奇地，向嚴慕光盯了兩眼，隨卽揚眉怪笑道：「你也練過弧形箭麼？」

嚴慕光愧然答道：「在下僅僅得皮毛，宛若爝火秋螢，那敢妄擬老人家的中天皓月！」

葛衣老人笑道：「來來來，我們同去看看石後那特殊標的！」

嚴慕光因目睹種種奇絕怪事，此時已對這葛衣老人，生出一種油然起敬之心，遂一面隨同走向那塊嵯峨巨石，一面含笑問道：「老人家是否可以預測那特殊標的被射情形？」

葛衣老人點頭笑道：「我預測那根弧形箭，定是射中對方的後腰暈穴！」

嚴慕光失驚問道：「那特殊標的是個人麼？」

葛衣老人怪笑答道：「鬼頭鬼腦，定個是小偷，也許就是偷你金弓的那個毛賊了。」

嚴慕光大吃一驚，暗想莫非石後被射之人，竟是洪配元？遂趕緊一閃身形，搶先前去察看！

他閃身之際，葛衣老人仍在緩步而行，但等嚴慕光縱到嵯峨大石以後，却見葛衣老人早就氣定神閑，指着暈倒地上那位由謝小紅裝扮的洪配元，向他怪笑問道：「這人身着貂裘穿得好闊，或許不是我意料中的小偷！看你這等情急，莫非認識他麼？」

嚴慕光恭身陪笑答道：「老人家，你誤會了！這位洪配元兄，是我同伴，或係在峯下久候不耐，才上峯探看，竟被老人家起疑射倒！」

葛衣老人笑道：「你急些甚麼？既是誤會，你便不妨去把他暈穴解開，好在我老頭子不愛殺人，只是把他射暈，又沒有把他射死！」

嚴慕光聞言，遂下手替謝小紅拍開暈穴！

那知不拍還好，這一拍之下，竟把嚴慕光拍了個面紅耳赤！

原來謝小紅是仆倒暈去，後腰附近的地下，並遺留着那根弧形樹枝，顯係被射暈穴，絲毫不錯，但嚴慕光連拍幾掌，却無法解開穴道，使他甦醒！

葛衣老人看得失笑問道：「看你這副模樣，雖然半邊面頰被毀，但神情氣宇，却也卓犖不凡，難道竟連個暈穴都不會解麼？」

嚴慕光滿臉通紅，耳根發熱地的赧然答道：「老人家神功絕世，不是尋常武林人物的慣用點穴手法！」

葛衣老人笑道：「你倒頗擅詞令，會繞着彎子說話！這捧了我幾句之意，是不是想要我老頭子親自下手，解救他呢？」

嚴慕光抱拳笑道：「老人家若能推情見恕，晚輩與敝友均將感激不盡！」

葛衣老人雙眼一翻，神光電射，看看嚴慕光，不怒而威地緩緩說道：「要我替他解穴不難，且先把你們二人的眞實來歷，向我老頭子報上一報！」

嚴慕光剛待發話，葛衣老人又復沉聲說道：「我老頭子生平最恨說謊，故而你千萬不要再掉槍花！否則，一句謊話，一記耳光，你恐怕吃不消呢？」

嚴慕光笑道：「老人家放心，在下那敢以不實之言，矇蔽前輩？」

葛衣老人指着暈仆地上的謝小紅，冷然問道：「他叫甚麼？」

嚴慕光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他叫洪配元！」

葛衣老人臉色微沉，冷笑問道：「你呢？」

嚴慕光自然更不遲疑地，抱拳笑道：「我叫嚴慕光！」

葛衣老人雙眉一挑，怪笑說道：「兩句都是謊話，應該打兩記耳光！」

嚴慕光因自己所說均是實言，正待表示不服爭辯之際，葛衣老人業已滿面怪笑地，緩緩舉手！

他舉手雖緩，出手却快，嚴慕光一聲「老人家」尚未出口，眼前掌影一幌，「劈拍」脆響起處，左右雙頰之上，業已各捱了一記極重耳光！

這兩記耳光，硬把嚴慕光打得頭昏耳鳴，兩眼金花亂轉！若非他近來功力精進，便已經受不起！

葛衣老人目光冷注嚴慕光，手指謝小紅，又復「哼」了一聲，緩緩說道：「我再給你一次說實話的機會，他是你甚麼人？他叫甚麼名字？」

嚴慕光鋼牙一咬，朗聲答道：「他是我新交好友，他叫洪配元！」

葛衣老人搖頭說道：「好個倔强的小傢伙，你難道不怕打麼？不許再對我說謊，趕快老老實實地說出，你叫甚麼？」

嚴慕光怒聲答道：「我叫嚴慕光，你有甚麼理由指我說謊！」

話音一了，知道葛衣老人可能又要動手！

遂提足眞氣，凝神戒備！

果然，嚴慕光剛剛說完，葛衣老人便又冷笑揮掌！

任憑嚴慕光先機知戒，電疾閃身，只聽「劈拍」兩响，却連半記耳光，都未躲過，便被擊倒在地。

葛衣老人怪笑問道：「我打了你，你服是不服？」

嚴慕光强忍着雙頰劇痛，在地上掙扎站起，劍眉雙剔，高聲叫道：「不服！不服！」

葛衣老人眞想不到他還敢不服，遂沉聲問道：「你爲甚麼不服？」

嚴慕光氣憤塡膺，怒目叫道：「你能不能證明我是說謊？」

葛衣老人笑道：「我若不能證明你是

說謊，便不僅讓你打還四記耳光，並再加一倍利息！」

嚴慕光厲聲道：「這樣極好，倘若你能證明我說謊，我願意讓你再打四記！」

葛衣老人點頭一笑，指着謝小紅道：「你說你這新交好朋友，名叫洪配元，是位貴介公子？」

嚴慕光道：「他是否貴介公子，雖還難定，但從器宇胸襟看來，總是位豪氣凌雲的五陵俠少！」

葛衣老人怪笑道：「好，我如今便證明你第一樁謊言，讓你看看這位五陵俠少的本來面目。」

一面說話，一面俯身伸手，除去謝小紅頭上所戴儒巾，立時長髮下垂，烏雲四拂！

嚴慕光呆了……

他那裏想得到自己這新交好朋友，竟是易釵而弁的女兒之身，不禁驚愧無言，瞠目呆立！

葛衣老人冷笑說道：「我如今再來證明你第二樁謊言，你說你叫嚴慕光麼？」

嚴慕光心想這次倒看你有甚本領？遂劍眉雙挑，點頭說道：「不錯，我叫嚴慕光！」

葛衣老人又道：「是不是『北嶽』一派宗師『冷竹先生』查一溟門下弟子，號稱『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嚴慕光？」

嚴慕光應聲答道：「你說得絲毫不錯，既知我的來歷，總該知道我不是說謊了吧？」

葛衣老人揚眉狂笑道：「你這謊言，才說得大呢！那『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早就死掉，埋在『北嶽恒山冷竹坪』畔的竹林之中，並有人挖墳開棺，目睹屍骨！如今，你自稱嚴慕光，又係『北嶽』門下，難道是五殿閻君，怕你未曾活够，竟讓你白骨生肉，轉世還陽？」

嚴慕光聽得眉頭深蹙，心想這樁誤會太深，其中曲折太甚，要怎樣解釋？才能使對方相信？……

他尋思之際，臉上又挨了重重兩記耳光！

葛衣老人怪笑得意說道：「我這些日來，被我女兒，管得好苦，她嫌我下手太重，不許無故打人，誰知今天不單找上你這專門說謊，應該挨打的倒霉蛋，我女兒更不在身邊，倒可以過一過打人耳光的癮了……」

話方至此，因對方手下極重，嚴慕光已無力再支，滿嘴流血的暈死過去。

葛衣老人見狀，揚眉笑道：「小倒霉蛋，看你好像頗有幾根狠骨頭，原來也吃不消，我老人家還有兩記耳光未打，到底應暫且記在帳上，還是一併讓你嚐够滋味呢？……」

他正在自言自語，蹙眉尋思之際，忽然聽得遠遠有人，嬌聲叫道：「爹爹……爹爹……」

葛衣老人聞言，目注西北方奔來的一條快捷人影，含笑叫道：「乖女兒快來，你爹爹今天多打了人了！」

來自西北方那條婀娜人影，聽得葛衣老人這等說法，遂足下加快，展眼間，宛若一縷青烟，凌空飄到。

這條人影，正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邊青紅二女之內的聶小青！

聶小青在「哀牢山古森林」中，背負公孫爲我，被謝小紅冒充的「假羅靜石」，放起了一大把火，幾乎活活燒死！

但公孫爲我的一身功力，委實太以驚人，在他不住施展「坎離眞炁」，衝火突圍之下，終於與聶小青逃出了森林火海！

這一老一少，雖然死裏逃生，却也被燒得遍體鱗傷，狼狽已極！

聶小青的一頭青絲，燒焦不少，身上也有三四處火焰灼傷！

公孫爲我更慘，鬍鬚頭髮，幾被燒光了！

那兩條腿兒更燒得皮綻肉開，極爲疼痛！

直等遠離「古森林」，不受火海威脅之後，聶小青才把公孫爲我輕輕放在一片柔軟草地之上，一面喘息，一面整理衣裳，並對公孫爲我，搖頭苦笑說道：「師傅，『百臂殃神』艾天澤的這把火兒，可把我們燒得慘了！」

公孫爲我目光微注自己爲烈火燒得皮開肉綻的一雙腿兒，忽然一挑雙眉，高興已極，縱聲狂笑！

聶小青噘着嘴兒嗔道：「師傅，你看你燒得這般樣兒，怎麼還笑得出口？」

公孫爲我問道：「青兒，我們在森林火海之中，大概逃竄多久？」

聶小青梳理着半焦青絲，應聲答道：「東逃東無路，西走西無門，南奔遇烈焰，北竄逢火神，我們大概足足在火海中燒烤了三個時辰之久！」

公孫爲我大笑說道：「三個時辰的火烤烟薰，居然使我兩條腿兒的癱瘓痼疾，有望痊愈，眞是絕妙之事！他日遇上『百臂殃神』艾天澤時，我眞不知是該向他報恩，抑是向他報怨呢？」

聶小青聽得驚喜萬分地，揚眉問道：「師父，你怎麼知道：……」

公孫爲我不等聶小青話完，便指着自己的一雙腿兒，含笑說道：「青兒你看，我這兩條腿兒，既在流血，又感疼痛，豈非知覺漸復？只要再找個清淨之地，好好調養調養，定可痊愈的了！」

聶小青向公孫爲我嬌笑說道：「師父，你想去那裏調養，我揹你去！」

公孫爲我笑道：「那裏都好，但必遠離『哀牢山』！因爲這座山兒，埋葬掉我數十年的寶貴光陰，我實在不願再看到它半絲山影！」

聶小青想了一想，揚眉笑道：「師傅，我們去『滇池』，或是去『洱海』好嗎？我買條船兒，給你老人家一面釣魚泛舟，一面調治宿疾！」

公孫爲我點頭笑道：「青兒想得頗爲周到，但是另外有兩件東西，使我懷念已久！」

聶小青因猜不透公孫爲我的語意，只好含笑問道：「師傅，你懷念的東西是甚麼？」

公孫爲我笑道：「昔年，我足跡多在新疆蒙藏一帶，最喜歡那恒古不化的冰天雪地，及一望無際的戈壁黃沙，自從困居『哀牢山』以來，多年未曾見過一把黃沙，暨半點冰雪！故而對於這兩件東西，始終懷念不已！」

聶小青聞言，忽然想起主人令狐楚楚與『幽靈鬼女』陰素梅，約鬥『阿爾金山』之事，遂對公孫為我笑道：「師傅，我們去往『阿爾金山』之中，找個洞府居住好麼？」

公孫為我撫掌讚道：「妙極，眞虧青兒想得出來，那『阿爾金山』之中，既有玄冰積雪之勝，又面臨『白龍堆』沙漠，眞是最合我脾胃的隱居養病所在！」

計較既定，聶小青遂費盡心血地，使公孫為我由「哀牢」中，移居到「阿爾金山」之內！

可惜途中延誤，等聶小青奉侍公孫為我，到達「阿爾金山」，令狐楚楚與陰素梅在「天心谷」決鬥之事却已成為過去！

聶小青萬般無奈，只好專心奉侍公孫為我養病，暗想最多等到明年清明，總可在「白龍堆大會」之上，與令狐楚楚及謝小紅見面！

這段期間，公孫為我自然把一身精奇武學，向聶小青悉悉相傳，聶小青也把自己一切所遇所遭，向公孫為我詳細加以敍述！

師徒二人，情感日增，聶小青索性改稱「爹爹」，把公孫為我拜成義父！

如今，她除了因堅持不接受公孫為我的「功力轉注」，致在眞氣內力方面，進境有限以外，其他武學，均突飛猛晉，一日千里！

公孫為我也因心情愉快，痼疾得愈，兩條腿兒，漸可恢復行動！

聶小青見義父痼疾已愈，遂時常外出，打探主人及謝小紅的下落！

公孫為我那甘寂寞？也欲同行，聶小青因想在「白龍堆大會」之上，突出奇兵，穩操勝算，故而不願使義父過早暴露身份，遂佯嗔撒嬌地，劃了一個小小範圍，只許公孫為我，在這範圍之中活動！

公孫為我對這嬌憨義女，寵愛巳深，不忍拂她之意，果然聽從所言，決不走出聶小青所劃範圍半步！

這次是因聶小青遠出，嚴慕光埋藏「金弓神箭」之處，又在公孫為我活動範圍之內，更巧的是他與謝小紅的埋弓舉措，被公孫為我遠遠望見，才一時興起，盜來弓箭為戲，造成一場莫大誤會！

但這場誤會之主要原因，還在於聶小青曾經告訴公孫為我，說是「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巳死，她並與謝小紅開墳破棺，驗過屍骨！

聶小青既說嚴慕光巳死，並說得那麼確切有據，如今嚴慕光偏偏堅持自己便是「北嶽派」之唯一傳人，那得不觸怒公孫為我，一連六記耳光，把位眞眞實實的「玉笛金弓神劍手」，打得經受不起，暈絕倒地！

聶小青因此行頗有所獲，故而高興地老遠大叫「爹爹」，但聽得公孫為我說：「乖女兒快來，我今天打了人！」之語後，却驚奇萬分，足下加快地，趕到面前，訝然含笑問道：「爹爹！你打了誰了？」

公孫為我緩步迎向聶小青，哈哈大笑說道：「我今天遇見一個醜得像鬼的少年人，硬說他是『北嶽』一派『冷竹先生』查一溟的弟子，叫嚴慕光，外號『玉笛金弓神劍手』！」

聶小青搖頭一嘆說道：「嚴慕光不單早就死了，他生前相貌，也極英挺俊拔，那裏是甚麼醜得像鬼的少年人！」

公孫為我怪笑道：「我生平最恨說話不實，這小子偏偏當面胡扯，自然氣得我括了他兩記耳光，問他到底是何姓氏！」

聶小青笑道：「如今的人兒，多半是不燒不流淚的蠟燭脾氣！和不敲不出肉的核桃性格，爹爹括了他兩記耳光，大概他便說實話了？」

公孫為我笑道：「他說他的確叫嚴慕光，是『北嶽』門下的唯一弟子！」

聶小青皺眉說道：「這人倒頗為倔强！但這一倔强，却少不得又要多挨爹爹兩記耳光！」

公孫為我點頭笑道：「青兒猜得不錯，我又括了兩記耳光，問他服是不服！」

聶小青微笑說道：「爹爹的四記耳光，威力不小，他不會不服了吧？」

公孫為我搖頭笑道：「這小子倒眞有兩根硬骨頭，在滿嘴流血，雙頰浮腫之下，不但不服，還要和我打點賭呢？」

聶小青失笑說道：「這人倒有點趣味，他和爹爹打甚麼賭？」

公孫為我笑道：「我若能證明他不是嚴慕光，他便甘心情願地讓我再打四記耳光！倘若不能證明，則原本奉還，再加一倍利息，讓他打我八記！」

聶小青柳眉微揚，含笑說道：「爹爹這場賭兒，一定贏準，你只要把我在『北嶽恒山冷竹坪』畔，曾經掘墓開棺，驗過屍骨一事說出，他就無法再來冒充嚴慕光了！」

公孫為我哈哈大笑說道：「我當然如此說法，他遂閉口無言，但只不過再挨我兩記耳光便不支暈倒，你也剛好趕到！」

聶小青忽然想起一事，向公孫為我含笑說道：「爹爹，你有沒有覺得這件事兒，有些蹊蹺之處？」

公孫為我笑道：「青兒且說說看！我不會覺出有何蹊蹺？」

聶小青皺眉笑道：「爹爹想想，當今武林之中，能人輩出，好手如雲，那位挨了你六記耳光的奇醜少年，為何不去冒充名驚四海，威震八方的出羣拔萃豪傑，而偏偏却要冒認一個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嚴慕光呢？」

公孫為我被她一言提醒，連連點頭地，微作尋思，忽然怪叫一聲，跳將起來，瞪眼說道：「青兒你說得對，那奇醜少年還有一件事兒，令人不可思議。」

聶小青嬌笑問道：「爹爹！你又想出甚麼事兒？」

公孫為我目注聶小青，皺眉說道：「青兒，照你以前對我所說，那『玉笛金弓神箭手』嚴慕光的武功好像不甚高明！」

聶小青笑道：「若照一般武林人物的標準來說，他只是中上之材，比我未經爹爹指點之前，可能還差一點呢。」

公孫為我怪叫說道：「這事怪極，青兒你等一等！」

語聲方了，身形電閃，業巳飛也似搶進山洞之內！

聶小青弄不清自己這位怪乾爹弄的是甚麼玄虛，只好愕然相待！

公孫為我進洞不久，便自抱着那一張

「蛟筋陰沉竹金弓」及七根「射陽神箭」，匆匆回轉。

聶小青「唉」了一聲，含笑問道：「爹爹！這一張金弓，及七根長箭，好像都不是凡物，你却從那裏弄到手的？」

公孫為我怪笑說道：「這弓確實不凡，青兒先試上一試，然後我再告訴你是怎麼弄來的？」

聶小青先取弓相試，竟然無法拉圓！不禁咋舌說道：「這張弓兒，當眞是件罕世異寶，沒有三千斤左右神力，休想拉得滿呢！」

一面說話，一面又復取了根「射陽神箭」，向石壁上輕輕一刺，便把好大一塊山石，刺碎得自壁間裂墜！

公孫為我說道：「這一張金弓及七根寶箭，就是挨了我六記耳光的奇醜少年之物！」

聶小青失驚說道：「如此說來，這人在武功方面，比我還要强呢！」

公孫為我點頭道：「嚴慕光的武功，比你先前還差，這奇醜少年的武功，却比你如今還好，足見他要比嚴慕光强勝多多，我眞弄不懂他為何不自己闖闖名頭，却要咬定牙關，寧挨耳光，也非冒充甚麼『玉笛金弓神劍手』則甚？」

聶小青莫明其妙地，想了一會，依然猜想不透，遂向公孫為我問道：「爹爹，這舉措怪異的奇醜少年，現在何處？」

公孫為我伸手一指那些嵯峨怪石說道：「他就昏臥在怪石林立之後！」

聶小青微笑說道：「爹爹帶我前去，我要看他一看！」

公孫為我遂一面轉身走回，一面怪笑問道：「小青，你想看他則甚？」

聶小青笑道：「我想看看我是否認識此人，因為照理推斷起來，除了他本人眞是嚴慕光，否則便絕無冒充必要！」

公孫為我怪叫一聲道：「他不能是嚴慕光，否則我打了他六記耳光，說好對本對利，加倍奉還，要被他打十二記呢！」

聶小青嫣然失笑，搖手說道：「爹爹放心，嚴慕光不僅確巳死去，何況所用弓箭，也有極大差異！嚴慕光用的不是這等『陰沉竹蛟筋寶弓』，而是尋常强弓，用的不是這等無堅不摧地罕世神箭，而是『弧形箭』……」

這「弧形箭」三字，把公孫為我聽得大吃一驚！

聶小青訝然問道：「爹爹！你為何吃驚？」

公孫為我皺眉笑答：「弧形箭是一種專門射技，非下苦功，無法獲得成就！但那位奇醜少年，却會用『弧形箭』呢！」

聶小青聞言，頗覺驚奇，遂緊走幾步，向暈倒嵯峨亂石之間的嚴慕光，注目看去！

嚴慕光是頭南腳東而臥，聶小青是由西北走來，故而首先入目的，便是他那左半邊奇醜面頰！

公孫為我問道：「青兒，你認不認得這奇醜少年？他當眞是嚴慕光麼？」

聶小青搖頭笑道：「他不是嚴慕光，我也不認得他！」

她是一面說話，一面仍自前行，故而語音了處，業巳走到嚴慕光身前，看見他右半邊的俊美面孔！

公孫為我聽得聶小青說是不認識那奇醜少年，心中方覺一寬，但忽又見她俯身細看幾眼之後，竟自失神呆立？遂莫明其妙地，再向聶小青問道：「青兒！你為何發怔？有甚麼不對麼？」

聶小青彷彿陷入奇思幻想之中地，喃喃說道：「爹爹！人巳死去，變成白骨之後，會不會再生血肉？」

公孫為我聞言一怔！退了半步，指着嚴慕光向聶小青問道：「青兒！聽你說話之意，難道他眞是嚴慕光麼？」

聶小青點頭說道：「他眞是嚴慕光，爹爹快把他救醒，我要問他為何要在『北嶽冷竹坪』旁，造了一座假墳？以及為何會把左半邊面頰，弄成這樣醜怪！」

公孫為我聽得雙眉緊皺，遂取了一粒靈丹，喂入嚴慕光口中，並點了他的黑甜睡穴！

聶小青「咦」了一聲叫道：「爹爹！我要你救醒他，你怎麼反而點了他的黑甜睡穴？」

公孫為我苦笑說道：「青兒應該知道，你爹爹生平言出必行，我若把他救醒，豈非立刻就要挨上十二記耳光！」

聶小青皺眉說道：「爹爹若是不救醒他，我却如何和他說話？怎麼解釋這樁不可思議之事！」

公孫為我答道：「等我想妥外理方法以後，再拍醒他！青兒如今若要問話，不妨先問他那同來之人便了！」

聶小青愈發驚奇地，揚眉問道：「他還有人同來？此人現在何處？」

公孫為我指着那塊最高大的怪石說道：「人巳被我用『弧形箭』法射倒，躺在石後！」

聶小青方待舉步，公孫為我忽又笑道：「青兒慢去！你不妨先猜此人是誰？」

聶小青想了一想，搖頭嬌笑答道：「爹爹請講，我猜不出！」

公孫為我笑道：「與嚴慕光同來之人，就是在『哀牢山古森林』中放火把我們燒得好慘的『南荒玉霸王』羅靜石！」

聶小青聽得方自「呀」了一聲，公孫為我又復怪笑說道：「青兒不必驚奇，奇事還多着呢，這位『南荒玉霸王』羅靜石不是男人，而是頗為美貌的少女裝扮！」

聶小青因昔日早就猜想放火之人，可能便是謝小紅，聞言之下，立即閃身撲向石後！

謝小紅的改裝易容之事，雖然瞞得過嚴慕光，却瞞不過聶小青！

何況如今巾中巳去，烏雲四垂，更使聶小青到眼之下，便即認出這身着貂裘的西貝公子正是自己情同姊妹的謝小紅來！

她這一喜非同小可，柳眉雙揚，向公孫為我笑聲說道：「爹爹！她不是外人，是與我如同姊妹的謝小紅呢！」

公孫為我臉色忽變，冷然說道：「是謝小紅也不行，我對她在『哀牢山』中，放火燒林之仇，一定要報！」

聶小青深知自己這位義父，性情極怪，好惡無常，遂趕緊陪笑說道：「爹爹！沒有我謝小紅妹子的那把大火，也燒不好你的風癱宿疾！你不應該向她報仇，應該向她報恩才對！」

公孫爲我「哼」了一聲，目光冷注聶小青，淡然笑道：「青兒，妳是帮妳妹子？還是帮妳爹爹！」

這句問話，本來不易回答，但聶小青因心靈性巧，答覆得倒頗俏皮得體！她柳眉雙軒，含笑說道：「雖然我與妹子謝小紅，從小一同長大，比與爹爹結識較早，但却仍願帮助爹爹！爹爹倘若叫我殺她，我會立刻動手！」

公孫爲我狂笑說道：「小丫頭！你倒眞會說話，我看在你的面上，業已決定對謝小紅來個恩仇兩報！」

聶小青聽了不解地問道：「甚麼恩仇兩報？」

公孫爲我笑道：「我要先報仇而後報恩！」

聶小青聽了皺眉說道：「爹爹還是先報恩好，因爲你若先報仇，她可能會吃不消，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再想報恩，就報不成了！」

公孫爲我瞪了聶小青一眼，失笑說道：「獃丫頭！她是妳妹子，我怎麼會有個三長兩短？無非『假報仇讎眞報恩』，要將這差點將我們放火燒死的淘氣丫頭，嚇她個三魂出竅而已！」

聶小青見公孫爲我這樣說法，才心內一寬，柳眉雙挑，嬌笑說道：「爹爹！你這『假報仇讎眞報恩』的方法，眞是妙極！但紅妹胆量絕大，要想把她嚇倒，恐怕還不容易呢！」

公孫爲我怪笑說道：「我有妙計嚇她！但這條妙計，却非妳帮忙不可！」話完，遂向聶小青耳邊，低低說了幾句！

聶小青「呀」了一聲，目注公孫爲我，搖頭笑道：「爹爹！你眞够狹促，這樣作法，確實會把我紅妹，嚇個半死！但對於嚴慕光，又該怎麼辦呢！」

公孫爲我眉頭緊皺，苦笑說道：「對於他可眞難辦，因爲這小子只要一醒來，我就要乖乖地被他打上十二記耳光！」

聶小青忽然靈機一動，揚眉笑道：「爹爹！你先替嚴慕光用『陳摶入睡』法，點了全身穴道，使他沉沉入睡，等我向紅妹問清究竟以後，再想對策！」

公孫爲我看了聶小青一眼，怪笑說道：「青兒，你倒眞會帮他，嚴慕光若是被我用『陳摶入睡』手法，點遍全身穴道？等他一覺醒來，獲益不在少呢？」

聶小青「嗯」了一聲，偎向公孫爲我懷中，咧着小嘴，撒嬌說道：「爹爹！你怎麼說我帮他？青兒是在帮你！因爲嚴慕光得了爹爹的好處以後，便不會再打你十二記耳光了！」

公孫爲我對這嬌憨義女，毫無辦法，只好向聶小青點頭笑道：「依你！依你，一切依你！我們先把嚴慕光和謝小紅弄到洞內，才好依計行事！」

聶小青見公孫爲我事事依從自己，自然萬分高興，把謝小紅抱入洞中，使她安睡在一張石榻之上。

公孫爲我則將嚴慕光移入後洞，並以上乘絕學「陳摶入睡」手法，點遍了他的全身穴道。

嚴慕光百脈皆舒，沉沉入夢，公孫爲我遂走到前洞之中，向聶小青揮手示意！

聶小青站起身形，面含微笑地，走去準備一切！

公孫爲我微伸右手食中二指，隔空輕彈，便替昏睡榻上的謝小紅，解開暈穴！

原來謝小紅悄悄掩到石後，本想設法進入洞中，盜回嚴慕光所用之金弓神箭，但因公孫爲我所表現的幾樁絕學，委實見所未見地，太以神奇，竟吸引得她不捨離去！

誰知就在她看得出神之際，突被一根弧形樹枝，射中暈穴，對於以後所經過的事兒，自然毫不知覺！

如今「暈穴」既解，緩緩醒來，發現自己身臥一間石室的石榻之上，不禁大爲驚奇，翻身坐起！

這一坐起，恰好與公孫爲我，打了一個照面！

謝小紅雖然見過公孫爲我，但却認不得他！

因爲上次「哀牢山古森林」中，彼此相見之時，公孫爲我乾枯憔悴得不成人形，如今却穿着整齊，春風滿面，自使謝小紅無法辨認！

（未完）

妖魂

（本文承自第79頁）

又或者，紅葉突然天良發現，沒有咬下去，這一夜楚輕侯就在溫柔中平安渡過，但邪惡繼續滋長，紅葉這一口始終還是會咬下，天知道那將又是一個怎樣一個結局。

大法師之外，是否還有其他道行更高深的人，他們又是不能够及時趕來，挽救這一場浩刦，使紅葉恢復過來。

誰也不敢抹殺這一種可能，這當然是大快人心的結局。

也當然，還有其他更多的可能，聰明的讀者，應該比作者想得更多，更遠。

故事發展到這裏，可以繼續發展下去，也可以在百數十字後結束，所以就此結束，未嘗不可以說是作者也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應該給這個故事一個怎樣的結局。

這一段蛇足，本來可以不必補上，補上了，對部份讀者來說，却也許比較好一些。

▲後記▼

「血鸚鵡」「吸血蛾」「黑蜥蜴」「粉骷髏」「水晶人」「無翼蝙蝠」「驚魂六記之後，作者一直在作多方面的嘗試，希望能够給武俠小說多一些變化。

原有的題材不是不好，只是每個作者都寫，已寫得實在太多，已很難引起讀者的興趣，就是作者本人相信也感到乏味。

個人寫小說，完全是出於興趣，除了娛樂讀者，還要娛樂自己，連自己也覺得乏味的題材，實在提不起興趣寫下去。

幸好還有很多的題材，都沒有在武俠小說中出現過，個人的興趣也所以仍與日俱增。

類似「妖魂」這種題材是不是應該還可以再多寫數篇？

前輩某作家曾有言，現在的小說，應該帶一些眞實性。個人却不以爲然。

小說到底是小說！

（全文完）

——八零年五月二十三日晨

常服氣金丹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